武俠世界



第31年

23

$10.00

編者話

名捕手蕭原今回應好友呂振榮之邀，暫時擔任電白縣偵緝隊隊長，協助縣長白棟樑調查前任縣長因厲行禁烟而遭槍殺一案，白棟樑廉潔愛民，繼續執行禁烟，因而惹怒了惡徒，幾乎也被人槍殺，幸得蕭原與呂振榮合力偵查，施用妙計，誘出悍匪頭子，將土匪一網成擒……今期的巨型小說「惡虎下山」正是雲劍飛先生新作，在雲劍飛先生筆下的英雄人物——蕭原，是個見義勇為，深得同道擁戴欽佩的追捕手，而他的英雄事蹟更是多不勝數。本故事情節離奇曲折，陰謀陷阱，觸目皆是……

*　　*　　*

楊帆先生新著兩期完武俠小說「江湖路」在今期刋出，故事情節詭異曲折，令人悚目驚心！敬請各讀者細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新著「魔宮・正教・星宗」，一個年輕小伙子竟可使江湖上的「一宮一教一宗」互相傾軋起來，為甚麼？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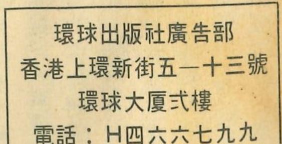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78.11.3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3期
（總號 157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癤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典型病例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5天而癒。
2.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3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見效，4天而乾涸治癒。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2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用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4. 楊瓊，女，4歲，面部膿疱瘡2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皮疹乾涸治癒。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痤瘡，3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6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4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4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第6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部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殼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96"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眞：5-8068649

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文
可飛・圖

惡虎下山

猖獗匪徒 擊殺縣長

林展堂是電白縣的縣長大人。

他雖然說不上為官清廉，但也不至於魚肉百姓，有一樣卻得到縣裏百姓的稱道，那就是禁烟！

那時候，政府雖然明令禁烟，但卻是明禁暗不禁，俗語有謂「有錢使得鬼推磨」，白花花的大洋擺在眼前，當官的、緝私的，那有不隻眼開，隻眼閉的？

但林展堂對於禁烟却是鐵面無私，雷厲風行，自他上任後，不到半年，烟土在電白縣內絕跡。

因此，他曾得到上頭的嘉許。

可是，那些經營烟館的人及烟販子，還有那些得到甜頭的官吏及緝私隊的人，都對他心懷恨意，視他為眼中釘。

但林展堂是一縣之長，那些人都奈何他不得。

縣裏的老百姓對他這項德政，却稱許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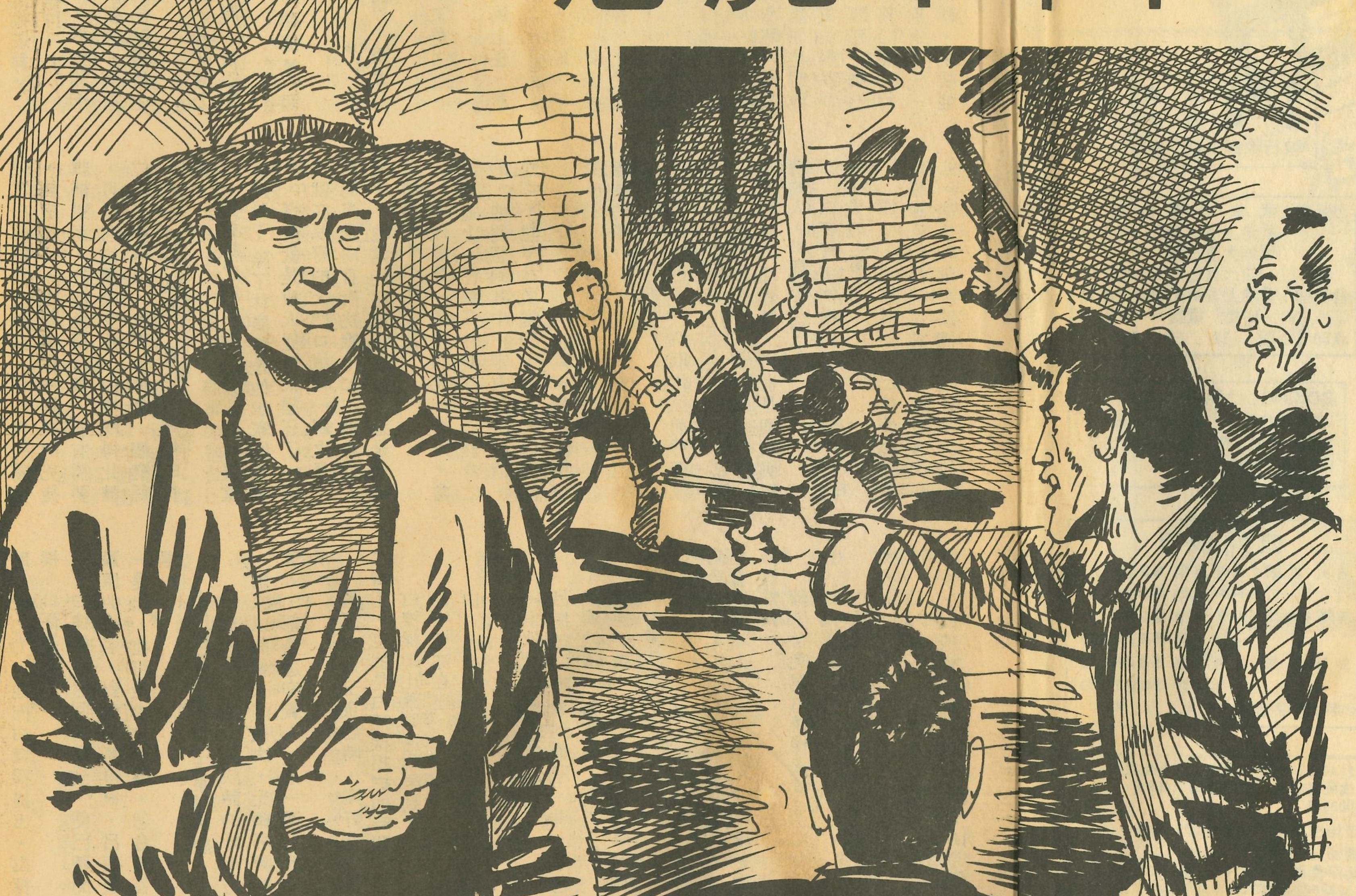
最初，沒有人知道他為何對烟土深惡痛絕，雷厲風行地禁烟，後來才從他的一個親信侍從口裏知道原委。

原來，林展堂的一個兄弟就是因為抽大烟，變得仙風道骨，將一份家產「抽」光，最後，居然想將妻兒賣掉，好有錢抽大烟，幸好林展堂及時知道，制止了兄弟的敗行……結果，他的兄弟抵受不了烟癮，又無錢買大烟，上吊死了。

林展堂眼見兄弟因為抽大烟，弄到家破人亡，因此，他對大烟之害人，有深切的體會，所謂切膚之痛，因此，對大烟深惡痛絕，對禁烟雷厲風行，不遺餘力。

在他治理下，電白縣可說禁絕了大烟。

當然，有錢的人家，仍然可以偷偷在家中吸食。



但那些烟館都通通關門大吉。

這是一項德政。

* * *

這一日，林展堂在吃過午飯後，忽然心血來潮，想到街上散步，順道買件首飾送給妻子。

原來，再過四天，便是他妻子的生日。

一直以來，他夫婦兩人情深似海，也因此，他並沒有納妾（那時候，當官的，或是有錢的，都作興三妻四妾，那是一種風氣），夫妻倆恩恩愛愛的，過幾天便是妻子的生日，他想給她一個驚喜。

他帶了兩個衛兵，離開縣府。

縣府大門前站着的兩個衛兵，眼看縣長大人走出來，忙不迭向他立正敬禮。

林展堂向兩個衛兵點頭還禮。

突然，有三條人影就在這剎那，從十多丈外的屋角後閃出來，向林展堂等人猛烈掃射。

那三個人手上握着的，是可以連發二十响的匪子槍。

林展堂與兩個衛兵及守門的守衛，在猛烈的槍火掃射下，先後倒下。

其中一個衛兵在倒下後，朝其中一個漢子開了兩槍，可惜射不中。

那個衛兵的身上立即多了兩個血孔，握槍的手一鬆，登時了賬。

三個傢伙立刻返身竄逃而去。

林展堂與四個士兵倒卧在血泊中。

整個遇襲的過程，不到一分鐘。

槍聲才响，不但縣府內的人被驚動，附近的人亦被驚動。

但是，待到縣府內的人及附近的人奔到縣府大門前，他們看到的只是五具屍體，行兇者却不知所踪。

平時，有一個排的保安隊駐守在縣府，那個排長及書記官、秘書等人看到遇襲的人中，有一個是縣長大人，他們都驚呆了。

其他的人亦驚震得呆住。

在縣府的大門前，射殺縣長及四個士兵，那行兇者不但膽大包天，簡直目無法紀，猖獗狂妄！

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怎不令圍觀的人驚震得呆住！

駐守在縣府的那個排的排長名叫汪大川，他畢竟是一個經歷過兇險、見過陣仗的人，呆了一下之後，立刻氣急敗壞地嘶聲大叫：「追！快追下去，一定要將兇手捉住！」

兩個排長答應一聲，各自帶領手下的一班士兵，像盲頭蒼蠅一樣追下去。

他們根本就看不到兇手，更不知兇手往那個方向逃竄，所以，他們只好胡亂地追下去。

汪大川吸口氣，走到林展堂倒卧的身體前，蹲下來，察看林展堂是否還有救。

當他看到林展堂的胸膛上有一個彈孔，雙眼像死魚眼一樣的凝睜着，他不由倒抽一口氣，知道林展堂沒得救了。

一縣之長在縣府大門前遇襲身亡，這可是一件大事情，不到半個時辰，便震動了整個縣城。

縣城裏的人都在談論着林縣長遇襲身亡這件事。

林縣長的妻子及兒女聽聞噩耗後，悲慟得差點暈倒過去。

縣城內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林縣長之被殺，與他雷厲風行的禁烟有關連。

不管如何，一個縣長被殺，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大件事，保安隊除了追緝兇手外，縣府的書記官亦上報省府。

保安隊雖然大舉出動，進行大搜索，但却一無所獲。

直到林展堂的屍體運返家鄉安葬，這件兇殺案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

原來，林展堂並不是電白縣人，乃是湖南湘鄉人，他的妻子不想丈夫

客死異鄉，遂將屍體運返湘鄉安葬。

這已經是十日後的事情了。

自從林展堂遇襲身亡，那些開烟館的人莫不額手稱慶，三日後，那些烟館便如雨後春筍般，紛紛開張做生意了。

所謂人亡政息，縣裏的保安隊及緝私隊對這種現象都隻眼開，隻眼閉，不加理會。

一時間，縣裏又「烏烟瘴氣」起來。

＊　＊　＊

蕭原這一天穿戴整齊，離家外出。

他穿得這麼整齊，原來是去赴一個約會。

邀約他的，是即將走馬上任、新任電白縣縣長的白棟樑。

白棟樑是廣西南寧人，曾經入過陸軍學堂，後來又棄武從文，到東瀛讀書，學的是政法，回來後，由於沒有關係，因此一直不得意，未能一展抱負，三個月前，才從北平(今之北京)回到南寧，希望在家鄉碰碰運氣，大概是運氣來了，他先是得到一位恩師的推介，去見譚督軍，譚督軍一時間找不到職位安置他，只好委屈他暫作一名副官，半個月前接到電白縣縣長林展堂被殺的報告，大爲震怒，嚴令電白縣的保安、偵緝兩隊務必要將行兇者緝捕法辦，想起還要重新委任一個縣長，自然便想到白棟樑，便委他做電白縣的新任縣長，並一再叮囑他，無論如何，也要將殺林縣長的兇徒緝捕歸案，許他全權行事，若有需要，可以向他請求支援，白棟樑得此職位，高興得很，也不管那是一個窮縣，決定好好地幹一番，施展他的抱負。

譚督軍之所以如此震怒(對林展堂的被殺)，除了林展堂是他娘家的親戚外，還有就是殺人兇手太猖狂了，居然就在縣府的大門口槍殺一縣之長，那簡直是向官府挑戰，如不嚴懲殺人兇手，他還能座鎮下去麼？這是他嚴令緝捕兇手的主要原因。

白棟樑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當他知道上一任縣長林展堂是遇襲身亡的，他便想到其中一定有甚麼內情，他可不想步林展堂的後塵，所以，他在走馬上任之前，在南寧物色一個班底，待上任後，將帶去的班底安插在重要的職位上，那才能在保證自己的安全之下，大展抱負。

他已物色了一個取代以前那個保安隊長的人選——呂振榮。

這個呂振榮原本是一個追捕手，名氣雖然不及蕭原，可也是個精明幹練的人，與蕭原是朋友。

白棟樑這次邀約蕭原一晤，也是呂振榮的主意。

原來，呂振榮對自己能否勝任電白縣保安隊長這個職位，沒有多大信心，他想起蕭原這個朋友，欲請他相助一臂之力，他向白棟樑提出，白棟樑一口便答應了。

白棟樑在返回南寧後，便已聽聞蕭原的大名，對他仰慕得很，呂振榮一提出，他可是求之不得，怎會不答應。

白棟樑邀約蕭原在玉泉居晤談。

玉泉居是一個喝茶談話的好地方，蕭原以前曾去過幾次，光顧那裏的客人，都是達官貴人，是一個上流場所。

蕭原來到玉泉居時，剛好是午後二時正，也就是白棟樑相約的時間。

白棟樑却比蕭原還要早到。

呂振榮亦在座。

白、呂兩人坐的是雅座，談話較方便。

一個伙計帶蕭原走入雅座。

呂振榮一眼看到蕭原，馬上站起來，高興地道：「蕭原兄，你來了？」

蕭原笑道：「振榮兄比我還早到啊，眞不好意思要你等我。」

「那裏話，我與白縣長是主，應該早到的。」呂振榮接着伸手一指左首邊站着的壯年人。「蕭原兄，這位就是白棟樑縣長。」

蕭原含笑與白棟樑握握手。「白縣長，好高興能夠認識你。」

白棟樑一點架子也沒有，「蕭兄，別客氣，快請坐。」

三人坐下，呂振榮替蕭原斟了一杯茶，白棟樑拿起茶杯，對蕭原說道：「蕭兄，請喝茶。」

蕭原客氣一句，拿起茶杯，喝了口茶。

放下杯子，蕭原看了看呂、白兩人一眼，說道：「振榮兄，請問白縣長要你邀約我在此喝茶，有何貴幹？」

呂振榮道：「蕭原兄，白縣長想請你幫一個忙。」

蕭原客氣的道：「振榮兄，你也知道我是甚麼料子，我只會玩槍，只怕要令白縣長失望，幫不上甚麼忙。」

白棟樑忙道：「蕭兄，你一定幫得上忙的，只要你肯答應。」

呂振榮接口道：「蕭原兄，白縣長要你幫忙的，正是你所擅長的。」

蕭原轉眼看着呂振榮，笑道：「振榮兄，你我是同行，我擅長的，你一樣擅長，白縣長有你幫忙就足夠了。」

呂振榮忙道：「蕭原兄，不是我妄自菲薄，比起你來，我大大不如，這件事，非要請你大力幫忙不可。」

「到底是甚麼事？」蕭原再也忍不住，問呂振榮。

呂振榮伸手摸摸茶杯，凝重地道：「蕭原兄，白縣長想請你偵查緝捕殺死上一任縣長的兇手。」

蕭原一聽，驚詫地睜大雙目，疾聲道：「振榮兄，上一任的縣長是被人殺死的？」

呂振榮點點頭。

白棟樑開口道：「蕭兄，據我所知，上一任的縣長是在縣府大門前，被

兇手槍殺的，同時被槍殺的，還有四個士兵，兇手至今仍未捉到。」

一縣之長，在縣府大門前被槍殺，蕭原還是第一次聽聞，那些兇手眞是無法無天。「縣長也敢殺，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還是在縣府的大門口，兇手也太猖狂了。」蕭原失聲道。

「簡直是無法無天！」白棟樑沉聲道：「我恐怕會遭到上一任縣長的命運，因此，聘請了振榮兄出任保安隊長之職，至於偵緝隊長一職，我想請蕭兄你暫時屈就。」

蕭原聽說要他當官，眉頭馬上皺起來，「白縣長，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我不是當官的料子，更沒有興趣做官。」

白棟樑擺擺手，「蕭兄，你聽我說，我請你任偵緝隊長一職，只是暫時的，好方便你追查兇手，待你抓到兇手後，我會物色另外一個人替代，你恢復自由身，我亦會給你一筆酬金。」

蕭原仍然不想接受：「白縣長，我……」

白棟樑不等蕭原說下去，一眼便從蕭原臉上的神色看出他想說甚麼，急忙截住他的話，「蕭兄，不瞞你說，據我暗中派人調查所得，上一任縣長被殺，極可能與禁烟有關，自林縣長死後，本已禁絕的烟館立時像雨後春筍一樣紛紛開張，一片烏烟瘴氣，電白縣本已是個窮縣，再這麼一搞，簡直民不聊生，受害的只是百姓，如想將該縣搞好，百姓可以安居，必須要將那些牛鬼蛇神清除掉，但我人單勢孤，只怕未向那些人動手，已經遭了毒手了，所以，必須要請一些像蕭兄你這樣的人來幫忙，要不，我只好與那些人同流合污，才能安穩地做我的縣長。

「但我不想做一個昏庸無能的縣長，我要一展我的抱負，幹出一番政績來，我要讓該縣的百姓都能安居樂業，這是我答應接任該縣縣長之職的原因！」白棟樑用力揮動一下右手，以加強他的語氣，「我等了這個機會已很久，我要將我的所學運用，替百姓做點事。」頓了一下，他感嘆一聲，「我去過不少地方，看到的，大都是百姓在受苦，中國的百姓實在太苦了，我一定要替百姓做些事，縱使是一鄉一縣，也是我的心願。」

蕭原聽着，心裏大爲感動。

「蕭兄，我從振榮兄的口中，知道你是一個有正義感、有同情心的人，我才會冒昧請求你幫忙。」白棟樑懇切地說。

呂振榮接口道：「蕭原兄，我也是敬佩白縣長那份替百姓做事的抱負，才答應他的邀聘的。」接着又道：「據白縣長暗中派人調查所知，保安隊及偵緝隊裏，皆有人暗中與該縣的烟商勾結，而那些烟商，據說又與烟販子勾結，而烟販子中，有一幫是土匪，那是官商匪大勾結，這股勢力很強，若沒有精明能幹的人去對付，很難剷除得了這股惡勢力，所以，我才會向白縣長推薦你。」

「難得你們這樣看得起我，更難得的是，白縣長有那份替該縣百姓做事的心意，我若不答應，那還算人麼？」蕭原慷慨地道。

「蕭兄，那你是答應了？」白棟樑驚喜不已，看到蕭原認眞地點點頭，興奮得連聲道：「太好了，眞是太好了，我先代表該縣的百姓謝謝你。」

蕭原忙道：「別這麼說，能夠替受苦的百姓做點事，那是應該的。」跟着又道：「我要再聲明一句，我對做官沒有興趣，待協助你們緝捕兇手，將那些烏烟瘴氣清除後，我便不再幹，回復我的自由身。」

「那當然，當然，」白棟樑連聲道：「到時，你想怎樣便怎樣，若你有興趣幹下去，我是無任歡迎的。」

「蕭原兄，咱們就此一言爲定。」呂振榮恐怕蕭原會反悔，連忙與蕭原握手作定。

蕭原笑着伸出手，與呂振榮用力握了握手，接着又與白棟樑握手。

就這樣，蕭原第一次當了官——電白縣的偵緝隊長。

＊　＊　＊

白棟樑終於走馬上任了。

到電白縣去做他的縣長大人。

這一次上任，除了蕭、呂兩人外，他還帶了近十個人到電白縣。

除了三個人是他的親信隨從之外，其他的人，都是他在上任前，在南寧物色的人手，準備將他們安插在縣府內的各個部門。

他知道，若要一展抱負，便不能受到制肘，必須有一個自己的班底在縣府內的各個部門任職，那才能夠令到整個縣府的運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他亦接納了蕭原的建議，由蕭原與呂振榮物色多幾個人，安插在保安隊與偵緝隊，協助兩人工作。

電白縣的頭面人物已得到消息，在白棟樑到縣裏上任的那一天，齊集在縣府前，歡迎白棟樑到任。

白棟樑一行是在午後三時許，到達縣府的。

歡迎的人立刻點燃了一串鞭炮，以示歡迎。

白棟樑在縣府書記官的引介下，一一與那些歡迎的頭面人物握手，並招待他們在縣府的會客室坐談。

而歡迎的人亦已在縣裏最大的那家飯店訂下酒席，招待新任縣長一行。

所謂盛情難却，白棟樑一行於稍事休息後，便去赴宴。

事實上，白棟樑也想在宴會上，對那些頭面人物多些了解及認識，這對他將來辦事有好處。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席間，一個名叫崔百林的紳商向

白棟樑大獻殷勤。

白棟樑雖然心裏有點討厭，却沒有表露出來，與他談笑甚歡。

這一來，却引起另外幾個紳商的妒忌，爭着巴結白棟樑，一個接一個向他敬酒。

白棟樑心裏暗自好笑，表現出很受用的樣子。

蕭原與呂振榮亦與保安隊及偵緝隊的人在應酬。

敬了一番酒後，酒酣耳熱，一個名叫梁本善的紳商笑着對白棟樑道：「縣長大人，聽說你留學東洋，才學過人，請問你將會如何治理本縣，不會蕭規曹隨吧？」

其他幾個紳商立時靜下來，瞧着白棟樑，看他怎樣說。

白棟樑笑着看了那幾個紳商一眼，說道：「本人初來甫到，暫時還未想到如何治理本縣，一切要待本人熟悉本縣的情形後，才能談說這個問題。至於蕭規曹隨這個問題，那要看着辦，利民的，當然照辦；不好的，當然不能照辦，各位也想本人將本縣治理好吧？」

最後那句話，無異「將」了那些紳商一軍。

梁本善點頭連聲說：「當然，當然。」

其他的人忙不迭紛紛附和。

白棟樑心裏暗笑，口裏却說道：「各位既然都贊成本人將本縣治理好，那今後還望各位大力協助。」

衆人互相覷看了一眼，一迭聲稱「是」。

白棟樑看到各人言不由衷的樣子，幾乎忍不住放聲笑起來，但他還是忍住了。

「難得各位有此善心，本人很高興，本人代表縣裏的百姓，多謝各位的熱心支持。」白棟樑看了那些紳商一眼，忽然靈機一動，「本人於走馬上任，途經縣裏那條清溪河時，發現那條木橋破爛不堪，人走在橋上，隨時有掉下河的危險，因此，本人想重建那條木橋，各位可否解囊捐資，襄此善舉？本地的百姓一定會感激各位的善行的。」

衆人一聽，不少人心裏暗中罵娘，有的面上露出猶豫之色。

白棟樑焉會看不出來？含笑道：「各位，行善積福，福有悠歸啊，各位不是……」

梁本善第一個道：「縣長大人，爲善最樂，本人樂捐三十個大洋。」

其他的人眼看梁本善帶頭認捐，都不好意思不捐錢，紛紛認捐一個數目。

但同時，他們都暗暗後悔，既然都要捐錢，那何不搶先帶頭認捐，給新任縣長一個好印象。

「本人代表縣裏的百姓，多謝各位的樂捐善行。」白棟樑接着特別對梁本善道：「梁翁，你果然名不虛傳，爲善不甘後人，本縣有你這種善長仁翁，眞乃本縣百姓之福。」

梁本善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那裏，那裏，縣長大人過獎了。」

「梁翁，希望你一本行善最樂之志，今後多多行善。」白棟樑馬上拿話套住他。

梁本善心裏叫苦，表面上却笑着連聲道：「一定，一定。」

衆人最初看到梁本善「先拔頭籌」，都心生妒忌，及至聽到白棟樑那麼說，又都暗暗幸災樂禍，慶幸自己沒有搶先認捐，要不，日後便要大破慳囊了。

那知白棟樑跟着又對他們說：「各位，本人希望各位以梁翁爲榜樣，爲善不甘後人，行善積福，必有善報。」

衆人一聽，幸災樂禍之心一掃而空，代之的是叫苦不迭，但口裏却又不得不說道：「縣長大人說得對，咱們今後一定爲善不甘後人。」

「好，好。」白棟樑滿意地笑說：「來，本人代表全縣的百姓，敬各位一杯。」

待各人喝過那杯酒後（各人都覺得，那是一杯苦酒），白棟樑又道：「各位，本人還有一件事，要各位鼎力支持。」

「縣長大人有甚麼事？」衆人大爲緊張，異口同聲問。

看到各人那副緊張的樣子，白棟樑心裏暗笑：「各位，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說到這裏，故意頓住，不說下去。

他想耍耍這伙孤寒財主。

果然，有一個高瘦的紳商脫口問道：「縣長大人，可是又要咱們做善事？」

「差不多。」白棟樑笑着掃了衆人一眼。

「又要咱們捐錢？」有幾個紳商脫口失聲道，每個人的雙眼都陡地睜大。

「不。」白棟樑恐怕再作弄下去，會忍不住笑出來，忙就此打住，「是要各位出力的。」

衆人一聽，頓時鬆口氣，心裏定下來。

「縣長大人，請你明白說出來好麼？」崔百林略爲提高聲音說，「只要辦得到的，崔某人義不容辭。」

崔百林想在這方面拔個頭籌。

白棟樑一正臉色，「各位，本人於上任前，督軍大人當面嚴命本人務必緝拿殺死前任林縣長的兇手，依法懲辦，但本人初來甫到，對於兇案的情形全無頭緒，因此，本人想請各位大力協助，提供綫索，緝拿兇手歸案法辦，不負督軍大人之命。」

「這……」崔百林頓時面露猶豫之色。

其他的人亦面面相覷，囁囁嚅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各位怎麼不作聲了？」白棟樑臉

色一沉，「可是不願協助本人緝捕兇手歸案，令前任林縣長死得不瞑目？」

「不，不是，」崔百林忙道：「咱們怎會不大力支持？」

其他的人爭先恐後，紛紛說道：「縣長大人，就算赴湯蹈火，咱們也一力支持。」

「好。」白棟樑面上這才露出一絲笑意，「有你們大力協助，一定可以將兇手緝捕歸案。」

「縣長大人……我是說……」崔百林吶吶地道：「緝拿兇手的事……應該責成偵緝、保安兩隊加緊偵辦……我們都不是幹那些的，對於緝拿兇手之事……可說是有心無力啊。」

其他的人立刻迭聲附和崔百林的話。

白棟樑待他們住口不說，才說道：「各位，你們誤會本人的意思了，本人並不是要你們去緝捕兇手，本人是要各位提供兇手的消息及綫索，只此而已。」一頓，又道：「本人之所以要請各位提供消息綫索，是因爲各位在本縣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人面廣，聽到的消息，自然亦較普通百姓多，所以，本人才要各位多多幫忙。」

不等衆人說話，他又道：「不瞞各位，督軍大人對於前任林縣長之被殺，大爲震怒，嚴命本人於一個月內偵破此案，要不，督軍大人會派一支軍隊大舉搜捕兇手，各位應該知道，若軍隊進駐本縣搜捕兇手，那將會弄得鷄犬不寧，各位都是有家產的人，到時，損失一定免不了。」

白棟樑說的雖然是編出來的話，但却是實話，若軍隊開進該縣搜捕兇手，那必然弄得天翻地覆，不但一般的百姓遭殃，他們的損失也會很嚴重。

那時候誰不知道，兵過如賊劫，要想倖免，只怕很難。

所以，梁本善等人馬上慌不迭道：「縣長大人，千萬不要派軍隊開進本縣搜捕兇手，我們會竭盡全力，協助緝捕兇手歸案。」

「能夠得到各位的協助，本人相信，一定可以將兇手盡早緝捕的。」白棟樑眼見各人已被他「套」住，暗喜不已。

本來，他還想說一下禁烟的事，後來轉念一想，覺得還是不要操之過急的好，一樣一樣的來，免得操之過急，弄到狗急跳牆。

這一晚的酒宴，表面上賓主盡歡，實則，那伙紳商暗中叫苦不迭，對白棟樑這位新任縣長生出敵意。

* * *

「蕭兄，振榮兄，兩位今晚有甚麼收穫？」白棟樑含笑對蕭、呂兩人說。

這時候，三人坐在縣長公館的書房內喝着茶。

蕭原道：「白縣長，我與振榮兄從今日起，就是你的下屬，請你直呼我們的姓名比較好一點。」

呂振榮也道：「蕭原兄說得對，你是上司，我們是下屬，直呼我們的名字較好。」

白棟樑看了兩人一眼，一會才說道：「兩位既然這麼說，我就依照兩位的意思好了……不過，私底下，我是將你們看作朋友的，因此，我希望在私底下，彼此大可直呼其名，這樣不會那麼拘謹，比較自然親切一點。」

蕭、呂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

「嗯，兩位還未說，今晚有甚麼收穫啊？」白棟樑笑說着，看了蕭、呂兩人一眼。

蕭、呂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呂振榮道：「蕭原兄，你說吧。」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說道：「白縣長……」

白棟樑搖搖手，打斷蕭原的說話，「蕭原，叫我的姓名吧，這裏沒有別人。」

蕭原遲疑了一下，看出白棟樑是認眞的，只好直呼他的姓名，「棟樑兄，我與振榮兄的收穫不大，只約略了解到保安隊與偵緝隊的一些情形，那個黎隊長與朱隊長很猾頭，口風也很緊，上任林縣長被殺的案子，據他們說，至今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

「那兩個傢伙都是老油條。」呂振榮道：「與他們說話，只會打哈哈，說的都是不關痛癢的話，我幾乎忍不住摑他們一巴掌。」

「兩位，那兩個傢伙是否有可疑？」白棟樑掃掃蕭、呂兩人一眼。

「暫時看不出來。」蕭原道：「不過，我敢肯定，對於上任林縣長被殺一案，他們並沒有全力偵查，只是敷衍了事，要不有個多月了，不可能查不出一點頭緒的。」

「說不定他們是同謀。」呂振榮接口道：「又或者被收買了，要不，兇手怎敢如此猖狂，公然在縣府大門前槍殺一縣之長。」

說眞的，呂振榮對黎隊長與朱隊長一點好感也沒有。

「嗯，不無可能。」白棟樑點點頭。「明天，我便撤了他們的職，委任兩位頂替他們的職務。」頓一下，又道：「以後，就要兩位多多辛苦了。」

蕭、呂兩人忙道：「棟樑兄，我們既然答應跟隨你，就一定全力以赴。」

「兩位，我好高興能夠邀到兩位襄助，我相信，有兩位的大力襄助，一定可以將本縣治理好的！」白棟樑興奮地站起來，拍拍蕭、呂兩人的肩頭。

蕭、呂兩人齊聲道：「棟樑兄，我們可是粗人一個，我們都聽你的話去辦事。」

白棟樑正容道：「兩位，別這麼說，兩位都是精明能幹的人，我就是欣賞兩位這一點，今後，兩位千萬不要事事向我請示，該怎麼幹，兩位大可放手去幹，不用顧忌甚麼，我信得過兩位。」

蕭、呂兩人聽他那麼說，心裏都很感動。

「好了，時候不早了，兩位也累了，早點睡覺吧。」白棟樑又拍拍兩人的肩頭。

確實很夜了，兩人點點頭。「棟樑兄，你也早點睡覺吧。」

白棟樑笑着點點頭。「我正打算去睡，今日太累了。」

邊說，邊與蕭、呂兩人走出書房。

* * *

翌日，白棟樑將保安隊的黎隊長、偵緝隊的朱隊長召到縣府，解除了兩人的職務。

跟着，分別與蕭、呂兩人到保安隊及偵緝隊，當衆宣佈，委任兩人爲兩隊的隊長。

蕭、呂兩人上任後，立刻着手了解隊內的情形，並着手加以整頓，同時，委派從南寧帶來的人手，擔任隊上兩個小隊的隊副。

兩人不想一下子將隊上的主要人員撤掉，以免引起隊中士兵的不滿。

畢竟，他們初來甫到，不好做得太過份，俗語有謂：「猛虎不及地頭蛇」，要是部下不合作，他們便會變成光棍司令，幹不出甚麼來。

蕭原在偵緝隊內安插的兩個人是黃國忠、賴建雄。

這兩個人都是他的朋友，亦是他的同行，但却打算轉行，所以，蕭原便找他們來幫手。

事實上，他有意在破了上任縣長林展堂被殺的案子後，安排黃、賴兩人作偵緝隊的正副隊長，那他便可以安心「辭職」，回南寧幹回他的老本行。

午飯後，他召來偵緝隊的三名小隊長，查詢偵查「林案」的情形。

查詢之下，他才知道，偵緝隊在林展堂被殺後，只是虛應地偵查了幾日之後，便沒有再查下去。

三個小隊長都同聲說，那是前任隊長朱日光的主意，他們不過奉命行事。

蕭原心裏很氣憤，人命關天，朱日光居然敷衍塞責，那是不負責任。同時，他懷疑朱日光可能被人收買了，才會那樣做。

「你們都跟了朱日光不少日子吧？」蕭原掃了三個小隊長一眼。

一個叫岑一新的小隊長答道：「我們在他手下兩年，他是兩年前才接任隊長的。」

「這麼說，是前任林縣長委任他的了？」蕭原記得，白棟樑曾對他說過，林展堂擔任該縣縣長差不多有三年。

岑一新點頭道：「是。」

「朱日光在未任偵緝隊長之前，是幹甚麼的？」蕭原問。

「任隊副之職。」另一個叫蘇和的小隊長答。

「你們都是他提拔的？」

三個小隊長互相看了一眼，猶豫了一會，才硬着頭皮答：「是。」

蕭原一笑：「你們不用擔心，不管你們是甚麼人提拔的，只要你們今後好好地幹，盡忠職守，我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

三個小隊長聽了蕭原那句話，提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來。「蕭隊長，我們今後一定會好好地幹，不會叫你失望。」

「嗯！」蕭原滿意地點點頭，跟着一正臉色。「不過，三位若是有甚麼行差踏錯，我會嚴辦！」

三個小隊長一聽，一顆放下的心馬上又收緊。

看了三人一眼，蕭原又道：「你們老實說，在林縣長那件案子上，你們有沒有得到好處？」

三個小隊長一聽，臉色驟變，互相覷看着，垂下目光，不敢看蕭原。

觀顏察色，蕭原怎會看不出，三個人必是心中有鬼，才會如此閃縮，當下臉色一沉，厲聲道：「怎麼不答我？」

三個小隊長不由渾身一震，更加驚慌，又互相覷看了一眼，才由岑一新開口說道：「蕭隊長，我們……收了……錢……不過，是朱……日光分給我們的……我們在他手下做事，不敢不收。」

「是啊。」一直沒有開口，名叫何錦全的小隊長馬上急不迭接口道：「我們每人不過收了三十個大洋，朱……日光要我們收下，我們只好收了，除非我們不幹，不然，我們怎敢不聽他的。」

「蕭隊長，我們是身不由己……怪不得我們。」蘇和苦着臉道：「我們都有老婆孩子要養，請你體諒一下我們的苦衷。」

蕭原凝視了三人一會，才道：「好，我答應你們，既往不究。」一頓，加重語氣道：「不過，從今以後，你們要盡忠職守，不得徇私枉法，收受賄賂，要不，我會依法嚴辦！」

三個人聽蕭原那麼說，頓時鬆口氣，迭聲道：「蕭隊長，我們以後決不會那樣做，一定盡忠職守。」

「好！」蕭原點點頭。「你們既然收受過錢銀，不會不知道，是誰給錢朱日光的吧？」

三人反應一致，齊聲道：「蕭隊長，我們根本不知道朱日光收了誰人的錢，他並沒有對我們說。」

岑一新跟着又道：「我們雖然是朱日光的手下，對他的事，所知不多，他這個人做事很隱密的，只和我們說公事，私事一概不談，只叫我們有錢拿便收下，其他的事不要管，聽他的。」

「你們總會聽到一點消息的吧？」蕭原看着三人。

蘇和道：「消息是聽到一點，林縣長的被殺，據說是與禁烟有關，我們只聽到這個消息。」

「有關兇手的消息，一點也聽不到？」

三個人同時搖搖頭。岑一新道：「一點消息也聽不到，咱們都感到很奇怪，也覺得這件案子的內情不簡單，兇手竟然膽敢槍殺林縣長，一定不是平常人，我們私下猜疑，可能背後有主謀人。」

「你們認爲主謀會是甚麼人？」蕭原立刻問道。

三個人互相看了一眼，由岑一新開口說道：「我們猜測，主謀人有可能是那些開烟館的人，自從林縣長厲行禁烟後，他們可說沒飯可吃，狗急跳墻之下，惡向膽邊生，出此一着。」

「嗯，你們的猜測不無道理。」蕭原看了三人一眼，忽然道：「三位，說眞話，你們贊成禁烟麼？」

岑、蘇、何三人互相看了一眼，誰也不吭聲。

蕭原催道：「說啊，你們怎麼不說話？你們照實說好了，我不會怪你們的。」

岑一新遲疑了一下，才道：「蕭隊長，說眞話，我是既贊成禁烟，又不想禁烟……」說到這裏，他頓了一頓，才又說下去。「抽大烟，誰也知道，那會弄得一個個像鬼一樣，大烟可謂害人不淺，所以，我是贊成禁烟的……不過……蕭隊長，你也知道吃餉的，一個月的餉銀有多少，家有妻兒的，幾乎不夠養家，若不禁烟，我們月中都可以從開烟館的那裏得到一點甜頭，所以，爲了生活，我是不願意禁烟的，這是我的心裏話。」

何錦全馬上接口道：「蕭隊長，我的想法與岑一新一樣。」

蘇和亦道：「蕭隊長，生活艱難，正所謂，有頭髮，那一個想做禿子。」

蕭原頷首道：「聽你們這麼說，其實是贊成禁烟的，很好，你們說出心裏的話，我不會怪你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再收受賄銀，我不想部下做出這種事！」頓一頓，又道：「只要將大烟禁絕，人人奮發，生活自然會好起來，那時，我可以向縣長建議，增加你們的餉銀，你們的生活便會好起來，俗語有謂，水漲自然船高啊！你們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吧？」

岑、蘇、何三人一齊點頭，表示明白。

「蕭隊長，從今以後，我們不會再與那些開烟館的吸血鬼同流合汚，很多謝你不追究我們以前所做的錯事，我們會好好地幹。」何錦全激動地道。

岑、蘇兩人亦表示何錦全說的話，正是他們想說的。

蕭原笑着對三人道：「三位，我相信你們……目前，我們必須盡快偵破林縣長被殺這件案子，林展堂是一個好縣長，相信你們不會讓他死不瞑目吧？」

三人齊聲道：「不會。」

「好，」蕭原讚賞地看了三人一眼。「我們馬上着手展開偵查。」

「蕭隊長，案子已擱下這麼久……現在偵查，只怕……無從着手……」岑一新吞吞吐吐地說。

蕭原點點頭。「岑一新，你說的不無道理，案子擱下這麼久，如今再查，確是有很多困難，不過，事在人爲，我們只要偵查的手法正確，還是可以查到綫索，從而破案的。」

岑、蘇、何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齊聲道：「蕭隊長，你怎麼說，我們怎麼做。」

「岑一新，你們不會查不到兇手是在甚麼地方向林縣長下手的吧？」蕭原看着三人。

岑一新道：「知道。據附近的人說，行兇者是在縣府門前左右兩邊屋角後開槍殺死林縣長的，他們聽到那兩個地方响起槍聲，跑出來瞧看發生了甚麼事，才知道林縣長與四個士兵被殺死了。」

「你們有到那裏查問麼？」蕭原瞧着三人。

「有。」這一次是蘇和開口說話。「那些人家只聽到屋外槍聲乍响，當時嚇得大驚失色，並沒有立刻跑出屋外瞧看，待他們驚魂稍定，跑出屋外時，甚麼也發現不到。」

「換言之，沒有人看見兇手？」

岑、蘇、何三人一齊搖搖頭。

蕭原咬着嘴唇想了一會，對岑一新道：「岑一新，我想你與黃國忠帶幾個弟兄再去兇手開槍的地方調查一下，記着，要向每一家、每一個人仔細查問。」

「是，蕭隊長。」岑一新馬上站起來，立正答應一聲。

「馬上去。」蕭原道。

岑一新又應了一聲「是」，轉身往外走。

待岑一新走出隊長室後，蕭原又吩咐何錦全與蘇和去召集兩個小隊的所有班長，他要對他們說話。

——作爲一隊之長，他必須要對所屬的主要部下有所了解，那才能好好地指揮那一隊人。

蘇、何兩人答應一聲，走出隊長室。

* * *

午飯後，岑一新那一小隊仍未回來，蕭原決定到外面走走，熟悉一下縣城的情形，同時了解一下那些烟館有多少間。

他不想被人認出來，於是吩咐一個衛兵改穿便服，與他一起到外面走走。

他要那個衛兵相陪，是要那個衛兵帶路。

因爲他初來甫到，對縣城的情形一點也不熟悉。

今日的天氣很好，陽光普照，大街上的行人頗多。

蕭原與那個衛兵信步走去，瀏覽

着街道兩旁那些形形色色的店舖。

對比之下，這個縣城自然不及南寧繁盛熱鬧，甚至比一些較富裕的縣份——像梧州、柳州等遜色多了。

不過，這裏的物價却較便宜，雖然貨物的種類不多，但是街上仍然人來人往。

走完那條大街，蕭原發現大街內一共有五家烟館。

那簡直是成行成市，這種現象，在別的地方很難見到，因爲當時正推行禁烟改革，所以別的地方，不敢像這裏那樣，公然在大街上開設烟館，只能偷偷摸摸地在橫街小巷中開設秘密的烟檔。

轉入另一條大街，蕭原馬上又看到另一家烟館。

他的眉頭不由皺起來。

那些開烟館的，太過明目張膽了。

往前走去，蕭原暗中數一下，這條大街又有三家烟館。

他忍不住對那個衛兵——劉福根問：「福根，你們這裏，有很多人抽大烟的麼？」

劉福根點點頭：「是的。」跟着又嘆口氣。「生活艱難，抽大烟可以令人飄飄然的，忘記眼前的困苦與煩惱，而自林縣長被殺後，禁烟令不撤自消，那些吸血鬼見有利可圖，紛紛重開烟館，那些可憐的人自然趨之若鶩，求得一時的痲醉，烟館的生意怎會不好！」

「你抽過大烟麼？」蕭原問。

「抽過一次。」劉福根道：「那種感覺很好，令人精神大振。不過我自幼便聽母親諄諄告誡，深知抽大烟上癮後的禍害，所以我沒有再抽。」

「你母親對抽大烟如此深惡痛絕，莫非你家有甚麼親人，因爲抽大烟而……害慘了？」

劉福根點點頭，神色黯然。「是我阿爸，他是因爲抽大烟而死的。」說完，用力咬着嘴唇。

蕭原伸手拍拍劉福根的肩頭，慰解他：「福根，別難過，對不起，我無意挑起你的傷痛……」

「蕭隊長，不關你的事。」劉福根吸口氣，打斷蕭原的話。「我阿爸抽大烟上了癮，遲早也會被害死，說眞話，他早死好過遲死，免得連僅剩的一間破屋子也被賣掉，我們一家便要睡路邊。不過，他總是我阿爸，他死了，我心裏總不免感到難過。」

「福根，希望你能夠記取你阿爸的教訓，千萬不要染上烟癮。」蕭原善意地告誡劉福根。

劉福根咬着嘴唇，「蕭隊長，我是見過鬼怕黑，發誓一輩子也不沾那種害人的東西。」

「嗯，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驀地，後面有人急促地大叫：「蕭隊長，蕭隊長，等等啊。」

蕭原聞聲大感驚詫，忙停下來，扭頭回望。

劉福根也扭頭回望。

只見一個士兵急急奔過來，一副急迫氣促的樣子。

「甚麼事？」蕭原轉過身，瞧着那個奔到面前來的士兵。

那個士兵喘了一口氣，氣促地道：「蕭……隊長，縣長大……人找你……請你馬上去見他。」

蕭原一聽，心頭急跳了一下，疾聲道：「知道白縣長找我，爲了甚麼事嗎？」

「不知道。」那個士兵搖搖頭。「蕭隊長，請你快趕回縣府。」

蕭原心裏塞着一個疑團，朝那個士兵點點頭，快步往回去。

劉福根要小跑才能跟上他。

＊　＊　＊

才走入縣長辦公室，蕭原一眼看到白棟樑與呂振榮神色凝重，便猜到一定是發生了甚麼事。

「白縣長，發生了事嗎？」蕭原急急問。

呂振榮雙眼倏睜，一拳捶在一張高几面上。「蕭原兄，白縣長剛才接到一封恐嚇信。」頓一下，又沉聲道：「居然膽敢恐嚇縣長，簡直是膽生毛，不將咱們放在眼內！」

蕭原聽呂振榮這麼說，一顆心頓時定下來。「白縣長，信上怎麼說？」

白縣長顯得頗鎮定。「信上寫着，若我不知好歹，下令禁烟，將會遭到與林縣長一樣的下場。」邊說邊將桌面上放着的一張信紙拿起來，遞給蕭原。「你看一下。」

蕭原接過那張信紙，仔細地看起來。

信紙上寫着幾行又粗又大的字，與白棟樑所說的意思一樣。

看完那封信，微微吁口氣，蕭原邊將信紙遞還給白棟樑，邊道：「白縣長，你打算怎樣做？」

白棟樑握着拳頭，抵在桌面上，堅決地道：「蕭原，我不會被一封恐嚇信嚇倒的，他們這樣做，未免太小看我了，以爲這樣就能夠嚇倒我，哼哼，那知道却適得其反！本來我想先破了林縣長的案子，才着手禁烟的，如今我要雙管齊下，看看他們能夠耍出甚麼花樣來！」

呂振榮却擔憂地道：「白縣長，前車可鑒啊，他們既然殺得了林縣長，那証明他們並非虛言恫嚇，依我看，還是小心點好。」

蕭原頷首，表示同意呂振榮的話。「白縣長，振榮兄所慮極是，正所謂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請你還是小心提防的好，振榮兄，保護白縣長的安全，要你多多操心了。」

呂振榮道：「我已準備加派一個排到縣府保護白縣長，另外加派衛兵跟隨，我亦打算暫時住在縣府內，以便隨時應付意外，蕭原兄，我希望你也暫時住在縣府內，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原來，呂、蕭兩人原本打算在今日上任後，便搬到隊部去住，方便處理隊上的事情，所以呂振榮才會那樣說。

蕭原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吧，我暫時不搬到隊部去住，先留下來。」

「蕭原兄，無論如何，你也要替我將寫這封恐嚇信的人查出來。」白棟樑很惱火。「他們不但目中無人，亦目無法紀，是可忍，孰不可忍！」

「白縣長，你放心，我一定會盡快查出來的。」蕭原口裏這麼說，心裏却一點也不樂觀。對方膽敢寫信來威脅恐嚇縣長，只怕不簡單。

呂振榮却將蕭原心裏的想法說出來。「白縣長，他們膽敢寫恐嚇信，我猜，這些人只怕不簡單，要查出他們是甚麼人，恐怕不容易。」

白棟樑知道呂振榮說的是實情，當下對蕭原道：「蕭原兄，我也想到，要將寫恐嚇信的人揪出來，確實是不容易，但又不能不查，不過，你不要太過冒險，慢慢查，我不想你有甚麼危險，知道嗎？」

蕭原聽他那麼說，心裏頗感動。「白縣長，你放心，我會應付的了。」頓一頓，跟着道：「白縣長，誰將信送來的？」

白縣長道：「誰也不知道這封信是誰送來的，守在大門前的兩個衛兵，忽然發現台階上有一封信，便拾起來，信封上寫着交給我的，不久之前，其中一個衛兵曾去小解，只剩下一個衛兵在大門前站崗，那個衛兵發誓，根本沒有看見有人將信扔在台階上，不過，肯定有人趁那個衛兵不注意時，將信扔下的。」

「白縣長，可否將那封信交給我？」蕭原雙眉略皺。「我想從這封信上着手去查。」

「你拿去吧。」白棟樑拿起那封信，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放入貼身的衣袋內，對呂振榮道：「振榮兄，白縣長的安全，偏勞你了，我馬上去着手追查。」

呂振榮忙道：「蕭原兄，辛苦你了，你要小心點啊。」

「謝謝，我會小心。」蕭原說完，朝白棟樑道：「白縣長，沒有其他事，我想馬上回去偵緝隊，着手偵查。」

白棟樑點點頭，道：「你走吧，沒有別的事了，記着小心點，我還有很多事要依靠你去辦的啊。」

蕭原答一聲：「是，白縣長。」轉身往外走。

＊　＊　＊

才回到偵緝隊，恰好見到岑一新與黃國忠，兩人立刻向他報告。「蕭隊長，我們查遍了那一帶的民居及百姓，沒有人見到兇手，咱們這一次，可說一無所獲。」

「嗯，你們休息一下吧。」蕭原揮揮手，向隊長室走去。

岑一新眼見蕭原不怪他們一無所獲，暗暗鬆了口氣，與黃國忠走去解散部下。

蕭原走入隊長室後，馬上吩咐一個衛兵去叫蘇和及何錦全立刻來見他。

那個衛兵答應一聲，急步而去。

蘇和與何錦全很快便來到隊長室，敬過禮後，兩人齊聲問：「蕭隊長，我們來了，有甚麼事？」

「你們立刻帶人到所有的烟館，要每一個老闆寫一張認捐十個大洋的紙條，帶回來給我。」

蘇、何兩人聽蕭原那麼說，呆了一呆，蘇和遲疑地道：「蕭隊長……以甚麼名義要他們捐錢？」

蕭原頓時啞口無言，一會才道：「這個……你們就說，用來賑濟貧病老弱的吧。」

「那直接要他們捐錢便成，何必又要他們寫一張認捐的條子，豈不多此一舉？」蘇和不解地看着蕭原。

「我這麼做，是有原因的，至於是甚麼原因，我暫時不能說，待你們回來後，再向你們解釋。」蕭原揮揮手。「快去吧。」

「是。」蘇、何兩人立正應一聲，帶着滿腹狐疑走出隊長室。

＊　＊　＊

黃昏時分，蘇和與何錦全帶着所屬的兩個小隊回到隊部。

兩人立刻去見蕭原。

蕭原坐在隊長室內等候着，看到兩人走進來，馬上站起來急聲道：「都辦妥了麼？」

蘇、何兩人點點頭。「蕭隊長，都辦妥了。」

「沒有遺漏？」蕭原看着兩人。

兩人搖搖頭，蘇和接着從衣袋內拿出一疊紙張，遞給蕭原。「蕭隊長，縣裏每一間烟館的老闆都寫了一張認捐的紙條，一共是二十三張。」

何錦全接口道：「我們走遍了整個縣城，一共有二十三間烟館。」

蕭原道：「縣城有多大？居然有二十三間烟館，豈不是比米舖還要多？開烟館眞的那麼好賺？」

蘇和道：「抽大烟的人多，烟館自然開得多，利之所在，怎不趨之若鶩！」

「錢都被那些吸血鬼賺去了，難怪這個縣那麼窮。」蕭原感嘆地道：「昨天，我們一行沿途所見，八九歲的小孩連褲子也沒得穿，光着身子走來跑去，墟鎮上的乞丐很多，房舍破爛，很多是用茅草樹皮搭成的，看得令人心酸。」

蘇和與何錦全聽着，心裏也是一陣難過。

——他們的良心與同情心仍未泯滅。

「蕭隊長，我是贊成禁烟的。」蘇和道：「雖然禁烟後，我們不能再在那

些吸血鬼那裏得到好處，生活會苦一點，但我覺得心裏會好過一點，每當我看到那些因爲抽大烟而弄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傾家蕩產，甚至賣兒，那簡直是人間慘劇，我心裏很不舒服，但我不過是一個當兵吃餉的……無可奈何……」

「蕭隊長，我們是無能爲力，所以只好隨波逐流。」何錦全激動地道：「烟禁一開，弄得民不聊生，看着叫人心痛。幸好我們隊上的弟兄很少沾上那一手，要不，都變成大烟兵了。」

蘇和跟着又道：「所以，我們聽說要去找那些吸血鬼認捐，心裏都很痛快，所以特別落力。」

「那些吸血鬼都捐了？」蕭原問。

「都捐了。」蘇和道：「他們不敢不捐，我們還逼他們多捐一點。」

蕭原拿起一張字條看一眼，上面認捐的數目是十八塊大洋，比他指定的數目，多了差不多一倍。

「嗯，兩位辦得好。」蕭原大感滿意。「今天晚上，我做東，打牙祭！」

蘇、何兩人聽說有一頓好吃的，都很高興。「蕭隊長，我們替隊上所有的弟兄多謝你。」

蕭原擺擺手，「謝甚麼，咱們今後一起共事，就像一家人那樣，我初來甫到，應該請你們打牙祭的。」

「蕭隊長，如果沒有甚麼事，我們出去告訴弟兄們，好讓他們高興高興。」蘇和道。

「沒甚麼事了。」蕭原說着站起來，從衣袋內拿出一張十個大洋的票子，遞給蘇、何兩人。「請你們交給大司務，買些鷄鴨魚肉酒回來，弄一頓好的給弟兄們吃。」

十個大洋，兩人一個月的餉銀也沒有這麼多，對於蕭原的大手筆，兩人驚詫不已，對他自然生出一份好感。

蘇和吶吶道：「蕭隊長，十個大洋……不用那麼多吧？」

蕭原笑道：「這麼多弟兄，不多不多，快拿去交給大司務，叫他發辦，再遲便買不到甚麼的了。」

聽蕭原那麼說，蘇和才接過那張大洋票子，與何錦全離開隊長室，將錢交給隊上的那個司務長。

待兩人離去後，蕭原拿出那封恐嚇信，與那疊認捐紙條逐一比對字跡。

比對完後，令蕭原好失望，沒有一張紙條上的字跡，是與那封恐嚇信上的字跡是相同的。

換言之，那些開設烟館的吸血鬼中，沒有一個是寫那封恐嚇信的人。

蕭原沒有氣餒，他本就對這個辦法沒抱多大的希望，雖然查不到綫索，但能夠募捐到一筆錢，用來救濟窮苦的人，他也感到很高興。

昨天，在上任的途中所目睹的困苦情形，一直深刻在他心中，磨不掉，揮不去。他雖然不是法力無邊的救苦救難菩薩觀音，但他仍然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形下做一點事情。

他準備向白棟樑建議，將那筆從那些吸血鬼捐來的錢，救濟縣內最貧困的人。

能夠做一點好事便做一點，這是他的宗旨，所以一直以來，他都仗義助人。

＊　＊　＊

吃晚飯的時候，隊上的人都齊集在隊部的大天井內，據桌吃喝。

天井內擺放了十多張大木枱，枱上擺滿了魚肉鷄鴨等菜餚，還有酒，這一頓晚飯確是豐富。

難怪所有的人都吃得興高彩烈。

蕭原與三個小隊的正副隊長及班長共坐一桌，一頓飯，將蕭原與他們的距離拉近，一下子便成了「自己人」。

蕭原覺得，那十個大洋花得值得。

天井內掛了幾盞大光燈，照得天井內一片明亮，猜拳喧鬧之聲不絕於耳。

「隊上好久沒有這樣高興熱鬧了。」岑一新感慨地道：「蕭隊長，我們都多謝你這一餐。」

蕭原忙道：「岑一新，別再說這話了，看到大家這麼高興，花一點錢算得了甚麼？」

岑一新突然站起來，揮手道：「弟兄們，靜一靜。」

所有的人立時靜下來，目光齊看着岑一新。

岑一新高聲道：「弟兄們，這一頓是蕭隊長自掏腰包，請我們吃的，我們不能沒有表示，我們就來個借花敬佛，敬蕭隊長一杯，好不好？」

所有人齊聲轟應：「好！」跟着斟酒，然後站起來，齊齊舉杯：「蕭隊長，我們敬你一杯。」

蕭原早已站起來，朝天井內的所有人舉舉杯，跟着，與岑一新等人碰碰杯子，然後乾了那杯酒。

衆人發出一片叫好聲。

蕭原待黃國忠斟滿酒杯後，馬上拿起酒杯，站起來，舉杯向衆人道：「各位弟兄，我也向大家敬一杯酒，吃過這一頓飯後，咱們上下一心，同心協力，像一家人那樣，搞好本縣的治安。」

衆人立刻站起來，轟應一聲「乾杯！」

＊　＊　＊

飯後，蕭原到縣府去找白棟樑。

那時候，大多數的縣府內，都包括了縣長的公館在內。

電白縣的縣長公館也不例外，建在縣府內。

其實，這也有個好處，每日不用從公館走去縣府辦公，節省時間。而且，若發生了甚麼事，可以馬上知道。

蕭原在書房內見到白棟樑。

白棟樑正在埋頭批閱以前積壓下來的公文。

看到蕭原走進來，他馬上抬起頭來。「蕭原兄，快坐，可是查到甚麼綫索？」

蕭原搖搖頭。「一時間，仍未查到甚麼綫索，但却叫那些開烟館的吸血鬼捐了一筆錢，用來濟貧。」

接着，便將要那些「吸血鬼」認捐的經過說了一遍，末了，說道：「可惜從那二十三張認捐紙條中，找不到一張與那封恐嚇信上字跡相同的一張。」跟着又道：「白縣長，你要不要比對辨認一次？我讀書不多，對辨認字跡的事自然不大內行，說不定，你看一遍後，有新發現。」

白棟樑點點頭，接過蕭原遞過來的那疊字條及恐嚇信，逐一比對辨認字跡。

他看得很仔細。

終於，他將全部字條與那封恐嚇信上的字跡比對辨認完。

他才抬起頭，蕭原馬上道：「白縣長，有發現麼？」

白棟樑舒口氣，搖搖頭。「那些紙條上的字跡，沒有一張是與那封恐嚇信上的字跡相同。」

蕭原道：「這一個辦法既然行不通，只好另找辦法去偵查。」

「蕭原兄，別失望氣餒，慢慢查，一定可以查出來的。」跟着又道：「雖然查不到綫索，但却要那些吸血鬼捐了一筆錢，用來救濟貧苦，總算做了一件好事。」頓一下，握着拳頭，輕輕敲一下桌面。「不過，要令到縣裏的百姓擺脫窮困，一定要將那些吸血鬼鏟除掉，除弊革新，才能夠扭轉本縣窮困的面貌。」

「白縣長，本縣能夠得你來做縣長，實在是本縣民衆之大幸。」蕭原越來越對白棟樑敬佩。

「蕭原兄，我一個人的力量有限，縱使有天大的抱負，若沒有像你與振榮兄這樣能幹的人協助，一樣幹不出甚麼來。」白棟樑懇切地說。

蕭原大爲感動。「白縣長，我好高興能夠替你做事。」

「蕭原兄，我也很高興得到你的相助，」白棟樑眞誠地道：「咱們同心協力，一定可以將本縣治理好的。」

蕭原忽然道：「白縣長，我想來個引蛇出洞，明天，請你派人拿着那些認捐的紙條，逐家烟館去收集捐款，後天，請你下禁烟令，我與振榮兄帶人去查封所有的烟館，那些吸血鬼在窮途末路之下，一定會反噬的，那時候，就有機會將寫恐嚇信的人揪出來！」

白棟樑靜靜地聽他說完，點頭道：「蕭原兄，你這個主意不錯，就這麼辦！」

蕭原却道：「白縣長，有一點我必須說明，到時你會很危險，隨時有被人槍殺的可能，你若是認爲太危險，我們可以另外想辦法偵查。」

白棟樑擺擺手，慨然道：「能夠一展抱負，替地方上的百姓做點好事，就算是死，也是值得的。蕭原兄，那點危險算不了甚麼，我不怕。」

蕭原大爲感動。「白縣長，危險雖然有，但只要我們計劃週詳，小心保護你，我想，是不會有太大的危險的。」

「蕭原兄，你這麼說，我便更加不怕。」白棟樑道：「就照你的辦法去做。」

蕭原激動地道：「白縣長，明天我與振榮兄好好地商議一下，務必想出一個妥善的、保護你的辦法。」

白棟樑道：「別想出一個太週全的保護我的辦法，那樣，對方是不會上當的。」

蕭原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好吧，白縣長，你放心，我會與振榮兄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蕭原兄，別太爲我的安全着想，」白棟樑道：「我信得過你與振榮兄，正所謂：若不以身作餌，怎釣得大鱷？」

蕭原對白棟樑的「捨身作餌」大感敬佩。

捕手仗義　出任公職

翌日，白棟樑派出副官，帶了四個士兵，按着認捐紙條的店號，逐家到大烟館去收取捐款。

那些烟館老闆不敢不給，爲了巴結新任縣長，給得很爽快，冀圖搏取新任縣長的好感，予他們方便。

換言之，就是准許他們繼續經營烟館。

算一下，總共收集了二百五十多塊大洋的捐款。

白棟樑吩咐那個副官，將那筆捐款購買一批糧食及衣物，救濟縣裏最貧困的百姓。

蕭原則與呂振榮商議了一個上午，終於想出一個保護白棟樑的辦法。

吃過午飯後，蕭原決定到兇手槍殺林展堂的地方，再偵查一遍。

自從昨天上任以來，他一直沒有穿着軍服，不知怎的，他很怕穿軍服，覺得太拘束，沒有穿便服那麼自由自在。

他帶了兩個衛兵去。

那兩個衛兵當然也要改穿便服，以方便偵查。

偵緝部隊距縣府不過十丈左右遠，而兇手槍殺林展堂的地方——民房的屋角後，距離縣府不過十數丈遠，所以，從偵緝隊走去那裏，一支烟還未抽到一半便走到。

蕭原先在附近察看了一遍，才到那些民居去查詢。

得到的結果，與岑一新昨日查詢的結果一樣。

——沒有一個人見到兇手。

——他們只聽到槍聲。

蕭原却不死心，他認為不大可能沒有人看不到兇手的，他決定循着兇手逃遁的路綫——他自己估計的——追查下去，希望有所發現，找到綫索。

沿着那條假設的路綫追查下去，途經那些人家，他都不怕麻煩地向那些人家查詢：在林縣長被殺的那天，有沒有看到形跡可疑的人奔走。

得到的答案是：沒有見到。

那兩個衛兵雖然感到不耐煩，但却佩服蕭原那股鍥而不捨的幹勁。

突然間，一個衛兵發現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鬼鬼祟祟地跟着他們，他却不動聲息，暗中通知另一個衛兵，兩人低聲說了幾句話，之後繼續往前走。

轉入一條巷口後，那個叫毛福生的衛兵一下子閃到巷角墻上，屏着氣，等那個小孩跟上來時，出其不意地將他抓住。

蕭原並不知道此事，他一直往前走。

毛福生貼在巷口墻角後，一直等着。

蕭原與另一個衛兵已快走到巷口的另一端，那個小鬼頭仍未跟上來，毛福生再也忍不住，探頭張望。

他探出去的半邊臉龐，幾乎與另一張從那面墻角後探出來的半張臉碰在一起。

那半張臉立刻縮回去。

毛福生探手疾抓，却抓了個空。

他立刻大叫一聲：「不要跑！」往前一竄一拐，追那個掙身拔脚飛奔的小鬼頭。

蕭原與那個跟在他後面的衛兵蔡國興，聽到毛福生的叫聲，立刻轉身張望。

蔡國興邊疾聲對蕭原說：「蕭隊長，有人跟踪咱們，咱們快追！」邊拔脚急奔向巷口。

蕭原擔心毛福生會遭到意外，來不及說甚麼，立刻發足飛奔。

轉出那個巷口，兩人一眼便看到毛福生緊追着一個小鬼頭，已追到前面那頭的巷口，蕭原忙大叫：「毛福生，小心啊！」

他是怕毛福生會遭到襲擊。

蔡國興也大叫道：「福生，小心點啊！」

毛福生却沒有答他們，身形一閃，已轉入巷口的左首那邊。

蕭原與蔡國興奮力疾追前去。

「砰」的一聲，一下槍聲忽然在毛福生追入去的那條巷內响起。

蕭原與蔡國興心頭猛地一震，拚命往前奔跑。

兩人擔心毛福生會遇到襲擊。

飛奔入那條巷內，蕭原與蔡國興同時看到毛福生與一個小子倒在地上摟着滾着，禁不住脫口大叫：「毛福生，你沒事吧？」

叫聲中，只見毛福生一下子將那個小子壓住，扭頭朝兩人叫道：「沒事，這個小鬼頭眞厲害！」

兩人聽說他沒事，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來。

被毛福生壓在身下的小鬼頭一直在掙扎着，蕭、蔡兩人奔到近前，蔡國興直喘氣。

蕭原也大大地喘了口氣，問道：「怎麼回事？剛才那一下槍聲，是你放的？」

毛福生死死地壓着那個小鬼頭。「是我放的，這個小鬼頭跑得好快，像兔子一樣，眼看追不上他，我向天開了一槍，果然被我嚇得停下來，我才追上他。」

毛福生說到這裏，大大地喘了口氣。

「你為何追他？」蕭原打量着那個小子。

「他鬼鬼祟祟地跟着我們，在那棵大榕樹的前面，我已發現他跟着我們……我暗中告知了國興……想捉住他……一把抓不住他，他跑得比兔子還快……這小鬼頭一定有甚麼古怪……」毛福生一口氣將經過說出來。

那小傢伙不等毛福生說完，昂起頭叫道：「冤枉，我不過一時好奇而跟着你們，犯了你們麼？」

「將他拉起來！」蕭原對毛福生道。

毛福生跳起身來，抓着那小子的後衣領，將他拉起來。

那小子一雙眼直溜轉，雖然有點畏縮，却不驚慌。

「你叫甚麼名字？」蕭原直視着那小子。

這時候，巷子的兩端有人影閃動，但却不敢走近去，只是站在巷口兩端瞧看發生了甚麼事。

而兩邊的墻頭上，亦有腦袋冒起來，往他們站着的地方瞧看。

原來，這是一條後巷。

蕭原也懶得叫蔡國興趕走那些人。

那小子舔舔嘴唇，縮縮脖子，道：「我……叫鐵頭。」

「姓甚麼？」蕭原一直瞧着那小子——鐵頭。

「姓溫。」鐵頭道。

「住在那裏？」

溫鐵頭抽抽鼻子，昂着頭道：「人家的墻角、屋檐下，都是我住的地方。」

「你沒有家？」蕭原大感驚詫。

「我沒有爸媽，沒有兄弟姐妹，那裏有家？」溫鐵頭直抽鼻子，強忍着心中的凄酸。

「你是個孤兒？」蕭原與毛福生、蔡國興覷看了一眼，心裏生出一份同情。

溫鐵頭抽着鼻子，點點頭，硬是不讓淚水流出來。

「鐵頭，你在這裏連一個親人也沒有？」蕭原伸手摸挲着溫鐵頭的頭髮。

溫鐵頭又搖搖頭，用力咬着嘴唇。

「眞可憐。」毛福生說着，放開揪着溫鐵頭後衣領的手。

「那你怎樣生活？」蕭原一陣難過。

「討飯……有時候……幫人家做短工……經常要挨肚餓。」溫鐵頭終於忍不住，抽泣起來。

蔡國興聽着，鼻子一陣發酸。

「別哭。」蕭原鼻子也一陣發酸。「告訴我，你為甚麼要跟着我們？」

「我……知道你們在打聽……殺林縣長的兇手……我……想……向你們……交換一點錢。」溫鐵頭努力地壓抑住抽泣。

「你知道兇手是甚麼人？」蕭原心頭猛跳了一下。

這可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使他驚喜不已。

那知道，鐵頭却搖搖頭。

蕭原心頭一沉，疾聲道：「鐵頭，那你剛才那麼說，分明要用知道的事情，交換一點錢……」

溫鐵頭點點頭：「是，我是想用我知道的消息，交換一點錢，沒錢，沒飯吃啊！」說着，用髒舊的衣袖抹去臉上的淚水。

「你知道甚麼，快說出來。」蕭原急急道：「我給你錢。」

「我要一個大洋。」溫鐵頭豎起一根手指，裝出老成的樣子，而且非常緊張，生恐蕭原不答應。

蕭原聽他說只要一個大洋，但神色却那樣緊張，不禁一陣心痛，連聲道：「好，好，我給，我一定給。」

「你不會騙我吧？」溫鐵頭思疑地睜大眼睛，看着蕭原。

蕭原二話不說，從衣袋內拿出一個大洋，遞給溫鐵頭。

溫鐵頭的眼中頓時發出光來，伸手一把搶過那個大洋，緊緊地握在手中。

一個大洋，對一個孤苦的孩子來說，是那麼重要，大概可以令他不用挨餓不少天吧，蕭原看着緊張兮兮的溫鐵頭，一陣心酸。

毛、蔡兩人看着，雙眼濕濕的。

一個孤苦無依的孩子，活在這個世上，實在太可憐了。

蕭原沒有催他說，就算他不說，也不會為難他，更不會要回那個大洋。

他也是一個孤兒，但他比溫鐵頭幸福多了，至少他還有一個姑媽照顧他，不像溫鐵頭那樣孤苦無依。

溫鐵頭怯怯地道：「我說了，你們不會搶回給我的這個大洋吧？」

蕭原聽着，幾乎流下淚來，吸口氣，伸手輕撫着他的頭頂，溫聲道：「怎會呢？你放心吧，那個大洋是你的了。」

溫鐵頭定定地看着蕭原，一會兒，大概相信蕭原說的是眞話，才舔舔嘴唇，說道：「那個……縣長被人殺死的那一天，我正在附近逛蕩……忽然聽到槍聲响起，吃了一驚，忽然間，看到有兩個人從响起槍聲的那一端飛奔而來……當時我已躲在一處暗角後……那兩個人跑得很快，不時扭頭往後望，神色緊張……他們沒有發現我……他們的褲腰處凸凸的，好像懷有槍械，很快，他們便跑得無影無踪。」

「你有沒有看到那兩個人的樣子？」蕭原急問。

溫鐵頭搖搖頭。「他們跑得好快，一眨眼，便從我面前跑過去，我只瞥到其中一個人的耳孔旁邊，有一顆像花生豆般大小的肉粒。」

「那兩個人有多高大？」蕭原接着問。

「兩個都像這麼高矮。」溫鐵頭道：「一個瘦一點，黑一點。」

「那個左耳孔旁有一顆肉粒的，是黑瘦的？」

溫鐵頭點點頭。

「他們往那個方向跑？」

「往那邊。」溫鐵頭用手指一下西北那邊。

「你若是再見到那兩個人，還認得他們嗎？」

溫鐵頭不敢肯定地道：「大概……還認得。」

「你要是再見到那兩個人，馬上到偵緝隊找我。」蕭原道：「我叫蕭原。」

「小鬼頭，他就是咱們偵緝隊的蕭隊長。」毛福生道。

溫鐵頭上下看了蕭原一遍。「你的樣子一點也不兇惡。」

「當兵的很兇惡的麼？」蕭原笑起來。

「他們……不像你這麼和善。」溫鐵頭怯怯地看了毛、蔡兩人一眼。

蕭原摸摸他的頭，伸手從袋裏拿出兩個大洋給溫鐵頭。「拿着吧，買套乾淨的衣服穿，別拿來賭，拿來買吃的，知道麼？」

溫鐵頭一雙眼睛瞪得老大，沒有去接。「你為甚麼再給我錢？我不要，我只要一個大洋，那是我說的。」

一個孤苦無依的孩子看到錢，却不貪婪，實在難得，蕭原對他更加同情，也喜歡他。「拿去吧，我是眞心眞意給你的。」說着，將兩個大洋塞在溫鐵頭的手上。

溫鐵頭拿着那兩個大洋，怔怔地看着蕭原，眼裏有淚水湧出。「你是一個……好人，我會……永遠……記着你。」說完，猛地往巷子的另一端跑去。

蕭原嘆口氣，大聲叫道：「鐵頭，若挨餓，記着來找我。」

溫鐵頭頭也不回，一頭撞入人羣中，攢出巷口外跑了。

毛、蔡兩人同時嘆口氣，「眞可憐，他是個好孩子。」

蕭原沉重地點頭。「若是世道好，他便不會如此淒慘，但願有善心人收留他。」

* * *

縣府這一日來了一羣貴客。

那就是地方上的紳商父老——俗稱的頭面人物。

白棟樑在會客室內，接見了那伙人。

領頭的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商紳高德望。

白棟樑招呼他們坐下，喝過茶後，才開口道：「各位，今日來見本人，未知有何貴幹？」

高德望哈着腰，笑說道：「縣長大人，我們今日來，是想向你表示我們對你的一點心意，還望你笑納。」

說着，從懷中拿出一個大紅封帖，雙手遞給白棟樑。

白棟樑沒有接。「各位的隆情厚意，本人心領了，無功不受祿，本人愧不敢當。」

高德望拿着那個大紅封，一時間尷尬不已。「縣長……大人……務請收下……」

梁本善開口道：「一點小意思，略表我們對你的一點心意，請賞面收下……」

其他的人也七嘴八舌，紛紛請求白棟樑收下那個大紅封。

白棟樑一時間不知怎辦才好，收又不是，不收又不是，倏地，他靈機一觸，伸手接過那個大紅封。「各位父老紳商，盛情難却，本人勉爲其難收下它。」

高德望與其他的父老紳商眼見白棟樑收下那個大紅封，都鬆了口氣，臉上露出欣然的笑容。

「縣長大人，從今以後，請多多……」

高德望一句話未說完，已被白棟樑打斷他的話。「各位，本人代表縣裏貧困的百姓，多謝各位的捐獻。本人會將這筆錢，救濟縣裏的貧苦大衆。」

衆人一聽，頓時呆住，那種表情，幾乎令白棟樑忍不住笑出來。

這伙父老紳商想收買他，可說偷雞不成蝕把米。

那伙紳商自然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各位，本人希望各位一本爲善最樂的慈悲胸懷，今後繼續捐獻，濟貧救困，本人不勝欣幸！」白棟樑不想令到這伙紳商父老太過難堪，所以便說些令他們面上有光的話，畢竟他是外人，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若是與這些紳商父老鬧僵，以後辦事，說不定會受到制肘。

衆人心裏雖然滿不是滋味，却不好說甚麼，臉上還要擠出笑容，連聲說：「能夠爲地方上做善事，造福地方，我們樂意之至。」

「各位，本人再一次代表地方上那些貧苦的民衆，多謝各位的捐獻。」

* * *

白棟樑可不是說說就算的，他將那筆爲數一千大洋的票子，交給他的親信——新任的書記長，分發給縣裏最需要的貧苦民衆。

蕭原知道這件事後，對白棟樑更加敬重。

要知道，當時官場腐敗，做官的，難得有幾個清廉，像白棟樑這種人，在當時來說，很難得，更難得的是，他是有心爲縣裏的民衆辦好事。

蕭原正是衝着這一點，才答應來此縣暫任偵緝隊隊長之職的。

「蕭原兄，這一次，那些紳商想收買我，被我耍了，不知下一步會耍甚麼花樣。」白棟樑有點擔心。「要知道，他們是地方上的頭面人物，有一定的影響力，我不想與他們鬧翻，要不，只怕會受到他們的制肘，甚至幹不下去。」

白棟樑不是危言聳聽，在當時，確是有一些地方官，因爲與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不咬弦，以至被逼走的。

那時候，地方上的勢力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很强大，一個弄不好，有可能會丟了烏紗帽。

蕭原去過的地方那麼多，見聞廣博，他對這方面的事略有所聞，因此，他認爲白棟樑所慮未嘗不是。「白縣長，這個問題，確是要仔細思想，若是那些人與我們爲難，只怕很難辦事，就算有多大的抱負，也可能無法施展。」

「我們可以給他們一個下馬威。」呂振榮道：「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他們就不敢與咱們作對了。」

白棟樑一拍大腿，面現喜色。「對！給他們一個下馬威，讓他們知道，我們是不好惹的，他們要是與我們作對，也會三思而行。」

「嗯，我也同意給他們一個下馬威！」蕭原道：「不過，一定要令他們心服口服，要他們無話可說，那才能令到他們懾服！」

「蕭原兄，你有甚麼主意？」白棟樑對蕭原的提議，大表贊同。

蕭原想一下，說道：「我們何不就在禁烟上做文章？我相信縣裏那些烟館，恐怕有很多間是那些紳商所開設的。」

「對。」白棟樑握着拳頭晃了一下。「我們若是捉到他們的痛脚，然後恩威並施，他們一定無話可說，不敢暗中與我們作對！」

「白縣長，那就打鐵趁熱，明天立刻禁烟，查封所有的烟館！」呂振榮興奮地道。

「不論他們是否眞正的老闆，通統拉回來，逐個訊問，查一下到底有多少個紳商父老，是烟館的後台老闆。」白棟樑用力一捏拳頭。「我明天馬上出禁烟告示。」

* * *

翌日，縣城各處當眼的地方，都

張貼了上面蓋着縣府公章的禁烟告示。

大多數的人看到禁烟告示後，都拍手稱快。

亦有一小部份人不滿及咒罵。

那些人自然是上了烟癮的大烟鬼及開烟館的吸血鬼。

蕭原與呂振榮帶着偵緝隊及保安隊，迅速地將縣城內所有的烟館查封，並沒收了所有的大烟土，將那些主事人帶回偵緝隊。

這一次的行動很成功，整個行動在午前結束，那些開烟館的因爲措手不及，因此無一漏網。

吃過午飯後，蕭、呂兩人就在偵緝隊部內，偵訊那些開烟館的人。

午後三時左右，有一羣人聚集在縣府門前大聲叫囂，要白棟樑出去見他們。

那些人爲數約百多人，有些人暗中帶着棍棒鋤頭。

他們叫囂，要白棟樑取消禁烟令。

那些人之中，大部份都是烟容滿面的烟鬼。

白棟樑接到大門衛兵的通告後，馬上出去見那些人。

而負責守衛縣府的兩排保安隊，其中一排在一個姓洪的排長帶領下，在縣府的大門前戒備，不准那些人接近。

白棟樑才出現，那些人便舉拳呼叫：「不准禁烟，我們要抽烟，白縣長滾回去……」

聲勢頗爲洶湧，加上圍觀的人，縣府門前的那塊空地上滿是人。

白棟樑站在大門石階上，很鎮定掃了那些叫囂的人羣一眼，大聲道：「靜一靜！」

待那些人靜下來，才揮動雙手，大聲道：「禁烟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全國每一個地方，都要遵照中央政府的政令禁烟，誰要違抗，便是違抗中央政府的政令，那就是犯法！」頓一下，接着又道：「你們說，爲何不准禁烟？」

這一問，大出那些人的意料之外，一時間無人答話，人羣中起了一陣騷動。

很快，人羣中便有人大聲叫道：「我們吸了這麼多年的烟，當初爲何不禁，這時候才禁？那不是要了我們的命麼？」

話聲未落，頓時有很多人大聲呼應：「對啊，不讓我們吸烟，等於不准我們吃飯！」

「大烟是我們的命根，要我們不吸，等於要了我們的命！」

那羣人叫囂了好一會。

白棟樑待那些人稍靜，才又大聲道：「你們自己看一下，抽大烟有甚麼好處？弄到你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無心幹活，民生凋零，而受其害的，不但是你們，還有你們的家人，抽大烟不但害己，也害人，你們怎不捫心想一下，抽大烟對你們有甚麼好處？你們不抽大烟之前，是否比抽大烟後的情形要好？外國人叫我們做病夫，就是因爲國人抽大烟，令到國力不振，你們怎麼還不醒覺，下決心戒掉烟癮，政府下令禁烟，要振興國家，救你們及家人，你們難道甘願被大烟害死，並禍及家人麼？」白棟樑越說越激動。

那羣叫囂的人聽了白棟樑那番話，一時間無人吭聲，有很多人垂下頭來。

圍觀的人爆發出一陣叫好聲。

突然那羣人中，有人大叫：「不要聽他胡說，我們沒有大烟抽，怎麼活下去？說甚麼也是白說！」

那些烟鬼一聽，頓時又起哄。

白棟樑大聲叫道：「剛才說話的那個人站出來！有膽的，你站在大家面前再說一次，別躲在人羣中煽風點火。」

那個人沒有站出來。

白棟樑掃了人羣一眼。「大家聽着，我知道你們大多數人不是自願來鬧事的，是受少數人煽動的，誰也知道，不要禁烟，因爲若禁了烟，他們便不能再吸你們的血，你們怎麼不想一下，你們被那些吸血鬼耍弄了！」

那些人聽了白棟樑那番話，你望我，我望你，竊竊議論起來。

圍觀的人大聲呼叫：「禁烟！禁烟！一定要禁烟！」

正在這時，有一隊保安隊持鎗小跑過來。

那羣人中，立時有人大叫：「快跑呀，丘八來拉人啊！」

那羣人一聽，頓時大亂，爭相奔去。

剎時間，衆人爭先恐後奪路奔逃！

那個姓洪的排長大喝：「不要跑，停下來，別驚慌，軍隊不是來拉人的！」

沒有人聽他的，尖叫聲、慘叫聲、奔跑聲響成一片。

白棟樑也大叫：「大家別驚怕，我保証軍隊不會拉人！」

驀地，「砰」的一下鎗聲響起，奔走的人更加慌亂，你推我撞的，唯恐跑慢了，會被子彈射中。

「別開鎗！誰開鎗的？」白棟樑怒喝。

驀地，又是一下鎗聲響起。

白棟樑痛叫一聲，歪跌下去。

姓洪的排長一直站在白縣長的身後，看到白棟樑跌倒下去，大驚失色，急忙撲上前去，同時大聲喝叫：「快抓兇手！縣長大人中了鎗，有人想殺縣長大人！」

那一排士兵馬上吆喝一聲，向奔走的人羣追去。

那隊跑過來的保安隊亦一下子散

開來，衝向那些狼奔豕突的人羣。

圍觀的人聽到鎗聲，嚇得走避不迭。

洪排長扶起白棟樑，一眼看到他左手臂上被血染紅了，一顆跳到口腔的心頓時落回原位。

手臂上有血，那表示白棟樑只是手臂上中了鎗，並沒有生命之憂。

「縣長大人，你怎麼樣？」洪排長仍然着慌地問。

白棟樑呻吟一聲，咬着牙道：「我沒有甚麼，快下令別亂開鎗，免得誤傷無辜。」

洪排長立刻張口大叫，喝令士兵不可亂開鎗，誤傷無辜。

跟着，他命令白棟樑的兩個衛兵將白棟樑扶入縣府內，療治手臂上的鎗傷。

* * *

蕭原與呂振榮聽到鎗聲，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立刻帶着一隊士兵跑出來，查看發生了甚麼事。

至於那羣人聚集在縣府大門前叫囂，兩人在偵緝隊內早已得到部下的報告，兩人本想都出去看一下，白棟樑却派了一個衛兵來轉告兩人，着兩人不要理會外面的事情，他可以應付得了，叫他們盡快查出有那些紳商是一些烟館的後台老闆，兩人只好按捺着，在隊部內訊問那些拉回來的烟館主事人。

兩人聽說白棟樑中鎗受傷，吃了一驚，慌忙向縣府奔去。

兩人在白棟樑的臥室內，看見他躺在一張敞椅上，一個軍醫正在替他療治傷口，兩人不想打擾那個軍醫替白棟樑療傷，遂站在一旁看着。

那個軍醫忙了一會，總算替白棟樑療治包紮好手臂上的鎗傷。

兩人忙走上前去，只見白棟樑臉色蒼白，半閉着眼睛，顯得有點虛弱。

看到白棟樑只是手臂上受了傷，兩人都噓了口氣。

「白縣長的傷重麼？」蕭原低聲問那個軍醫。

那個軍醫低聲道：「傷得不重，子彈擦傷了皮肉，沒有甚麼大碍的。」

蕭、呂兩人一顆心完全定下來。

「蕭原兄、振榮兄，你們來了？」白棟樑忽然張開雙眼，想挺起身來。

蕭原忙一步搶前去，伸手按住他。「白縣長，別起來，躺着吧。」

白棟樑苦笑一聲：「想不到才上任三天，便挨了鎗彈，幸好只是傷了手臂，要不，這時已在地府見到前任林縣長了。」

「太猖狂了，一定要捉到開鎗的傢伙！」呂振榮憤怒地道：「簡直無法無天！」

蕭原道：「白縣長，傷口痛麼？」

白棟樑伸手輕撫一下包着白帶的左手臂，澀聲道：「不怎麼痛了，中鎗後痛得眞要命，從來未曾試過那麼痛，當時眞想叫阿媽！」

最後一句話，聽得各人忍不住笑起來。

他自己也笑起來。

「白縣長，鎗傷你的兇手，極有可能與鎗殺前任林縣長的兇手是一伙的，甚至是同一個人！」蕭原的神色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他們這麼快便向你下手，這是我想不到的，今後，你要小心點，你隨時都會有被鎗殺的危險，我看，要加强對你的保護！」

白棟樑却搖手道：「現在的保護已足夠了，我不想像犯人那樣，時常有人跟着我，包圍着我，一點自由也沒有。」

呂振榮着急地道：「白縣長，這是關係到你的安危的大問題。前任林縣長就是前車之鑒，那些傢伙可不是鬧着玩的，今日他們既已動了手，他們一定不會就此罷手，為了全縣民衆着想，我看，一定要加强對你的保護。」

蕭原也道：「白縣長有命在，才能大展抱負，若是死在他們的鎗下，你甘心麼？」

白棟樑覺得兩人說的也是，只好不再反對兩人的建議——對他加强保護。

「白縣長，兇手混在那些烟鬼之中向你下手，我看，兇手一定與那些開烟館的有關連。」呂振榮道：「他們不想禁烟，你又不收他們的收買，他只有除去你這顆眼中釘，才能夠繼續開烟館、吸人血！」

「白縣長，看來我們不能再慢慢查了，必須展開行動，給他們重重的一擊，解除對你的威脅，才能放手辦事！」蕭原也提出他的看法。

「好，你們立刻展開行動，盡快將兇手揪出來！」白棟樑下了決心。「希望你們從那些烟館主事人的身上，查到一些綫索！」

「是！」蕭原與呂振榮應了一聲，接道：「白縣長，若沒有甚麼事，我們想回偵緝隊去查問那些吸血鬼。」

白棟樑點點頭。

兩人於是離開縣府，返回偵緝隊。

* * *

鎗擊白棟樑的兇手並沒有捉到。

由於當時的場面太混亂了，保安隊根本發覺不到那一個是兇手，因此無法捉到兇手，大概那個兇手乘亂逃了。

受傷的人頗多，都是在奔逃時被推撞跌倒，踐踏受傷的。

空地上，留下不少鞋子。

本來，保安隊想將那些鬧事後奔逃不及，被抓起來的人關起來，白棟樑下令全部放他們走，不加追究。

受傷的，他還吩咐軍醫替他們療治。

白棟樑這一着，是以德服人。

他明白到，一味施威壓人，只會令民衆懾服，不會令民衆心服，只有施以恩德，才能令到民衆心服。

他既然要在該縣大展抱負，那便要令到民衆心服，得到民衆的擁護，才能大展抱負。

他這一着的收效很快，第二天，縣城內的民衆在談論昨天發生的「烟民」鬧事的事情時，紛紛稱讚白棟樑是一個好縣長，並表示擁護禁烟。

黃昏時分，那伙紳商父老到縣府探望白棟樑的傷勢。

白棟樑在會客室會見他們。

他知道，這伙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來探望他的傷勢，那不過是一個藉口，實則另有目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那伙紳商父老慰問過白棟樑後，由梁本善開口，道出他們的眞正來意。

「縣長大人，我們聽聞午後有一羣民衆，為了禁烟的事，聚集在縣府前，反對禁烟……這表明，禁烟可能不符合本縣之縣情，為了避免激起民變，我們不揣冒昧，希望縣長大人能夠順應民情，暫時收回禁烟令，請縣長大人三思。」

其他的人也紛紛附和。

白棟樑冷冷一笑，掃了那幾個腦滿腸肥的傢伙一眼，義正詞嚴地道：「各位，你們大概誤聽謠言了，聚集在縣府前鬧事的都是烟鬼，其中有一小撮是別有用心的煽動者，那一小撮人極有可能是受人指使的！他們不要禁烟，那不過是被人利用，只代表了他們那些人的要求，事實上，縣裏絕大部份的民衆，是贊成禁烟的，你們有沒有人看到，當時圍觀的民衆是高叫禁烟的？圍觀民衆的人數，比那些鬧事的人多數倍，這是一個証明！」頓一下，繼續說下去。「禁烟乃是中央政府下的法令，全國上下皆要執行，那一個地方也不能例外！中央政府之所以要禁烟，是因為看到自滿清以來，國人由於抽大烟，不但無心生產，還弄到國力日弱，以至有被洋人稱為病夫之恥，這是國恥！若不禁烟，國家無法振興，也就無法洗脫加於我們身上的恥辱，國家將會淪亡！你們是讀書人，你們應該知道：國之不存，家焉安立？難道你們甘心做國奴？」

說到這裏，他激動地揮動手臂，嚴厲地掃視着那幾個紳商父老。

那幾個傢伙垂下頭，其中有兩個的臉上露出愧色。

「本人希望，為了國家民族，不要只顧一己之利，要為國家民族、地方上的民衆出點力，做點好事！」白棟樑言詞激昂。「各位有那一個，仍反對禁烟的？」

梁本善等人慌忙道：「縣長大人，我們並不是反對禁烟……我們不過憂慮……會激起民變……出於一番好意，才冒昧進言，其實，我們都是贊成禁烟的！」

「既然你們都贊成禁烟，而你們又是地方上有頭面的紳商，我希望你們帶頭表態，公開表示擁護禁烟，並勸喩那些鬧事的人不要受人煽動，相信你們一定不會推却吧？」

「怎會，怎會，一定，一定……」幾個傢伙連聲說。

白棟樑知道他們是言不由衷，他們不過是被他的話套住，不得不那樣說。

「能夠得到你們大力支持，本人相信，禁烟運動，一定可以成功。」白棟樑的臉上露出笑意。「我希望，今後不會再發生有人聚衆鬧事那種事情！」

「縣長大人，我們一定會盡力勸喩民衆，推行禁烟。」一個紅光滿臉的中年紳商說。

白棟樑記得，那個中年紳商名叫胡祖光。

「好，希望你們言行一致。若沒有甚麼事，請。」白棟樑做了一個送客的手勢。

幾個紳商互望一眼，站起來，朝白棟樑哈腰點頭。「縣長大人，打擾了，請好好休息，告辭。」

白棟樑將幾個紳商送出會客室。

送走那幾個紳商，白棟樑長長地吐了口氣。

他覺得，雖然挨了一鎗，也是值得的。

因為，他已勝了第一仗。

* * *

晚上，蕭原與呂振榮往縣府內的縣長公館，去見白棟樑。

白棟樑招呼兩人坐下，急不及待地問道：「兩位，有收穫麼？」

蕭、呂知道白棟樑指的是今日查問那些烟館主事人的事，兩人齊聲說道：「大有收穫！」

「這就好了！」白棟樑興奮地道：「請說來聽聽。」

「振榮兄，你說吧。」蕭原對呂振榮說。

呂振榮也不推讓，說道：「我們查出，二十三間烟館中，有十六間是幾個紳商開的，他們才是眞正的後台老闆！那十六個主事人只不過是表面上的老闆。其餘七間，那七個主事人便是眞正的老闆。」

「有那幾個紳商父老？」白棟樑問。

「梁本善、崔百林、趙立德、朱天壽、林長江、江萬利六個人！」呂振榮道：「這六個傢伙在縣城內有不少生意，他們居然還暗中經營烟館，眞是為富不仁，貪得無厭！」

「振榮兄，世間上多的是見錢眼開的無良之人，」蕭原道：「他們會有報應的！」

「今天黃昏時，來勸說我順從民意的八個人之中，原來有六個在暗中經營烟館，怪不得他們先是想收買我，繼之又勸說我，只怕今日那些鬧事的人，也是他們煽動的！」

「一定是！」呂振榮肯定地道：「禁烟，只有他們不願意，令到他們無利

可圖，他們當然不想禁烟！」

「白縣長，有點可以肯定的是，前任林縣長的被殺，是因爲禁烟，據幾個烟館老闆說，在林縣長被殺之前，崔百林曾分別要他們出五十個大洋，說是用來作林縣長撤職的經費，換一個准許開烟館的人接任縣長，那七個老闆各自拿出五十大洋，給崔百林做經費。」蕭原道：「直到林縣長被殺，他們才知道那筆錢，是要來買兇殺林縣長的！」頓一下，又道：「他們都很後悔出錢，但事已至此，他們只好不吭聲，他們都惹不起殺死一縣之長的罪名，何況林縣長一死，他們馬上可以重新經營烟館，獲利不少，他們也就懶得去質問崔百林！」

「這是兩條重要的破案綫索！」白棟樑興奮得雙眼閃光。「我相信其餘五個紳商，一定有份參與其事！」

「要是一下子鏟除掉那六個吸血鬼，其餘的紳商父老一定不敢再說甚麼，白縣長，你可以大展抱負了。」呂振榮高興地道。

「能夠鏟除那股勢力，今後辦事，應該會很順利。」白棟樑道：「蕭原兄、振榮兄，謝謝你們，要不是你們相助，那有這麼快便破案！」

「白縣長，別這麼說，我們不敢當。」蕭原道：「我與振榮兄特來請示，要不要馬上去將崔百林抓回來？」

白棟樑想了一下，說道：「本來是應該馬上去將崔百林抓回來的，不過，恐怕這會打草驚蛇，其餘五個傢伙會聞風而遁……可是，若不馬上去抓崔百林，又恐他得到風聲，漏夜逃遁……一時間，很難拿主意。」接着抬頭看了蕭、呂兩人一眼：「兩位有甚麼好主意？」

呂振榮眨眨眼，望向蕭原。

蕭原想了一下，開口道：「白縣長我們可以一面派人去抓崔百林，另一方面，派人去請梁本善五人到縣府就說有急事請他們去商議，那不是兩面都兼顧到了麼？」

「好主意！」白棟樑輕輕搥了一下桌面，「就這麼辦！」

「白縣長，我帶人去抓崔百林。」蕭原站起身。

「好。」白棟樑點點頭。

「那我去請那五個傢伙。」呂振榮也站起來。

白棟樑亦站起來：「蕭原兄、振榮兄，辛苦你們了。」

兩人道：「應該的。」

＊　＊　＊

蕭原帶着兩個隊員，趕到崔家。

崔家大屋就在南大街的盡頭，面向着大街。

從崔家那座大屋子看來，崔家應該很富有。

崔家的大門已關起來。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八時多，那時候的人都習慣早睡早起，其實，極有可能是照明的關係，因爲那時候點的都是油燈，火水燈還不普遍，有錢的人家才用得起，爲了省油，普通的人家自然早睡了。

而大街上的店舖，十家有八家已關了門，街上冷冷清清的。

蕭原示意一個隊員拍門。

那個隊員舉手拍門，很快，大門打開來，一個漢子出現在門內，看了三人一眼，有點驚疑地道：「長官……甚麼事？」

由於那兩個偵緝隊員穿着軍裝，所以，那個漢子一眼便認出他們的身份。

這個時候，隊上的人找上門來，一定不會是好事。那是那個漢子的直覺。

「我是偵緝隊的蕭隊長，來請你家主人崔百林回隊部說話。」

那漢子眼中頓時閃過一抹驚色。

「蕭……隊長，老爺……犯了甚麼事？他不在家啊！」

「囉嗦甚麼？」一個隊員不耐煩地道：「崔百林不在家？快叫他出來！」

那個漢子是崔家的長工，被那個隊員一喝，怯怯地道：「長官，老爺眞的不在家，他在吃晚飯之前接到一張便柬，就連晚飯也不吃，便出外去了，這時候還未回來。」

「我們要進去看一下。」蕭原道：「你帶我們進去。」

那個漢子不敢不從，讓開一點，讓蕭原三人進去。

崔家確是很大，進門後，走過一個前院，才來到前廳，那漢子請三人在前廳上坐下。

蕭原却沒有坐：「我們是來抓人的，我們要搜查一下屋子，看看崔百林是否眞的不在！」

那漢子爲難地道：「長官，請你們稍等一下，待我進去請太太出來見你們，好麼？」

蕭原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吧。」

那漢子馬上急步往裏面走去。

未幾，一個婦人跟着那漢子走出來，滿臉驚惶地對蕭原道：「長官，百林犯了甚麼事，你們要抓他回隊部？」

蕭原道：「暫時不便對你說，崔百林到底在不在家？」

那個婦人叫寃道：「百林做生意一向奉公守法，從來沒有犯過事，你們爲何要抓他？」

「妳吵嚷甚麼？再嚷，連妳也拉回隊部！」一個隊員沒好氣地喝道。

崔百林的太太嚇得馬上噤聲。

「崔百林到底在不在？」蕭原問道。

「他在吃晚飯前收到一張書柬，便出外去了，還未回來。」那婦人說的與那個漢子一樣。

「崔太太，我們要搜查一下。」蕭原說完，對兩個隊員示意到裏面去搜查。

崔太太大概知道攔阻不了，沒有反對。

蕭原與兩個隊員查遍崔家每一個角落，都找不到崔百林。

蕭原對崔太太道：「妳知道他到甚麼地方去麼？」

「好像是南門大街的那家漢記飯店。」崔太太想了一下，不敢肯定地說。

「那張柬帖是誰送來的？」蕭原問。

崔太太搖頭：「百林沒有對我說看完那張柬帖後，百林神色變得有點緊張，只對我說有要緊事去與人見面，便匆匆走了。」

「那妳怎知道他是去南門大街的漢記飯店？」

「他在看那張柬帖時，不自覺喃喃地說出來，我聽到的。」崔太太道：「當時我聽到漢記飯店四個字，但我聽得不大清楚，不敢肯定有沒有聽錯。」

「那張柬帖呢？」

「他看完後，隨手放入衣袋內便出門了。」

「將柬帖送來的是甚麼人？」

「一個小孩子。」這一次，是那個開門讓他們進來的漢子說話。

「認得那個小孩子麼？」

「不認得。」那漢子道：「瞧他穿得又破又髒，可能是個乞兒。」

「千明，你留在這裏，若崔百林回來，馬上帶他回隊部。」蕭原對一個隊員說：「我與王燦到漢記飯店看看。」

說完，蕭原與那個名叫王燦的隊員離開崔家，趕往漢記飯店。

＊　＊　＊

所有的紳商父老，陸續被請到縣府。

待被請的「客人」都到齊後，白棟樑才到會客室見他們。

看到白棟樑走入會客室，所有的紳商父老都站起來，向白棟樑彎腰行禮。

其中有幾個人顯得惴惴不安。

那幾個人就是梁本善、江萬利、林長江、趙立德、朱天壽幾人。

白棟樑掃了那些人一眼，輕哼了一聲，說道：「各位，本人今晚漏夜請你們來，是有一件緊要的事對大家說。」

那些紳商父老都看着白棟樑。

白棟樑目光烱烱地掃了他們一眼，才又說下去。「偵緝隊在今日的禁烟行動中，查出本縣開設的二十三間烟館中，有十六間另有後台老闆，那幾個人，就在各位之中，本來，只要他們今後不再開設烟館，合力支持禁烟行動，本人打算既往不究的，但本人懷疑，今日午後聚集在縣府前鬧事的人，是有人在暗中煽動的，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本人還査出，前任林縣長之被殺，可能與你們當中的人有關連！因爲崔百林曾向其他七間烟館的老闆籌集了一筆運動林縣長倒台的經費，結果，林縣長被殺！本人懷疑



白縣長與蕭原等人到林中查看崔百林自殺現場。

那筆錢實際是用來買兇殺林縣長的！」

重重地說完後面那句話後，白棟樑住口不再說下去，嚴厲地看着那些神色驚變的紳商父老。

梁本善、朱天壽等五個人垂下頭來。

其他的紳商父老竊竊低議起來。

「縣長大人，到底那幾個是十六間烟館的後台老闆？」高德望首先開口問。

「就是他們五個！」白棟樑伸手指着滿臉慌惶、低下頭的梁本善、江萬利、趙立德等五個人。

很巧，五個人不約而同地站在一起。

「原來縣裏大部份的烟館，是你們開的！」高德望驚詫地看着梁、趙、江、林、朱五人。

五個人的頭垂得更低。

「眞想不到縣裏大部份的烟館，是梁翁你們五個人開的，怪不得這麼起勁反對禁烟！」其他的幾個紳商父老，紛紛指責梁本善五人。

「那是坑害人的生意，甚麼生意不好做，做這種生意！」

「本縣民生凋蔽，就是拜大烟之賜，我就算餓死，也不做這種無天良的生意！」

「本善老弟，我若是知道你開設烟館，說甚麼也不會答應跟你們到縣府向縣長大人請願的，我好後悔，被你們騙了！」高德望氣憤地指着梁本善五人。

「梁翁、趙翁、林翁、江翁、朱翁，你們自己說，有沒有參與殺害前任林縣長的陰謀！」白棟樑嚴厲地瞪着梁本善五人。

梁本善五人渾身抖震了一下，不敢抬起頭來，一會，梁本善才閃縮地道：「沒有，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那……全是崔百林的主意。」

趙、朱、江、林四人亦紛紛否認與林縣長被殺的事有關。

白棟樑冷笑一聲：「梁翁，你若不知道，怎知道那是崔百林的主意？」

梁本善頓時啞口無言。

「快從實說出來！」白棟樑厲聲道。

梁本善閃縮了一下：「我……確是知道那回事，崔百林曾邀我參與……我沒有答應他……我怕萬一不成功，便會坐牢，甚至連累妻兒。」

趙、江、林、朱四人也紛紛承認知道那件事，像梁本善一樣說關係重大，沒有答應崔百林。

看來，趙、朱、江、林四人是看梁本善怎麼說，他們亦怎麼說。

絕無疑問，梁本善是五人中的「馬首」。

由於沒有確實的証據，白棟樑不能一口確定梁本善五人有份參與殺害林縣長的陰謀。

「梁翁，你們剛才為何一口否認知情？」

「我……害怕……捲入那件事中……那是殺頭的罪名……我才會……那麼說。」

趙、江、林、朱四人連聲說與梁本善所顧慮的一樣，才會那麼說。

白棟樑一時間奈何他們不得。

現在，他只好等蕭原帶崔百林回來，才能判定梁本善五人所說的是否實話。

所有的人都到齊了，獨缺一個崔百林未到，白棟樑心知必是有甚麼意外，要不，蕭原不會在這個時候還未將崔百林帶回來的。

他不希望崔百林有甚麼意外，要不，林展堂被殺一案便不能一下子偵破，因為崔百林是「林案」的關鍵人物，他是唯一知道內情的人。

他心裏很焦急。

「縣長大人，若沒有甚麼事，我想告辭……」高德望鼓起勇氣對白棟樑說。

白棟樑一時間想不出藉口留下高德望等人，想了一下才道：「高翁，請你們坐一會，本人已派了偵緝隊的蕭隊長到崔家，抓崔百林回來。本人想你們親耳聽聽崔百林的招供，各位不會沒有那份興趣吧？」

高德望與其他幾個沒有沾上大烟生意的紳商互相望了一眼，才說道：「怎會沒有興趣？縣長大人，我們就等一會吧。」

白棟樑低聲吩咐一個勤務兵到外面去看一下，蕭原是否已回來。

那個勤務兵快步走出會客室，一會，急急走回來，低聲對白棟樑說了幾句話。

白棟樑臉色微變，幸好燈光不怎麼明亮，高德望等人看不到。

「各位，本人有點事，要出去一會，請各位坐着等等，本人很快便回來。」白棟樑向高德望等人說完，匆匆走出會客室。

那個勤務兵替高德望等人重新斟茶。

*　*　*

白棟樑匆匆走入辦公室，一眼便看到蕭原站着，急不迭開口道：「蕭原兄，甚麼事？」

他口裏那麼問，心裏已感到有點不好。

蕭原吁口氣：「白縣長，我們找不到崔百林。」

「甚麼？」白棟樑雖然早有所料，仍然不免有點驚急：「崔百林跑了？」

蕭原抓抓頭髮，說道：「有可能，不過，也有可能躲了起來。」一頓又道：「他是在晚飯前接到一張柬帖，立刻離家外出的，而那張柬帖是由一個乞兒送到崔家的，聽崔太太說，崔百林好像是去南門大街的漢記飯店，我立刻趕去那裏，找不到崔百林，但却從一個伙記的口中打聽到，在晚飯時份，崔百林確曾到過飯店，與一個漢子喝了兩杯酒，並沒有吃飯，便結賬離去。」

「那個伙記可認識那個漢子？」白棟樑着急地問。

「不認識。」蕭原搖搖頭：「那個伙記甚至看不清楚那個漢子的樣貌，因為那個漢子一直戴着一頂像禮帽般的草帽，只看到那漢子身材頗高大。」

「那個漢子會不會向崔百林通風報訊？」白棟樑一副着急的樣子：「崔百林聞訊後，馬上逃走？」

「有可能。」蕭原道：「我已留下一個隊員在崔家。在趕回來後，亦吩咐隊上的弟兄分成四個小隊，在全城搜尋崔百林，振榮兄亦已帶了人趕出城外，搜尋崔百林的下落及截查所有的人。」

「一定要找到崔百林！」白棟樑焦灼地道：「他是唯一偵破林縣長被殺一案的線索，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

「白縣長，你放心吧，我們一定找到崔百林的！」蕭原握着拳頭道：「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會將他抓回來！」

「嗯，有甚麼消息，立刻告訴我！」白棟樑拍拍蕭原的肩頭：「我先回會客室打發那些老傢伙走。」

說完，匆匆走回會客室。

*　*　*

送走那些紳商父老，白棟樑立刻到辦公室找蕭原，看看可有崔百林的消息。

由於沒有確實的證據，確定梁本善五人參與買兇殺害林縣長的陰謀，所以，白棟樑只好放他們走了。

走入辦公室內，蕭原已不在，白棟樑正想走出外面，找人問問蕭原去了那裏，蕭原卻一頭走進來。

「白縣長，搜尋的弟兄已發現了崔百林……」蕭原急疾地說。

「在那裏？」白棟樑興奮地問：「抓住他了麼？」

蕭原透一口氣：「崔百林死了。」

「死了？怎麼死的？」白棟樑一聽，有如兜頭淋了一盆冷水。

「上吊死的。」蕭原道：「我要趕去看看。」

「死了？連唯一的線索也斷了！」白棟樑有點洩氣地道：「死了，還有甚麼好看？」

「我想看一下，他是否眞的是吊死的！」蕭原道。

「你是說，崔百林有可能是被人殺死的？」白棟樑精神一振。

蕭原點點頭。

「嗯，我與你去看看！」白棟樑精神抖擻：「在甚麼地方？」

「就在南門左邊不遠的一棵樹上。」蕭原猶豫地看着白棟樑：「白縣長，天色晚了，你還是不要去吧。」

白棟樑却堅持要去：「沒關係，來了幾天，也還未到過外面去逛，正好出去走走。」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由他。

*　*　*

蕭原與白棟樑趕到崔百林上吊的地方——南門左邊約十多丈遠靠近城牆腳下的一棵大樹下，吊死樹上的崔百林仍未放下來。

樹下，站滿了偵緝隊的弟兄。

屍體是蘇和那一隊人發現的。

他們那一隊人，負責搜索這一片地方。

蘇和看到蕭原與白縣長來到，忙迎上去，立正敬禮。「縣長，蕭隊長！」

白棟樑朝蘇和點點頭，算是還禮。

蕭原道：「蘇和，叫人將屍體放下來。」

蘇和馬上吩咐兩個隊員，將吊死在樹上的屍體放下來。

「誰發現屍體的？」蕭原問。

蘇和道：「余志安那個班。」

「確定是崔百林？」

「我看得清清楚楚，確是崔百林。」蘇和肯定地道：「在他的衣袋內，搜到一封遺書。」

「拿來讓我看看！」白棟樑馬上道。

蘇和從衣袋內拿出一張摺疊好的信紙，遞給白棟樑。

白棟樑的勤務兵立刻打亮手電筒，照着那張信紙，好讓白棟樑看得清楚。

這時，兩個隊員已將樹上吊着的屍體放下來，蕭原便先去查看那屍體。

蕭原手上也帶着一支手電筒，走到那具條屍體前，蹲下來，開亮手電筒，往屍體的臉上照射。

白亮的電筒光照射下，清楚地讓人看到那屍體的樣貌。

雖然屍體的臉容很恐怖——瞪眼張口吐舌，蕭原却一點也不驚怕，死人，他看得太多了，他早已痲木了，所以並不覺得恐怖。他一眼便認出，死者確是崔百林。

黑夜中，那死樣確是恐怖，有兩個膽小的隊員不敢看，走開去。

蕭原却若無其事，仔細地檢查死者的頭部。

他是要查看一下，死者的頭部是否有傷口。

頭部沒有任何損傷。

蕭原接着動手解開套在死者頸脖上的繩子。

繩子一解開，蕭原便看到，屍體頸脖上有兩道紫黑的勒痕。

兩道勒痕一上一下，距離很接近，幾乎看不出來，蕭原將屍體翻轉，發現下面那條勒痕是平着繞到頸後，連接在一起的，但上面的那條勒痕在前面是看不出異樣的，在後面却有分別——頸後的勒痕好明顯，是斜向上繞，在髮脚處繞接，與下面那條勒痕相距約一寸左右。

有經驗的人一眼便看出，那是破綻之所在。

對於這方面，蕭原可謂經驗豐富。

憑他的經驗，他斷定崔百林是被人先勒暈或是勒死，才套上繩圈，吊在樹上，弄成是自殺而死的假象。

下面那條勒痕就是證明——那是被繩索自後緊勒弄出來的，要不，不會那麼平齊的，亦不會有兩條勒痕。

這一點破綻，若不是有經驗及細心的人，是不易察覺的。

「蕭原兄，怎麼樣？」白棟樑看完那封遺書，走到蕭原的身邊。

蕭原抬起頭：「白縣長，崔百林並不是自己上吊死的。」

「你是說，他是被殺死的？」白棟樑蹲下來：「你從他身上查出證據？」

蕭原點點頭，伸手指着死者頸後的兩道勒痕：「白縣長，破綻就在這裏，要是自己上吊死的，頸上不可能有兩道勒痕，你也知道，一個人將頸脖套入繩圈內，往下一吊的時候，由於往下墮的關係，勒痕是自前面向後斜向上的，上面那道斜向上的勒痕正是上吊後弄出來的，但下面那一條却是平平地向後繞的，根據我的經驗，只有被人自後用繩索猛勒，才會出現那樣的勒痕，這足以證明，崔百林是先被人用繩冷不防勒暈或是勒死，才被吊到樹上，弄成是自殺的樣子。」

白棟樑邊在蕭原的指點下細看，邊連連點頭：「蕭原兄，若是我，一定不會注意到這一點，要不是你指點，我根本看不出那是兩道不同的勒痕。」白棟樑佩服地道。一頓又道：「他既然不是自殺死的，他身上的那一封遺書，也是假的了。」

蕭原點點頭：「他既然不是自己上吊死的，那封遺書一定是別人放在他身上的。」接問道：「那封遺書上寫些甚麼？」

白棟樑將手上的那封遺書遞給蕭原：「你看一下，他在遺書上說，因爲買兇殺林縣長的事已敗露，他自知難逃一死，爲免累及妻兒，只好一死了之，要他的家人好好料理他的身後事。」

蕭原很快便看完那封「遺書」。上面寫的與白棟樑說的一樣。

蕭原將那封「遺書」還給白棟樑：「白縣長，殺死崔百林的人可謂處心積慮，連遺書也給他準備好，看來，他們想我們相信，崔百林確是自殺死的，而且將殺害林縣長的罪名全攬到自己身上，目的是要我們以爲，崔百林已死，案件亦破了，我們便不會繼續追查下去。」

白棟樑點頭：「對，這叫棄車保帥，這一招確實是高明，可惜却被你找出破綻，要不，那些人便可以逍遙法外。」

跟着他皺起眉頭：「蕭原兄，崔百林是『林案』的唯一知道內情的人，如今他死了，我們怎查下去？」

蕭原沉吟道：「崔百林被殺，線索已斷，確是很難查下去……不過……仍然有辦法查下去的……我們回去再慢慢商議。」說時，偷偷對白棟樑打了個眼色。

白棟樑會意地點點頭：「嗯，夜深了，有甚麼事，回去再說。」

蕭原剛才那麼說，是恐怕有人將消息洩漏出去，令到殺死崔百林的兇手有所警惕提防。

蕭原站起來，對蘇和道：「收隊回去，派人到崔家，叫他們來收屍。」

「是！」蘇和答應一聲，馬上吩咐一個士兵趕去崔家，並集合隊伍。

事故迭生　案情漸明

「蕭原兄，快說說你的辦法。」才在辦公室內坐下來，白棟樑便急不及待地對蕭原說。

呂振榮已接報，帶隊回到縣府，亦坐在辦公室之內。

之前，蕭原已將發現崔百林不是自殺，而是被殺，及他與白棟樑的看法說了一遍。

呂振榮聽完蕭原的話，總算對崔百林的死有一個了解，不至一頭霧水。

本來，蕭原顧慮白棟樑手臂受了傷，要他早點休息，白棟樑却不肯，蕭原拗不過他，只好答應他夤夜商議。

蕭原略爲想一下，說道：「白縣長，振榮兄，雖然唯一的線索已斷，但仍然可以查下去的……我們可以一方面放出消息，說是查到線索，一方面派人去找梁本善等五人中的一個來說話，造成一種令兇手以爲我們已查出其中那一個與林縣長被殺案有關連的錯覺，他們一定會大爲緊張，極可能會再次採取滅口手法，而我們則一直暗中派人監視其中那一個人，只要對方採取殺人滅口的行動，我們就有機會再找到線索。」

白、呂兩人聽完蕭原的話，呂振榮首先開口道：「蕭原兄，你這個主意很好，一定可以奏效的。」

白棟樑亦連連點頭道：「好主意，就這麼辦。」不過，他馬上又道：「蕭原兄，你準備找那一個人？」

「對梁本善五人，我認識並不多，白縣長，你來決定吧。」蕭原瞧着白棟樑：「我敢肯定，梁本善五人一定有參與殺害林展堂的陰謀，其他的七個烟館老闆都有湊錢，那五個傢伙不會沒有的，我甚至懷疑，崔百林的被殺，是那五個傢伙出的主意，死一個崔百林，却保住五個，這個算盤打得响。」

白棟樑頷首道：「我也不相信梁本善五人沒有參與殺害林縣長的陰謀，之前，我與他們在會客室見面時，最初，他們顯得頗驚慌不安，後來看見崔百林遲遲沒有出現，大概知道兇手已得手，崔百林不可能指證他們，他們開始鎮定下來，一口否認有參與殺

死林縣長的兇手，依我觀察所得，梁本善是五人之首。」頓一下，接又道：「我對這五個人也沒有多少認識，但我認爲，梁本善這個人很奸狡深沉，不要向他下手，可以選其他四個的其中一個。」

呂振榮接口道：「既然白縣長這麼說，我們就選其他四個的其中一個。」

蕭、呂兩人都瞧着白棟樑，由他決定。

白棟樑想了一下，道：「就選林長江吧，這個人，我看他比其他三個更怕事，說不定可以從他口中查到線索。」

「好，就決定找林長江！」蕭、呂兩人同聲道。

「派誰監視他？」呂振榮問。

蕭原馬上道：「我去監視他，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一定要成功，若再出差錯，他們一定會警覺，必定會沉住氣，那時，我們就會束手無策。」

「蕭原兄，憑你的經驗與身手，確是最佳人選。」呂振榮道：「不過，一個人很難全面兼顧的，別忘了我的身手也不錯，加多我一個吧！」

蕭原搖頭道：「振榮兄，你的責任是保護白縣長，這個責任很重要，昨日既然有人向白縣長開槍，說不定那些人仍會對白縣長採取行動，所以你要留在白縣長身邊，我會找一個人協助我……我會叫黃國忠協助我的。」

「黃國忠很機靈，身手也不錯，有他協助你，我就放心了。」呂振榮道：「蕭原兄，一切小心啊！」

蕭原含笑點點頭。

白棟樑也道：「蕭原兄，辛苦你了。」

蕭原忙道：「爲了破案，就算辛苦，也是值得的。」

「嗯，夜深了，就這樣決定吧，明天依計行事。」白棟樑打了個呵欠，拿出袋錶了看一眼：「咦，原來已經是凌晨二點多了，該睡覺了。」

＊　＊　＊

翌日，蕭原派人放出消息——昨晚在崔百林的身上，找到一些線索。

午後，白棟樑派人去叫林長江到縣府問話。

林長江顯得惶恐不安。

白棟樑單刀直入道：「林翁，昨晚我們找到崔百林的屍體，表面上，他是自己上吊死的，實則，我們查出，他是被人勒暈或是勒死後，吊到樹上的，姑勿論怎樣，他是被人殺死滅口的，我們從他的身上找到一些證據，證明你有份參與殺害林縣長的陰謀！」

林長江臉色大變，顫聲道：「崔百林……誣陷我……我根本……沒有參與，他胡說……」

「你不用抵賴了，若是爽快供認，罪名不會很重！」白棟樑厲聲道。

林長江一張臉又青又白：「白縣長……我確實沒有份……殺頭這種犯法的事，我根本不敢做，白縣長，崔百林真不是人，死了也要拖我下水，您不要相信。」

白棟樑一直看着林長江：「林翁，單憑你一面之詞，我很難相信你的啊！」

林長江急巴巴地道：「白縣長，你一定要相信，我與他在生意上曾有爭執，他可能懷恨在心……死也要……拖我下水，想害死我。」

白棟樑定定地看了他好一會，突然道：「好，我相信你！」

林長江一聽，驚喜若狂：「白縣長，謝謝你，謝謝你相信我是清白的。」

「好了，我送你出去。」白棟樑眼中，閃過一抹不易察覺的異光。

林長江連聲說：「請縣長大人留步，我自己出去好了。」

但白棟樑堅持要送他出去，並與他手拉着手，狀甚親熱。

送出縣府大門外，白棟樑仍不停步，繼續往前走，林長江又連聲道：「縣長大人請留步，請留步。」

白棟樑却沒有留步，反而伸手搭着林長江的肩頭，笑嘻嘻地道：「林翁，本人在辦公室內坐得太久，正好借這個機會走動一下，你別心裏不好意思，其實我們都是人，是平等的。」

林長江雖然誠惶誠恐，但也受寵若驚，不笑也要擠出笑容來，看上去，兩人似乎言笑晏晏。

「縣長大人，實在不敢當……」

白棟樑臉上笑意盈盈，一直將林長江送到縣府對面的大街口，才停下來，並伸手握住林長江的手：「林翁，今日的事，請你別放在心上。」

林長江連聲道：「怎會，怎會，我可要感謝縣長大人相信我是無辜的。」

「不送了，慢走。」白棟樑握着林長江的手搖了搖，才放開手。

林長江朝白棟樑彎腰行了個禮：「縣長大人，請回。」才轉身往前走。

白棟樑沒却有馬上往回走，還朝前走了幾步，向扭頭回望的林長江揮手。

林長江只好又停下來，轉身朝白棟樑哈哈腰，才繼續往前走。

白棟樑看着林長江走遠，才轉身走回縣府。

跟在他身後的兩個勤務兵，一直注意着附近的動靜，提防有人向白棟樑放冷槍。

他們當然看到，也有不少人看到白、林兩人的「親熱」情形。

白棟樑當然亦看到，他心裏很高興、很滿意自己演出的這齣戲。

＊　＊　＊

林長江回到家中，驚魂稍定，暗自慶幸自己得以平安返家，一杯茶未喝完，一個下人匆匆走入來，送上一張柬帖。

那柬帖是密封的。

接過柬帖，林長江抬眼看着那個下人：「誰送來的？」

「一個陌生的漢子。」那下人道。

「他有說是甚麼人要他送來的麼？」林長江狐疑地道。

「那個人說，老爺看過柬帖，便會知道。」

「嗯，沒事了，你出去吧。」林長江說完便低下頭，拆開那張柬帖。

那個下人答應一聲，轉身走出廳外。

林長江看完那封柬帖後，嘴唇嗡動一下，却沒有說出聲來，一把將柬帖放入衣袋內，站起來，匆匆往外走。

＊　＊　＊

林長江匆匆來到城西脚下的一間小廟的後面。

小廟後面，是一個不大的桃園。園內的桃樹疏疏落落，樹上結滿了青青的桃子，今日的天氣頗熱。

原來，這時候已是七月天。

那座小廟供奉的是送子娘娘，雖然沒有廟祝，香火却鼎盛。

林長江走入桃林，左張右望，看樣子是在找人。

林子內靜悄悄的，很靜。

驀地，一棵桃樹後，閃出一個漢子來。

那漢子穿一身土色竹紗唐裝衫褲，頭上戴着一頂像禮帽般的草帽，壓得頗低，敎人只能夠看到他的下面一截臉孔。

林長江乍然看到那個漢子閃現出來，嚇了一跳，張口欲叫。

那個漢子即時沉聲道：「林長江，別叫！」

林長江頓時將到口的話咽住，驚疑地打量着那人：「你……是誰？」

那漢子壓着聲音道：「我是約你來這裏相見的人，派來見你的！你不用驚怕。」

「你是——」

林長江話才出口，便被那人將他的話截斷：「他們叫我來問問你，你今日到縣府，有甚麼事？」

林長江驚疑之色未退：「他們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他們只想知道，你與白楝樑說了些甚麼話。」

林長江「哦」了一聲，不滿地道：「他們懷疑我出賣他們？」

「別多心。」那人沉聲道：「他們只想知道，你們說些甚麼話。」

「白縣長叫我到縣府，是因爲他懷疑我有份參與殺死林縣長……並說在崔百林的身上找到證據……」林長江顯得有點生氣：「我一口否認……我怎會蠢到自己找死，後來，他相信了我，如此而已。」

「白楝樑既然有證據在手，怎會輕易相信你的否認？」那漢子冷冷地道。

林長江呆了一呆，才急急的道：「我不知道，或許他根本就沒有證據，想嚇唬我，令我心虛之下，承認有份，我怎會上他的當。他見嚇不倒我，只好作罷，他總不能硬要我認罪的，他奈何不了我，只好相信。」

「眞的？」那漢子寒聲道。

「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林長江生氣地道：「隨便你怎麼說。」

「有人看到白楝樑拉着你的手，一路與你笑說着，直送到你到縣府外對面的大街口，你與他似乎好親熱啊！」那漢子冷笑一聲：「白楝樑爲何對你那麼親熱？」

「這……」林長江一時間無詞以對，呆了一會，才着急地道：「他硬要拉着我的手，堅持要送我出去，我怎能拒絕，他是縣長，是官，我能夠不領情麼……如此而已，他們太多心了。」

「不是我們多心，是你的舉動敎人懷疑！」那漢子冷沉地道。

「你們這是無中生有，要懷疑我，我也沒有辦法！」林長江賭氣地道：「你回去告訴他們，他們要怎麼想，那便怎麼想好了！」

說完，他欲離去。

「你若是沒有說甚麼，那是最好不過。」那漢子道：「你走吧。」

林長江嘴唇嗡動，欲言又止，看了那漢子一眼，轉身離去。

才走了不到五步，那漢子驀地一揚手，一道閃光疾射向林長江的後背。

林長江毫無所覺。

待到他驚覺的時候，那道閃光已射入林長江的背上！

一下槍聲就在那刹那響起。

那道射在林長江背上的閃光，應聲橫飛出去。

林長江驚叫一聲，往前一跟，跌倒下去。

那個漢子嘴角泛起的一抹陰笑，刹那凝住，繼之像受驚的兔子般，猛往樹後閃去。

一下槍聲即時響起。

那個漢子身形一歪，往下跌。

「別跑，我們是偵緝隊的人！」一聲疾喝即時響起，同時間，一條人影自左邊約十多丈外的一棵桃樹飛後撲出來。

緊接着，又有一條人影從另外一棵桃樹後撲奔出來。

「砰砰砰！」倒在地上的那個漢子上身微挺，手上赫然多了一支駁殼槍，朝第一條撲出來的人影連開三槍。

那條人影立刻斜撲到一棵樹後。

「老黃，掩護我！」第一條人影疾喝聲中，已從樹後閃出來，彎着身往前疾竄。

聽聲音，那人原來是蕭原。

被他叫做「老黃」的，不用說，就是黃國忠。

他們兩個負責暗中監視林長江這塊「餌」的。

果然釣到魚。

不知是否大魚。

不過，不管是大魚小魚，都算有收穫。

那個漢子在開槍後竄起來，拐着

脚，往林深處竄去。

黃國忠半跪在地上，連續向那個逃竄的漢子開槍射擊。

那個漢子被逼得撲到一棵樹下，開槍還擊。

蕭原藉着那些桃樹的遮擋，左閃右躍的，往前奔去，一點也不顧危險。

有兩次，槍彈就在他頭側身邊不遠的地方掠射過，發出「嘯嘯」之聲。

黃國忠一個勁開槍射擊，總算將那漢子壓住。

那漢子眼見蕭原已追近大半距離，慌不迭又往前竄逃。

蕭原忽然站住，瞄準那漢子飛竄的身形，開了一槍。

那漢子應聲撲跌在地上。

蕭原的槍法果然厲害。

那個漢子撲跌在地上，掙扎着想站起來，却不成功。

「老黃，你看一下林長江，那個傢伙交給我！」蕭原邊叫邊往前奔去。

那個漢子雖然倒地不起，蕭原仍很小心，藉着那些樹木，迅地往前奔去。

他撲到距那漢子倒下的地方約丈外停下來，小心地察看那漢子的動靜。

「將手上的槍丟過來，要不，我再開槍！」蕭原疾喝。

地上那傢伙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又看了一會，見地上的人仍未有動靜，這才小心地慢慢從樹後走出來，一步一步往前走。

他要提防那漢子詐死，對他開槍射擊。

那個漢子斜斜地趴在地上，仍無動靜。

他終於走到那個漢子的前面。

就在那刹間那漢子身形猛地一動，烏黑的槍咀，他的左手下斜伸起來，向着蕭原。

兩下槍聲幾乎是同時間響起，但仔細分辨，却聽出其實是有先後之分的。

地上那個漢子手上的手槍彈飛開去，槍管凹折。

原來，蕭原比那個漢子先那麼一霎開槍。

——槍彈先那麼一點點，射在那漢子手上的槍管上。

正是快那麼一點點，蕭原才能夠倖免被那漢子開槍射中。

那漢子渾身震動了一下，整個人震駭得僵住，睜大一雙眼，驚恐地望着蕭原手上的槍咀。

原來，蕭原的槍咀正指着他的頭臉！

蕭原冷厲地直視着那個漢子，握槍的手紋風不動。

那漢子的睫毛顫動了一下，頭一歪，癱瘓下去。

蕭原從身上拿出一個手銬，將那漢子的雙手反扣起來。

跟着，他走向黃國忠那邊。

黃國忠已將倒在地上的林長江扶起來，拖到一棵樹下，讓他倚靠在一棵樹邊。

「老黃，他怎麼樣？」蕭原問正在弄醒林長江的黃國忠。

黃國忠抬起頭。「老蕭，他死不了，背上被飛刀劃出一道血痕來，嚇暈了。」跟着又讚道：「老蕭，我眞佩服你的槍法，神乎其技！要不是你那一槍及時將那把飛刀射飛，這傢伙早已是一個死人！」

原來，剛才射入林長江背上的閃光，是一把飛刀，要不是蕭原在那刹間，一槍將飛刀射擊得橫飛出去，飛刀已疾射入林長江的背上，插入體內，不死才怪。

那漢子的飛刀確是高明。

不過，蕭原的槍法更是奇準無比。

「他要是死了，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又失敗了。」蕭原吐口氣，「他沒有死，眞是謝天謝地，這一次，相信他一定肯如實供認。」

「老蕭，待我弄醒他。」黃國忠說完，伸手去摑林長江的臉頰。

蕭原伸手拉住他，「算了，將他弄回去，再弄醒他吧，省得他大呼小叫。」跟着又道：「你扛起他，我去扛起那傢伙。」說完，轉身走回那個漢子躺着的地方。

＊　＊　＊

聽說捉到一個欲殺死林長江的兇手，白楝樑很高興，跑到偵緝隊部，看過那個漢子後，滿有興趣地要看蕭原怎樣訊問林長江。

他要親耳聽到林長江的招供。

林長江已被弄醒，背上的傷亦已敷藥包紮好，坐在訊問室內。

他的雙手並沒有被銬着。

蕭原認爲不需要，同時，也可讓林長江感到，他們對他並不太嚴厲，這對要他招供有幫助。

蕭原開門見山，對林長江陳說利害。「林長江，你已親身經歷過一次死亡的滋味，相信你不想再試一次吧？事實已擺在你的眼前，他們要殺你，殺你滅口！你在桃林中與那個何勝——要殺你的人說的話，我們已聽到，你再不能抵賴！不過，你若是堅持不肯說，我不會逼你的，而且會立刻放你走，但我要告訴你，我們不會再暗中保護你，只怕你才走出這個大門口，便會被冷槍射殺！」

林長江一張臉煞白，身子不停地顫抖着，也不知是害怕，還是背上的傷口痛的關係。

「林長江，你說與不說，他們也不會放過你，因爲他們根本不相信你沒有說，那你爲何還要替他們守口如瓶？你說了，還有一條生路，你不是主謀，罪名不會太重，不會判死罪的，不過關幾年罷了，你不說，那就死定了，說不定還會累及妻兒，你自己

想清楚吧。」白棟樑一直看着林長江。

林長江明顯地震動了一下，嘴唇直哆嗦，終於吐出聲音來。「白縣長，我……說出來……眞的不會被判重罪？」

白棟樑認眞地點點頭。「我騙你幹麼？若是你將所知道的一切說出來，還可以將功抵罪，減輕你的罪名！」

「那我說，我會說出來。」林長江急促地道。

蕭原示意那個文書準備記錄林長江的供詞。

舔舔嘴唇，林長江說道：「買兇殺林縣長的主謀是梁本善，是他出頭勸說我們聯合起來，對付林縣長的，除了梁本善和我之外，還有趙立德、江萬利、朱天壽、崔百林四個人。最初，我與朱天壽、江萬利不大贊成買兇殺林縣長的，但梁本善、趙立德與崔百林却極力主張，並說除了這個辦法之外，根本無別的辦法可以趕走林縣長，我們三個拗不過他們，只好同意。」

「兇手是誰？」蕭原問。

「我不知道。」林長江鎭定了一點。「所有的事，都由梁本善與崔百林負責，兇手也是兩人請回來的，我們根本不知道兇手是什麼人。」歇口氣，又道：「除了那七個老闆每人湊了五十個大洋外，我們六個人每人湊一百個大洋，作爲買兇殺林縣長的費用。而整件事情，都是他與崔百林一手策劃的，因爲兩人開的烟館最多，梁本善開了四間，崔百林亦開了四間！若禁烟，他們損失就最多！」

「昨日聚在縣府前叫囂的人羣，是你們煽動的？」蕭原問。

林長江點了點頭。「是梁本善的主意，禁烟令一出，他馬上派人請我們幾個到他家，商量對策，他提出煽動那些大烟鬼到縣府鬧事，迫……縣長大人撤銷禁烟令，我與崔百林幾個自然同意。」

「在人羣中開冷槍的那個是什麼人？」蕭原跟着問。「亦是你們的主意吧？」

林長江急忙搖搖頭。「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梁本善並沒有說，不信，可以問問江萬利與朱天壽、趙立德三個，我猜，那是梁本善暗中安排的，我不知道那個開冷槍的人是誰。」

蕭原看一眼白棟樑。「白縣長，你還有什麼要問的？」

白棟樑想一下，點點頭，接問道：「是誰供應你們大烟土？」

「一個叫賴祥的烟販子。」林長江道：「全縣所有烟館的大烟土，都是他供應的。」接又道：「他與梁本善最稔熟，聽說還有點親戚關係。」

「他住在那裏？」蕭原問。

「他不是縣城人，在縣城沒有固定的住處，每一次將大烟土運來，都是住在梁本善的家中，將貨賣掉後，很快便會離去。」

「你可以形容他的身形樣貌麼？」

林長江舔舔嘴唇，說道：「賴祥是個大塊頭，比一般人高出一個頭，細眉細眼的……但却有一個獅子鼻，三十多四十歲的人，嘴上却一根鬍子也沒有，皮膚不怎麼粗糙，就是這麼一個看上去有點滑稽的人。」

蕭原又看一眼白棟樑。

白棟樑明白他的意思，搖搖頭。

蕭原於是吩咐立在門外的一個士兵，將林長江押出去。

待林長江被押走後，白棟樑吐口氣，興奮地道：「蕭原兄，這一次，總算破了林縣長被殺這件案子了。」

蕭原點點頭，沉吟道：「白縣長……我懷疑梁本善暗中勾結土匪！」

白棟樑一聽，吃驚道：「梁本善膽敢勾結土匪？」

蕭原慢慢道：「極有可能……我看得出捉回來的那個傢伙，就是一個土匪！」

「梁本善若是勾結土匪，那就非同小可了！」白棟樑緊張地道：「要是眞的，單是這一條罪，就可以判他死刑！」

蕭原道：「要不是亡命之徒，有誰膽敢槍殺一個縣長？」

白棟樑不由點點頭。「是啊，尋常的人就算再兇悍，也不敢動官府的啊！」跟着伸手一拍蕭原的肩頭。「老蕭，我們馬上去審問那個傢伙，不就知道麼？」

白棟樑不知不覺間，改口稱呼蕭原做「老蕭」，這大概表示他已將蕭原看作朋友，並不是上司與下屬的關係。

蕭原對於別人對他的稱呼一向都無所謂，所以，他不介意白棟樑稱呼他「老蕭」。

蕭原點點頭。「好，我也很想知道那傢伙是什麼來歷！」

＊　＊　＊

兩人才走出室外，一眼便看到一個士兵急促地快步走來，蕭原從那個士兵的神色，看出必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忙疾聲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士兵喘口氣，急聲道：「報告蕭隊長，那個關在第一間關押室內的……兇徒，自殺死了！」

蕭原與白棟樑一聽，大吃一驚，急急問道：「什麼？他自殺死了？」

那個士兵點點頭。「一頭撞死的，我看過了，已經沒了氣！」

蕭原不等那士兵說完，已急急向囚室那邊走去。

白棟樑幾乎要小跑，才跟得上蕭原。

來到關押那兇徒的囚室前，那裏已站着好幾個偵緝隊隊員，看到蕭、白兩人來到，忙不迭讓開。

兩人一起走入囚室內，一眼便看到岑一新彎下腰，察看地上那個一頭血漿的傢伙。

看到蕭、白兩人走進來，岑一新

忙挺直身子。「蕭隊長，縣長。」

蕭原朝他點點頭。「這傢伙咽了氣？」

岑一新點點頭。「頭顱爆裂，還能夠活着才怪。」

「是誰發現的？」蕭原走近那屍體。

白棟樑却沒有走近去，就站在門口。

他似乎很怕見到血，特別是紅白飛濺，那確是教人觸目驚心。

「彭才。」岑一新道：「他負責看守這傢伙，他在外面聽到響起一下撞擊聲，忙走到門前，從門上那個小窗口往內望，赫然看到那傢伙倒在墻脚下，頭上滿是鮮血腦漿，馬上跑出來向我報告。」

蕭原蹲下來，察看那傢伙的情形。

他一眼便看出，那傢伙早已氣絕身亡，他是想看一下，那傢伙身上是否還有別的傷痕。

他心裏有一絲懷疑：那個傢伙撞墻後，可能沒有立刻斷氣，而是有人暗中動了手脚，將他弄死的。

查看過那人的全身，除了兩處槍傷外，沒有新的傷痕。

蕭原站起來，吁口氣，對站在身邊的岑一新道：「叫人將他抬出去埋了。」

岑一新答應一聲，走出門外，吩咐一個隊員去叫仵工來，抬走那具屍體。

蕭原走到白棟樑的身邊。「眞想不到那傢伙會自殺！不過，只要捉到梁本善，仍然可以知道他是什麼人！」

白棟樑道：「老蕭，你說得對，那兇徒果然是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居然寧死也不招供！」

蕭原吐口氣，道：「他這樣做，是知道免不了一死，所以，他才選擇早死不如遲死這一着，免得受苦！」

「眞可恨！」白棟樑氣得罵道。

「白縣長，走吧。」蕭原說着，走出囚室。「那個傢伙死了並不可惜，最重要捉到梁本善這個傢伙！」

「對！」白棟樑精神一振。「老蕭，快派人去捉拿梁本善！」

蕭原道：「我要親自去捉他！」

「老蕭，別太辛苦。」白棟樑拍拍蕭原的肩頭。「捉拿梁本善等人，派部下去便成。」

蕭原却搖搖頭。「梁本善這個人不簡單，我不放心別人去捉拿他，我要親自去，趙立德、朱天壽、江萬利三人就由他們去捉拿。」

白棟樑也覺得，梁本善這個人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决不能讓他走脫，蕭原親自去捉拿他，他感到比較放心，因此，他不再說什麼。

蕭原馬上吩咐岑一新。「岑一新，馬上帶領部下，去將趙立德、朱天壽、江萬利抓回來！」

岑一新應一聲，馬上去召集部下。

蕭原却只帶了兩個衛兵，先一步去抓梁本善。

白棟樑返回縣府。

＊　＊　＊

蕭原帶着兩個衛兵，闖入梁家。

他恐怕會被梁本善聞風先遁，所以不理會梁家下人的攔阻。

梁家的房宅比林宅還要大，由此可見，梁家比林家還要富有。

那個下人當然不敢攔阻蕭原三人，但却一直跟在三人後面。

蕭原一直往裏闖，從前廳、客廳一直走向內廳。

那些僕婦下人看到三人兇神惡煞的，身上帶着槍，都不敢吭聲，只是驚恐地看着三人。

才走入內廳，一眼便看到有幾個女人坐着在說話，蕭原喝問：「梁本善在家麼？」

那幾個女人聞聲抬眼往蕭原三人望去，看到三人帶着槍，氣勢洶洶，嚇得一陣慌亂，有一個婦人甚至還尖叫起來。

當中一個年近五十的婦人站起來，驚慌地道：「你……們是……隊上的長官？」

何廣成（其中一個衛兵）喝道：「我們是偵緝隊的，這位是咱們蕭隊長，快叫梁本善出來！」

那婦人着慌地道：「長官，找本善有什麼事？」

「別囉嗦，快叫他出來！」何廣成疾喝。

「他不……在家。」那婦人抖着聲道。

「妳是什麼人？」蕭原問。

「我……是他女人。」那婦人道：「本善犯了什麼事？」

「砍頭的大罪！」另一個衛兵蘇添沒好氣地說。

那個婦人頓時臉色大變，其他幾個婦人亦大驚失色。

「快叫梁本善出來，要不，我們只好搜！」何廣成道。

那婦人渾身抖顫，張口哭叫起來：「本善……一向安份守己……不做犯法的事，他……不會做出砍頭的……犯法事啊。」

其他幾個女人也哭喊起來。

蕭原知道無法與這幾個女人說得清楚的，於是對兩個衛兵道：「別理會她們，馬上到房間裏面去搜！」

兩個衛兵答應一聲，立即往房間裏面衝去。

蕭原亦加入搜索。

結果却找不到梁本善。

蕭原大爲着急，也就對梁本善的老婆不再客氣。「梁太太，快說你老公去了那裏，要不，我將你們全家大小拉到隊部關起來！」

這時候，梁家大小都已被驚動，慌亂得很。

梁太太慌作一團，哭着說：「他在

午前便外出，並沒有回來吃午飯，我……平日……不管他的事……不知他去了那裏。」

「他會不會去店鋪？」

「平常，他早上去幾間店鋪走一轉後，便回來歇一歇，然後吃午飯……他今早已到店鋪去過，回來後不久，又匆匆出去。」梁太太眼淚鼻涕直流。「他……有沒有再到店鋪去，……我就……不知道……」

蕭原道：「他為什麼匆匆忙忙又出外？」

「聽說……有人來找他……他跟那個人一起外出的。」梁太太捏捏鼻子。

「那個來找他的人是誰？」蕭原急問。

「不知道。」梁太太搖搖頭。

「誰見到那個人？」蕭原問。

「是……阿財。」梁太太已沒有剛才那麼驚慌。

蕭原扭頭對何廣成道：「阿成，到外面去，叫阿財進來！」

何廣成答應一聲，急急往外面走去。

很快，何廣成便帶了一個年約五十歲的男人走進來。「蕭隊長，他就是阿財。」何廣成伸手指一下那個男人。

蕭原上下打量一眼阿財，問道：「財伯，你在梁家做了多少年？」

財伯眨眨眼，怯怯地道：「長官，我在這裏做了足足三十年有多。」

「嗯。」蕭原點點頭。「他們待你好麼？」

阿財瞥一眼梁太太，為難地道：「長官，叫我……怎麼說……不怎麼好也不壞吧，算是過得去。」

「財伯，午前是否有一個人來找梁本善？」蕭原一直瞧着阿財。

阿財點點頭。「是，是我帶他去見老爺的。」

「你認識那個人麼？」

阿財搖搖頭。「那個人是第一次來找老爺，我不認識他。」

「那個人是什麼樣子的？」

「很結實，皮膚比一般人黑，有你那麼高，大約二十多歲三十不到……嗯，我記起了，他的一雙眉毛又粗又短，就像一條毛虫那樣。」

「他怎樣稱呼梁本善？」

「叫老爺梁先生。」

「梁本善怎樣稱呼他？」

「我聽不到。」阿財道：「老爺立刻叫我出去……我看得出，老爺與那人是認識的。」

聽他說話，知道阿財是一個老實人。

蕭原想了一下，揮手道：「財伯，沒事了，你出去吧。」

阿財朝蕭原躬躬腰，才退出外面。

蕭原轉對在抹淚的梁太太道：「梁太太，你聽着，你老公犯了殺人罪，若他回來，馬上叫他到偵緝隊去自首，或是派人去通知我們！知道麼？」

梁太太又哭叫起來。「本善連鷄也不敢殺，他怎會殺人啊？長官，你們不要……大概弄錯吧？」

何廣成怒喝道：「弄錯？不怕對你實說，梁本善是謀殺前任林縣長的元兇！殺官，那不但是死罪，說不定還會抄家！罪及妻兒！」

梁太太與那幾個女人一聽，頓時呼天搶地，哭叫起來。

原來那幾個女人之中，有三個是梁本善的小老婆，其他的是親戚。

蕭原不想耳朵受罪，馬上帶了兩個衛兵往外走。

離開梁家，他立刻吩咐何廣成兩人暗中在梁家附近監視，看看梁家有什麼動靜，若發現梁本善偷偷潛回家，馬上派一個趕回隊部報告，另一個則仍然留在梁家附近監視。

然後，他便獨自一人趕回偵緝隊，看看有什麼消息。

原來，他在趕來梁家抓人之前，已命令蘇和那一小隊分成幾批，分別到梁家所開的店鋪去搜查。

* * *

趕回隊部，負責去抓趙、江、朱三人的岑一新馬上向蕭原報告。「報告蕭隊長，趙立德、朱天壽、江萬利三人已抓回來，關押在囚室內。」

「嗯！」蕭原點點頭。「第三小隊回來了麼？」

岑一新回道：「報告蕭隊長，第三小隊還未回來。」

第三小隊就是蘇和那一個小隊，負責到梁本善所開的幾家店鋪搜查的那個小隊。

原來，偵緝隊分成三個小隊，每個小隊有三個班，算起來也有近百人。

蕭原道：「若蘇和回來，叫他馬上來見我！」說完，往隊長室走去。

在椅子上坐下來，長長地吐口氣，蕭原從身上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點燃了，抽起來。

噴出一口烟，雙眼定定地望着那圈圈飄散開來的烟霧，腦袋亦在轉着。

對於抽烟，蕭原並沒有什麼癮，所以他很少抽烟，偶爾才會抽一根，若遇上煩惱事，他也會抽，所以，他身上很多時都袋着一包香烟，有時候，一包烟會袋十天半個月。

如今，蕭原正在思索着，那當然要提提神，好讓腦筋靈活一點。

他在思想着，梁本善是逃了，還是仍在縣城內。

那個去找梁本善的人到底是什麼人，是否去通風報訊，梁本善與那個人逃了？

很快，他便打斷了自己的思想，從椅子上跳起來，往關押犯人的地方走去。

他想盤問一下趙、朱、江三人，希望能夠從三人的口中，問出一些可能找到梁本善的綫索。

他很有信心可以捉拿到梁本善。

因為呂振榮在一大清早，便派出大部份的保安隊員，在城內外各個主要的路口通道設立了哨崗，梁本善要逃出城外，恐怕不容易。

他猜測，梁本善極有可能仍躲藏在城內。

才走到囚室那邊，驀地，外面有陣激烈的槍聲響起。

蕭原心頭一震，急忙轉身往外奔，同時喝叫：「第二小隊，快跟我出去！」

第二小隊的隊員紛紛抓起槍往外跑。

亦有一些在前面的自衛隊隊員聽到槍聲後，知道外面發生了事情，立刻往外衝出去。

槍聲持續了一會後沉寂下來，待到蕭原衝出隊部，槍聲已完全停止，但却有驚呼聲響起。

槍聲是從縣府前面傳來的。

驚呼聲與喧鬧聲亦是。

蕭原心頭又跳動了一下，加快脚步往那邊奔去。

他隱隱猜到，極有可能是白楝樑發生了什麼事。

他看到有士兵奔跑向縣府前面約十丈遠的一棵大樹下。

那是一棵高大的柏樹。

柏樹下躺着兩個人。

縣府前面圍着一堆人，全是士兵及縣府內的人。

蕭原心頭又跳動了一下，飛一樣奔到人堆前，喝道：「發生了什麼事？」

站在人堆外面的幾個士兵扭頭看到蕭原，忙急聲道：「蕭隊長，白縣長遭到匪徒的襲擊……」

蕭原不等那個士兵說完，已衝入人堆內。

看到是蕭原，圍着的人紛紛讓開，蕭原很快便衝到前面。

人堆當中，有幾個人躺在地上，其中有兩個人正在手忙脚亂地替一個身上有三處流血的人敷藥包紮，蕭原一眼便認出那個躺在地上的人，正是白楝樑！

他立刻一步搶前去，疾聲問：「白縣長怎樣了？」

「白縣長被槍傷三處，幸好都不是要害，亦沒有傷及筋骨，但却昏了過去。」一個人抬頭認出是蕭原，忙對他說。

蕭原也認出，那個人是守衛縣府的兩個排的其中一個排長，姓周的。

蕭原聽周排長那麼說，一顆心才放下來。

「先別替他包紮，快將縣長抬入裏面，才療治不遲！」蕭原看到那麼多人圍着，對受傷昏迷的人不怎麼好，那會影响傷者的呼吸暢順，因為人多，自然令到空氣混濁，有可能令到昏迷的人因而窒息！

立刻有幾個人抬起白楝樑，抬入縣府內。

另外，還有兩個受傷的士兵亦被抬入縣府裏面。

但是，地上却躺着五個士兵，都已死了，身上要害的地方都有傷口及血跡，不用說，他們是被行兇的匪徒槍殺的。

「周排長，到底是怎麼回事？」蕭原拉着周排長問。

周排長呼口氣，說道：「據一個受輕傷的士兵說，縣長才走出大門外，走不了幾步，從那棵大樹上跳下兩個匪徒，一邊開槍，一邊不要命地衝過來，那兩個匪徒都是雙手握槍，狂掃猛射，猝不及防之下，走在前面的兩個士兵首當其衝，中槍倒下，跟着，白縣長亦身中三槍，跌倒下去，走在另一邊的兩個衛兵亦受傷，但仍奮不顧身地向那兩個匪徒開槍射擊，守在大門前的兩個士兵亦飛快地向那兩個傢伙射擊，而一直躲在縣府兩邊的士兵亦開槍射擊，結果，那兩個匪徒被射殺，我們亦死了五個士兵！」

周排長說到這裏，呼口氣，罵道：「他媽的，我從未見過那麼猖狂，不要命的匪徒！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是不怕死的！」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周排長，世間上什麼樣的人也有，你見識多了，就不會感到驚奇。」

說完，他走向倒在大樹前不遠處地上的那兩個匪徒，看看那兩個究竟是什麼人。

看守着那兩具屍體的幾個士兵中，有人大聲咒駡，亦有人向屍體吐唾沫，更有人踢那兩具屍體解恨！

蕭原走到第一具屍體前面，看到那個匪徒的身上最少中了三槍，歪着嘴巴，瞪着眼，樣子醜惡，兩隻手仍緊緊地握着兩支快慢機——一種可以連發的手槍！

他仔細地瞧了那個匪徒一會，才扭頭問一個站在旁邊的士兵，「你看得出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

那士兵看一眼屍體。「他們不像是本地人。」

「有搜過他的身上麼？」蕭原又問。

「沒有。」那個士兵搖搖頭。

蕭原於是蹲下來，動手去搜查那屍體。

搜遍了屍體的全身，只是搜出兩個彈匣、一把很短的尖刀、幾個大洋，沒有別的了。

蕭原將那些東西交給那個士兵，走向第二具屍體。

第二具屍體身上起碼中了五槍，與第一具屍體是脚對脚的，大概他眼見勢色不對，想逃走，却被亂槍射殺！

屍體是伏在地上的。

蕭原用脚將那具屍體推轉，目光落在那張轉過來的臉孔。那是一張滿臉于思的臉孔，嘴巴張開，露出一口

黃牙，粗眉大眼的，樣子雖然沒有第一個那麼醜惡，但却比第一個要兇。

同樣，蕭原從那滿臉于思的屍體身上，搜不到什麼能夠判斷其身份的物件，只搜到一些尋常的物品。

蕭原吩咐那幾個士兵，將兩具屍體抬到縣府墻下放着，然後走向縣府。

而街口那邊早已擠滿了人，指點談論着。

＊　＊　＊

走入白棟樑的卧室，只見兩個軍醫仍在替躺在床上的白棟樑療治傷口。

蕭原只好站在門邊看着。

他雙眼看着床邊，心裏却在想着事情，一雙眉頭皺攏着。

他從那兩個兇徒居然雙手握槍射擊，悍不畏死，想到兩個兇徒不可能是尋常的「殺手」，他認爲梁本善不可能僱請到這樣的「殺手」，他懷疑梁本善的背後，有一個隱藏着的幕後人物，而這個人物，才是操縱指使那兩個兇徒的主子，那個企圖殺死林長江不果而撞死在囚室內的兇徒，極有可能是與那兩個被射殺的兇徒是一伙的！

他隱隱感到主使那兩個兇徒的人，是一個很不好對付的人物。

也不知想了多久，他聽到白棟樑叫他，「老蕭，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蕭原才霍然從沉思中醒過來，這才發覺兩個軍醫已替白棟樑療治完槍傷，正在收拾藥箱，而白棟樑已醒過來。

看樣子，白棟樑的傷勢不太重。因爲他的臉色雖然頗蒼白，精神却不錯，雙眼仍然有神。

蕭原忙走到床前，關切地問道：「白縣長，你覺得怎樣？」

白棟樑居然還能笑得出來。「傷口有點痛，其他的沒有什麼，感覺很好，聽劉軍醫說，有兩處只是擦傷了皮肉，只有腰側的傷口厲害一點，被射穿了，幸好我依你的主意，在身上要害的地方綁上牛皮鑲鐵皮，才沒有一命嗚呼，原來，一顆子彈射在我前胸上，子彈射穿鐵皮及第一層牛皮，嵌在第二塊牛皮內，差一點點，便穿透第二塊牛皮，鑽入皮肉內。若沒有那層防彈甲，那顆子彈肯定射入我的前胸內！」說到這裏，他停下來喘了兩口氣，又說下去。「身上綁着那種防彈甲，硬綳綳的，又重又熱，很不好受，不過，想到它救了我一命，受點罪也是值得的。老蕭，眞虧你想出這個主意，謝謝你。」白棟樑說完這番話，喘了幾次氣。

蕭原忙道：「白縣長，你受了傷，身體虛弱，不要再說話了。」但他跟着問：「你外出，是要到那裏去？」

話剛出口，他才省覺那麼問，豈不是要白棟樑說話答他？忙又道：「白縣長，你不要說了，待你恢復過來……」

白棟樑立刻打斷蕭原的說話：「老蕭，你看不到麼，我精神很好，雖然有點喘氣，不礙事的。」頓一下，喘口氣，又道：「我在這裏，不見你來告訴我是否已抓到了梁本善，忍耐不住，便想去隊部看看，那知道便出事了，那兩個兇徒好猖狂，他們不顧生死的向我衝過來，絕無疑問是要殺死我，當時眞是驚心動魄……不怕對你說，我從來沒有那麼驚怕過，差點暈倒，那一霎間，我沒有昏暈過去，如今想想，眞是奇蹟！」

白棟樑很興奮。

蕭原恐怕他再說下去，便會支持不住，忙道：「白縣長，你好好休息一下，我晚上再來看你。」

白棟樑一把抓住蕭原的左手：「別走，我還有話問你。」

蕭原被他抓着，走不得，只好道：「甚麼事請快說，你要答應我，我答了你那句話後，你不准再問下去。」

白棟樑點點頭。蕭原才道：「你問吧！」

「捉到梁本善麼？」白棟樑兩眼直瞧着蕭原。

蕭原搖搖頭：「暫時仍未捉到他。」

白棟樑着急地道：「一定要捉到他……」

蕭原忙截斷他的話：「白縣長，你放心，好好休息，我向你保証，一定會捉到他。」

說完站起身，走出室外。

＊　＊　＊

蕭原回到隊部，蘇和向他報告：「蕭隊長，我們搜遍梁本善所開的幾間店鋪，都不見他的踪影。」

蕭原揮揮手：「蘇和，你那個小隊休息一會後，馬上到城中各處搜尋梁本善的下落。」

蘇和答應一聲。

蕭原想了一下，大步往關押趙、朱、江三人的囚室走去。

他先走入關押趙立德的囚室。

趙立德頹喪地坐在那張窄窄的木板床上，全身微微顫抖。

可以看出，他內心很驚慌。

大概他知道，有可能會被判死罪，心中自不免驚慌恐懼。

聽到鐵門打開聲，他有如一隻受驚的兔子般，幾乎從床上跳起來，霍然扭頭望向門口。

一眼看到蕭原走進來，他才頹然垂下頭。

蕭原走到他的身邊，看到他的一個身子直抖，不由搖搖頭道：「既然那麼怕，當初爲何有膽參予殺害林縣長的陰謀？如今東窗事發才驚怕，太遲了。」

趙立德抖得更厲害。

驀地，他一下子跪在蕭原脚下的地上，連叩幾個頭，咬着嘴唇道：「蕭……隊……長，求……你放過我，我……我可以給你錢……全部的財

產……都給你，只要你……放我，我不想死……啊！」話未說完，像一隻狗般，癱倒在蕭原脚下。

蕭原最討厭這種沒骨頭的人，厭惡地退後一步，喝道：「站起來。」

趙立德癱在地上嗚咽了一會，才爬起來，坐回床上。

「趙立德，我可以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蕭原一句話未說完，趙立德像一個遇溺的人突然抓住一塊救命的木板般，猛地撲在蕭原的脚前，伸手摟住蕭原的雙脚：「蕭隊長，是眞的？你不騙我？只要不被判死刑，你說吧，我甚麼也應承你。」

蕭原沒好氣地道：「快起來，坐回床上再說。」

趙立德立刻爬起來，坐回床上。

「你聽着，你想贖罪，便要老老實實地將知道的事情，全部說出來，特別是關於梁本善的。」

趙立德急不迭道：「我說，我全部說。」

蕭原不再說話，瞧着他，聽他說。

趙立德想了一會，才開口道：「整件事情都是梁本善的主意，是他帶頭的，買兇殺林縣長，也是他的主意，那兩個兇手是他找回來的，我只湊了錢，其他的都不知道。」

蕭原聽他那麼說，心裏冷笑一聲：「這傢伙不但貪生怕死，更會替自己減輕罪名。」

看他不再說下去，便厲聲道：「你知道的，就這麼多？」

趙立德渾身震抖了一下，急急道：「不，不，還有，我聽崔百林說，那兩個兇徒是梁本善從外地請回來的，酬勞是一千個大洋。」

「那兩個兇手你見過麼？」

「沒有，」趙立德道：「我聽崔百林說，連他也沒有見過那兩個兇徒，只有梁本善一個人見過。」

「梁本善在城內，有秘密的住處麼？」

趙立德大搖其頭：「我不知道，崔百林與他來往最密，他可能會知道，可惜他死了。」不自禁地打了個冷戰。

「你不知道他與甚麼人來往麼？」

「不大清楚，」趙立德道：「我與他並不深交，爲了利益才跟他一起。」

「你好好地想一想，他有甚麼地方可以躲藏？」

趙立德猛地雙眼一睜：「你們捉不到他？唉，主謀的捉不到，却捉到我們幾個疑犯……」

「住口！」蕭原怒喝一聲：「好好想一下！」

趙立德驚震了一下，馬上閉上嘴巴。

囚室內，一下子靜下來。

趙立德不停地眨眼，轉動眼珠，大概在努力地思索。

忽然，他一拍大腿：「我想起一個地方了！」

蕭原冷冷地道：「甚麼地方？快說！」

趙立德舐舐嘴唇，說道：「我記起崔百林曾經對我說過，梁本善不知怎的，勾上了城東那座白蓮庵的女住持，不時往庵裏鑽，崔百林千叮萬囑，叫我不要對別人說，當時我與他喝得幾乎醉倒，說起女人，一時口快說出來，他馬上要我發誓，不要對別人說，我幾乎忘記了。」

話才說完，又急急道：「蕭隊長，我說出了梁本善的秘密，是否可以減輕我的罪名？」

蕭原看他一眼，冷冷地道：「若是在那裏找到梁本善，可以減輕你的罪名。」

說完，不再理會趙立德，走出囚室。

跟着，他先後到另外兩間囚室去查問朱天壽與江萬利。

從兩人的口中都問不出甚麼。

安排陷阱　捕捉惡虎

蕭原帶着何錦全那個小隊，悄悄地將白蓮庵包圍起來。

接着，他與兩個隊員走到庵門前。

這時候已是晚上八時多，白蓮庵已關上大門。

來到門前，蕭原三人隱隱聽到裏面傳出做晚課的唸經聲。

蕭原示意一個隊員拍門。

那個隊員舉手輕輕拍門。

「誰呀？」裏面響起一個女子的問話聲。

「我呀！」那個隊員捏着聲說：「我媽叫我送米來酬謝神恩。」聲音怪怪的。

蕭原與另外一個隊員幾乎忍不住笑出來。

「送米來？怎不早點送來啊？」裏面的女子有點懷疑。

「我媽才病癒，沒有氣力送來，我剛回家，阿媽要我夤夜送來的。」

裏面的女子遲疑了一下，才道：「好吧！」跟着，庵門打開來。

那個隊員早已得到蕭原的暗示，開才打開，馬上一步搶進去，伸手一把捂住那個將庵門打開的道姑！

那個道姑在冷不防之下，那裏叫得出聲來，只是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嚇得連掙扎的力氣也沒有。

那個道姑很年輕，大約二十歲不到。

蕭原與另一個隊員飛快地閃身搶入庵內，一眼便瞥到在神堂內，有一個道姑正跪在蒲團上唸經。

蕭原與那個隊員，躡足疾走入神堂內。

那個道姑背向着外面，又垂首唸經，所以沒有察覺兩人搶入神堂內。

待到那個道姑驚覺的時候，已被

那個隊員自後捂住她的嘴巴，並壓着聲音警告她不要掙扎，表明自己是偵緝隊的。

那個道姑冷不防被人自背後將嘴巴捂住，嚇得幾乎暈倒過去，那裏還有氣力掙扎。

蕭原直瞧着那個道姑，壓着聲道：「別張聲，也別怕，我們有事要找住持，妳是不是住持？」

那個道姑被捂住嘴巴，說不出話，只好搖搖頭。

蕭原也看出這個道姑不可能是住持，因爲她的年紀太輕了——看樣子不過十五六歲。

「住持在那裏？」蕭原問：「妳用手示意便成。」

道姑眨眨眼，伸手往神堂後面指指。

原來，這間庵堂的地方不大，分前後兩進，前面是神堂，後面那部份大概是庵內道姑的居所。

蕭原朝那個士兵打了個手勢，示意他留在原處繼續看守那個道姑，跟着便躡足向裏面走去。

他在庵外時已將匣子鎗握在手中。

穿過一幅布幔，便是庵堂後面的那一部份。

那裏面很靜。

蕭原打量了一眼，發覺這裏面頗大，貼着神堂的，是一個不大，也不算小的廳堂，之後才是道姑的住處。

從廳堂走進去，是兩排相對的房間，兩面各有四間，中間是通道。

他貼着每一間的房門傾聽，却聽不到每個房間內有甚麼動靜。

憑他的經驗，他聽出那八個房間內都沒有人。

兩排房間的後面，又是一個小小的客廳，之後，又是一個較大的房間。

蕭原估計，那是住持的房間。

他躡足穿過那個廳堂，掩到房門前，傾耳靜聽。

他聽到房間內有一陣急速的呼吸聲及女子的呻吟聲，以及床板的吱吱聲。

他的一顆心沒來由地劇跳起來。

房內的聲響，稍有常識的男子也聽得出，那是男女正在銷魂時，弄出來的。

任何正常的男子在聽到那些聲響，都會血脈賁張、心跳加速的。

那是每一個正常男子的反應。

蕭原是一個正常的男子，而且正當壯年，所以，他也不例外。

房內那個正在銷魂的男人，極有可能就是梁本善。

蕭原本想立刻撞門衝進去的，但想到裏面那雙男女正在赤條條的做着那回事，未免尷尬，猶豫了一下，決定還是待裏面那雙男女做完那回事後，才衝入去。

房內那雙男女仍在激烈地上演着「妖精打架」的大戰，發出的聲浪時高時低，蕭原聽在耳中，心裏像油煎火燒一樣，那種感受，無法形容。

他禁不住在心裏暗罵一聲：「好一對狗男女，也不怕褻瀆了出家人清靜之地。」

他聽得全身像火一樣發熱。

驀地，外面接連響起幾下鎗聲。

房內的異動亦一下子停了下來，跟着有一把女聲驚惶地道：「外面怎會響起鎗聲的？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吧？」

接着是一把急促且濁的男人聲音：「妳躺着，待我出去看一下。」

那把女聲很媚，喘着氣道：「小心啊，從後門出去，別要被那兩個妹頭看到啊！」

「我知道了。」那男聲話落，跟着是跳下床的聲音。

蕭原一直按捺着，沒有衝進去，因爲他已聽出，房內那把男聲，正是梁本善的聲音。

直到聽到穿衣聲，他才猛地抬頭，奮力將房門揣開，衝進去。

房內那雙男女，立時發出一聲驚叫。

一頭衝入房內，蕭原一眼瞥到，床前的地上，站着一個下體赤裸的男人，上面一隻衣袖已穿上，另一隻衣袖剛好穿上，那樣子很狼狽，同時亦無法動得了，床上那個女人赤條條地露出一身白肉，大概驚呆了，仰躺着，直到蕭原衝入房內，疾喝一聲：「不要動！」才猛地發出一聲尖叫，縮起雙腳，雙手掩着胸脯。

梁本善張着口，駭然瞪着蕭原。

蕭原手上的鎗直指着梁本善，厲喝道：「快穿上褲子。」

梁本善抖索着，轉身去拿放在床前一張欖子上的褲子。

外面的鎗聲接連響了一會，這時已停下來。

驀地，床上那個女子倏地發出一聲尖叫。

蕭原心頭一跳，立刻斜撲落地上。

「砰砰」兩下鎗聲乍然響起，子彈在蕭原的身邊急嘯掠過。

蕭原在斜撲落地上的剎那，已瞥到左邊的房壁有半截身影閃現，在即將撲落地上的剎那，他的身子疾向左擰，握鎗的右手自左脅下穿出，朝房門口連開四五鎗。

房門外立時響起一聲嚎叫，接着是一個人跌落地上的聲音。

蕭原隨即撲落地上，一下子翻滾到墻脚下，同時疾喝一聲：「梁本善、別動！」

梁本善却不理會蕭原的喝叫，仍然撲向床頭那邊。

蕭原不敢怠慢，朝梁本善的脚步開了一鎗。

梁本善全身一震，猛然跌倒下去，發出一聲痛叫。

床上的那個女子全身縮成一團，抖個不停。

蕭原跳起身來，手上的鎗指着房門外面。

房門外，地上的那個人沒有動靜。

房內地上的梁本善却痛叫着，在地上打滾。

蕭原那一鎗射在他的腿脚上，怎不痛得他死去活來。

蕭原一步走到床前，也不理會床上那團誘人的肉體，伸手入枕下，立刻摸到一柄鎗。

一柄左輪手鎗。

蕭原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剛才的動作要是慢一點點，他極有可能會死在門外那個傢伙的鎗下，就算他避過門外那傢伙的射擊，若是慢一點點，被梁本善取出枕下的左輪鎗，他一樣有危險。一句話，生與死確是在一髮之間。

他長長地吁了口氣，倏地聽到外面有急促的脚步聲響起，忙喝問：「誰？」

外面立刻有人答：「是我，余燦！蕭隊長，你沒事吧？」

余燦就是在神堂上看守那個年紀輕輕的道姑的那個偵緝隊隊員。

聽聞是余燦，蕭原一顆心才放下。

地上的梁本善已停止了滾動，但却發出刺耳的哀嚎聲，蕭原厭惡地踢了他一脚：「不要叫，再叫，我在你大腿上再開一個血孔！」

這一着果然奏效，梁本善馬上不敢再嚎叫，改爲發出强抑着的呻吟聲。

蕭原接着對床上的女子喝道：「不知羞的麼？還不快穿上衣服！」

床上那女子慌忙抓起衣服穿上。

蕭原却不敢因爲「非禮勿視」而不敢瞧着那女子穿衣服，若是那女子突然襲擊他，他因而着了道兒，那就不大值得，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所以，他一直看着那女子穿衣。

只要心中不生邪念，用眼「非禮」那女子，不算是罪過。

「蕭隊長！」門外人影一現，是余燦。

他一眼便看到床上那女子在穿衣，不由張口啊了一聲，呆住了，雙眼直勾勾地看着床上那個身體半掩半露的女子。

余燦不過二十出頭，血氣方剛，乍然看到一個半掩半露的女子，不看多兩眼，心跳耳熱才怪。

蕭原忙喝道：「余燦，將地上的梁本善綁起來！」

余燦答應一聲，走入房內，不捨地看了床上那個恰好胡亂穿上衣褲的女子一眼，才蹲下來，就用梁本善那條沙綢長褲，將他的雙手反綁起來。

「外面發生了甚麼事？」蕭原問。

「有三匪徒向庵堂走來，外面的弟兄喝叫他們停下來，那三個匪徒拔鎗便射，外面的弟兄只好開鎗還擊，打死了兩個，走脫了一個，大概就是門外躺着的那個傢伙。」余燦邊綑邊說。

蕭原想起剛才要不是那女子發出尖叫，令到他及時驚覺，斜撲落地上，避過門外那人射向他的鎗彈，要不，他肯定會被射中，就算死不了，也會受傷。

換言之，那個女人可說救了他一命。

待余燦將梁本善的雙手綁實，他又吩咐余燦替梁本善包紮好脚上的傷口。

他是不想梁本善因爲流血過多，令到生命有危險，因爲梁本善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口」，可以從他的口中，查問出有關連串事件的口供。

他正想走出房外，看看倒在地上的那個匪徒是否還活着，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往這邊奔過來：「甚麼人？」

外面立刻有人答：「蕭隊長，是我，何錦全！」

蕭原一聽，緊握着鎗的手才放鬆下來。

「蕭隊長，你好吧？」外面又響起何錦全的聲音。

「很好。」蕭原答。

話聲未落，房門前人影閃現，蕭原一眼便看到是何錦全。

緊接着，幾個人出現，擠在門口。

蕭原對正欲走進來的何錦全道：「老何，看看躺在地上那個傢伙是否還活着。」

何錦全彎下腰，查看歪躺在房門對面墻脚下的那個人。

一會，站起來，朝蕭原說道：「蕭隊長，這傢伙胸腹連中三鎗，那裏活得了。」

說着，他走入房內，一眼看到躺在地上的梁本善，本來想問蕭原發生了甚麼事，但已明白了，到了口邊的話馬上噎住了。

這時，地上的梁本善閉着雙眼，似乎暈了過去，連呻吟也停止了。

外面幾個士兵看到房內的情形，亦猜到是怎麼回事，竊竊議論起來。

雖然聲音很低，房內的蕭原等人仍然可以聽到：「嘻，梁本善這個老傢伙眞夠本事，連道姑也偷上手，嘿嘿，眞是寶刀未老！」

「他媽的，家裏連大小老婆一共有四個，還不滿足，還要到外面去偷，眞是色中餓鬼！」

「出家人四大皆空，這道姑……嘻嘻，却凡心未盡，居然偷漢子，這件事要是傳到外面，她還有甚麼臉見人，乾脆還俗嫁人算了。」

「連梁本善也看得上眼的，一定是個又騷又媚的妙人，阿海，她若是還俗，你可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啊！」

擠在門外的幾個年輕人，頓時低低地哄笑起來。

瑟縮地坐在床上，面向床裏的那個女子聽在耳內，羞得幾乎將頭埋入褲襠內。

蕭原笑着朝那幾個士兵擺擺手，示意他們不要再說，跟着對何錦全說：「外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差點被梁本善這色鬼驚跑！」

何錦全忙道：「蕭隊長，我們依照你的吩咐，守在庵外面，嚴防有人從庵內跑出來，突然間，有三個傢伙快步向庵堂走去，形跡可疑，便出聲喝叫他們停下，那知道他們才停下來，便拔鎗向我們射擊，我們只好開鎗還擊，那三個傢伙好兇悍，不過，很快便被我們射倒兩個，另一個在兩個同伴的掩護下逃脫了。」

「逃往那裏？」蕭原問。

「往北面逃去。」

「這麼說，他不可能逃入庵內。」

「他是往外逃的，怎會逃入庵內？」

「房外那具屍體是甚麼人？」蕭原大感疑惑：「我還以爲是從外面逃入來的匪徒。」

「蕭隊長，那屍體既不是從外面逃進來的，那必是庵內的人，問問那個女人不就清楚了嗎？」何錦全看一眼床上那個女人。

蕭原點一下頭，跟着對床上的女人道：「房外那具屍體是甚麼人？」

那女人沒有抬起頭，低聲道：「是……他帶來的。」

「他是誰？」蕭原雖然已猜到她口中的「他」是指梁本善，仍然問她，要她明白地說出來。

那女人的頭垂得更低：「梁……本善。」

「妳知道他的名字麼？」

「他……叫……張青。」那女人道。

「剛才，他去了那裏？」

「他……躱在後面的一個小房內，」那女人道：「後面有一間放雜物的小房間，梁……不想讓庵內的人知道他在這裏，所以，他日間躱在……我房內，張青躱在後面的小房內。」

「這麼說，妳就是庵堂的住持人？」蕭原問。

那女人不吭聲。

既不否認，那就是默認了。

「妳幹出這種醜事，我勸妳還是快快離開這裏，免得出來露醜，」蕭原念在她救了自己一命，提醒她：「妳要是還留戀紅塵，何不還俗，別再幹出褻瀆神佛的醜行了，要不，妳會得到報應的。」

那女人不吭聲，頭垂得更低，縮成一團。

她大概沒臉見人。

「你們都去看一下，有誰認得房外那個人。」蕭原對擠在房門口的幾個隊員說。

那幾個隊員看過那幾個死人，都說並不認識。

蕭原拿脚踢踢地上的梁本善：「喂，別裝死！」

地上的梁本善渾身一震，馬上睜開雙眼，驚惶地溜轉着。

「說！房外那個死人是甚麼人？」蕭原厲聲問。

梁本善呻吟了一聲，不答蕭原。

「你是要吃點苦頭才說嗎？」何錦全忍不住又踢了梁本善一脚。

梁本善痛得喲吔吔叫了一聲，慌不迭道：「我說，我說。」

蕭、何、余三人都怒視着他。

梁本善禁不住打了個冷顫，急急說道：「他叫張青……是李金虎……的手下，派來……保護我的。」

「李金虎？」蕭原在口裏唸了一遍，抬眼望着何錦全：「聽過這個名字麼？」

何錦全搖搖頭。

蕭原本想繼續問下去，一想這裏是庵堂，是出家人的地方，再不走，有點不方便，於是對何錦全道：「將他抬回隊部，再好好地審問他。」

何錦全應了一聲，吩咐站在門口的兩個隊員，將梁本善扶起來。

那兩個隊員走前去將梁本善扶起來，才發覺他是沒有穿褲子的，頓時笑彎了腰。

梁本善一張本是煞白的臉，却羞得紅了一片，急急蹲下來，用兩腿遮擋住那不文之物。

所有人都忍俊不禁，笑起來。

蕭原看着，也感到好笑。

只有床上那個女住持沒有笑，原本沒有垂得那麼低的頭，又低垂下去。

＊ ＊ ＊

蕭原等人押着梁本善，離開白蓮庵。

今晚的夜色不錯，星光滿天，上弦月高掛在天空，夜風徐來，比日間涼快得多了。

這時候，已經是夜深，附近靜悄悄的，只有虫鳴聲以及隱約傳來的一兩聲狗吠。

蕭原大大地吸了口氣。

捉到梁本善，林縣長被殺案，可說接近尾聲了。

只要破了這案子，那他就可以卸下偵緝隊長這個職銜，回復自由身，不再受拘束。

偵緝隊長也算是官，若要他選擇，他寧願不做官，因爲他自由慣了。

忽然間，他想起張鳳琴——他的未婚妻。

不知怎的，他有一種强烈的感覺，渴望見到她。

那種感覺的强烈，以前是未曾有過的。

他在心裏暗自決定，只要卸下偵緝隊長的職責，馬上便趕去石鼓鄉看看未婚妻。

張鳳琴那張清麗的臉龐，泛現在他的眼前。

他的嘴角，不由泛起一抹笑意。

驀地，一下鎗聲將他才泛起的笑意驚散，接下來是一陣激烈的鎗聲。

在鎗聲乍响的刹那，何錦全與其他的隊員大吃一驚，急不迭撲伏在地上，或是閃撲到附近的墻角後，所以，緊接着响起的那一陣激烈的鎗聲，並沒有對他們造成傷害。

蕭原在鎗聲乍响的刹那，只覺左臂側一陣火燒般的劇痛，他知道受了傷，急忙斜撲到一個石鼓的後面。

那一陣鎗聲之後，跟着又是一陣緊密的鎗聲射過來，壓得自衛隊的人無法抬起頭。

蕭原在石鼓後，窺視到前面有不少人邊開鎗，邊閃躍着衝過來。

這可以從槍聲聽出來。

槍彈擊在石鼓上，濺起一蓬火星子。

蕭原伏在石鼓後，自左邊往前窺望，覷準了，開了一槍。

一個像惡狠般往前竄衝的匪徒，應槍倒下。

但立刻引來一陣急激的射擊，槍彈擊在石鼓上，火星激濺，壓得他急忙縮回頭。

何錦全與其他的自衛隊不時開槍還擊，但却阻截不住那伙匪徒的前衝。

蕭原瞥到那伙匪徒快要衝過來，心中大急，這裏距東門不遠，他不明白在東門崗哨的保安隊，這時候仍不趕來救援。

「弟兄們，全力反擊！」蕭原大喝：「要不，我們死定了！」

這一喝，令到何錦全與那一小隊隊員士氣一振，都豁了出去，冒着中槍彈的危險，展開猛烈的還擊！

蕭原在喝叫中，先自右邊探出手臂，朝那伙匪徒掃了大半梭子彈！

「噓」地一聲，他陡覺右額角上火灼般痛，他知道被槍彈擦傷了，他不但沒有縮回腦袋，反而激起他的拚命之心，一口氣將剩下的子彈掃射出去。

他的舉動，激起了何錦全那個小隊的勇氣及拚命的決心，他們呼喊着，甚至有人跳起來，邊開槍，邊往前衝！

那伙匪徒似乎被蕭原這一面的氣勢嚇住，不敢再往前衝。

形勢在這刹那之間扭轉過來！

蕭原縮回石鼓後，迅快地換上一個彈匣，陡地從石鼓後竄出去，呼喝一聲：「衝啊！」

何錦全與屬下一呼百應，紛紛從地上跳起來，往前衝去。

只有扶着梁本善的兩個隊員仍留在屋角後面。

那伙匪徒起先還「就地抗擊」，但很快便被蕭原那面的氣勢所摧，從後竄逃！

何錦全等人自然不會就此罷休，乘勝追擊！

蕭原突然間心頭一動，猛然停下來，一手拉住一個從他身邊衝過的隊員。「跟我來！」往回跑。

那個隊員莫名其妙，不明白蕭原爲何往回跑，只好跟着他跑。

蕭原之所以突然往回跑，是想起了留在後面的梁本善與兩個隊員，他恐怕那伙匪徒施詭計，引開他們，暗中則派人偷襲留在後面的兩個隊員與梁本善。

蕭原與那個隊員往回奔出不遠，一眼便看到有幾條人影自白蓮庵那面竄奔過來，距躱在牆角後的兩個隊員及梁本善不到二十丈，而那兩個隊員只顧往前面瞧看，沒有留意後面，所以沒有察覺到那幾條人影的掩襲。

蕭原大急，疾喝：「快伏下，後面有匪徒！」

那兩個隊員早已看到蕭原與一個隊員往回奔，正感到奇怪，猛聽到蕭原的喝叫，大吃一驚，急忙扭頭往後望，一看之下，嚇得兩人急忙往下伏低！

梁本善早已被兩人按在地上，所以兩人不用將梁本善拉倒下去。

原來，那兩個隊員扭頭瞥望到自後面掩襲的幾條人影，正抬起手上的槍，向他們這邊開槍射擊！

蕭原怎會看不到，他立刻舉槍向那幾條人影開槍射擊！

跟在後面的那個隊員這時才明白到，蕭原爲何往回奔！

他不禁對蕭原的先見之明佩服不已。

他却不知道，蕭原並不是神仙，沒有先見之明，那不過是憑他多年所經歷的經驗中產生出來的一種反應，也可以說是一種「感應」。

那霎間，後面那幾個匪徒手上的槍亦响起了。

只見槍火在夜空中曳射，躱在牆角後的兩個隊員發出一聲悶叫。同時間，那幾個匪徒中，亦有兩個突然跌倒下去！

那是被蕭原射倒的！

其他幾個匪徒却繼續往前衝，手上的槍槍火閃吐。

蕭原與那個隊員亦繼續往前衝，並且不停開槍射擊！

至此，那幾個匪徒的目的不言而喻，他們是想殺死梁本善以滅口！

蕭原的槍法很準，又有兩個匪徒倒下。

跟着他的那個隊員對蕭原的槍法，佩服不已。

剩下的三個匪徒有了怯意，停了下來，找地方掩蔽。

伏在牆角後的兩個隊員，只有一個向匪徒射擊，大概有一個已經傷亡。

蕭原幾步衝到牆角前，蹲下來，貼在牆脚上，疾聲問道：「你兩個沒事吧？」

伏在外面的一個隊員道：「蕭隊長，徐來中了槍，不知是死還是活着！」

「姓梁的傢伙怎樣了？」

「好好的，沒有事。」

蕭原這才放下心來。

剛才，那幾個匪徒的槍火，大半集中射向牆角那邊，所以蕭原很擔心梁本善可能被打死。

跟着他的那個隊員亦撲伏在他身旁的地上，一個勁地向那幾個匪徒開槍射擊。

那三個在掩蔽物後不停射擊的匪徒，忽然往回溜。

那個隊員要追，被蕭原一手按住。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自身後傳來，蕭原扭頭一望，原來是有幾個偵緝隊員聽到後面有槍聲响起，立刻往回跑。

怪不得那三個匪徒往回溜逃了。

「蕭隊長，你們沒事吧？」那幾個奔來的人中，有人呼叫。

蕭原聽出是何錦全的聲音，忙扭頭答道：「沒事。」

那幾個人很快便奔到來，果然是何錦全與幾個隊員。

蕭原跳起身來，吐口氣。「快看一下中了槍的那個弟兄怎樣了。」

伏在屋角後地上的那個沒有受傷的隊員，立刻察看伏在自己身邊的那個隊員是否還活着。

「還有氣！」那個隊員一探同伴的鼻息，驚喜地抬頭說：「他的右胸靠肩頭處中了一槍，暈過去。」

「快替他敷藥包紮！」蕭原急急從身上取出一包自製的金創藥，遞給那個隊員。

那個隊員接過，馬上替同伴敷藥包紮。

蕭原接着站在他身邊的那個隊員道：「去將姓梁的拉起來。」

那個隊員應一聲是，走向牆角後。

「蕭隊長，幸好你及時發現有匪徒向後偷襲，要不，他們一定得手，殺死姓梁的滅口！」跟着又道：「那些匪徒想殺死姓梁的滅口，梁本善這個色鬼一定知道對方很多秘密，只怕那伙匪徒才是主謀！要不，他們不用那麼冒險，也想殺死他！」

蕭原連連點頭。「絕無疑問！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梁本善，他是唯一最重要的綫索！」

「是！」何錦全應一聲。

「守在東門的保安，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蕭原瞧着何錦全。

何錦全道：「我已派了人去東門查看。」

話聲未完，已有兩個隊員飛奔而來，在兩人面前停下，喘口氣，其中一個急促地道：「報告蕭隊長，小隊長，東門口的保安隊都死了！」

蕭原與何錦全一聽，心頭一沉，「一定是被那伙匪徒殺死的！」何錦全握着拳頭，沉重地道。

蕭原咬着牙道：「我發誓不會放過他們！太猖狂了！目無法紀，這樣下去，他們將會在地方上橫行無忌！」接着又道：「小心一點，我們回去！」

何錦全答應一聲，重整隊伍，將死傷的隊員抬着，趕回隊部。

這一次的交鋒，偵緝隊這一面死了一個人，傷了五個，匪徒那一方面則死了七個，受傷的不知多少個，因爲都被匪徒救走了。

至於地上的那些屍體，則要回到部隊後，才派人去叫仵工來收拾。

往前走出不遠，便看到有一隊人跑來，看清楚，原來是呂振榮帶了一個小隊趕來馳援。

呂振榮也看到走在前頭的是蕭原，立刻張口大叫：「蕭原兄，你們沒事吧？」

蕭原舉起手揮動一下，「沒甚麼事了，死了一個弟兄，受傷的有幾個。」

「發生了甚麼事？」呂振榮跑到蕭原面前，急聲問。

「待會再說。」蕭原道：「東門哨崗的幾個弟兄都被匪徒殺死了，你快派人去看看，將弟兄的屍體抬回去。」頓一下，又道：「我本想派人去將他們的屍體抬回去的，但是這一來，便不夠人手保護姓梁的，只好回到隊部，再派人去將屍體抬回來。」接着又道：「剛才我們遭到一伙匪徒的襲擊，他們的目的，是要殺死姓梁的，他們想滅口，他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綫索，一定不能讓他死，恐防在路上再遇到襲擊，所以，必須有足夠的人手護送他回隊部！」

「蕭原兄，我明白的。」呂振榮道：「捉到姓梁的，那就好了，他是林案的關鍵人物，當然不能讓他出意外，我立刻派人去將東門那幾個弟兄的屍體抬回去。」

說完，他立刻吩咐一個班的士兵趕去東門。

他則帶着其餘的士兵，協助蕭原那一隊，護送梁本善回隊部。

梁本善要不是暈了過去，他一定感到很自豪，因爲有那麼多的人護送他回去，那是很難得的「風光」。

路上再沒有遇到意外，蕭原他們平安地押着梁本善回到偵緝隊部。

* * *

爲免夜長夢多，再發生意外，蕭原與呂振榮夤夜審訊梁本善。

梁本善在被押回隊部後，已被救醒過來，這時頹然坐在室內的一張木板櫈上，垂着頭，不敢看坐在他對面，隔着一張桌子的蕭原與呂振榮兩人。

蕭、呂兩人直視着不倫不類的梁本善，好一會也沒有開口說話。

原來，梁本善穿了一條女人的花布褲子，那是因爲他的雙手被余燦拿他的褲子綁實，他沒褲子可穿，余燦只好問他的姘頭——白蓮庵的住持，

拿了一條她穿的褲子，替他穿上。

押回隊部後，那些隊員看到他那不倫不類、不男不女的樣子，都忍不住笑起來！

梁本善開始不安起來，雙手絞扭着，不時翻起眼，瞥一下蕭、呂兩人。

蕭原就在他翻起眼的刹那，猛地一拍桌面：「抬起頭來！」

梁本善渾身大震了一下，驚恐地抬起頭，但却垂下眼瞼，不敢與蕭、呂兩人的目光相觸。

「說！林展堂縣長是不是你主謀，買兇殺死的？」蕭原厲聲問道。

梁本善眼皮抖動一下，點點頭。「是。」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到。

「大聲一點。」呂振榮一拍桌子。

梁本善全身震抖一下，張口道：「是！」聲音比剛才大很多。

「聚集在縣府門前鬧事的烟鬼，也是你出主意煽動的？」蕭原一直逼視着梁本善。

梁本善有了上一次的教訓，不敢再細聲說。「是！」

「混在人羣中向白縣長開槍的兇徒，是你指使的？」

「是！」

「昨天在縣府外襲擊白縣長的幾個兇徒，也是你主使了？」

「不是！」梁本善慌忙否認，「我只知道那回事，却不是我主使的。」

「誰？」

「李金虎！」梁本善答。

「李金虎是誰？」

「土匪頭子，也是販運大烟的那伙人的頭子。」

「這麼說，殺林縣長及兩次襲擊白縣長的兇徒，都是李金虎的手下？」

「是！」

「你怎會與李金虎那伙土匪混上的？」

「我有個親戚賴祥，是李金虎的手下，他們不但是土匪，也兼做販運大烟的生意，起先，我只向他們賣烟土，後來，林縣長厲行禁烟，當時我們都買了大批的貨，若烟禁不開，我們便會損失慘重，我們不甘，於是，通過賴祥，與李金虎搭上綫，我們花了一筆錢，請李金虎派人去槍殺林縣長，結果，李金虎派了三個手下殺死林縣長。之後，李金虎大概知道咱們縣長要是再一次禁烟，不但我們沒有生意做，就連他們也做少一大筆生意，於是自告奮勇，自願與我們合作，先是派人打傷白縣長，令他改變主意，撤消禁烟令，不過，他們看到白縣長並沒有因爲那一次的槍擊而害怕，於是改變主意，決定派匪徒去槍殺他，除去眼中釘，那知道却失敗了。」

「李金虎在縣城內麼？」

「不在。」梁本善顯得很合作，大概他知道，說不說也是死。但不說，只會受更多的苦，所以，爲了免得吃苦，便有問必答，將知道的事說出來。「他在昨天晚上已離開縣城。」

「知道他去那裏麼？」

「不知道。」

「他的巢穴在那裏？」

「不知道。」梁本善舔舔嘴唇。「我聽賴祥說，他們以前一直在鄰縣活動的。我猜，他們的巢穴極可能在鄰縣。」

「那你們總會有一個聯絡的地方啊。」蕭原道：「譬如你有甚麼急事要找他們，你怎樣找他們？」

「他們在北大街有一家很小的山貨店，他們的貨，都存在那裏。我有甚麼事要找他們，便到山貨店去找那個老闆，由老闆轉告李金虎……」

「等一下再說！」蕭原揮揮手，打斷梁本善的說話。跟着他扭頭對呂振榮道：「我要馬上派人去那家山貨店，捉拿那個山貨店的老闆！」

呂振榮點頭同意。「事不宜遲。」

「你知道山貨店內還有甚麼人？」蕭原對梁本善道。

「只有一個伙計。」梁本善道：「不過，那裏經常有人在店內出入，看得出，那是他們的人。」

「那家山貨店叫甚麼名稱？」

「隆興山貨店。」梁本善道：「在大街那個巷口的頭一家。」

蕭原馬上站起來，快步走出室外，找到黃國忠，要他帶一個小隊到北大街的隆興山貨店，捉拿店內的所有人！

黃國忠立刻帶了一個小隊，趕去北大街。

蕭原之所以不找岑、蘇、何三個小隊長帶隊去捉拿隆興山貨的老闆等人，是因爲他不大信任他們，爲免走漏風聲，所以他才派「親信」黃國忠帶隊去抓人。

令到他不大信任三人的原因是，梁本善居然聞風躲藏起來，令到幾乎被梁本善逃脫，因此，他懷疑偵緝隊內有「內奸」，暗中通知了梁本善，他才會先躲藏起來。

回到隊長室，馬上與呂振榮繼續審問梁本善。

梁本善的精神居然振作了一點，大概因爲剛才喝了一杯水的關係。

「你是從那裏得到消息，知道我們會抓你，先躲起來的？」才坐下，蕭原馬上又問梁本善。

梁本善這一次沒有立刻回答，遲疑起來。

「說！」呂振榮一拍桌子：「你不想吃苦頭吧？」

梁本善全身一震，眼中閃過一抹驚恐之色，急急道：「我說，我說……是孫華通知我的。」

「孫華？」蕭原幾乎從櫈子上跳起來。

「孫華是誰？」呂振榮問。

「文書！」蕭原驚恐地道：「他負責記錄口供，做一切書記公作，想不到

他是內奸！」

「不是他吧？」呂振榮指一下坐在桌旁，正在埋首書寫的那個人。

「不是！」蕭原搖搖頭：「就是找不到他，才叫他暫代的。」頓一下，又道：「就在我們押他回來（伸手指一下梁本善）後，孫華說他的母親病了，要回去陪他母親看病，我根本沒有懷疑他，也就不以為意，眞是人不可以貌相。」

「他的樣子很老實的？」呂振榮問。

蕭原點點頭：「還很年輕，二十出頭多一點。」跟着他問梁本善：「你用多少錢收買了他？」

梁本善道：「一間新建的大屋，還有一百個大洋。」

「他家很窮的麼？」蕭原奇怪梁本善怎會用一間屋去賄賂孫華。

「他家裏本來是過得去的，要不，也不會供他讀完中學，」梁本善道：「可是，自從他媽得了肺癆後，屢醫不癒，而他又生性孝順，結果，弄到家中能賣的都賣了，最後，連屋子也賣掉，父母子三人搬到一間破棚屋去住，他媽的病不但沒有起色，還越來越沉重，他每月的餉銀有多少？結果，他為了阿媽的病，答應暗通消息給我。」

「梁本善，你不是人，」呂振榮怒罵：「你居然乘人之危，收買人家，你知道麼，你害死他了。」

梁本善被罵得垂下頭來，身子畏縮着。

蕭原想想沒有甚麼可問的了，於是高聲對站在門外的兩個隊員叫道：「余燦，將他押走。」

站在門外的余燦與另一個隊員答應一聲，走進來，將梁本善押走。

待梁本善被押走，蕭原長長地透口氣：「振榮兄，但願老黃他們抓到那家山貨店內的匪徒，那就可以知道匪首李金虎在那裏，將他們一網打盡。」

「我也這樣希望，」呂振榮伸伸懶腰：「眞想不到，梁本善為了繼續坑害縣裏的民衆，居然勾搭土匪，怪不得第二次襲擊白縣長的兇徒，那麼兇悍猖狂了！」

蕭原從衣袋內拿出一包香煙，拿出兩根，遞一根給呂振榮：「抽抽烟，提提神吧！」

呂振榮接過，點燃了，兩人抽起烟來。

吐出一口烟，蕭原道：「振榮兄，殺林縣長的案子及近日發生的事情，總算眞相大白了，案子也算破了，待捉拿到匪首李金虎，將那伙土匪一網打盡，我的責任也完了，我可要回南寧了。」

「老蕭，你眞的不幹了？」呂振榮坐直身子，瞧着蕭原。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我在來這裏之前，不是早已與你及白縣長說好了麼？你別想留住我，我這個人天生賤骨頭，正所謂做慣乞兒懶做官，這幾日，管這管那的煩死了，怎及以前那麼自由自在！」

「蕭原兄，幹捕手，可不能幹一輩子啊，那是玩命的生涯，年紀稍大，身手不免不如以前般靈活，而我們要對付的，又是窮凶極惡之徒，稍有錯失，便會賠掉一命，你今年也快三十了吧，還能幹多少年？難得有這麼一個好機會可以改行，職位又不錯，聽我說，別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蕭原笑笑：「振榮兄，感謝你的好意，不怕對你說，大概兩三年後，我會改行幹別的，我會做點小生意，我實在不想一輩子也幹拿槍玩命的生涯，若是留下來幹偵緝隊，還不是一樣拿着槍玩命，我是要麼不改行，若改行，決不再沾槍把半下！」

呂振榮聽他那麼說，知道再勸也勸不動他，便轉換話題：「蕭原兄，李金虎這個人，從未聽聞他的大名，不知他是個怎樣的人！」

「一個土匪頭子，又先後兩次欲殺白縣長，顯出他是一個膽大包天、目無法紀兼兇悍的人，這種人極難對付，說不定，他會做出瘋狂的事來！」

呂振榮霍然一驚，失聲道：「蕭原兄，他是誰？他有可能攻擊縣府？」

蕭原點點頭：「極有可能！他們有可能為達目的，不怕做任何事！」頓一下，又道：「就拿今晚的事來說，他為了殺梁本善滅口，公然襲擊我們，與官府為敵，你說，這種人甚麼事不敢幹出來？」

呂振榮點點頭：「那我們豈不是要加强縣府的守衛？」

蕭原頷首道：「我正有這個意思，萬一白縣長有甚麼意外，換上另一個縣長，我們幹的一切，可能都會白費功夫。」

「對！」呂振榮霍然道：「他們若想繼續橫行下去，那只有……除去白縣長這眼中釘，禁烟能否成功，也全在白縣長之去留及死，我們一定要加緊保護白縣長。」

蕭原將烟蒂扔在地上，一脚踏熄：「振榮兄，我倒希望那傢伙眞的瘋狂到帶土匪攻擊縣府！」

「蕭原兄，你……怎會那麼想？」呂振榮最初大惑不解，繼之恍然大悟：「你是想安排下陷阱，捉那個惡虎？」

「嗯！」蕭原用力點一下頭：「與其四出去找尋他，那何不引他上鈎？我們可以省很多氣力！」

「那會有危險的啊！」呂振榮說出他的憂慮。

「只要我們佈置周詳，不會有甚麼危險的。」蕭原眼中閃着光亮。

「那麼要得到白縣長的同意啊！」

「我相信他會同意的！」蕭原道：「他一定也想徹底解除那個禍患及威脅的！」

呂振榮點點頭：「蕭原兄，你一定

已心中有數了？」

蕭原搖搖頭：「我只是有個想法，至於辦法，我仍未有一個全盤的辦法。正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們幾個人最好從長計議，一定可以想出一個周詳的辦法。」

「嗯，」呂振榮點點頭：「眞恨不得一下子就獵殺那頭惡虎，不用時刻提防。」

「明天一早，我們去找白縣長商議這件事，」蕭原道：「今晚，要暗中加强對縣府的保衛。」

「待會，我馬上調一個小隊佈置在縣府內！」呂振榮道：「蕭原兄，你不派人去抓那個孫華？」

「他跑不掉的，」蕭原道：「而且，他暗中做出這種事，他已猜到梁本善一定會將他供出來，我相信，他沒有躲起來，也不敢再回來，抓他，在目前來說，是一個小問題，不怕對你說，我有點不忍心抓他。」

呂振榮明白蕭原後面說的那句話的意思，於是不再說那件事，轉換話題：「蕭原兄，你猜，老黃他們能否抓到山貨店的那些人？」

蕭原摸着下巴：「我猜，老黃他們會撲個空。」頓一下，又道：「在白蓮庵外截擊我們，欲殺梁本善滅口不遂後，那伙土匪一定會去通知山貨店的同伙溜走，所以，老黃他們極有可能會撲個空，我之所以還派他們去，只不過是抱着一絲的希望……」

一句話還未說完，突然有一個隊員匆匆進來：「報告蕭隊長，孫華自外面回來，聲聲說回來自首的，他就在外面。」

蕭原與呂振榮先是一愕，大感意外，繼之對那個隊員道：「帶他進來。」

那個隊員答應一聲，走出去。

孫華突然回來自首，這可是蕭、呂兩人意想不到的，只見他一走進來，便「噗」地跪倒下去：「蕭隊長，我做錯了事，我該死，你將我關起來吧，我罪有應得！」

蕭原忙道：「孫華，站起來，再慢慢說。」跟着對那個隊員道：「你出去吧！」

那個隊員應一聲「是」，走出去。

孫華却仍跪着，不肯起來：「蕭隊長……我做了犯法的事，應該得到懲罰，我阿爸要我來自首，我便來了。」

「快起來！」蕭原沉聲道：「你雖然做錯了事，也不用跪在我面前的啊！」

孫華這才站起來。

「你阿媽的病怎麼了？」蕭原和顏悅色地問。

孫華突然流下淚來：「死了！」

蕭原心裏很難過：「你有甚麼困難，不妨說出來，我能夠幫你的，一定幫忙。」

孫華淚水直流：「蕭隊長，我……請求你……允許我辦完阿媽的後事……才將我關押……我保証不會逃，我阿媽已死了……阿爸還能夠照顧自己……辦完阿媽的喪事，我便沒有牽掛了……我甘願受到懲罰。」

「你眞的不需要幫忙？」呂振榮對孫華的孝心，大為感動。

孫華不作聲，只是悲泣流淚。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蕭原道：「你是為了你的阿媽才那樣做的，情有可原，我很同情你，你有困難何不說出來，我樂意幫你忙。」

孫華仍然不吭聲，只是搖搖頭。

「好吧，我信任你，你先回去辦理你阿媽的身後事，」蕭原道：「待會，我會去你家，在你媽靈前上炷香，表示我的一點心意。」

「蕭隊長，謝謝你，我阿媽在泉下有知，定會保佑你。」孫華抹抹眼淚，轉身走出去。

孫華走出外面，呂振榮感嘆道：「眞是一個孝子，蕭原兄，我也跟你到他的家上炷香。」

「嗯，」蕭原吁口氣：「我眞替他可惜，年紀輕輕的，做了錯事，我想向白縣長請求，給他一個機會，要不，便毀了他的一生。」

呂振榮也有同感：「到時，我會幫忙向白縣長請求。」

* * *

去捉拿山貨店那些匪徒的黃國忠及一小隊偵緝隊員，終於回來了。那已是半夜時份。

果然不出蕭原所料，山貨店內的人已逃之夭夭，一個人也沒有。他們只有空手而回。

據黃國忠說，山貨店內雖然人去樓空，但却看得出，店內的匪徒是匆匆逃走的，店內的一切都整齊地放着，甚至連衣服被舖亦在，那表示，匪徒是接到消息後，匆匆溜走的。

他們雖然捉不到人，却搜到一些大烟土。

蕭原眼看已是半夜時分，便吩咐那一小隊去休息睡覺。

跟着，蕭原與呂振榮到孫華家。上過香後，蕭原留下一張二十大洋的票子，與呂振榮返回縣府。

* * *

白棟樑經過休息後，精神很好。聽了蕭原與呂振榮的一番話後，白棟樑一致同意兩人的主意，設下陷阱，擒捉惡虎！

之後，蕭原與呂振榮就在白棟樑的卧室內，詳細商議擒捕惡虎的行動細節。

* * *

一連兩天，縣城內都很平靜。

第三天，便有事故發生。

午前，南門大街的一條後巷忽然起火，火勢才起，便蔓延開來，瞬間便變得很猛烈，那一帶的房屋，都陷在火海中。

由於火起得突然，蔓延又快，因此，有人懷疑是有人放火。

雖然不能確定，偵緝隊及保安隊

降的原因所在。汝西行必有奇遇，愼之！愼之……」

劉伯溫一聽，連忙肅然謹記，末了又知其欲逝去，忙道：「能否示知尊神名號，以便伯溫日夕崇敬！」

如蚊細唱本已漸逝，但忽然又响了起來，道：「溫兒太痴矣！汝日後雖有大成，但所遭兇險奇多，此因汝心性過於寬厚之故。名號姓氏盡皆身外之物，又何必牽掛崇拜……」如蚊細唱聲漸遠，忽又傳來一陣歌吟道：「……賴學百年甫現身，布衣濟世救萬民；誰道青鳥不入閣？憑此且覓紫微人……」一下如金鈴般的輕响，如蚊細唱聲倏然逝去。

山峯四野，重又跌入沉寂。

劉伯溫又驚又喜，心道自己苦思終不得其解的天機奧秘，豈料此神輕輕數語便盡釋疑團！但到底是甚麼尊神，竟有如斯法力？他心性本聰慧絕頂，如今靈台清明，心中甫動，立刻豁然而悟，暗道：「……賴學百年甫現身，布衣濟世救萬民！這分明隱示賴布衣三字！原來並非神祇，竟是賴恩師現身示警。」

劉伯溫連忙翻身拜倒在地，謝道：「多謝賴恩師指點迷津！弟子劉伯溫僅代萬千百姓叩謝！」

此乃尋龍大俠賴布衣在隱身一百年後，再次在濠州現身，指點劉伯溫乾坤大轉移的傳說，此事至今在濠州一帶，還爲世人津津樂道。

劉伯溫經此指引，心中已然豁悟，他連夜返回宿處時，已然成竹在胸了。

＊　＊　＊

第二天一早，紫雲英醒來走出裏間，只見劉伯溫盤膝坐於床上運功，他聽聞脚步聲，便驀地睜開眼來，雖然一夜沒睡，依然精光四射，神氣十足。

紫雲英一見，喜道：「好啊！二哥竟如慚愧大師伯伯一樣，可以打坐代睡覺了！」

劉伯溫笑而不語，一躍跳下床來。梳洗畢，在借宿的大戶家中胡亂吃了一頓早飯，便告辭上路，一直向西面走去。

紫雲英見這時劉伯溫臉上愁容一洗而空，代之而浮現的是滿臉焦切，不禁奇道：「二哥！你心中的疑難，難道經一夜便跑走了麼？」

劉伯溫微笑點頭道：「的確跑走了，但那是高人指點之功勞！」

紫雲英更奇道：「二哥昨晚並未出門啊！三妹怎的不見這高人進來？這高人到底是誰？」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這位高人驚天動地，世人景仰，其名號字字萬金，就算說出來，三妹亦不會相信，不說也罷！」

紫雲英一聽，哈哈一笑，道：「你不說，我便不知道麼，這位高人姓賴名布衣，名號尋龍大俠！是也不是？」

劉伯溫奇道：「三妹怎會知道？」

紫雲英笑道：「我怎會不知？因爲二哥的寶貝書『青烏序』上，便有『尋龍大俠賴布衣』數字！」

劉伯溫這才知道紫雲英原來早就窺看過「青烏序」，據此而推測他所見的高人便是賴布衣。劉伯溫不禁在心內歎了口氣，暗道賴恩師神龍見首不見尾，就連劉伯溫亦無緣目睹仙容，你教我如何告知你這位高人到底是誰？

劉伯溫笑笑，不置可否，只道：「三妹快走，今日必得再趕十里路。」

紫雲英明知再問下去也沒結果，便乾脆不問，放開脚步向前疾奔，劉伯溫笑笑，也不說甚麼，微一提氣，趕了上去。

劉伯溫二人向西面急趕了十里，終於抵達一處鄉村地方，但見滿目荒涼，心道這兒的老百姓想必也不會好過了。

劉伯溫向村人打探，知道這裏是濠州鍾離縣太平鄉，鄉中有三大姓，一姓沐、一姓劉、一姓朱。沐姓人較爲富有，劉姓人中規中矩，朱姓人則赤貧如水。另外尙有湯、馬、鄧等外來雜姓人。

劉伯溫一聽，登時心中一動，暗道三妹先母現身示警之時，曾說三妹的祖家便是這個濠州鍾離縣！但不知這太平鄉中的馬姓人，是否與三妹有何淵源？而且三妹有紫氣先兆，必與紫微星有所牽連，如今一者已現，這倒要仔細在意了。

劉伯溫心中動念，但並不點破。他與紫雲英在鄉中四處逛蕩，趁機察訪。他發覺此鄉中沐姓一族，智計雙全，但不免流於奸詐；劉姓一族則忠厚老實，但智計不足；朱姓一族，人窮志不窮，不乏氣質甚佳之人，但却未免因被人賤視而致偏激狹隘。但三姓之中，似乎均無乾坤大轉移氣運中人。

劉伯溫與紫雲英在鄉中東逛西遊，見鄉民雖仍在勉强支撐，但人心已惶惶不安，唯恐難民隊伍流經此處洗劫，那鄉中便無一可以倖免了，因此誰也沒心神去理會這對行踪不定的小兄弟，倒是有一位叫湯和的放牛娃，跟在劉伯溫和紫雲英後面，隨處亂跑。湯和年方八歲，見劉伯溫臉孔長得長長的甚爲奇特，便稱他做「長臉哥哥」，但紫雲英因模樣太過俊俏，如女娃一般，湯和便不敢亂叫，只會在她面前嘻嘻傻笑。紫雲英作男童打扮，自也不說甚麼，每見湯和望着她傻笑，就向他扮個鬼臉，想把他嚇跑。但湯和一見，却反而笑得更响，跟得也更緊了。

劉伯溫有湯和帶引，隨處逛遊，倒也十分方便，因此他也捨不得讓湯和離開，有吃的便分多一份給他。漸漸地劉伯溫便與湯和熟落了。在湯和口中，亦知道這鄉中不少事情。他得

知這鄉中的保長姓劉，待人甚爲得體，鄉人皆甚爲尊敬，這段時候，鄉中有頭有面的人，全聚到劉姓保長家中，商量如何抵御外來難民的洗劫。

劉伯溫正思索着如何去拜訪這劉姓保長，這天傍晚，湯和却跑來對劉伯溫神秘的道：「長臉大哥，我領你去拜見我的哥哥，你去麼？」

劉伯溫見湯和說得神神秘秘的，便笑問道：「小兄弟神神秘秘的，究竟他是誰？說來聽聽。」

湯和道：「他啊，叫朱興宗，待兄弟可好啦！他大我四歲，因此我叫他做大哥！」

劉伯溫笑笑道：「小兄弟是娃娃，他大你四歲，亦是十二歲的娃娃，有甚麼好看的？」

湯和一聽，便鼓起腮子，怒道：「好啊！你瞧不起我大哥！大事不好，將來要殺頭的！」

小娃娃竟說出這等兇巴巴的話，劉伯溫不禁一驚，故意氣他道：「小鬼頭胡說八道！瞧你小不丁點，別人一捏你脖子，你就完了，還說要殺人的頭麼！」

湯和一聽，却挺認眞的道：「你不信？我大哥說，他做了個夢，將來要做大事！他還說，他首先要做的，便是殺元韃子……」

劉伯溫見湯和竟說出這等作反的話，臉色一變，往四周一瞧，見四下無人，才定下心來，暗道他那個大哥，志夠大，膽也夠大了，且又姓朱，但不知其根基如何？是否那應運之人？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笑笑道：「好！小兄弟，你帶我去見你大哥便了！」

湯和一聽劉伯溫肯去見他的大哥，高興得大跳，道：「好啊！長臉哥哥，你跟我來也！」湯和一蹦一跳的，搶先帶路而去。

湯和領着劉伯溫，往太平鄉西面走去，走了二里多路，前面現出一間草屋，草屋已甚爲破舊了。湯和一指道：「大哥便住在哪兒！待我叫他出來見你。」湯和說罷，便以手指塞口，打了一個口哨。

這似乎是小傢伙們呼喚的訊號，因爲草屋裏亦傳出同樣一聲口哨，草屋的後面林地，便跑出一位年方十二歲的大娃娃，大娃娃邁開大步，四平八穩的向這面走來，一面甚有氣度的開口叫道：「三弟，是你麼？二弟怎不見來……咦，他倆人是誰？」

湯和不待大哥走近，便搶着發話道：「他是外鄉來的長臉哥哥，懂許多事呢，小弟便把他領來見大哥你了！」待大哥走近，湯和又向劉伯溫和紫雲英道：「他便是我的大哥朱興宗！還有一位二哥沐英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劉伯溫朝朱興宗仔細一瞧，但見他雙眼烱烱有神，雙耳特長，耳珠豐厚而光潤，兩手垂而可以過膝，更奇的是，他的面頰左紅右青，忽隱忽現……劉伯溫一見，心內突然一跳，暗道此人隱隱已有帝王兆局，且更集青紅光於一身，莫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麼？這倒要仔細了！

劉伯溫轉頭欲招呼紫雲英上前，以便觀察她與朱興宗的反應，誰知紫雲英此時已與朱興宗四目相對，兩人失神似的互相凝視。朱興宗左右面頰的青紅光此時更爲顯著，紫雲英的臉上亦現出一陣淡淡的紫氣！

劉伯溫一見，心中又驚又喜，暗道果然甚有文章了！

劉伯溫和紫雲英朱興宗相見了，劉伯溫有意與朱興宗細談起來。原來這朱興宗在家排行第四，上面還有三位大哥。父親朱世珍，母親沐氏，世代赤貧。朱興宗說，他又名朱元璋，因爲據說他的娘親夢吞圓日而生他，且因生子曰「弄璋」，因此便給他起了個別號「元璋」。他今年十二歲了，但因家貧，僅讀三年書，碰上飢荒歲月，便不得不停學了。

朱興宗因家貧，常遭人白眼，自小便野性和放任。他與同鄉的娃娃混得很熟，衆娃娃也很聽他的話，其中有一個叫沐英的娃娃，更與朱興宗和湯和聚在一起，燒香叩頭，結成異姓兄弟，朱興宗年紀最大，隱隱然便成了衆小伙伴的領袖大哥。

劉伯溫雖然已瞧出朱興宗身具異象，但是否乾坤大轉移的領袖，他尙未敢遂下判斷。於是便故意旁敲側擊，考究朱興宗的根基。但見他雖讀書不多，但聰慧過人，常能舉一反三，見解獨到，大有領袖羣雄之風度。

劉伯溫心中又驚又喜，便對朱興宗說：「朱兄弟明天一早，約集你的三弟和湯兄弟，前去村後密林好嗎？長臉哥哥有一樣寶貝給你們瞧也。」

朱興宗點頭答應了，臨走，卻目注紫雲英道：「明日紫兄弟也去密林麼？」

紫雲英哈哈一笑，道：「我大哥去，小弟自然便去了。」

第二天一早，朝陽升起剛好半丈時，朱興宗果然便領着他的二弟沐英、三弟湯和趕來村後密林赴約。

劉伯溫指着地上一處土堆，道：「寶貝便在下面，誰能挖出它，這寶貝就屬誰。」

朱興宗、沐英、湯和這三個小傢伙一聽，二話沒說，馬上伏地，依言用手挖了起來。

但僅挖了幾下，湯和就突然哎喲一聲，彎腰抱腹叫起來，原來他的肚子忽然痛得非常厲害，但他停手不挖，肚子便不痛了。湯和試了兩次，便哇哇大叫道：「我不挖了，再挖下去，肚子便要炸開了，挖到寶貝也沒用。」

劉伯溫沉吟不語。

一會後，沐英也頭痛起來，他的性子似乎甚有韌性，雖然頭痛得冷汗

個速戰速決，免得若是抵擋不住，造成混亂。

總之，他們這一次的安排很周詳，要是土匪眞的來襲擊，包保一個也走不了。

因爲手榴彈的威力很大，殺傷力很强，土匪就算人數較多，也抵擋不了。

手榴彈再加上佈下的羅網，來犯的土匪，果然無一漏網！

* * *

園子的門口掛起兩盞大光燈，照得那一片地方光光亮亮的，也清楚地照到那幾個棄械投降的匪徒的面目。

那幾個土匪垂着頭，臉色灰敗，舉着手，就像待宰的牲畜。

數一下，一共是六個。

蕭原逐一打量他們，李金虎並不在六人之中。

他立刻問一個左下巴有一塊青痣的匪徒：「你們的頭子李金虎呢？」

那個匪徒翻翻眼。「他沒有來。」

「眞的？」蕭原直視着那個土匪。「要是我在這裏找到他，我會讓你嚐到刑訊室內那些傢伙的滋味。」

那個匪徒的臉肌抽搐了一下，啞着聲道：「老大……眞的沒有來，這種冒險的事，他怎會親自出馬。」

「他在那裏？」

「在……」那土匪囁嚅着，欲答又止。

「說！」蕭原厲喝一聲。「這個時候，你還與他講義氣？骨氣？」

那匪徒又翻翻眼。「在北門外面不遠的一間廟內，等我們的消息。」

「甚麼消息？」蕭原馬上追問。

「我們若是襲擊成功，殺死白縣長，馬上將消息送回去。」

「怎樣送法？」

那匪徒又猶豫起來。

「別吞吞吐吐的，像個小女人……」蕭原怒道：「你已經說了他在那裏，還要保密？你眞個是他媽的。」

「放兩支烟花上天空，表示已成功，若失敗，便放一支烟花。」

「烟花在那裏？」

「在公鷄的身上。」那匪徒指一下站在那邊頭一個的傢伙。

那個叫公鷄的傢伙很壯健，臉色紅紅黑黑的，手臂肌肉賁突。

公鷄的左腿受了傷，大概是炸傷的，滿是鮮血，仍然硬挺着。

蕭原走到他面前。「將烟花炮拿出來。」

公鷄眨眨眼，不情願地從身上拿出兩枚烟花炮。

蕭原接過。「他說的，都是眞的麼？」

公鷄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你啞的麼？我要你說！」蕭原疾聲喝道。

公鷄臉色一變，急忙開口。「是眞的！」

蕭原哼了一聲，走向一個倒在樹下呻吟不已的匪徒。

那棵樹，離園門口那邊約五六丈遠，他估計公鷄與那個有青痣的匪徒所說的話，那個受傷的匪徒不可能聽到，所以他才去問那個匪徒，看看兩人說的話是否相同。

若口供相同，証明青痣匪徒沒有說謊。

這時候，那些士兵正在園子內搬運那些死傷的匪徒，死的放在墻脚下，受傷的抬到另一邊的兩棵樹下，方便療治他們的傷口。

那個土匪原來被炸掉一條手臂，怪不得他直呻吟，他沒有暈死過去，說得上是奇蹟。

恰好有兩個士兵走過去，要抬他到另一邊去治療，蕭原看到他痛得一張臉直扭曲，不忍心看着他那個痛苦的樣子，於是揮手叫那兩個士兵將他抬走。

最後，他找到一個受了輕傷的匪徒，決定查問他。

那個受輕傷的匪徒所說的，與青痣匪徒說的一樣。

蕭原仍不放心，再問另一個受傷的匪徒，答案亦是一樣。

三個匪徒的口供相同，他覺得不可能是假的。因爲若是假的，三個人說的不可能會相同。

他省起有一件重要的事忘了問，便繼續去問那個大腿被炸去一塊皮肉的匪徒。「李金虎接到消息後，會怎樣做？」

「老大會眞的攻城！」那個匪徒道：「他答應若是潛入城的弟兄……攻佔縣府，殺死縣長，他會趁着城裏的人慌亂之際，從北門攻入城……讓唐坤與他的弟兄盡情搶掠一番。」

「這麼說，你們老大這一次的行動，是邀請了另一幫土匪幫忙的啊？」

那個匪徒點點頭。「若憑我們幾十個人，要是分出人手去攻打城門，又派人到城中搗亂，那根本不夠人手，所以老大才邀唐坤相助，並答應若是攻入城內，唐坤可以在縣城內大肆搶掠，並給了他三百個大洋，唐坤才答應幫忙。」

「唐坤那伙土匪有多少人？」要不是那個匪徒說出來，他還不知道李金虎這一次是邀了另一幫土匪來攻城的，怪不得聲勢那麼大，人數那麼多了。

蕭原這時已有了一個主意。

爲了謹慎起見，他急急往前面走去。

他是想去問一下在前面被擒捕的匪徒，看看他們所說的，是否與後園內青痣匪徒等人所說的一模一樣。

他之所以這麼謹慎，是因爲下一步的行動很重要，若是當中出了差錯，那便不能成功地擒住李金虎，所以，他才不厭其煩地向前後兩面被一網打盡的匪徒問話，目的就是不要出差錯。

前面被俘的匪徒，活着的，都集中在大門後的院子內，通統坐下，將雙手放在頭頂上。

死了的，則堆放到大門左邊的墻脚下。

那些匪徒也是在前後夾擊之下，被手榴彈炸死炸傷過半，才舉手投降的。

由於後園內與前面大門外面的爆炸聲幾乎是一起響起的，爆炸的聲音自然響成一片，因此，無論是前面的保安隊士兵，還是在後面的士兵，都以爲前後響起的爆炸聲，都是他們那面響起的。

襲擊前面的匪徒在匿在民房內的士兵衝出來，將他們的退路堵住，前後夾攻之下，不得不舉手投降。

因爲他們雖然兇悍，但却抵擋不了前後扔出來的手榴彈的威力，不得不棄械投降。

蕭原在前面查問過幾個土匪，他們所說的，與後園的匪徒所說的一樣。

至此，蕭原相信匪徒的「招供」是眞話。

蕭原之所以如此仔細謹愼，是因爲這一次千萬不能出錯，要不，不但捉不到匪首李金虎及將其手下一網打盡，要是被李金虎及時逃遁，要想捉到他，那就要花費時間與氣力。

他匆匆召集了兩個班的士兵，趕去北門。

臨走前，他吩咐留守在縣府的士兵繼續向天開槍，待一刻鐘後才停止，再過一根香烟的時間，便向天空放射那兩枚烟花炮！

他估計，從縣府趕往北門，一刻鐘是差不多了。

* * *

北門的槍戰比起南門，不算激烈。

驀地，在城門兩邊抵擋的士兵起了一陣騷動，跟着，槍火大大減弱。

未幾，縣府所在的天空中，射起兩道閃爍的烟火，接着，在天空中爆散開來，七彩繽紛，煞是好看。

城外的土匪，刹那間立刻響起一陣吆喝叫喊，槍火頓時猛烈起來。

守城的士兵的槍火仍然疏落。

城外的匪徒則吶喊着，開始攻城。

原來，守城的士兵大部份已撤離，趕回縣府。

經過一陣猛烈的狂攻，守城的士兵終於抵擋不住，棄「門」而「逃」。

那伙土匪攻入城內。

往回「逃」的士兵一邊跑，一邊回身開槍，阻擋攻入城的土匪的追擊。

那伙匪徒攻入城內，呼嘯吶喊，像一羣惡狠一樣，追着後撤的士兵，往縣府那邊衝去。

北門大街上頓時響起一陣虎狼之嘯，混雜在密集的槍聲中，煞是嚇人。

在那伙土匪衝入城後，一會，才有近十個匪徒施施然地走進城內。

領頭的是一個昂起頭，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由於天黑，無法看到那人的樣貌，不過，從其餘的人在左右前後簇擁着他的情形看來，極可能是匪首李金虎。

走入城中後，領頭那個人的脚步加快了，簇擁着他的人，當然亦加快脚步。

就在那一小撮人往前走了十丈左右，驀地，他們身後兩邊的店舖門倏地拉開來，伸出一支支的槍咀，朝那一小撮人猛烈射擊。

那一小撮人在冷不防之下，一下子倒下幾個，其餘的立刻驚慌地狂竄向左右兩邊的店舖前，找地方遮擋。

這邊槍聲才響，大街那頭亦槍聲大作，不但往回跑的士兵返身往回衝，兩邊的店舖門紛紛拉開來，閃吐出猛烈的槍火，擊向那些往前追擊的匪徒。

躲藏在店舖內的是保安隊及偵緝隊的部份士兵，那麼巧，在後面槍響起的刹那，有部份匪徒剛好衝到躲在兩邊店舖內的保安隊之間，因此，那一陣槍火，一下子將跑在前面的近十個土匪擊倒。

後面的土匪大驚失色，慌不迭往回跑，有幾個異常兇悍的匪徒居然狂叫着，衝向兩邊的店舖，立刻被連續從兩邊店舖內閃出的槍火射倒。

由於兩邊的店舖門是緊閉着的，而開門的則有槍火射出，所以，那些匪徒簡直無處躲藏，只有往回走了。

刹那間，那些本來氣燄囂張、與高彩烈的匪徒，頓時變成關起來的瘋狗——只有挨打！

左右兩邊的一列店舖，不停地閃吐出槍火，追着那些往回狠奔豕突的匪徒射擊，不時有匪徒中槍倒下。

負責在城門口堵截的，是蕭原與一個班的士兵，而這一次引狠入阱，關起門來打狠的主意，也是他想出來的。

這一次的行動，自然亦是由他指揮。

* * *

在後面堵截突擊的士兵，在蕭原的一聲吆喝下，有如出柙猛虎般，紛紛從躲藏着的店舖內猛撲出去，衝向那幾個竄向兩邊店舖前，欲找地方躲藏的匪徒。

蕭原最先從躲藏的一間店舖內衝出來，認定了那個剛才走在最前面，被其他人簇擁着的匪首衝過去！

那個傢伙剛好竄到一間店舖的門前，躲在一個半人高的木櫃子旁邊，驚魂未定，一眼看到蕭原從斜對面衝過來，慌不迭向蕭原開了一槍。

蕭原却在那刹那一個斜撲，在地上打了個滾，一槍將一個正欲向他開槍射擊的匪徒擊倒。

躲在櫃側後的匪首連開兩槍，都

無法射中蕭原。

蕭原在地上又打了個滾，手一抬，槍咀閃吐出一道槍火。

那個匪首痛叫一聲，將探出的腦袋縮回櫃側後。

蕭原立刻竄起來，有如一頭豹子般疾撲過去，同時間，手上的槍連續向那邊射擊。

連串的槍彈射擊在櫃角上，壓得那個匪首無法探頭還擊。

而這個時候，前面那伙匪徒已被前後堵截起來，成了甕中之鱉，眼見無路可逃，不得不舉手投降。

原來，就在前面那伙土匪往回奔逃的時候，在兩伙匪徒之間的幾間店舖內，突然間衝出近十個士兵，向往回奔的那伙土匪一陣射擊，那伙土匪在猝不及防之下，又被擊倒幾個。

在這種情形下，那伙土匪就算不怕死，也逃脫不了，只有舉手投降一條路可走。

蕭原一下子便衝到那個木櫃的前面，一脚猛踹在木櫃上，那個木櫃被踹得翻側下去。

躲在木櫃側後的匪首，被翻側下去的木櫃撞得向後跌出去。

蕭原一縱身，躍過那個側翻下去的木櫃，一脚踏在那匪首握槍的手腕上，手上的槍，迅速地抵在他的額頭上！

那傢伙頓時僵住，睁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着蕭原。

蕭原冷笑一聲：「李金虎，想不到吧？」

那傢伙瞪大眼睛，喉頭上下滚動，却就是說不出話來。

那傢伙確是李金虎。

一頭兇惡的老虎。

如今却被蕭原擒住，在槍咀的指嚇下，由惡虎變成一隻癩皮狗！

「你……是誰？」李金虎終於能夠說出話來。

「蕭原。」蕭原冷冷道：「怎麼樣？可是不服氣？」跟着又道：「哼哼，你這頭惡虎，從今以後再不能橫行無忌，作惡害人！」

這時候，那幾個跟隨李金虎，僥倖沒有死去的匪徒，亦被擒住。

南門那邊的槍聲，起初在烟花放射後，變得猛烈異常，可能是那些攻城的匪徒看到烟花後，以爲襲擊縣府的匪徒已攻佔縣府，所以在狂喜之下，發動一次猛攻，希望可以一舉攻入城。

不過，這時槍聲已沒有剛才那麼激烈，而且從槍聲聽來，守城的士兵佔了上風——槍聲比較急密。

李金虎被手銬反鎖起來，垂着頭，像一頭鬥敗的公鷄！

蕭原仰望繁星滿空的夜空，一陣夜風吹來，帶着一股硝烟味，接着，却是一股白蘭花的清幽香氣。

他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一切都解決了。

* * *

蕭原走了。

要回南寧。

雖然白棟樑與呂振榮多番挽留，他也不爲所動，婉拒了兩人的好意。

白棟樑只好送了一筆錢給他，算是酬金。

蕭原沒有接受，他要白棟樑將那筆錢用來救濟縣裏貧困的百姓。

白棟樑雖然受了傷，仍然與呂振榮送蕭原出東門外，才揮手道別。

走在陽光下，微風中，蕭原的一顆心已飛走，飛向石鼓鄉，飛向他的未婚妻——張鳳琴的身邊！（本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鼠妖——馮嘉著



每本港幣$17.00

張克探長爲接連發生的三宗命案大傷腦筋，三死者被殺手法雖不同，但均體魄强壯，且手臂上均有紅印——似老鼠咬過的牙印……

黃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6.00

唐斐和宋遠這兩個殺手如螳螂，專替他倆的師父黃雀賣命去殺人，但最後一個目標是他倆的救命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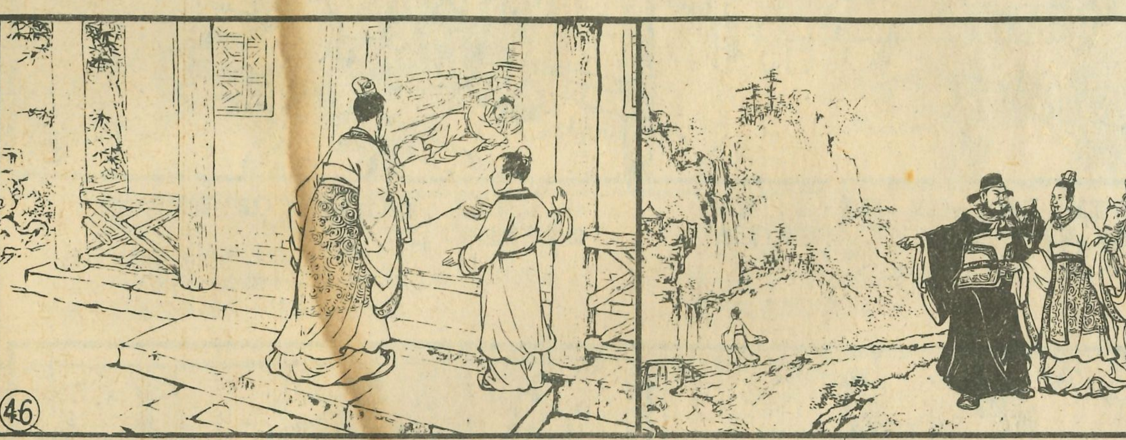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
超級市場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三國演義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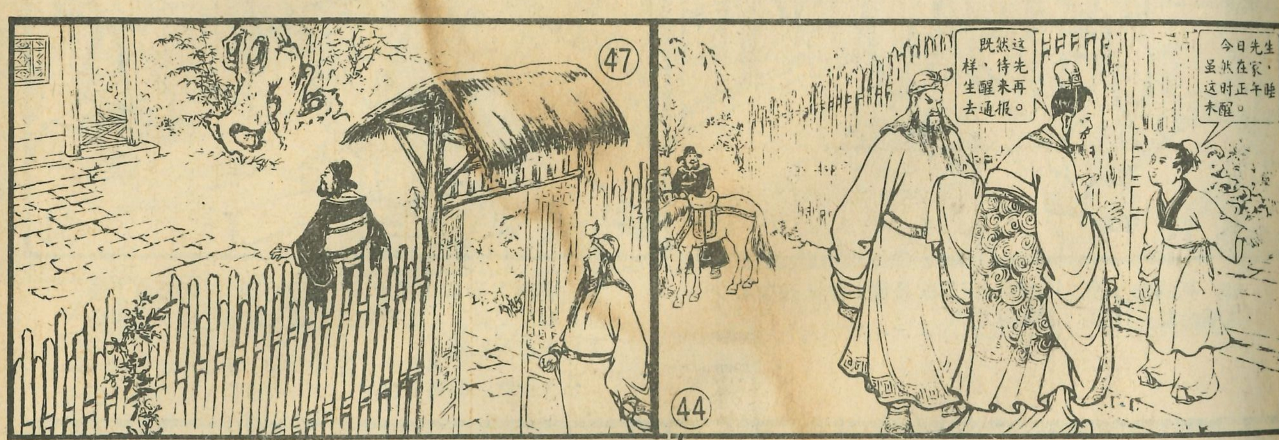
三顧茅廬（二）

徐正・編繪



43 諸葛均說罷，拱了拱手，竟自走了。張飛懊惱道：「此人沒有禮貌，爲甚麼不陪我們上莊，顧自走了。」劉備道：「他自有事，怎可相强。」

46 進門後，看見草堂榻上正有個人睡着，諒必是孔明，就站在台階下靜靜地等着。



44 劉備興冲冲地來到莊前，敲開了門，就要童子進去通報。童子却說孔明正在草堂午睡。劉備急忙阻止他，叫他不要去驚醒孔明。

47 張飛在門外等得久了，心裏漸漸地不耐煩起來，幾次跑進去張望，見劉備一直在階前站着，不由火起。



45 劉備便命關、張二人立在門外等候，自己跟童子輕輕地走進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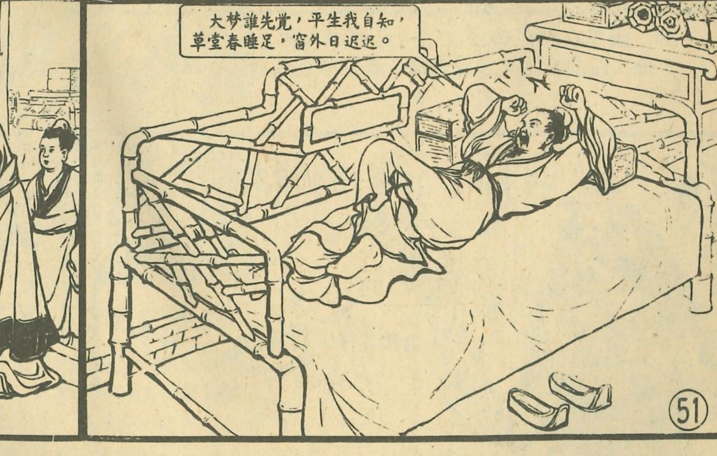
48 他一陣風奔到門外，對關羽道：「這先生這樣傲慢，只管裝睡，任我哥哥立在階下！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還睡不睡？」



49　張飛說着，便要動手放火，關羽連忙勸住他，張飛還是憤恨不已。



50　劉備在階前等了半天，只聽孔明在裏面翻了個身，朝裏又睡了。童子要去通報，劉備忙搖手阻止他不要去驚動孔明。



51　這樣，又過了一個時辰，孔明才醒，却還不起身，很自在地伸了個懶腰，高聲吟起詩來。



52　孔明吟完詩，又翻了一個身，問童子道：「有沒有客人來過？」童子道：「劉皇叔來了，已經等了好多時候。」



53　孔明起身說：「你爲何不早些通報！讓我去換了衣服相見。」說着，就到後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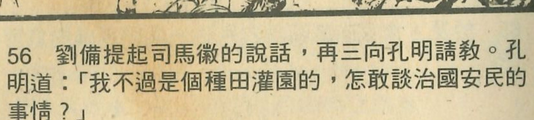


54　又隔了好一會工夫，孔明才整衣出來迎接劉備。劉備這才眞個看到孔明，見他一表人才，風度不凡，趕忙上前見禮。



55　兩人在草堂敘了禮，劉備說起三次拜訪的經過。孔明道：「不曾恭候，眞是抱歉。昨天看了將軍留下的書信，知道你憂國憂民，只恨我年輕才短，對將軍不能有多大幫助。」





56　劉備提起司馬徽的說話，再三向孔明請教。孔明道：「我不過是個種田灌園的，怎敢談治國安民的事情？」



57　劉備下拜道：「請先生可憐生活痛苦的老百姓吧。」孔明連忙扶起道：「我先聽聽將軍的志願。」

58　劉備談了自己的抱負，然後問起平定天下的辦法。孔明從董卓專權談起，談到目前的天下大勢，推測了今後的變化，把幾十年來的混亂局面，說得淸淸楚楚。劉備拱手聽着，越聽越是佩服。

59　接着，孔明拿出一幅地圖說：「這是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形。現在曹操已經佔了天時，孫權已經佔了地利，將軍要成霸業，必須愛護百姓，取得人和。可以先取荊州爲家，後取西川建立基業，與孫、曹兩家成爲鼎足之勢，然後再圖進展。」



60　劉備道：「先生的話，眞是淸楚明白。但是荊州劉表和西川劉璋，都是我的同族，怎好意思奪他們的基業？」孔明笑道：「劉表年紀大了，劉璋生性懦弱，在這樣的亂世裏，再大的基業也難保。」



61 劉備拜請孔明出山相助，孔明只是不允。劉備急了，垂淚道：「先生不肯出山，老百姓就難望過太平日子！」他的眼淚，簌簌地滾下衣襟，一會兒就濕了一大片。



62 孔明看他這樣誠懇，極爲感動。他想了一會，覺得天下戰亂，百姓苦難深重，便答應了劉備的邀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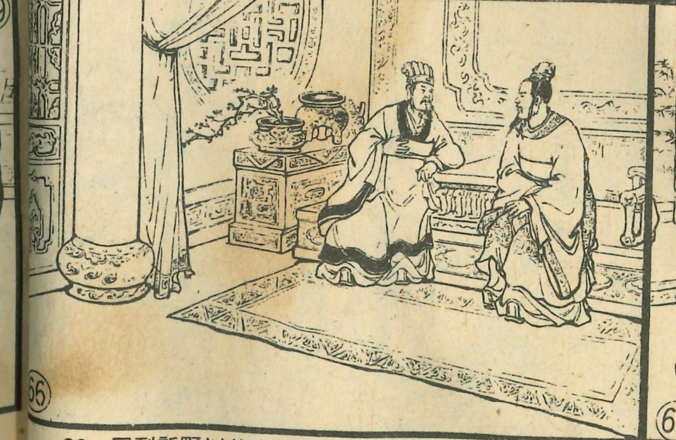


63 劉備見孔明答應了，高興地叫關、張二人進來拜見。當天劉備和關、張二人在莊上住了一夜。

64 第二天早上，諸葛均回來，孔明告訴他自己準備隨劉備出山，並把家事托附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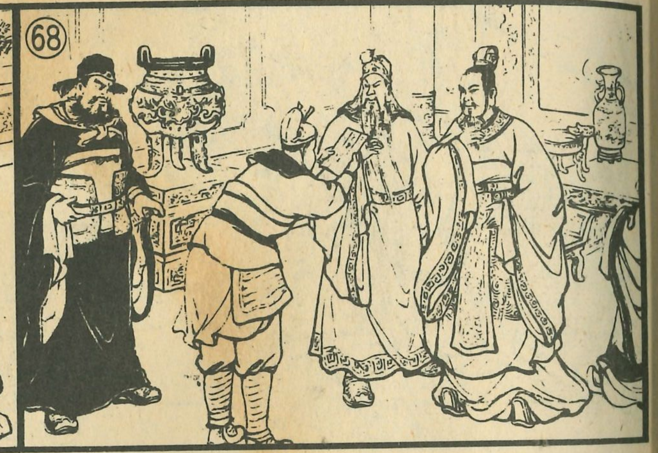
65 於是，大家向諸葛均告別，一同騎馬奔向新野而去。



66 回到新野以後，劉備對待諸葛亮像師長一樣，一起吃飯，一起睡覺，整天討論天下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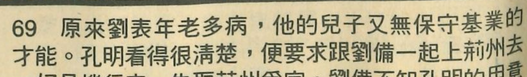
67 關羽和張飛兩人看了，心裏不服，勸劉備不要這樣厚待他。劉備不聽，兩人心裏都不滿意。



68 一天，劉備打聽到東吳攻破江夏，殺了黃祖，現在孫權屯兵紫桑。劉備便請孔明來商量。正巧劉表也因爲這事，差人來請劉備到荊州去議事。



69 原來劉表年老多病，他的兒子又無保守基業的才能。孔明看得很清楚，便要求跟劉備一起上荊州去，好見機行事，先取荊州爲家。劉備不知孔明的用意，便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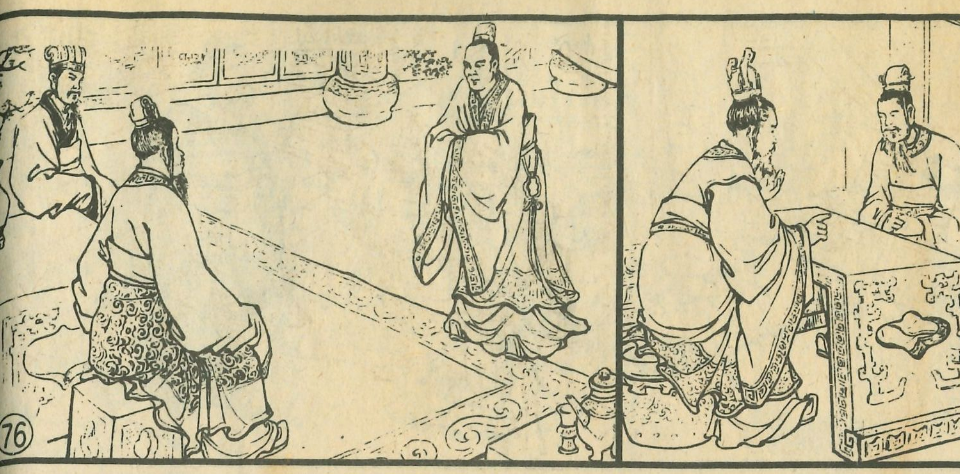


70 劉備便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與孔明一起趕到荊州來見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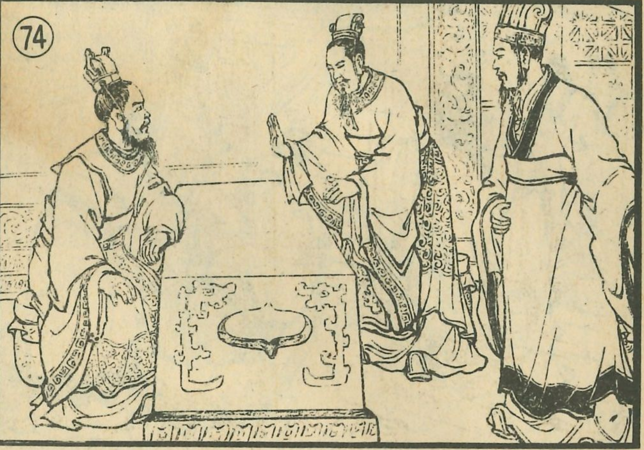


71 到了荊州，留張飛屯兵城外；劉備與孔明入城見劉表。劉備先向劉表提到「襄陽赴會」的事情，向劉表請罪。劉表心裏也很不安，連連向劉備道歉。

72 劉表便與劉備商量，要出兵去打東吳，替黃祖報仇。劉備搖着頭說：「荊州是四面用武的地方。我們去攻東吳，倘然曹操從北面打來，怎麼辦？」劉表聽了，一時拿不定主意。



73　劉表沉默了一陣，嘆了一口氣說：「我老了，近來又多病，沒精神辦事，希望賢弟來幫助我。我死了以後，賢弟便是荊州的主人了。」



74　孔明看了劉備一眼，暗示他趕快答應。誰知劉備非常不安，却站起來推托說：「這個重任我不敢擔當，兄長不必擔心，我們慢慢的想辦法吧。」

75　劉備、孔明辭別劉表，回到館驛。孔明不明白劉備的心意。劉備說：「景升對我有恩，我不忍心乘着他的危急去奪荊州。」孔明讚嘆着不說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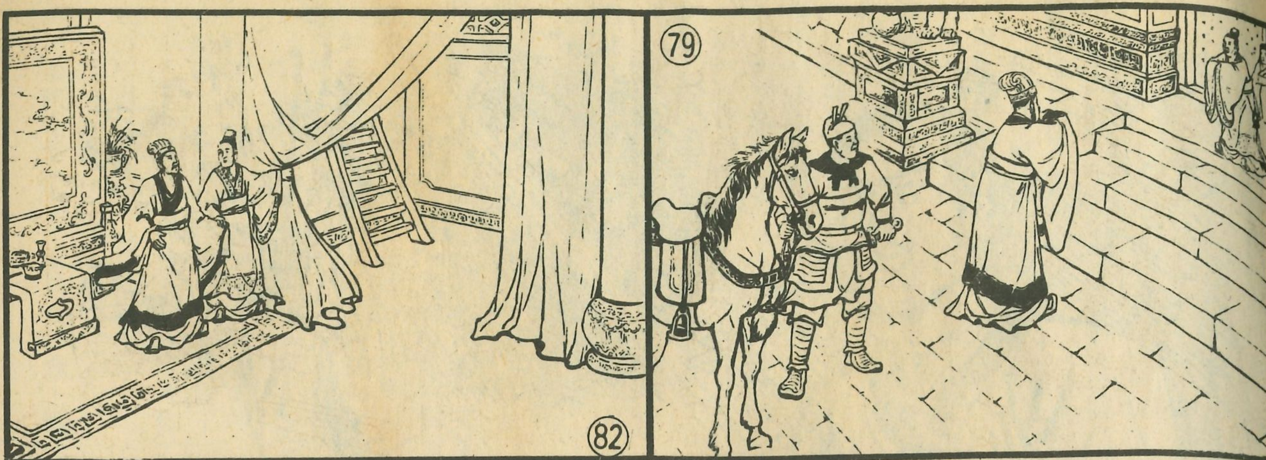
76　這時，劉表的大兒子劉琦來見劉備。他愁苦着臉，懇求劉備說：「我被繼母迫害，性命早晚不保，請叔叔救救我！」劉備說：「這是賢侄家事，爲甚麼來問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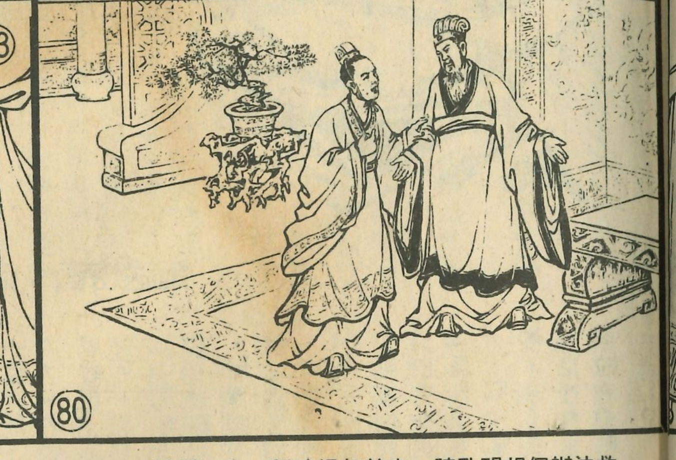
77　劉備嘴裏推托，心裡却老大不忍，請孔明替他想個計策。孔明微笑着，也說這是家事，不敢過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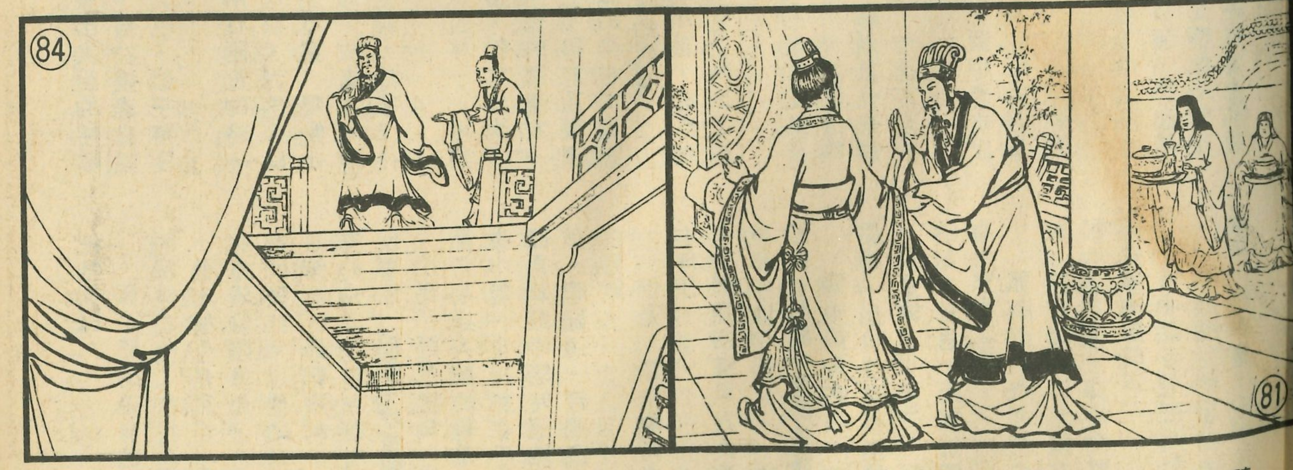
78　劉琦沒法想，流着眼淚告辭。劉備送他出去，一面低聲對他說：「明天我托孔明來回拜，賢侄想法懇求他，他一定有辦法。」劉琦謝着回去了。



79　第二天，劉備推說有病，請孔明代他去回拜劉琦。孔明答應了，來到公子宅前，劉琦殷勤地把他接待進去。



80　談了一會，劉琦提起前事，請孔明想個辦法救救他。孔明嚴肅地說：「我寄住在這裏，只是一個客人罷了。這件事如果洩漏出去，禍害不少啊！」



81　孔明說罷，便站起來告辭。劉琦連忙挽留，請他到密室裏去喝酒，態度十分誠懇。

82　兩人喝了一會，劉琦又要求孔明設法。孔明只是推托，又站起來告辭。劉琦哪裏肯放，他說：「先生不肯設法也罷，爲甚麼就要回去呢？」接着，他說自己有一部古書，請孔明到樓上去看一看。



83　到了樓上，孔明問他書在哪裏。劉琦立即淌下眼淚，拜着孔明說：「我性命早晚不保，請先生救我！」

84　孔明不答理，站起來想下樓去，但是樓梯已經撤去了。劉琦又苦苦哀求着說：「先生怕洩漏，不肯設策，現在只有你我兩人，總可以賜教了。」

（待續）

江湖路

兩期完短篇故事／楊帆·文 可飛·圖

護送密函 武林矚目

風從林間穿過，發出尖銳的呼嘯，下弦月似一把秤鈎，掛在濃濃烏雲之間，時隱時現，看天色，似乎將要下一場傾盆大雨。

雲中龍連續趕了兩日兩夜的路，避官道，走小路，棄坐騎，靠兩條腿狂奔疾走。餓了，吃點乾糧，喝點山泉，倦了就往樹上一靠，或者在草地上一躺，閉閉眼，養養神，然後又往前趕，眞夠辛苦了。

他盤算着，穿過這座林子，再翻過一座不算太高的崗巒，就可以到河東的縣境。他記得在崗巒的那邊有一家夜不閉戶的野店。他不再有甚麼奢望，只盼能夠舒舒服服的坐在那兒喝一盅岩茶，吃一頓熱呼呼的飯菜。

本來他兩腿已有千斤重，想到那家野店，雲中龍的脚步又輕快了起來。

這林子眞夠深，也夠密，走到深處，一絲月光也透不進來，黑沉沉的，所幸雲中龍是練劍，練劍首先是練眼，儘管四週一片漆黑，他還不至於一頭撞在樹枝上。

少說也有頓飯工夫，雲中龍走出了這座樹林，這時，那秤鈎似的月牙兒已完全失去了踪跡，天空中已稀稀落落地下起雨來了。

雲中龍不禁皺了皺眉，但他沒有停下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提起精神又往前走。不遠處的崗巒像一頭巨獸般在昏暗中蹲伏着，等待雲中龍去把牠征服。

雲中龍的確有信心征服橫在眼前的那座崗巒，打從洛陽出發一路北奔，他走的全是荒徑小路，從十七歲投身洛陽鎭陽鏢局，八年來，他走過無數的險路，以他的看法，江湖路才是最崎嶇、最艱險的，而他已經平平安安的走了八年，雖有驚，但却無險，仗着他一把劍，總算闖過來了。

出了那座密林，路面較寬，兩旁都是高過人頭的蔓草，如是在關外，雲中龍一定提劍在手，一步一驚心，因爲草叢中隨時隨地都會竄出一隻野狠，幸好這一帶並沒有那種兇殘狡猾的野獸。

但是，雲中龍却想不到蔓草中會有埋伏。

那是四個黑衣大漢突然從兩旁的蔓草中竄了出來，一字兒排開，橫在路中，將雲中龍的去路擋住了。

雲中龍驚在心內，表面上却是冷靜的，他也沒有試圖拔出腰間的長劍，只是停下了步子，雙手下垂，靜靜的站在那裡，距離那四個黑衣大漢約有十來步之遙。

那四個黑衣大漢也沒有蠕動的跡象，而且連兵刃都沒有亮出來，但是那八道目光，却像閃電般晶亮的一齊盯在雲中龍的臉上。

雲中龍很想問問對方阻道的目的，話到喉間又嚥了回去。在鎭陽鏢局八年，他學會了不少江湖門檻，更懂

得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的最佳策略。

就這樣僵持了一段時光，四個黑衣大漢的其中一個向前走了幾步，沉聲道：「請教，尊駕是否鎭陽鏢局的副總鏢頭雲中龍？」

雲中龍心頭的警意又增添了一分，這趟差事，除了總鏢頭何方亮之外，再無第三者知道，自己一路上更是絲毫未露行藏，對方是如何會知道的呢？

他盤算着，如果承認自己身份，也許會招惹無謂的痲煩，如是搖頭否認，豈不是弱了名頭？一旦傳揚出去，更將貽笑大方。他微一沉吟，就反問道：「請教閣下尊名是如何稱呼？」

「請先回答，你是不是雲中龍？」直呼姓名，尊稱也省略去，對方的口氣已相當地不客氣了。

這八年來，雲中龍在事業上可說是一帆風順，在鎭陽鏢局中以一個小小武師而爬到了副總鏢頭的寶座，在劍術上，因他有過人的資質，再加上個人潛心精研，南走姑蘇，北到關外，鮮有敵手，正因爲如此，就難免養成了幾分的傲氣。

儘管在臨行時，何方亮一再囑咐，此行要千萬小心謹愼，不可輕易與人動武，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也動了肝火，不由得沉聲道：「不錯，本人就是雲中龍，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在下唐傑，江湖上無名小卒。」

就像突然響了一聲無名霹靂，雲中龍不禁微退了半步，對方雖然是自謙是無名小卒，實際却是赫赫有名，提起「義俠俊傑」唐家四兄弟，不管黑白兩道，都會情不自禁地咋舌，尤其是站在雲中龍面前的這位唐家四兄弟老么唐傑，更是不好對付。

僅只一瞬間，雲中龍的傲氣消失了，雖然他不肯承認自己畏懼對方，但他必須承認——唐家四兄弟突然出面阻攔，這事情一定不簡單，也絕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把對方打發走的。

他面色一改，笑呵呵一拱手道：「原來是唐家四豪傑，幸會幸會！」

「客氣！」唐傑神情很冷淡，雖然也是拱手爲禮，却顯得甚爲勉强，「請問雲副總鏢頭，此行目的地可是保定？」

對方對他的行踪似乎瞭如指掌，雲中龍心頭的驚意，瞬即再增添一分，緩緩地點頭道：「不錯！」

「聽說尊駕要去保定會見億萬富豪趙元泰，是嗎？」

「不錯！」

「咱們兄弟早就猜想尊駕這趟是在走暗鏢，」唐傑回頭向其餘三人望了一眼，又回過身來說道：「是珍珠？瑪瑙？還是一件價值連城的碧玉？」

「錯了！」雲中龍這才透了一口氣，輕笑道：「只是一封函柬。」

「哦？」唐傑似乎有些意外的樣子。「一封函柬？區區一封函柬值得花五千兩銀子托交鎭陽鏢局保送？貴局竟又愼重其事地派出了赫赫有名的副總鏢頭親自押送，而閣下更是神神秘秘地繞道而行？」

雲中龍沉住氣的道：「想不到尊駕對內中情由竟是如此之淸楚，只可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唐傑必恭必敬的問道：「請賜教！」

雲中龍道：「的確只有一封函柬，也許因爲托送人求快……」

唐傑截口問道：「若是求快，盡可交快馬驛站傳送，日夜不停，從洛陽到保定，頂多七天，雲副總鏢頭縱使生了一雙飛毛腿，七天也到不了。」

「或許托送人爲了求安穩，所以才將這封函柬托交敝局保送。」

唐傑目光望向遠處，冷笑道：「唐家四兄弟雖然是好管閑事，却不是鷄鳴狗盜之流，鎭陽鏢局南行北走，也沒有怕過誰？雲副總鏢頭身懷金珠玉寶，却佯稱只是一封函柬，莫非怕我們唐家兄弟劫鏢不成？」

雲中龍連忙陪笑道：「閣下如此說，未免言重，雲某人身上的確只攜帶了一封函柬。」

唐傑一伸手，道：「那麼，請雲副總鏢頭將那封函柬出示，以辨眞僞。」

雲中龍突有所悟，看來對方的眞正企圖是在那封函柬，自己一時不察，竟然中了對方的圈套。

他楞了一楞，才搖搖頭道：「恕難從命，托交人一再交代，這是一封密函。」

唐傑語氣咄咄逼人地道：「即使是密函，在下也要看，不啓封，不覽內容，諒無大礙。」

雲中龍搖搖頭道：「這件事恕雲某萬難從命！」

站在後面的三個黑衣大漢之中又走出一個來，向雲中龍拱拱手道：「在下唐義。」

「哦！」雲中龍拱手回禮道：「原來是唐家大兄！」

唐義突然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雲中龍的左腕，沉聲道：「老四喜歡動口，我這老大喜歡動手，快將那封密函拿出來。」

雲中龍自然不是省油燈，左腕被扣，他的右腕却還能活動自如，探手取劍之快，使人目不暇給，手才一翻，一道晶光已向唐義的大臂處捲到，看情勢，即使唐義即時撤手，他那條右臂也非斷不可。

其實不然，唐義不但沒有撤手，反而猛力的將雲中龍的左腕猛地一摔，人到了雲中龍的左脅下。除非雲中龍存下了壯士斷臂的狠勁，否則他這一劍算是落空了。

刷！雲中龍果然沉腕壓劍，劍尖高挑，路邊的蔓草被削飛了一大片。

唐義冷笑道：「姓唐的祇要看看那道密函，雲副總鏢頭犯不着拔劍相向。」

在這一招之間，雲中龍已看出對

方的功夫，別說以一敵四，就是單挑單，他想贏對方都很費勁，但是也不會因此而妥協，於是沉聲道：「頭可斷，血可流，想看那封密函可辦不到！」

唐義面色倏地一變，兩道目光也變得森森可畏，站在一旁的唐傑適時插口道：「大哥放手！」

這四兄弟似乎以老么唐傑權力最大，經他這麼一喊，老大唐義果然放開了手，一聲不响的向後退去。

雲中龍當然看出目前的情勢，對方並不想動武，方才唐義出面不過是給他一點顏色看，因此膽氣一壯，揚聲道：「常聽人道，唐家兄弟行事素有分寸，何必一再使雲某人爲難。」

唐傑淡淡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選擇在此地與雲副總鏢頭見面，業已替貴局留下一點顏面，此時四野無人，尊駕祇要將那封密函拿出於在下眼前一晃就算完事，除神靈外，再也沒有別人知曉這件秘密。」

「未必吧！」突然在陰暗之中响起了一聲冷笑，那三個字就像突地點燃三枚炮竹，砰砰响亮。

唐傑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而他的三位兄長——唐義、唐俠、唐俊等人却長身而起，如脫弦疾矢般的向那發話處縱去，衣袂飄飛，帶起陣陣勁風。

人影交錯之間，唐傑與雲中龍之間突然多了一個人。

一身白衣，頭戴寬邊遮陽竹笠，髮髻聳立於竹笠頂端，一根金光閃閃的簪子即使在黑夜之中也是耀目生輝，來人頭額低垂，看不見他的容貌，看不見他的目光，但是却有一股懾人的威稜，迫使唐傑和雲中龍情不自禁地後退了一大步。

雨又停了，月牙兒也從浮雲間擠了出來，唐傑的兩道目光却像兩顆閃亮的星星，將來人凝視了一陣，冷聲道：「閣下好身手！」

他的三位兄長一舉撲空之後，業已飛快回轉，各自相距五步之遙，環伺在那白衣人的身後，誰也沒有輕舉妄動。

經唐傑的話一提，雲中龍突然想到那白衣人的出現宛如天降，身法委實絕佳，平日存留胸臆的幾分傲氣已蕩然無存，反而有一絲慚愧的感覺，因爲他發覺江湖上能人太多，他那一點武功實在微不足道。

那白衣人仍然沒有抬頭，緩緩的說道：「四位是唐家兄弟？」

「不錯，」唐傑那兩道晶亮如星辰的目光一絲也不曾眨動過：「閣下高姓大名？」

白衣人道：「窺人私隱，死後當入十八層地獄，並受剜目之刑，你可知曉？」

唐傑反唇相譏道：「竊聽人言，死後亦當入十八層地獄，並受割耳之刑，你可知曉？」

白衣人緩緩的抬起頭來，在月光之下只見他面如冠玉目如珠，眞個是丰神俊逸，神態飄然，他向雲中龍一擺手，道：「雲副總鏢頭，請先趕路！」

雲中龍很想知道這白衣人的來歷，更想目睹這一場的驚天動地的大廝殺，但他也極欲離開這是非之地，於是微微一點頭，揚長向前行去。

剛一邁開大步，唐義就一橫身把去路攔住，沉聲道：「咱們唐姓兄弟糾夥阻道，還得咱們開道，尊駕暫請留步。」

雲中龍正感進退維艱之際，只聽得白衣人輕叱一聲，唐義身形立即向那蔓草閃倒了下去，並發出一聲悶哼！至於那白衣人如何出手，施展的是甚麼武功？雲中龍根本沒有看清楚，當唐家另外三兄弟齊聲暴喝，向那白衣人撲去時，雲中龍已經接連幾個起落，衝上了崗巒，身後隱約傳來陣陣斯殺之聲。

* * *

爐火熊熊，小米粥的香味散發在秋夜的空氣間，雲中龍雖不想稍作停留，但是腹飢難耐，他一再猶豫，最後還是走進了這家夜不閉戶的野店。

雲中龍大概已有兩三年沒有走過這條路了，那位白鬚白髮、滿臉皺紋的老店家看來仍是那麼的健碩。一見雲中龍進店，連忙笑呵呵的迎上來，道：「客官辛苦啦，讓我先給你泡壺茶，是雨前龍井？還是茉莉香片？」

雲中龍搖搖頭，道：「不用費事啦！打完了尖，我還要連夜趕路，來點野味，一碗小米粥……」

老店家接着道：「再加二斤出籠的熱饅頭？」

「行！」雲中龍坐了下來。

他選的座頭正好對着崗巒下來的山道，那是從山崗那邊過來的人必經之路，若有風吹草動，他可以先一步溜開的。

食物很快送了上來，雲中龍剛要低頭進食，神情突然一楞，拿在手裡的竹筷也情不自禁地放了下來。

原來他發現方桌上的一角，被利刀削去，痕跡很新，切面平整，這家野店在不久之前必定發生過甚麼事。

「老人家！」雲中龍以漫不經意的語氣問道：「方才有人在你店裡打架麼？」

「沒……沒有啊！」老店家語氣極不自然，而且還別轉頭去，避過了雲中龍的視綫。

雲中龍看在眼裡，明白在心頭，那老店家必是受了警告。他知道多問無益，於是又低頭進食，四周靜悄悄的，只聽見喝粥之聲音。

在微弱燈光之下，雲中龍突然覺得有一道紅影在他面前晃動，抬頭看，只見一個紅衣女郎站在他的面前。

那女郎一身紅衣，鬢邊還插了一朵紅花。

論姿色不算美，却有幾分媚，看

年齡，少說也有二十五六，倒有幾分俏。

雲中龍心中暗裡咕咕嚕嚕，這家野店不但賣酒，連酒字下面「色」也具備了。

他沒有去理會，又低頭去啃那饅頭，喝稀粥。

那紅衣女郎却向他搭訕道：「客官，山崗那邊可有人在打架？」

這野店距離唐家兄弟與白衣人動手的地方少說也有十里地，而且還隔着一座崗巒，她如何知道那裡有人打鬥，莫非方才也在蔓草之間窺覷？

心頭暗凜，雲中龍不禁停下了筷子，自己將對方看成了賣笑的，八成是走了眼。

他目注對方，反問道：「姑娘怎知山崗那邊有人打架？」

「不知道才問你嘛！」紅衣女郎眉笑眼開的坐了下來，粉白細嫩的五根手指竟然輕柔柔地搭上了雲中龍的手背上，接着問道：「客官從那裡來？」

「洛陽！」雲中龍沉靜的回答，身子一動也沒動，左手穩定的端着小米粥，他已盤算好，只要對方稍有行動，這碗熱騰騰的小米粥就會迎頭蓋臉地向她潑過去。

那紅衣女郎並沒有輕舉妄動，白嫩的指尖在雲中龍的手背上輕柔地摩挲着，仍是笑容滿面地問道：「要去何處？」

「保定府。」

「有急事？」

「姑娘怎知？」雲中龍冷冷的反問道。

「沒有急事因何要連夜趕路？」

「夜裡趕路涼爽，姑娘的話問完了麼？」

紅衣女郎嬌笑道：「別急！你怎知方才這裡有人打架？」

雲中龍指着缺角的方桌子，道：「這裡。」

「好尖的眼，」她那白嫩的手指離開了雲中龍的手背，撫摩着方桌角被削去的地方，喃喃的道：「這是被一把利刀削去的。」

「那絕不是老店家手裡的菜刀。」

紅衣女郎突然正經起來，道：「看你身佩長劍，應該知道江湖上是誰的刀最快。」

雲中龍神色一凝，道：「快刀雷九？」

「不錯，」紅衣女郎緩緩地點頭道：「快刀雷九，他的刀能夠削下空中燕子的尾巴，也能削斷花蝴蝶的觸角，但却無法砍斷那白衣少年的手。」

「白衣少年？」

「喂！」紅衣女郎一隻手平放在桌面上，道：「那白衣少年的手就這樣的放在桌面上，雷九揮劈下，桌子缺了角，但他的手却好生生的，雷九的刀快，但那白衣少年的動作更快，被砍落的桌子角還沒有落地，他的手已恢復了原來的姿勢。他明明在雷九揮刀砍落時手臂移開了，但是看上去却像沒有動過的一樣。」

「那個白衣少年？」

「就是方才在山崗那邊，用一塊小石子打翻了唐家老大的白衣少年呀！人家幫了你的忙，你怎麼將人家忘了呢？」

「快刀雷九因何要劈他的手？」

「他們在打賭。」

「打賭？」

「嗯！雷九在這裡喝酒，好像在等甚麼，」說到這裡，紅衣女郎有意無意地向他瞟了一眼。「白衣少年要趕他走，雷九自然不肯，於是兩人打賭，結果雷九的快刀沒有傷到白衣少年的一根毫毛，他乖乖的走了！」

「哦？」雲中龍楞住了。

「喂！」紅衣女郎伸手搭住了他的肩上，「以我看，雷九一定是在等你，你身上究竟帶了甚麼寶貝，才引來這麼多的江湖高手？」

雲中龍冷笑道：「姑娘何不去問問那些江湖高手？」

「放心！」她收回了手，撇撇嘴道：「不管甚麼金銀珠寶也休想教我動心。」

「甚麼才能使姑娘動心呢？」

「漂亮的小伙子！」她吃吃地嬌笑，壓低了聲音：「比如說那白衣少年吧，可眞是舉世無雙俊秀人才，唉！只怕這塊肥肉難以吃到口裡哩！」

雲中龍心頭一動，頓時想到那紅衣女郎是誰了。除了紅娃李麗麗之外，誰還會如此厚顏無耻。

「哦！原來是紅娃姑娘！」

「咦，你認識我？」

「鼎鼎大名的紅娃，江湖上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得呢？」

他語氣之間，明明有譏誚之意，然而李麗麗却不以爲忤，泰然道：「所謂鼎鼎大名，大概是臭名吧；我可不管人家怎樣說，咱們苗族天生坦白，要愛就愛，要恨就恨，絕不像你們漢人，祇會在肚子裡作文章。」

雲中龍道：「姑娘倒是個直性子，可要聽在下一句直言？」

「請講。」

「那位白衣少年不是一塊肥肉，而是一塊石頭，當心妳那滿嘴的白牙。」

雲中龍說完之後，將沒有吃完的饅頭放進了乾糧袋子裡，站了起來。

李麗麗坐着沒有動，依然笑道：「你用話損我，我可不和你一般見識，以你的脚程計算，天亮之前，八成可以趕到九里墳，當心遇鬼。」

「鬼？」雲中龍不自禁地回過身來，「請姑娘不必操心，我有斬鬼利劍。」

「眞鬼那時候已經進了墳，等在那兒的是假鬼。」

「假鬼？」

「相信你不會沒有聽見過『冷面無常』巫達的大名吧？」

巫達？雲中龍心頭不禁大驚，這

個黑道巨擘雖是人見人怕，却是絕不輕易出動，此番出頭又是爲了那封密函麼？

他楞了一楞，才低聲道：「姑娘因何知道巫達等在九里墳？」

「是巫達告訴我的。」

「令人難以置信。」

李麗麗淡淡的笑道：「一些兒也不足爲怪，巫達雖然武功出衆，心狠手辣，但却是一個有疾的寡人，枕邊細語，甚麼機密話也會說了出來。」

「那麼，妳又爲何將他的行踪告訴我？」

「因爲我想爭取那位白衣少年對我的好感。」

雲中龍楞了一楞，道：「我不明白姑娘這句話的意思。」

「原來你是個大笨蛋！」李麗麗暗笑失聲。「那白衣少年顯然在暗中助你，我若想和他成爲密友，當然也要助你一臂之力啊！」

雲中龍沒有再答理她，塞了一塊碎銀在老店家手裡，揚長走出了店門。

月牙兒已經偏西，怕有三更天了。

* * *

九里墳雖是去河東縣城的必經之地，雲中龍如是存心要繞道兒也未嘗不可，但他却沒有避，他情知像冷面無常巫達這種具有數十年江湖歷練的老魔頭找上頭來，即使你鑽到什麼地方去也休想躲得過。

九里墳距河東縣城的南門約有二十里之遙，是一片大荒地，墳地連綿，沒有一戶人家。

李麗麗算得很準，鷄鳴二遍，甫交卯時，雲中龍就來到了。他畢竟在外闖蕩了幾年，還有點膽量，雖明知前途有厲鬼等待着自己，步履依然十分穩健。

墳地裡雜草叢生，堪堪留下一條小徑、剛一走進這鬼氣森森的地域，前面五十丈處突然出現了一排亮晶晶的燈。

紙糊的竹燈籠，一字排開，共有八盞。

雲中龍心中暗暗嘀咕，姓巫的老魔頭倒還算得上光明磊落，人未現，燈先亮，而且很有排場。

幾個大步，人已到了燈前，雲中龍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抬頭看看，那八盞燈籠並非提在人的手裡，而是掛在竹竿之上，竹竿插在地裡，排列得十分整齊。

這是爲什麼呢？是巫達故弄玄虛麼？以那魔頭的功力而言，放眼江湖，他該可以予取予携，何必還如此費心機？

雲中龍納悶了一陣，彎腰撿起了一塊石子揚手打去，噗地一聲，最左邊的一盞燈籠被打熄了。

四週毫無動靜。

雲中龍膽氣一壯，雙手撿起一大把石塊，猛力打出。只不過眨眼之間，四週一遍漆黑。

突然，一個陰冷的聲音道：「好大膽的狂徒！」

那聲音似遠若近，雲中龍無法辨別說話的人藏身何處，一陣冷風迎面撲來，使他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鷄皮疙瘩，楞了一楞，才壯膽問道：「閣下何人？」

那陰冷的聲音道：「別問我是何人，只問你因何要投石擊滅我的燈籠？」

雲中龍道：「在下只是順手投石，並無惡意，毀損的燈籠，在下願意賠償。」

「只怕你賠不起！」

「連財寶皆有價，閣下這八盞燈籠難道是無價之寶？」

「紙糊燈籠只值十六個銅錢，但是『金綫蟾蜍』却是舉世難求。」

「金綫蟾蜍是什麼一回事？」

「金綫蟾蜍是五毒之一，而牠的唾液却是可以解百毒，九里墳地裡祇有一只金綫蟾蜍，我已等候了百日，這八盞燈籠正是引牠出洞而設，蟾蜍剛探出頭來，却被你這膽大的狂徒將燈擊熄，火光一失，蟾蜍又歸回洞內，使我前功盡廢，你如何賠得起！」

「古人云：不知者不罪。」

「休要狡辯！」一聲暴喝起於雲中龍面前。

在暗淡的光線下，雲中龍發現面前站著一個畢直的身影，一身黑衫，頭上戴著一頂高高的帽子，模樣兒有些古古怪怪。

雲中龍拱拱手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除了無常之外，誰還會戴上這高高的帽子。」

「我——」雲中龍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道：「原來是巫老前輩。」

「想不到你這娃兒還叫得出我的名號，既然如此，你就該知道我這幾個月來一直在九里墳捉那隻金綫蟾蜍，你方才擊熄燈籠，莫非你存心和我搗蛋？」

雲中龍抗聲道：「在下絕非故意……」

巫達截口道：「少說廢話，罰你自此刻起，每夜守候在九里墳，等那金綫蟾蜍出洞，否則你就要成爲我的掌下亡魂。」

聽口氣，巫達守候在九里墳，與那封密函毫無關係，雲中龍沉吟了一陣，試探地說道：「在下既然誤了老前輩的大事，理應受罰，只是在下尚有要事在身。」

「什麼要事？」

「有一封緊急的函件要送往保定府！」

「你在何處當差？」

「洛陽鎭陽鏢局。」

「什麼重要的函柬需要鏢局保送？」

「在下身爲伙計，並不知內情。」

巫達沉吟了好一陣，道：「多久可回？」

「來回約莫半個月時光。」

「好！辦完了事再回來這兒受罰，如你若不守信，休想活過百日。」說到此處，巫達側身道旁，擺擺手，接道：「你可以走了！」

雲中龍心中不禁一寬，人道冷面無常難纏，却想不到是個如此通情達理，連忙拱拱手道：「多謝巫老前輩，在下一定如期而至。」

他才向前去了幾步，巫達却又喚道：「慢走！」

雲中龍停步問道：「巫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這封密函是何人托送？」

「那密函是由敝局何總鏢頭收受，在下不知。」

「送給何人？」

「收函人名叫趙元泰。」

「呀！保定府的億萬富豪。」

「在下可以走嗎？」

巫達冷聲道：「我平生最痛恨的是那些有錢人，爲富多半是不仁，我反悔了，你要守候在這九里墳，等我捉住那隻金錢蟾蜍之後，你才可以到保定府去送信。」

雲中龍心頭暗駭，繞了許多彎，看來巫達的目的還是在那封密函上，而他却不明說，巫達何以不直截了當地逼自己交出那封密函？

楞了一陣，他才緩緩地道：「古人云：爲人謀而不忠……」

巫達暴叱道：「少在我面前咬文嚼字，就這樣說定，日間你宿在河東縣城南門的高陞客棧。一更起就隨我來九里墳守候那隻金綫蟾蜍，除非你想死，否則就乖乖地聽我吩咐。」

雲中龍張口結舌，一時說不出話來。

突然，噗地一聲响，那八盞燈籠復明，每一盞燈籠上都被雲中龍以石塊擊破一個大洞，此刻可以見到熊熊燭火在晨風中搖曳不定。

天色已漸明，可以清晰地看見小徑中間站着一個人，就是那位神秘的白衣少年。

巫達緩緩地轉過身去，目注白衣少年，凝神問道：「娃兒，你是從那兒學來這手劈掌傳火的神功？」

白衣少年顯然無意回答巫達的話，只是擺了擺手，道：「在下可否爲鎭陽鏢局的雲副總鏢頭講一個情？」

巫達問道：「講一個什麼情？」

白衣少年道：「先讓他往保定府送信，然後回來受罰如何？」

巫達道：「我想問問，你爲他講情的動機何在？」

白衣少年道：「因爲在下知道，這封密函是十萬火急，途中是躭誤不得。」

巫達道：「你冒昧求情，焉知我會答應？」

白衣少年道：「請尊駕務必給在下這一個面子。」

巫達道：「你年紀雖然輕輕，武功却是高深莫測，是應該給你一個面子，如果不按時回來受罰，唯你是問。」

白衣少年點點頭道：「如果雲副總鏢頭不按時回來受罰，在下願意代過。」

「好！」巫達揚聲道：「說個萬兒來！」

白衣少年突然一楞，兩道修眉也微微一皺，抿唇良久，才緩緩的道：「在下名叫曾平。」

巫達目光一亮，嘿嘿笑道：「江湖上姓曾的並不多，高手更少，我問你：『平地一聲雷』曾超羣是你什麼人？」

自稱曾平的少年神情微微一震，道：「乃是家父！」

提起曾超羣，雲中龍也有印象，乃是二十年前的一代大俠，所創的「一聲雷」掌風凌厲無匹，一招之下就要見生死，只是多年不聞他的信息了。

巫達突然哈哈的笑了起來，其聲宛如狠嘷梟啼，使人聞之心悸。

他的笑聲一住，曾平立即沉臉問道：「尊駕因何發笑？」

巫達冷聲道：「曾超羣雖是二十年未履江湖，歸隱泉林，然而巫某人却還知道多少有關曾超羣的信息，姓曾的也許因爲過去殺孽太多，犯了天怒，罰他絕後，只不過生了一個女兒，你竟然要冒認他的兒子，這豈不令人發笑麼！」

曾平面上不禁一訕，語氣不悅道：「笑也笑過了，尊駕是否答應雲中龍先把信送往保定府去？」

巫達搖搖頭道：「不答應。」

曾平沉聲道：「是不給面子？」

「並非不給面子，而是你不具誠意。」談到此處，巫達向雲中龍一擺手道：「走吧！你進縣城後一定要投宿在南門的高陞客棧，晚上一更就要到這兒來，如果你隨身携帶的密函眞的十萬火急，你不妨修書一封，交驛站傳遞，要你們鏢局另外派一個人來接替你的差事便了。」

說罷自顧自的走了，走得極快，一瞬間，連影兒也不見了。

自出道以來，雲中龍還沒擔當過如此重大神秘莫測的差事，更沒遭遇到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曾平凝望着巫達身影在遠處消失後，回轉身來，道：「雲副總鏢頭，你儘管依他的吩咐，前往縣城南門的高陞客棧稍歇，睡醒以後趕你的路，巫達如興師問罪，有我頂着。」

雲中龍故作畏懼地道：「巫達這個老魔頭可惹不起啊！」

曾平冷笑道：「你怕他？」

「江湖上不怕他的人實在太少了！」

「江湖上不怕唐家四兄弟的人也太少，他們並沒有傷害你一根毛髮。」

「雲某人禁不住的要請教，朋友因

何一再相助？」

曾平沉下臉道：「雲副總鏢頭此行目的是保送那封密函，密函到了趙元泰的手裡，你的差事算完了，別的事你最好少問。」

雲中龍情知問不出什麼來，不過他的心裡却有數，那曾平必然和這封密函有莫大的關係，否則他不可能如此的呵護。

但是，雲中龍又猜不透，如說這封密函與曾平有莫大關係，函柬怎會輪到鎮陽鏢局保送？以曾平功力來說，這封密函安全交到趙元泰手裡，該是輕而易舉之事，何必這樣大費周章。

＊ ＊ ＊

夜裡下過了一陣雨，青石板鋪砌的大街顯得很乾淨，沒有落葉，也沒有塵土，然而，却有一個頭戴竹笠，身披蓑衣，手拿掃帚的人在清掃大街，刷刷的响聲，雲中龍一走進南門就聽見了。

青石板的凹坑處，在一陣秋雨之後，自然是會有一些積水，掃帚過處，水珠飛濺而起，在晨光照耀下閃閃生光，像一粒粒晃眼的珍珠。

雲中龍不免多看了幾眼，也因而注意到那個清掃街道的人，他突然發覺那人揮動掃帚的速度非常之快，快得像……

當他有了這種感覺之後，竟然情不自禁的停下了腳步，那清掃街道的男子也突然回轉身來。

雲中龍看到了兩道烱烱生光的目光，一張威稜突出的面孔，他暗暗地吸了一氣，右手不知不覺間搭上了腰際的那柄長劍，似乎要準備迎接一場大戰。

那人身形不動，眼光未霎，低聲道：「尊駕可是鎮陽鏢局的雲副總鏢頭？」

「不錯，」雲中龍目注對方，不稍一瞬，沉靜地反問道：「閣下是……」

「快刀雷九。」

「哦！幸會，幸會！」雲中龍欣然拱手為禮，很快的，他的右手又回到劍柄之上。「閣下清晨掃街，不知是因何原故？」

「恭候大駕。」

「哦！不知有何見教？」

「尊駕如此連夜趕路，是否要在河東縣城內歇上一歇？」

「打算小睡半日……」

雷九截口道：「打尖則可，小睡則大大不妙，出北門，走小黃山，約二十里地有一大方禪寺，寺內設有清淨禪房，若在那兒小睡，絕不會有好事之徒前來擾人好夢。」

雲中龍冷冷的問道：「聽說閣下昨夜在野店中等候雲某人？」

「不錯！」

「為什麼？」

「想告訴尊駕，河東縣城內停留不得！」

「閣下動機何在？」

「受人之托。」

「何人所托？」

「恕難奉告。」快刀雷九將掃帚放在路旁，拱一拱手，接道：「雷某已將此話轉告，信與不信，則全由尊駕自己決定了！」

說罷轉頭，揚長而去。

雲中龍揚聲道：「請閣下慢走一步。」

電九轉身緩緩的道：「尚有何見教？」

雲中龍沉聲道：「雲某人自從離開洛陽以後，遇見不少奇人，聽說過不少妙事，內中以閣下的言行最為乖異，憑閣下在江湖中聲望，竟然會替別人作跑腿帶信？」

電九詞色平靜地道：「方才雷某業已說過，信與不信，全憑尊駕自己作主。」

「以雲某拙見，那大方禪寺必然已張好羅網。」

「雲副總鏢頭未必是一個自投羅網的黃雀。」雷九的面色突然一沉下來，但他並沒繼續的說下去，身子一轉便向前走去。

雲中龍也未追上去和對方多作搭訕。在進城之前他已盤算妥當，不管如何都要在南門邊的高陞客棧小住半日，一連串怪人怪事的出現，反而使他忘却本身的安危，產生了一種發掘事實眞相的好奇心。

前行約五十步，就看到高陞客棧的布招。

一陣油香隨着晨風迎面撲來，那是油炸粉果子的味道，跟着那股香味，雲中龍一脚踏進了高陞客棧。

進早食的人不多，雲中龍選了一副座頭，不待吩咐，店小二就送來一碗熱粥，一盆尤在嘶嘶作响的油炸粉果。

雲中龍一把拉着店小二的手，低聲問道：「小二，可有上房？」

店小二楞了一楞，才反問道：「客官趕了一晚夜路麼？」

「嗯！給我整頓一間上房，我要小睡半日。」

店小二連應道：「行！行！客官請先進食，小人這就去知會賬房管事，為客官將上房整頓好。」

在跨進客棧之前，雲中龍原以為這兒必是藏龍卧虎，險象環生，是以進食之際，隨時暗察四週，耳聽八方。殊不知當他戰戰兢兢的吃完了早點之後，一個古怪的人也沒有出現過，一點情況也沒有發生。

店小二帶他來到西廂一間上房，只見庭院花木扶疏，四週一遍靜寂，雲中龍暗中盤算，少睡片刻，必然是非常的安寧。

趕了一夜路，又遇上許多驚心動魄之事，不管雲中龍的體魄多麼强壯，精神多麼旺盛，到了這個時候也會感到疲累不堪，剛剛和衣躺下時，他

還將注意力集中在兩耳之上，右手也緊緊握着了身側的劍柄，但稍過片刻，睡意漸濃，警戒的意識也消失無踪。

也不知過了多久，雲中龍突在夢中驚醒，他翻身躍起，長劍也倏然出鞘。

屋內突然响起了一陣咯咯嬌笑，雲中龍定睛看去，只見李麗麗神態悠閑地坐在靠椅上。

雲中龍喝問道：「妳！你怎麼樣進來的？」

李麗麗媚笑地道：「是走進來的呀！」

雲中龍看看門窗，依然是完整如初，並無破損跡象，不禁有些納悶，他清晰地記得在臨上床之前，他還特別小心地檢查窗門及門戶。

見他納悶，李麗麗又笑道：「這兒又不是銅墻鐵壁，我能夠進來也算不了什麼稀奇事啊！」

雲中龍沉聲道：「妳穿門越戶，偷進我的上房來，必然想圖謀不軌！幸我及時醒來……」

「哈哈……」李麗麗高聲狂笑打斷了他的話道：「雲副總鏢頭，你說我圖謀不軌？又說你幸好及時醒來，眞是笑掉我的大牙啦，告訴你吧！我在這兒足足坐了一個時辰。」

「哦！一個時辰？」

「吃驚了？」

「妳就那麼規規矩矩的坐着？」

「哈哈！你以為我會搜查你的行李？」李麗麗站起來走向他，面上浮現着嘲弄的笑容。「雲副總鏢頭！請趕快查看一下，看看是否有丟了什麼寶貴的東西沒有？」

雲中龍沉聲道：「請妳出去！」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男人向我說這種話。」

「請妳出去！」雲中龍的語氣更加凌厲。

李麗麗那副妖媚的面孔突然沉了下來，雙眉倒竪，宛如兩把挑起的利劍，一字字低沉有力地說道：「雲副總鏢頭，希望你說話客氣一點，若不是我紅娃坐在這裡，你的腦袋可能早已搬了家。」

雲中龍冷笑道：「休要危言聳聽！」

李麗麗也回以冷笑道：「我紅娃在江湖上雖然有點臭名，却沒有人敢說我信口雌黃，胡說亂道，你在這兒高枕無憂，殊不知隨時都有性命之虞。」

「李姑娘！」雲中龍的語氣業已緩和了許多，「果眞如此，我一定要拜謝救命之恩，不過請姑娘拿出憑証來！」

李麗麗突然揚腕一揮，突然一道紅光閃電般向床榻處射去。

雲中龍目光非常之銳利，當對方一出手之際，他就看出了李麗麗手裡拿着一根極細的紅線，前端拴着一枚精光巧妙的鐵鈎。

那鐵鈎直射床底下，似乎鈎住了什麼東西之後，李麗麗才向後一拖。

原來在他床底下拖出了一個人來，是一個死人，把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死者年紀約莫三十歲，一身黑衣，右手中還緊緊握着一把匕首，刀刃上發出藍光，這刀刃顯然是淬過毒藥，他的致命傷是喉間刺進了一把銅鏢，鏢尾繫着一股股紅色的繐子。

雲中龍聽說過紅娃李麗麗的大名，自然也聽說過她那向不虛發的紅纓鏢，立即倒抽了一口冷氣，半晌說不出話來。

李麗麗冷冷的問道：「雲副總鏢頭，認識這個人嗎？」

雲中龍向死者凝視了一會，搖搖頭道：「不認識！」

「你是否認識他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要你的命。」

「李姑娘在何處殺死了他的？」

「這裡！」

「哦！我會睡得那麼酣麼？」

「因為你太疲倦了！」

「李姑娘可知道他為什麼想要我的命？」

「如果死人會說話的話，你不妨去問問他。」

雲中龍發覺對方的言詞非常之刁鑽潑辣，只得笑笑道：「那麼，我眞要多謝姑娘了！」

「謝倒不必，你還是早些離開這裡吧！」

「李姑娘因何如此的照顧我？」

「在野店中我已對你說過，照顧你只是為了要討好那個白衣少年！」

「妳眞的很喜歡他？」

李麗麗毫不忸怩地點點頭道：「當然喜歡他，我願意為他作任何事情。」

「我不妨告訴姑娘一些有關那位白衣少年的事蹟，他名叫曾平，是『平地一聲雷』曾超羣的兒子。」

李麗麗兩眼突然睜得溜圓，疾聲問道：「是誰告訴你的？」

「是他自己說的。」

李麗麗嘆了一口氣道：「我的心血白費了！」

雲中龍大感不解地問道：「請問姑娘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曾超羣根本就沒有兒子，曾萍是他的女兒？」說到了這裡，李麗麗打從鼻孔噴出一股冷氣：「哼！我追了好幾百里地，原來追的是個假男人。」

說罷，開門就走。

雲中龍連忙叫道：「姑娘慢走！」

李麗麗連頭都沒回轉過來，冷冷道：「甚麼事？」

「這個死人該如何處理？」

「那是你的事。」

「可是，這個人是妳殺死的啊！」

「雲副總鏢頭，」李麗麗惡聲惡氣的道：「媒人幫你娶老婆，可不保証你的老婆生兒子。」

雲中龍不禁一楞，一瞬間，李麗麗走個沒踪沒影。

然而，門口却仍然站了一個人，那個人是快刀雷九，他已換了裝束，原來的過山刀掛在腰際，顯得英氣勃勃。

雲中龍道：「閣下該可作個見證，這人可不是雲某人殺……」

雷九冷冷截道：「雲副總鏢頭幹的是鏢行，南走北闖，難道還怕添寃家、結樑子？」

「話可不是那麼說，河東縣城是個有王法的地方，雲某只怕官府捕快找麻煩。」

快刀雷九一步跨進房來，隨手關上房門，道：「尊駕可願意到小黃山的大方禪寺去小歇片刻？」

雲中龍搖搖頭道：「雲某人方才業已小睡片刻，現在無此必要了！」

「有一個人在那兒等候尊駕。」

「誰？」

「見面便知。」

「雲某人倒想多結識幾個江湖上朋友，只可惜有要事在身不便拖延，小黃山雲某人不想去了。」

雷九突然神情一凝，手指椅上的死屍，道：「尊駕可知此人是誰？」

「不知。」

「燕趙雙毒的老二。」

「哦！」雲中龍微微一驚。「莫非他是名震黑道的毒蜈蚣吳海？」

「正是他。」快刀雷九語氣正透着威脅。「他兄長毒歇子吳江還在河東縣城，他兄弟喪命的事一旦張揚出去，只怕尊駕有麻煩了！」

雲中龍沉聲道：「閣下是在要脅雲某人？」

「如此說也未嘗不可，即使尊駕那把劍勝得了吳海，尊駕也不能輕而易舉地一走了之，官府要落案，少不得也要盤問尊駕，稍一躭擱，就是十天半月。」

雲中龍沉吟了一陣，道：「如果雲某聽從閣下的勸告去小黃山大方禪寺呢？」

「這死屍由雷某人負責處理。」

「閣下應該認識曾萍。」

「就是那個白衣少年？」

「正是！」

「怎麼樣？」

「在野店中，你二人打賭，你輸了……」

快刀雷九截口的道：「不錯，雷某是輸了，因此雷某立即離開那野店，但他可管不了雷某在河東縣城幹的事。」

「你不怕冷面無常巫達？」

「因何要怕他？」

「巫達要雲某住在這家高陞客棧之中，不得擅離，閣下却唆使雲某離此前往小黃山的大方禪寺，一旦巫達知悉，勢必要向閣下興師問罪吧！」

快刀雷九冷笑道：「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尊駕是自己走出這家客棧的，他憑甚麼要向雷某興問罪之師？」

「好，雲某就答應去大方禪寺，不過有兩個條件。」

「請講。」

「告訴雲某，是何人在大方禪寺等候？」

「不便明告。」

「請稍作暗示，如何？」

快刀雷九想了一想，道：「一鳴天下白，尊駕心裡總有數了吧！」

一鳴天下白，那不是雄鷄……

雲中龍一念未已，忽聽屋外有人朗聲道：「哈哈，堂堂快刀雷九！怎麼爲雄鷄幫幫主白天朗跑起腿來了？」

快刀雷九聞聲色變，雲中龍也是一驚，門被推開了，人走了進來，乃是人見人怕的冷面無常巫達。

快刀雷九雖然變色，但却未膽寒，竟然若無其事地向雲中龍拱拱手道：「雷某話已說完，尊駕不妨三思，在下告辭了。」

說罷，大搖大擺地向門外走去。

冷面無常巫達突然沉聲叱喝道：「站住！」

快刀雷九已然越過巫達身邊，聞聲停下了脚步，冷冷的問道：「閣下有何見教？」

巫達道：「告訴白天朗，若是有事找姓雲的，教他到這兒來，姓雲的不能去。」

快刀雷九道：「雷某自當轉告。」

巫達緩緩的轉過身子，道：「你多大年紀？」

「三十五歲。」

「可知老夫多大年紀？」

「不知。」

「七十有七。」

「老邁年高！」

巫達冷笑道：「年高是實，老邁未必。」

雷九道：「雷某相信尊駕並未老邁，否則，不需紅娃李麗麗的薦蓆伴枕。」

巫達沉聲道：「休要迫老夫出手，趕快自割一耳。」

快刀雷九緩緩的轉過身子，冷冷的問道：「爲甚麼？」

「因你對老夫說話，不懂禮貌！」

「雷某並不知道尊駕是誰？因何要對尊駕待之以禮？」

「老夫巫達。」

快刀雷九立即拱拱手，道：「久仰！」

說完，轉身就走！

巫達就似一陣風，身子一旋就擋住了雷九的去路，沉叫道：「割下一耳再走。」

雲中龍不免替雷九暗捏一把冷汗。

孰料雷九的神情却非常的平靜，緩緩道：「尊駕是成名多年的高手，莫說要雷某留下一耳，即使留下性命也是不費吹灰之力，不過尊駕要講道理才行。」

巫達怒目圓睜，道：「你有甚麼道理可講？」

雷九道：「見面之初，雷某並不知道尊駕是誰，及至尊駕亮出名號後，雷某立即拱手爲禮，道聲久仰，並沒有對尊駕不敬之處。」

巫達楞了一楞，突然哈哈的大笑，道：「快刀雷九倒不是凡夫俗子，刀利，嘴也利，好！那隻耳朵暫且寄在你的頭上，不過得替老夫辦一件事。」

雷九道：「請吩咐！」

巫達道：「到大方禪寺去，教那白天朗立即到這裡來會見老夫。」

雷九道：「雷某一定將話轉到，但是他來不來是他的事。」

巫達冷笑道：「姓白的不敢不來。」

快刀雷九沒有說甚麼，意味深長地看了雲中龍一眼，掉頭而去。

* * *

白色的影子在秋陽照射下格外顯眼，李麗麗趕上前去，高聲叫道：「前面走的可是曾萍麼？」

四野靜寂，她的喊聲也顯得够宏亮。

白色的影子聞聲停下，旋轉身來，李麗麗接連幾個提縱，就到了那白衣人身前，然而當他看清那白衣人的面孔時，却不禁發出了一聲低呼。

原來那人並不是她要追趕的曾萍，而是另一個人，濃眉大眼，英氣勃勃，看樣子是個眞正的男子漢。

只要見到眞正英俊瀟洒的男子，李麗麗骨頭就會輕了一半，她媚笑道：「對不住，我認錯了人。」

白衣人和善地笑道：「姑娘是姓李的吧？」

「你……你認識我？」

「看姑娘一身紅，所以在下猜測姑娘就是那位艷名四噪的紅娃？」

「過獎了！」李麗麗嬌媚地一笑，問道：「可否見告名號？」

「在下白天朗。」

「白天朗？」李麗麗瞪大了兩隻眼睛，喃喃道：「一鳴天下白，你是雄鷄幫幫主？」

「正是在下。」

「想不到白幫主是如此的年輕瀟洒……」

白天朗唯恐她說出過份肉麻的話，連忙截口道：「姑娘要追趕的那位曾萍是何許人也？」

李麗麗笑道：「不相干，誤打誤撞，認錯了白幫主，眞是三生有幸！」

「在下也有同感，」白天朗遊目四顧：「不知這附近可有野店茶舖，在下很想和李姑娘談談。」

李麗麗眸子一轉，道：「河東縣城東門外十里舖有好幾家清淨的茶舖子，白幫主請隨我來。」

說罷，超前引路。

只不過幾里地，二人走得快，一盞熱茶光景，就到了十里舖，李麗麗選了一家清淨的茶店子，店家似乎是認識她，不待吩咐，就將二人迎進雅座，沏上兩壺雨前龍井，放下了門口的垂簾。

白天朗開門見山地道：「聽說李姑娘與巫達老鬼很熟。」

李麗麗面上微微一訕，低下了頭道：「認識而已，談不上很熟。」

「有一件事請李姑娘幫忙。」

「請吩咐！」

「在下和鎭陽鏢局的何總鏢頭有點交情，聽說他的副手雲中龍冒犯了巫老鬼，被老鬼留在河東縣城內，想請姑娘說個人情。」

「說個人情？」李麗麗似乎不明白對方話中的含意。

「雲中龍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姑娘在巫老鬼面前一言九鼎，請老鬼放雲中龍先去保定，冒犯之處，容日後向他陪罪。」

李麗麗緩緩道：「白幫主要爲雲中龍說情，只是因爲和鎭陽鏢局的何總鏢頭有交情？這麼簡單？」

白天朗楞了一楞，道：「姑娘以爲在下別有居心？」

李麗麗繃着面道：「雄鷄幫打着『一鳴天下白』的旗幟，可謂聲勢浩大，門人遍佈各地，白幫主應該瞭解我李麗麗的爲人。」

「聽說姑娘性情爽直，古道熱腸。」

「休說好聽話，說我性情爽直倒是眞，古道熱腸却未必盡然。江湖中人有些吃軟不吃硬，有些吃硬不吃軟，我這個人就是硬軟都不吃，刀架在我的頸子上也沒有用，跪地哀求也沒有用，凡事要我甘心情願。」

「在下並不敢相强。」

「這件事我甘心情願去辦。」

「雲中龍有福了。」

李麗麗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道：「我可不是冲着雲中龍，而是冲着你白幫主！」

白天朗拱拱手，道：「在下領情了。」

「但是我要聽眞話。」

「甚麼眞話？」

「爲雲中龍加以援手的眞正目的何在？」

白天朗楞了一楞，低聲道：「實不相瞞，雲中龍身上帶着的那封密函，可說是十萬火急，如不在半月之內送到保定嘛，就要誤了大事。」

「甚麼大事？」

白天朗搖搖頭，道：「日後自明，目下還不能告訴姑娘！」

「好！我也不再問。」李麗麗看看窗外天色，接道：「現在約莫午初光景，我包管雲中龍在午未相交之際就可以上道，這事辦成之後，白幫主拿甚麼謝我？」

「黃金十封。」

「我不稀罕。」

「再加明珠一顆。」

「那不過是身外之物，死了又不能帶走！」

（未完・一）

上文提要：小羅和秦茜茜逃出秦府，却遇上了因和尚等七人聯手圍攻，小羅手內紅圈正盛，掌劈拳擊將他們打倒，焦雷公孫拳在樹上窺伺清楚，躍下截擊，小羅紅圈漸退，不是敵手，此時來了卜者衛天愚，出面將小羅護走，說明到他亡父墓地，開棺驗屍，遺體不在棺內，懷疑未死，有待追查，衛天愚別後，小羅潛去和小仙蒂幽會，再到賭坊遇上小五子和姜軟軟……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可飛・圖

誰敢碰我

怪男代作解剖　跛女暗露絕招

「小天星」陶子高坐了下來。

剛才腰上挨那一下子，現在還在痛。

陶子高道：「你還有甚麼賭？」

小羅道：「請問，你剛才是用哪隻手摸她們的身體？」

陶子高根本未把小羅看在眼內，包括賭技及武功。

因此他直截了當地道：「左手！」

小羅道：「好！我就賭你這隻左手！」

「你輸了呢？」

「爛命一條全交給你，還加上她們二人永遠屬於你。」

聽起來很划算，「小天星」立刻就點了頭。

世上許多賠老本的生意，當初聽起來都是很划算的。

現在賭的是人和命，自然只有二人，別人都不參加。

他們都同意以兩隻骰子決勝負。

賭法是這樣的，把兩枚骰子擲到墻上，彈回來，落在桌上的瞬間，用海碗扣住，猜出點數。

不是雙方比點數，而是猜出對方的正確點數。

點子是小羅出的，「小天星」心中暗罵：「媽的！就這麼點道行，也敢出來咋唬！」

但在別的賭徒看來，這簡直是神話。

因爲骰子自墻上彈回桌上立刻扣住，它在碗中還會動。

況且場中的燈光不亮，在電光石火之下看清骰子的點數已不易，又如何能猜出扣在碗下的骰子跳動後的點數？

只不過兩個當事人並不躭心這箇，他們較勁的是內功！

小羅先擲，自墻上彈回，力道甚爲强勁。

骰子落在桌上，小羅扣碗既快又準。

碗下「叮叮」聲很久才停，場中鴉雀無聲。

因爲這關係一隻左手和一條人命，當然還關係兩個女人。

這兩個女人的永遠歸屬，在床上就不僅純是睡覺的問題。

大約不到半盞茶工夫，陶子高道：「八點！」

小羅抓着碗底一開，清清楚楚，只有五點。

四周爆起一陣惋惜聲，有人調侃地道：「完咧，兩個小妞也睡不成咧！」

另外有人道：「這還不是定局，要是這位小賭友也猜不準陶大俠的點數……」

的確，現在輪到陶子高擲骰子了。

他的骰子在碗底也彈動了一會才停。

小羅道：「離手！」

陶子高道：「剛才你擲過骰子並未離手！」

小羅道：「我扣過海碗會離過手，直到揭碗時才又抓這碗底，大家有目共睹。」有人爲他作証。

二人所爭執的是在別人看來是鷄毛蒜皮的意氣之爭。

事實上不是，骰子由墻上彈回，用碗扣住，運功使之在碗內轉動，或把骰子吸在碗底及碗邊上，在揭碗時使之落下，變成別人所猜錯的數字。

小羅剛才就贏在這一點上。

他雖然一度離過手，但他的內功深湛，一度離手那隻骰子還能粘在碗底。

陶子高此刻已知小羅不是省油燈了。

因此，小羅叫他離手，已証明小羅是個大行家。

陶子高一離手，馬上又把手放回碗底。

他要和小羅比內力，差得太遠了。

因爲這是假小羅不是眞小羅。

在目前，假的比眞的功力高，而且沒有功力忽隱忽現的危機。

他把二女引到賭場，且出言輕浮，把她們當賭注，目的在破壞小羅在她們心目中的印象，以便保護小仙蒂的權益，愛憐永遠不墜，熱度永遠不褪。

他的用心無可厚非。

至少小仙蒂已是小羅的妻子，二女却不是。

室內又是鴉雀無聲，小羅能否猜中，能決定陶子高還有沒有反擊的機會。

小羅想也未想，用右手中食二指，指着海碗道：「三點！絕對錯不了，是三點！開……」

陶子高心頭一驚。

他確實是作了個三點，但在開碗前還能改變。

然而，海碗揭開，仍是三點。關鍵就在小羅以二指指着海碗，那是利用內功阻止陶子高作弊。

四周一片驚呼，因此他輸了一隻左手。

在目前，要看小羅如何留下他這隻左手了。

就在這時，「奪」地一聲，桌子中央插了一柄匕首。

這當然是小羅的，他一字字地道：「我的女人可以當賭注輸掉，但不許任何人毛手毛脚地摸他們。」

小羅這些話却也引起不少的共鳴。

小羅不久前的確也作到了這一點。他輸了絕未賴皮。

「小天星」陰陰地齜牙道：「要是你剛才輸了，兩個妞兒也跑了！我豈不是人財兩空，所以我看算了！」

「甚麼算了？」

「這隻左手還會仍在陶某身上的。」

小羅道：「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你那隻髒手、賤手應該用這匕首斬下來，輸在這張桌子上，供大家欣賞。」

「小子，只可惜你辦不到。」

「的確，要你自己動手，留下你的左手，只怕是辦不到了。」

「所以你小子是乾瞪眼……」陶子高撥開人羣，就要揚長而去，但是，就在他剛剛轉身之時，小羅像一陣風，已到了他的身後道：「留下手來！」

在陶子高未轉身之前，他絕不動手。

在陶子高轉身出手之下，小羅手中的匕首划過一道小幅度的弧虹，陶子高的那隻左手已飛起。

有很多人還沒有看清刀是如何削過去的。

只不過總有人看清了，因而有人驚嘶。

「叭嗟」一聲，一隻血淋淋的左手落在桌子中央。

誰沒見過手？包括老人的手、小孩的手及女人的玉手等等。

只不過斷離手腕的手，恐怕沒有幾人見過。

而斷了手的人在他看到自己的斷手的瞬間表情，又有幾人見過？陶子高盯住桌上自己的斷手顫抖着。

任何人都不會想像自己斷了手是甚麼樣子？

而斷了手的人是甚麼樣子，也只有旁觀者才能看得清楚。

「陶子高。」小羅指着桌上的斷手道：「我斷你的左手理由有三：第一，你下流地對兩個年輕姑娘亂摸，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行之；其次，是你不自量力，輸掉你的左手，這左手不但摸過女人，也作過不少的弊，害過不少的人；第三，傳說你一夜之間姦殺了三個女樂……」

陶子高此刻只有顫抖，但他撕下衣衫包紮着傷口。

小羅已取回陶子高所贏的全部銀票，近七千兩，交給場主，周濟當地貧困，且要列單註明被周濟者的姓名及一家幾口，並蓋上印記，留待將來查核。

當然，假小羅斷陶子高左手的眞正動機，是由於他這左手太賤，不該摸二女的身體，二女是小羅的女友，也等於他的女友，因爲他是小羅的影子。

* * *

這是中元節廟會唱野台戲的場面。

天熱，台下站着看戲的人仍然不少。

小羅和「葛三刀」在人叢後張望了一會，正要離去，忽然有人拍了小羅的肩胛一下。

固然是看戲分了神，但能拍他的肩胛而未被他事先發現，仍非泛泛之輩。

小羅發現，竟是「暴雨」司空展。

小羅看看「葛三刀」，二人心照不宣，小羅抱拳道：「司空大俠，幸會，幸會！原來你也愛聽戲。」

司空展冷冷地道：「在下的確喜歡看戲、聽戲，却很不喜歡演戲的人，因爲太逼眞，容易使人上當。」

小羅道：「司空大俠，試過在下的方子效果如何？」

「在下正是爲此事而來。」

「葛三刀」道：「八成是效果奇佳，特來向小羅道謝的，本來那方子是不傳之秘，且效果宏大，一旦成功，可以百戰不疲，所向無敵，只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人可能效果差些。」

司空展道：「是哪一種人？」

「葛三刀」道：「年紀稍大，過去洩耗太多，精關不固，而且求功心切的人。這種人有時幾乎沒有效果，甚至還有反效果的現象。」

小羅看了「葛三刀」一眼，很佩服他的反應，這種人怎會是猪腦？

司空展道：「甚麼反效果？」

小羅道：「就是有不堅甚至不舉的現象。」

司空展連連點頭，道：「對呀！確有此現象。」

小羅道：「這是極少的例子，在下去年爲一位同鄉處方，他的情況和司空大俠略似，這是數十人中的少數例外。」

司空展道：「不是方子寫錯？」

「這怎麼會，一共十幾味藥，怎麼會寫錯。」

司空展道：「有沒有補救辦法？」

小羅偏頭想了一會道：「該方可以繼續服用，現在再送上一秘方，可以增大那話兒約一寸：將山椒、細辛和肉蓯蓉等混合研末而篩出，放入狗的膽汁裡，然後掛在自己的天花板上三十天，再取下擦拭那話兒，三月後可長一寸左右。」

司空展的目光忽然又亮了很多。

「彭祖(活了八百歲)認爲房中術着重自力更生，也就是多作身體上的運動，少服藥方，但偶爾也可以藉助藥力，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等一等！」司空展道：「你剛說甚麼狗膽汁擦拭法，可以增長……」

「對對！」小羅道：「不過那是畸型者的補救之道，莫非司空大俠的那話兒也有長度不夠的現象？」

「不！不！在下怎麼會，只不過……只不過……增長些總是有一寸長一寸强的優點。」

小羅和「葛三刀」交換了一個眼色。

「葛三刀」道：「對極了！有餘總比不足好些，小羅一向藏技自珍，除了司空大俠，別人他才不會說哩！」

司空展道：「很好，但要兩位跟我回去，試試你們所說的效果如何？我總以爲方子有問題。」

小羅愕然道：「有甚麼問題？」

「不是根本不靈，就是胡說八道。」

「葛三刀」道：「司空大俠難道沒看到那次七個小妞兒被小羅弄得像骨頭散了開來一樣？」

「那可能是眞的，也可能是假的。」

兩小一驚，「葛三刀」道：「那會是假的？」

司空展道：「當然，如果小羅和那些女人商量好，演雙簧來欺騙我，難道沒有可能？」

這老小子總算想通了，但遲了些。

小羅道：「司空大俠，你這是侮辱我！」

「走吧！跟我回去，你如能在我眼前表演那種所向無敵的超人本領，我會重重地賞賜你，如果是假的，嘿嘿！不把你的蛋黃捏出來，我就改姓。」

小羅看看左手，甚麼也沒有。

「葛三刀」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此刻不能動手。

「葛三刀」道：「司空大俠必須和大夫合作，不能稍有不靈就翻臉，那樣誰還敢爲你治病呢？」

司空展冷冷地道：「只怕是蓄意騙我！」

小羅甩甩頭道：「大俠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樣吧，我再奉送個速效方，五天內見奇效，如不見效，可以來找我。」

「甚麼速效方？」

「把『麋角』刮成粉，與八角形的『生附子』及『茯苓』研末調勻，每日三次，每次服半茶匙，五日後有如生龍活虎，返老還童。」

「又在胡扯了。」

「司空大俠，」小羅正色道：「你所以說這種話可能是由於你對歧黃太外行，老實說，『生附子』這味藥是有劇毒的，但配合『茯苓』則成爲『散劑』。關於這一點，你去問問名醫就知道了。」

司空展被他唬得一楞一楞地。反正事已至此，一旦翻了臉，對他不利。

也許正如兩小所說的，他是極少數的不靈的例証之一。

名醫也有治死人的時候，所以才有「名醫」與「時醫」之別，所謂「時醫」，是指他時來運轉，凡是快好的病人都找上他，他隨便弄點補藥給病人吃，就可以治癒，於是病人心服口服，代爲宣傳，說他是華佗再世，扁鵲重生。而「名醫」由於名氣太大，凡是別人治不好，快要死的人，都送到「名醫」這兒，有所謂「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不死的病人才能治癒，要是註定要死，名醫也沒有辦法，這就是名醫往往治死的人比庸醫還多的原因。

司空展道：「好吧！我就照你的方子再服服看。」

「葛三刀」道：「下次看到司空大俠，必然是紅光滿面，神采奕奕。」

司空展錄下方子，雙方分了手，司空展向相反方向馳去，二人奔出六七里外，相視大笑。

「葛三刀」道：「小羅，關於『麋角』加『生附子』及『茯苓』的方子是不是眞有用。」

「這一點倒不是唬他。」

「難道你眞的要治癒他的暗毛病，讓他繼續去糟塌女人？」

「當然不是，而是讓他稍有起色，再服以前的方子，就會再度變成六點半，而使他弄不清，是不是我在騙他。」

「你說可以增長的甚麼怪方子是眞的？」

「傳說如此，誰知眞假？就算能長大一寸，已經變成了六點半了，還有甚麼用？哈……」

「葛三刀」大笑道：「這老小子回去……」他忽然以肘撞了小羅一下，只見後面五七丈外，站着一個人，正是去而復返的「暴雨」司空展。

司空展當然不是容易上當的人。

他只是以爲小羅看來很幼稚、單純，不會騙他。

這一次他表面相信，且向相反方向離去，已決定跟在二人身後偸聽二人談話，薑的確還是老的辣。

「你們兩個該死的小王八蛋！」司空展切齒道：「你們居然敢接二連三地欺騙我，這可是你們自己找死。」

小羅看看手心，略顯紅圈，道：「司空展，可別以爲我小羅眞的怕你，只不過是看你年紀大成名不易。」

司空展道：「說！你和那七個小女人是不是串通好來朦騙我？」

小羅道：「事情並非如此，你要這麼想我也不想說甚麼。」

司空展道：「我的情況是否還有辦法補救？」

小羅道：「你的情況只是少數例証之一。照我的辦法可以恢復，而且可以增長些，但你似乎不信。」

「混帳！你們兩個雜碎的交談以爲我沒聽到？」

「葛三刀」道：「我們說甚麼？」

「問你們自己……」含怒出手，威力驚人，掌勢綿密，連貫而疾速，形成一個幾乎分不出一連串的動作結合體。

小羅似乎一點也不慢，綿密、連貫和疾速，似乎和司空展拚上了。現在司空展簡直想不通，這小子是不是左道旁門？爲甚麼花梢如此之多？

連武功也有過人之處。

他本以爲雙方的差距太大，現在看起來並沒有差距。

幾乎沒有差距，自然不等於一點差距也沒有。

他們之間是有點差距的。

小羅在司空展的狂烈攻擊下，渾身承受了至大至猛及至重的壓力，人影交錯，死神幾在每一瞬間都會忽然降臨。

在最初的四十五招內小羅被逼退七步之多。

只不過到了五十到八十招之後，小羅又把司空展擊退。

司空展此刻才使人感覺到他確實不是年輕人，他老了。

甚至他自己也有這感覺，儘管他只有四十九歲。

四十九歲有此老態使他自己不能服氣。

過了百招，他開始害怕，因爲小羅的速度之快、勢道之猛以及用招之奇之詭，是他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

過去，他一直以爲在「三絕」中拔尖就等於在武林中拔尖。

現在，他却被小羅逼得在一丈方圓之地兜圈子。

「原來這小子有此身手，却故作不堪一擊，罷了……罷了……我司空展還在武林中爭個甚麼勁？」

只不過司空展雖然招架乏力，却不會立刻失去抗拒力。

因爲小羅目前的功力只有這麼大。

如果不是「五陰鬼脈」，他的功力會更高，甚至比假小羅還要高些。

因而過了一百六十招左右，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打下去，只要過了兩百招，司空展就會看出破綻。

他忽然攻出兩掌，疾退五步之外，道：「老葛，我們走吧！公孫拳我們都能放過他，爲甚麼不能放過司空展？」

「葛三刀」道：「說的也是，司空展只不過好色些而已。」

兩人扭頭就走，好像司空展已不存在似的。

司空展一生中從未像今天這樣屈辱過。

要不是這小子放他一馬，會不會在兩百招之後被擊倒？

他望着小羅和「葛三刀」的背影猛喘着。

「這小子武功高强，床上功夫也高深莫測，他到底是怎麼練成的？由剛才的威猛看來，的確深藏不露，是不是有意到我住處去弄那七個娘們？」

想着，想着，忽然又想到，小羅在行將得手時自動停手，未免有點反常，不合邏輯，心中一動。

他哼了一聲，向羅、葛二人所去方向疾追。

他相信可以追上，但是，二人却不見了。

附近崗陵起伏，林密草深，要找兩個藏起來的人實在不易。

司空展連連頓足詛咒，他相信又被小羅耍了。

他更相信，小羅再打下去會落敗，因他停手時已略見下風。

「小羅……你這個小雜種……小王八蛋……小狗！下次被我遇上，如果我不能剝你的皮抽你的筋，我就是你的孫子。」

身後忽然有人冷冷地道：「要証明這一點似乎並不難。」

司空展悚然一震，轉過身來。

小羅紋風不動地佇立在七八步外，臉上沒有一絲表情。

他目前當然不需要有任何表情，因爲剛才的話可以代表表情了。

司空展忽然間想到小羅輕功之快之高。

他剛才全力追來，而小羅居然站在他的身後，他却毫無所覺。

他忽然又隱隱覺得自己錯了，道：「小羅你……」

「你剛才說過，不剝我的皮，抽我的筋，你就是我的孫子。」

「是的，我說過。」

「我如果不証明這一點，你豈不是眞的變成我的孫子。」

司空展畢竟是「三絕」中的拔尖人物，虎死雄心在，何況他並沒有死，更何況小羅剛才曾落下風。

司空展豪氣大發，道：「七十招內我要你躺下。」

「好……」小羅的一掌已近在司空展胸前五七寸之內。

司空展爆發了他所有的潛力，要在七十招內辦到，他的身子乍看是無數隻手、臂、腿、脚組成的，身子反而不見。

剛才所受的委曲，他希望加上高利全部收回來。

只不過情況又有點反常。

似乎人要倒楣甚麼事都會反常的。

不久之前小羅已落下風，攻少守多。接着是加速奔跑，不久又被他追上，小羅應該沒有休息的機會，內力不繼才對。

現在看來，非但沒有這現象，反而更加猛烈。

他的內力更渾厚深奥，招術更奇絕而玄奥。

不多不少，在第三十七招上，司空展的「委中穴」(小腿彎處)被擊中，單膝一跪，膝蓋剛點地又拔了起來。

他的左腿在地上點了一下，也算是跪了下。小羅道：「司空展，我只是要告訴你以後別找我的麻煩。」

司空展的眼珠子都紅了，但他沒有說半句話。

他定下的七十招，幾乎是七十的半數，正好三十七招被一個小孩子擊敗，單膝跪地，他忽然覺得不久前那句話，他的確只夠資格作小羅的孫子。

小羅已經走了。他當然又是假小羅。

他希望把司空展的銳氣煞一煞，甚至磨光，免得再找小羅的麻煩。

司空展仰頭狂叫：「我是孫子……我是孫子！」

那話兒由六點一刻變成了六點半，武功不如人，他不是孫子是甚麼？

＊　＊　＊

潘奇在小軒中飲酒。

軒外就是荷池。月光在盛開的荷花及荷葉上泛出淡淡的清輝，朦朦朧朧清幽而美麗。

只不過像潘奇這種一腦子功利的人是否有此雅興？

這時月光下出現了一條人影。

這人影顯然是自荷池另一邊掠過來的。

荷池不太大，直徑約八九丈左右，最寬處不過十丈。

能一掠十丈的人，武林中已不多見。

潘奇還沒站起，軒外已站定一人——小羅。

在潘奇的心目中，小羅的輕功沒有這麼高。

「是你？」

小羅點點頭。

「你是送上門給我解剖的？小羅，你小子很聰明。」

小羅嘆口氣道：「聰明自是過譽了些，只不過我如今已經想通，能作你這位名醫的解剖體，也算是榮幸的事。」

「小羅，你終於想通了這一點。」

潘奇道：「來來來！快進來喝一杯，你終於想通，讓我解剖，受點皮肉之苦，使我明瞭一些病理及人身的一些奧秘，使我爲千秋萬世留下救人的醫學及處方，這是多麼偉大的胸襟。」

小羅道：「偉大談不上，人生在世，須要作點有益人羣的事，不然的話，只是蠅營狗苟，唯利是圖，豈不是白活了？」

「對對，小羅，你打算何時讓我解剖？」

「隨時都可以，只不過要先偏勞你作一件事。」

「甚麼事？」

「請你這位大國手去爲一位姑娘把腿治好。」

「腿有甚麼毛病？」

「自幼罹患癱瘓疾症，只有你能治。」

潘奇道：「這話言之過早，就算華、扁再世也不能無病不能治。」

小羅道：「我對你有信心。」

潘奇道：「可以，至少我會全力而爲，只不過……」

「如何？」

「要先解剖你之後再去治你女友的腿。」

「先去治病後解剖，這沒有甚麼分別呀！」

「有分別！治好了你的女友的腿，你對我再也沒有任何需要了，我再找你就很難。」

「不難，」小羅道：「請問，你身爲武林第一名醫，幾乎沒有你不能治的奇難雜症，『五陰鬼脈』能不能治？」

「『五陰鬼脈』？誰有『五陰鬼脈』？」

「這你就不必管，能不能治？」

像潘奇這等歧黃高手，看看小羅的嘴唇和指甲，那有不明之理，道：「這是絕症，但天下沒有絕症。」

「這話是甚麼意思？」

「這是說在名醫看來，天下沒有絕症。」

「你是不是暗示可以治？」

「對，至少有七成把握。」

「要多久治好？」

「三個月光景。」

「你需要多少診費？」

「只要你讓我解剖，分文不取。」

「連藥物的成本費也不收？」

「當然，因爲你讓我解剖已經算是回報了！」潘奇道：「我對解剖有一份狂熱，假如一月內連一次都沒有，我就會寢食不安。」

這份對工作的狂熱，使他成爲武林醫界的權威。

不論是哪一行，只要有這種狂熱，必能有所成就。

只不過對解剖有狂熱，却不能不擇手段。

小羅道：「一切都待治好了我女友的腿再說，就連另一人的『五陰鬼脈』絕症都可以延後治療。」

潘奇喟然道：「小羅，你眞是個大好人！」

小羅道：「如果我確是個好人，你還要不顧我的死活解剖我？」

潘奇道：「你不是說過？你願意犧牲小我，爲人類造福？」

「我是說過，但是，如不能先治好我女友的病，一切免談。」

「我的看法是，不讓我先解剖，一切免談。」

小羅忽然出了手，他是有備而來的。

在他主動出手的時候，通常都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所以潘奇連十招也未擋過，乖乖地躺在地上。

「潘奇，我本來尊重你，不願訂城下之盟。」

潘奇冷冷地道：「這麼一來，你女友的病就眞的變成絕症了。」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因爲我寧願一死也不會爲她治腿。」

「果眞如此，我並不打算立刻要你死。」

潘奇冷冷地道：「而且你的『五陰鬼脈』也將成爲無人能治的絕症，你只有數着十分有限的日子苟活了！」

「不妨，我這絕症本就沒有打算治好它。」

「你死之後，你的女友也必將身殉。」潘奇道：「因爲她的雙腿殘廢，也必有一份濃厚的自卑，一個極端自卑的少女，一旦獲得了愛，而又不旋踵地失去，她會如何？」

當然，任何人都相信潘奇的見解。

小羅相信，他一死，小仙蒂絕對不會獨活。

小羅忽然笑了。潘奇却沒有笑。

在這情況下小羅會笑，這個人到底有無心肝？

「你怎麼會笑？」

「這麼可笑的事如果我不笑，是不是天下第一號的笨蛋？」

「如果你所認爲可笑的事別人都認爲不可笑，你是不是眞是一個笨蛋？」

小羅道：「我從不以爲自己會再活過兩年，而女友也早已約定結伴和我一道走，你說你的威脅是不是很可笑？」

潘奇道：「如果我告訴你，『五陰鬼脈』的確可以治癒呢？」

「也是一樣。」

「爲甚麼？」

「因爲我知道，這第二次解剖之後不會再甦醒過來。」

潘奇微微一震，道：「誰說的。」

「我說的。」小羅道：「潘奇，別以爲只有你懂岐黃，我也懂些皮毛，這次解剖和上次不同，你這次主要是研究『五陰鬼脈』。試想，把人類的奇經八脈解剖殆盡，等於被支解，就是華佗和扁鵲復活與你聯手會診，我也活不成的。」

潘奇心頭一窒。的確，上次解剖，是爲了找尋小羅和「七殺夢魘」是否有關連跡象及超人的房中能力，而這一次，却想找尋「五陰鬼脈」的病因及治療方法。

這一次，他也沒有打算讓他活着。

潘奇道：「我堅持的事作不到我就不會與你合作。」

小羅道：「我會設法要你合作的，而且我也會作解剖，研究人類的腿。因爲你就是個現成的解剖對象。」

「解剖我？你也會解剖？」

「雖然不太會，只要翻翻你的一些解剖典籍，尤其是『腿部解剖大要』一書，多看看必能進入情況。」小羅攤攤手道：「只不過我的解剖差些，不能保証你的腿還能再走路。」

潘奇道：「解剖是一種專門的學問，不是任何人都能作的。」

小羅道：「無論作甚麼事，都有個開端是不是？」

「小羅，我不以爲你會那麼作。」

「爲甚麼？」

「因爲你弄殘了我的腿，或因解剖止血外行而導致我的死亡，或者腿部壞死，都將失去你和女友治療絕症的機會。」

「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已不在乎死神的寵召了？」小羅道：「我的解剖重點是砸開你的腿骨，看看骨髓的情形。」

潘奇爲之色變。

腿是不可砸的，一旦砸碎，骨屑陷入肉中，非但腿完了，人也無救。

潘奇道：「小羅，放開我去治你女友的病。」

「不必放開，我帶你去，你躺在車上比自己走路舒服得多。」

* * *

小羅制住了潘奇的某些穴道，可以爲小仙蒂治病，但跑不了。小仙蒂道：「小羅哥，何不解開他的穴道？」

小羅道：「仙蒂，這老小子不大可靠。」

小仙蒂道：「醫者父母心，我想一位大夫再壞也不會太離譜的。」

潘奇道：「仙蒂小姐，依在下之意，理應先治癒羅少俠的『五陰鬼脈』再治妳的腿，如他沒有命了，還有誰會對妳這麼關心，可是他不聽我的勸告。」

仙蒂一驚，吶吶道：「小羅哥哥，你……你眞的有『五陰鬼脈』，小羅哥哥，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仙蒂，反正這是絕症，又何必讓妳爲我擔憂！」

「不，我不要先治腿，我要先治你的病。」

「仙蒂，妳必須聽我的話，必需先治好妳的腿，我才沒有後顧之憂，因爲……」

他不能說先解剖他是包死不活。

他不願讓她先看到他的死亡，他要在生前看看她的雙腿能站起來走路。

仙蒂見他十分堅持，而且情緒很激烈，也就暫時不談。

第二天上午，小羅把柳大嬸叫到屋外，道：「大嬸，我知道妳對制住潘奇這件事也很反對。」

「羅小俠，把醫生的某些穴道制住叫他治病的確……」

「大嬸妳不知道。」他說了潘奇的爲人。

只不過未說他解剖另一小羅的事，因爲仙蒂和柳大嬸自然還不知道有兩個小羅的事。

但他詭稱潘奇挐另外一個活人來解剖。

「原來他是這樣的人，眞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不能不對這種人防着點。」

在此同時，潘奇對仙蒂道：「穴道被制，一切都不方便，姑娘能不能爲在下解開？」

仙蒂道：「小羅哥哥會不高興的。」

「姑娘已經解開了！他就不會責備姑娘的。在下看得出來，羅少俠對姑娘眞是百依百順的。」

仙蒂解了潘奇的穴道。

絕對意外，潘奇出手逾電，却點了仙蒂的穴道，留下紙條，挾起就走。

小羅和柳大嬸又談了一會，回屋找不到小仙蒂及潘奇，猜想必是潘奇蠱惑她解了他的穴道，反被他所制而劫走。

小羅瘋狂地自後面追出。

剛才小羅和柳大嬸在屋前談話，潘奇必然走了後門。

但是，追出十里沒見人影，又自北向東，也沒追上。

小羅眞的像是失掉了魂兒似的。

潘奇估不透小羅到底怎會有忽隱忽現的體能，更引起非解剖他不可的興趣。再說，「五陰鬼脈」也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絕症，能解剖這種病，更是難得，他以爲也許不是「五陰鬼脈」導致這現象的。

總之，他要利用小仙蒂把小羅釣上。

他奔出二三里就往西方，奔出五七里又向南疾奔十餘里，所以小羅是找不到他們的。

天氣熱，又太累了。潘奇把小仙蒂放下，在林中休息，小仙蒂道：「潘奇，我解了你的穴道，你怎可恩將仇報？」

潘奇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對他太有興趣。」

「爲甚麼？」

「他的武功忽高忽低，且有『五陰鬼脈』，正是我夢寐以求的解剖對象，妳不懂我的心情。」

「解剖固然能增加病裡新知，造福蒼生，但是，不惜犧牲別人大好的生命，這不是太殘忍了？」

「不然！因爲他已經活不久了。」

「活不久那是天命，但你的行爲却是謀殺。」

「姑娘不可這麼說，其實我對妳的腿也有興趣。」

「甚麼興趣？」

「姑娘既是自幼就癱了，雙腿却和正常人一樣，也有解剖的價值。」

仙蒂心頭一驚，道：「解剖之後，是不是能治癒我的癱瘓症？如果能，我並不反對讓你解剖。」

潘奇道：「解剖主要作病理研究，沒有解剖之後還能把病治好的，能保住一命就很不錯了。」

仙蒂道：「就算雙腿能好，也必然是疤痕累累了？」

「那是不免的。」潘奇道：「丫頭，我們走吧！」伸手去挾小仙蒂，她忽然舒指去戳潘奇的「腹結穴」而且還站了起來，潘奇大驚，全力一閃。

這一指戳是戳中，但力道太輕。

潘奇半身一痳，踉蹌閃退三步，道：「妳……妳沒有癱？」

「我不必回答，你的眼睛可以回答這問題。」

潘奇吶吶道：「那妳爲甚麼連小羅也瞞住了？」

「你不必知道這麼多，潘奇，由於你的人太狠，不管別人同不同意，你就會隨便解剖別人，我要你也嚐嚐被別人折騰的滋味。」

潘奇以爲，也許是自己點的穴不夠重，一路上她自解了兩個穴道，這不能說她了得，只怪他自己太大意。

潘奇自然不會就此一走了之，道：「怪人都被在下遇上了。」

「不錯，眞正的怪與奇，只怕你知道的還沒有十分之一。」

「也正因爲如此，我才有興趣解剖你們。」

「潘奇，我很不喜歡『解剖』這句話，雖然解剖是求醫學之進步，但在另一角度上來看，就等於草菅人命！因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毀壞別人的身體，也等於侮辱別人的父母。」

潘奇道：「世上的事往往不能兩全，妞兒，我對妳的興趣更濃了。」

仙蒂道：「潘奇，如果我對你也產生了興趣就糟了。」

「怎麼說？」

「我要你把小羅的『五陰鬼脈』治好……」伸手一抓，潘奇大駭，居然無法閃開，「嗤」地一聲，肩衣被抓裂，肩頭皮肉也被抓破。

仙蒂再次出手，潘奇未過五招，被一掌甩出。

相差太遠之下，潘奇失去了再上的勇氣。

他打量着小仙蒂：「這是不是一個人？」

這想法並不離譜，因爲小羅也怪得離譜。

兩個離譜的人在一起，必然是怪乎其怪了。

就在潘奇緩緩後退，全力倒縱，一掠六丈左右時，清清楚楚地看到小仙蒂已在他的頭頂掠過，在前面站定。

就看這份飄逸輕靈的輕功，潘奇還眞以爲她是仙子。

小仙蒂道：「潘奇，現在你有沒有體會到被別人解剖的恐懼？」

就在這時，秦萬年疾馳而至。

潘奇忽然笑了。

秦萬年的出現，幾乎就等於被人解剖的局面改爲解剖別人的局面了。

兩人不須說一句，僅一個眼色就心意相通而出了手。

他們二人希望一左一右把小仙蒂逼在有限的空間內，再以二人無限的掌力使她沒有迴旋轉折的餘地。

小仙蒂幾個巧妙的轉身，已閃過了秦萬年一十二掌和潘奇的三腿五拳，自相反的方向回敬二人二十三掌。

連串的掌影腿浪，把秦、潘二人的攻勢消彌於無形，只不過秦萬年也不是易與之輩，大喝一聲，絕招乍出。

他的雙手任何一掌一拳，都蘊含着狂猛無儔的內力。

沒有人會把小仙蒂輕飄飄的掌勢估低。

不知何時也不知是在小仙蒂那一招上，已使潘奇又掛了彩。

潘奇的左頰上面有三道爪痕。

三十招過後，小仙蒂攻勢之猛之疾、有如虎撲隼翻，只要有個縫隙，掌罡立刻就斬了過去。

在秦萬年的七絕招用完之後，「刷」地一聲，他的左衣袖被撕下一截，他暴退三步道：「妳是何人門下？」

小仙蒂根本不回答，伸手要去抓潘奇。

潘奇只好躲在秦萬年身後。

他的作人哲學是保命第一，面子第二。

「閃開！」小仙蒂道：「你走吧，只要把潘奇交給我就成。」

「爲甚麼要把他交給妳？」

「道理很簡單，反正你也帶不走他。」

小仙蒂每一句話都沒有誇大吹噓，只不過秦萬年聽來，却無法忍受，大喝一聲又出了手。

小仙蒂要使他相信她所說的每句話和每個字，就一定要使他感到痛，對小人而言，使他痛是一劑特效藥。

狂烈、迅捷以及詭奇和玄奧都掛上了邊兒，都仍然閃不過小仙蒂的這一抓，正中左頰。

有所謂：打人不打臉，說話不揭短。

面頰上被抓了四道指痕，鮮血淋漓。

「秦萬年，」小仙蒂道：「我本無意傷你，是你不自量力，我只想請潘奇治友人的病而已。」

（未完・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訂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260.00
一年港幣$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289.00
一年港幣$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346.00
一年港幣$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文提要：江楓在梅花面前揭露身份後，乘機游說梅花脫離內宮，結果，梅花答允投效過來，並將當年受訓經過及現時內宮一系派出殺手對付江楓的事告訴他，並着他留意菱花此人，這次交談，使江楓加深了解內宮一系；江楓往找青鳳，欲與她商量對敵行動，不料青鳳憑着嗅覺，竟然知道即將有大批高手對付江楓，使江楓大為吃驚，知道任何事也難瞞過青鳳，於是將連日來的遭遇告訴她……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拉攏兩老投効　增添青鳳實力

一直說到梅花已暗中歸降，內宮派出了六大殺手來對付他，四季花婢中，菱花才是轉達令諭，掌握各種訊息的人，梅花要他逮住菱花，當可偵知很多的機密消息。

青鳳聽得很用心，也很入神，江楓這一番詳細說明，箇中有一大半，都是她不知道的事情。

「眞的是累壞你了，」青鳳無限同情的說道：「我身為人妻，却不能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旁幫助你，實是一大憾事。」

「不用，青鳳，你現在的身份，給我的幫助更大、更多，」江楓道：「問題是王嬤、李嬤肯給妳多大幫助，如若妳正面反抗天王，他會怎麼懲罰妳，妳沒有機會通知我。」

「我也正在思索這件事情，老實說，三五日內，天王就可能駕臨長安，你如在這兩天內還不來，我眞的要去找你了，現在，我們正好研究一下，如何處理這幾件大事。」青鳳低聲說道：「王嬤、李嬤也已捲入了這件事中，兩個人武功卓絕，是兩個很好的幫手，你去請她們過來，談談這件事情，記着，要留給我說話的時間，我會把一切的罪過，套在她們頭上，至少，也要她們自覺泥足深陷，已經無法自拔了。」

「妳的意思是……」江楓低聲問。

「我的意思，是把她們兩人收在身邊，」青鳳道：「有她們兩個人的幫助，我就能自成一股抗拒强敵的力量。」

「妳如此推讚兩人，想來，她們必有特殊的武功造詣，」江楓站起身子，道：「好吧，我去請她們來。」

青鳳一把抓住了江楓的右手，貼在自己的臉上，道：「江郎，小心一些，好話多講，加倍小心，千萬不可意氣用事，不論你受到任何委屈，賤妾都會補償，為了我，把她們拉過來。」

江楓歎口氣，道：「我會全力以赴。」

青鳳緩緩站起身子，把臉兒貼在江楓的前胸上，道：「她們罵你，你也要忍下來，她們罵你一句，你可以罵我十句。」

「我懂了，她們罵，我不還口，她們打，我不還手，這總可以了吧？」江楓低聲回答嬌妻。

「還不夠。」青鳳撒嬌的笑道。

「還不夠啊？」江楓道：「難道要他們殺了我？」

「她們不會殺你，因為她們很喜歡你，我要你像我對你一樣。」

「怎麼樣啊？」

「必要時，對她們撒個嬌。」

「什麼？」江楓像是突然被人用針刺了一下，道：「這個……我怎麼會？」

「那你就施用『惑心術』吧，總之要把她們拉過來，她們是强敵，也是最好的助手，」青鳳道：「執大義，不拘小節，我也能睜着眼，看你和別的女人鬼混，你就不能為我忍受一點委屈麼？」

「好好好，我答應就是。」

「江郎，別說得那麼委屈，這件事說來說去，也還是為了你。」

「為了我？」江楓心中大感不服，忖道：「我寧可和她們放手一戰，也不願這樣的委屈自己。」

「江郎，不要心中不服，她們兩個人如不合作，我絕對無法逃過天王的迫害，我們已有夫妻的名份，就算你有戴綠帽子的涵養，我可不願背棄了許下的誓言。」

江楓呆了一呆，道：「她們肯幫忙，就沒有這種危險了麼？」

看來綠帽子的壓力十分强大，像江楓這樣的人，也會放在心上，能逃避就盡量的逃避。

「當然，她們聯手，至少可以拒擋天王五十招以上，」青鳳道：「她們練的滅絕神掌，也可能有取天王性命的能力。」

「既是如此，我小心從事就是。」

看江楓已被完全說服，青鳳才放了手，任令江楓離去。

王嬤、李嬤正坐在房中生氣，兩張臉冰一般的難看。

江楓進門就是一個長揖，道：「晚進江楓，特來向兩位嬤嬤請安。」

王嬤看了江楓一眼，冷冷的轉過頭去。

李嬤却連看也不看江楓一眼。

江楓僵在那裏，心中却暗暗忖道：我如施展奇功「惑心術」，不知道會有些什麼後果？證諸梅花的情形，可能是常日相憶，如有這麼兩個人糾纏着我，那就永遠不要想安靜下來了。

心中盤算的結果，這惑心術是萬萬不能施展，沉吟了一陣，接道：「晚進近日連遇麻煩，常常鬧得神魂不安，所以少來問候，還請兩位嬤嬤原諒。」

王嬤冷哼了一聲，道：「你可知道你冷落了鳳兒？她雖然不說出來，可是我知道她心中難過。」

李嬤道：「鳳兒可是我們的心肝寶貝，誰也不許傷害她。」

「是是是，」江楓道：「晚進知道了，以後定當抽暇，多來探望鳳姑娘。」

「嗯，這還像句人話，」王嬤說：「你近日連遇麻煩，都是些什麼麻煩？」

「還不是一些自負本領高强的人，找上門來，」江楓道：「不過，都被晚進打發走了，總算是有驚無險。」

「以後再遇上這種麻煩，」李嬤道：「只要來告訴鳳兒一聲，她會幫你打發。」

「晚輩記下了，」江楓道：「適才鳳兒和晚進談到了一樁很為難的事情，鳳姑娘無法作主，想請兩位嬤嬤過去，代她拿個主意。」

王嬤、李嬤對望了一眼，王嬤忽然歎口氣，道：「那一定是一件比天還大的困難了。」

李嬤低聲問道：「我們去不去呢？」

王嬤道：「不去成麼？我們練了一身滅絕神功，這一生別指望生兒育女了，也只有靠鳳兒和這小子盡點孝心了。」

「說的也是啊！就算是天塌下來，咱們也得幫他們扛一扛啊！」李嬤道：「那就過去吧！」

王嬤站起身子，輕輕在江楓臉上親了一下，道：「聽到了沒有？你以後要對鳳兒好些，可也要孝順我們。」

江楓心裏直打嗦，暗道：這一下幸好是親在臉上，要是被她親在嘴上，眞的不知道能不能忍受得住。

心中念轉，口中應道：「是是，晚進日後定當好好的孝敬兩位嬤嬤。」

「縱是謊言也聽得叫人開心，你小子就是這一點討人喜歡……」李嬤有樣學樣，竟然也在江楓的臉上親了一下，接道：「走吧！」

江楓不敢伸手擦臉，只好轉身帶路。

看到王嬤、李嬤臉上的笑容，青鳳放心了，江楓並未施展惑心術，而是好言好語的把兩人請了來。

青鳳移動坐椅，先讓兩位嬤嬤坐下，又捧上兩杯香茗，才陪在一旁落坐，道：「義母、姨娘，鳳兒想，天王該來長安了？」

「是應該來了，」王嬤道：「他已經忍了三個月，我看也是忍不下去了。」

李嬤道：「上次他走時說過，事務繁忙，這一次至少要三個月，才會到長安看妳，搬指頭算一算，再過三天就三月期滿，絕不會再拖延時間。」

「那要怎麼辦呢？」青鳳說：「孩兒愁都愁死了。」

王嬤道：「你告訴這小子沒有？」目光凝注在江楓的臉上。

青鳳道：「說是說了一些，只是有些話不便開口，也不知他是不是聽明白了。」

「這種事不能馬虎，我得問個清楚，」李嬤目注江楓，道：「你可知道，天王到了長安，會發生甚麼事情？」

這一下，眞把江楓問住了，心中明明知曉，但却是無法回答，沉思了一陣，道：「鳳姑娘說得語言不詳，在下也聽得似懂非懂，還得嬤嬤指教了。」

青鳳心中暗笑道：原來你也有不能開口之苦，看來我這個妻子的身份，他是在心中承認了。

李嬤道：「你似懂非懂，那是懂一半了，我老婆子告訴你吧！」

青鳳道：「姨娘，這種事他知道了，怎麼會受得了呢？」

「有甚麼受不了的，」李嬤道：「妳本來就是天王的人，被他給橫刀奪愛了，他眼巴巴跑來棲鳳樓，搶了別人的女人，心中應該有數啊！」

這一下，江楓眞的給鬧得滿臉通

紅，但他心中明白，這可是緊要關頭，發作不得，只好啞子吃黃連，苦在心頭。

青鳳道：「他也知道鳳兒已不是女兒之身，可是他還是答應娶我爲妻。」

王嬤點點頭，道：「事情的困難就在這裏了，妳是不便再陪侍天王的。」

「絕對不行，看來，鳳兒只有死路一條了。」

王嬤、李嬤同時皺起了眉頭，沉吟不語。

江楓有一肚子的話，却也不知如何開口，此刻是話如鋒鏑，一開口就會傷人，爲了江湖大事，江楓只有忍了。

誰要小子愛風流，這就是風流罪難受！

江楓暗暗責駡自己，人却坐在一側裝傻。

王嬤長長吁一口氣，道：「江楓，你現在應該全都明白了？」

「是！完全明白了。」江楓暗中咬牙回答。

「怎麼打算呢？」王嬤釘着問了一句，只問得江楓全身發燒。

「我看要由鳳姑娘決定，」江楓無可奈何的說：「或是由兩位嬤嬤作主吧！」

「我的決定只有一個，」青鳳道：「自絕一死！」

「不能死，」王嬤道：「我們奉命看守妳，妳死了，我們如何交代？」

「但如要鳳兒再奉侍天王，我是寧死不從。」

「咱們慢慢商量，」李嬤說：「天王愛你至深，他說過要把你扶正的話……」

「那是騙人的！」青鳳道：「四大天鵝日夕追隨在他的身側，陪侍枕蓆，怎可能把一顆心繫在我的身上呢？」

王嬤道：「鳳兒，我們也知道妳深愛江楓，但眼下時機太迫急，妳如能通權達變，使咱們多了一些時間，再來想個完善之策。」

「義母，這一點鳳兒絕難答允，我已經是江楓的妻子了，怎能再以身侍他人？」

「那只有逃走了，」李嬤道：「天王到此時，早已人去樓空。」

「逃到那裏呢？」王嬤說：「天下雖大，可是很難找到一處藏身之地。」

「在下倒有一策，」江楓豪氣的說：「兩位嬤嬤如能安排一場單打獨鬥，晚進願和天王一決生死。」

「好傢伙！果然是色膽包天啊！」王嬤又說：「你可知，天王的武功何等高强，揮手碎碑，指透金鐵，一身奇功，刀槍不入，你能和他一戰麼？」

江楓道：「情勢迫人，就算是戰死，也可瞑目九泉了。」

「看來他還眞有點良心，王嬤，咱們總不能放手不管，」李嬤說：「讓他們殉情而死吧？」

王嬤苦笑一下，道：「管得了麼？」

「管不了也得管哪！」李嬤道：「賬是一筆，但却有兩種算法，鳳兒死了，你認爲天王會放過我們麼？」

「當然不會，」王嬤說：「目下情勢，除了我們挺身而出，保護鳳兒，不惜和天王一戰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合我們兩人之力，不知是不是天王的敵手？」李嬤說：「就算不是敵手，也可以擋他個三五十招吧？」

「不是勝負的問題，而是我們該不該和天王動手！」王嬤黯然說道：「我們是出身天王門的人，他是我們的主子啊！」

李嬤道：「如此說來，只有坐以待斃了。」

江楓輕輕吁一口氣，準備開口，但却被青鳳以目光阻止，只好忍下。

室中一片靜寂，良久之後，王嬤才緩緩說道：「你們先休息，再讓我想一夜，看看有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只聽高大斗的聲音，遙遙傳了過來，道：「高大斗有要事請見鳳姑娘。」

這是從未有過的事，青鳳、王嬤、李嬤，全都聽得一怔。

李嬤站起身子，道：「我下去看看，這小子三更半夜的跑來打擾，如果不是重大的事，老身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青鳳道：「咱們何不在廳中見他？」

王嬤道：「好！咱們一起下樓去。」

大廳中站着一個全身淡青裝束的少女，身佩雙刀，竟是四季花婢中的菱花。

青鳳早已知道她的身份，但江楓早已說出了她是掌管令諭的人，是梅花的助手，但也是監視梅花的人。

青鳳有些感到意外，緩緩說道：「原來是菱花姑娘，深夜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青鳳姐，」菱花的嘴巴很甜，說：「洛陽居中連續發生大變，小妹相信以青鳳姐姐之能，早已經瞭然於胸。」

「說我不知道，是騙人的話。」青鳳道：「但如果說我全知內情，點滴不遺，未免是自抬自高了，妳們內宮一系中人，自成一個格局，和天王門很少來往，你們四季花婢，也從未和洛陽居有所交往，就算我聽到了一些風聲，也不便出面查問，那一次，我出面調解你們和鄧飛的衝突，唯一的原因，是怕你們雙方鬧得太厲害，把洛陽居給鬧垮了。」

「小妹知道，」菱花說：「小妹今番來此，一來是向青鳳姐請安，二來是轉達上命。」

「請安就不敢當了……」青鳳心中忖道：「何不借機詐她一下，逼她露出一些口風，也算給江郎一點幫助了。」立刻一沉臉色，道：「至於轉達上命，

我看來意就不夠誠心了，據我所知，你們這裏的首腦人，應該是梅花姑娘，她可是不屑來此轉達上命了？」

「不是，不是，」菱花急急接道：「梅花確是我們的領頭大姐，但這件事，她還不知道。」

「這就奇怪了，」青鳳接道：「梅花還不知道的事，妳怎麼先知道了？」

「小妹是掌管傳令的人，」菱花苦笑一下，她心中明白，已不宜隱瞞了，只好說道：「我們和宮中的連繫，一向都由小妹承轉，再由梅花下令執行。」

她一口一個梅花，看起來，她對梅花並不十分尊重。

「原來妳是掌令，」青鳳笑道：「倒是失敬了，但不知妳和梅花姑娘的權位，如何一個分法？」

「當然是梅花姑娘爲首，」菱花道：「只不過，小妹有時會接到宮中的密令，指定要小妹作一些特殊的工作，小妹就不便再向梅花姑娘轉呈了。」

「那是說，妳是奉派監視梅花的人了？」青鳳道：「是眞正握有實權的人？」

「那倒不是，」菱花解釋說：「梅花姑娘的武功高過小妹很多，才智也非小妹能及，內宮派來洛陽居中的人，也明定她爲首腦，但事權太過集中，難免有所疏忽，小妹只是奉命呈報一些疏失，以便宮主能及時下令糾正。」

青鳳接道：「聽說除了妳們九大花婢之外，還有貴宮中男弟子派來這裏，可有此事？」

「有，領頭的師兄王龍，死於韓副總管手中，」菱花道：「黃龍師兄奉命追查此事，也被韓霸擊殺，」語聲一頓，接道：「貴門中一位喜鵲級的姐姐，也死在韓霸的手中。」

「黑天鵝來此問罪，也敗在韓霸的手中，」青鳳接道：「這個韓霸，實在可疑，不知菱花姑娘是否已查出了他的出身來歷？」

「查不出來，」菱花道：「但據小妹推斷，可能是天馬堂暗中培養的一位年輕高手，他武功的博雜，出手的兇厲，絕不是一位師父能調教出來的，所以，宮主也同意了小妹的研判，決心除掉此人，一來爲兩位師兄報仇，也算稍慰那位喜鵲姐姐的九泉英靈了。」

青鳳點點頭，道：「貴上有甚麼要我效力之處，就請坦然相告吧！我權能所及，絕不推辭，但如非我能夠作主時，那就要菱花姑娘原諒了，我也得請示決定。」

「當然，當然，絕不能讓青鳳姐爲難，」菱花說：「小妹深夜拜訪，最主要的是向青鳳姐簡報洛陽居中的情勢，和本宮除掉韓霸的決心，希望青鳳姐能夠體諒，事實上，本宮中人已奉命向天王門示好，而且也有了成績，黑天鵝姐姐大駕親臨，和一位喜鵲級姐姐到此，應該是最好的證明了！」

青鳳微微一笑，道：「一隻天鵝四隻鵲，四大天鵝手下，各有四隻喜鵲聽候遣差，她們也以追隨的天鵝作姓，黑天鵝的手下，就是黑喜鵲。」

「小妹明白，」菱花展現了才慧，接道：「四位黑喜鵲的身份相若，以編號代替，以便指揮。」

「不錯，」青鳳道：「菱花姑娘還有甚麼上諭轉告麼？」

「沒有了，」菱花道：「本宮派來的專任殺手，明日中午就可以進入長安，他們可能會和小妹連絡，也可能不再連絡，獨立執行任務，他們的心中，已印入了韓霸的形象，又是單一的任務行動。」

「聽妳的口氣，好像來的不只一個人了，」青鳳道：「他們會不會在洛陽居中下手呢？」

「我不知道他們會在那裏下手，」菱花道：「但我們絕不能低估韓霸，他殺了我兩位師兄，尤其是大師兄黃龍，武功之高，在二代弟子中是首屈一指，不能想像韓霸用甚麼武功，一掌就能取他性命，貴門中那位喜鵲級的姐姐，也是被他一掌拍死，就小妹所知，他出掌輕淡，看不出有何威勢，但一掌拍出，却是追魂取命，不但殺了我們的人，也使他們天馬堂中人驚駭不已，所以，小妹請求宮主派最好的殺手出動，來了幾個人，小妹不清楚，但絕不止一個人。」

「有甚麼要我配合的？」青鳳低聲問道。

「我看是不用了，小妹報告已畢，就此告退。」說走就走，轉身向外行去。

青鳳沒有挽留，也未送客，事實上，青鳳也未迎客入座，大家都是站着交談，自是不會拖延太久。

不知道王嬤、李嬤是否也已知道韓霸就是江楓的化身，但兩人却未多問，直接回到了房中。

青鳳回到閨房，隨手拴上房門，低聲道：「要不要我從頭說一遍？」

「不用了，」江楓道：「我聽得字字入耳，夜已三更，睡覺吧。」一把抱起青鳳，直行向牙床。

「你眞的這麼瀟洒，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青鳳微帶憂慮的說道：「明槍明刀，我相信你能應付得過，但內宮中的專任殺手，却是專學習殺人技巧的人，他們殺人的方法花樣百出，答應我，你要全神對敵，別讓我未成親就作了寡婦。」

江楓點點頭，笑道：「放心，放心，我已經準備好了禦敵之策，倒是兩位嬤嬤的事是個麻煩，」江楓道：「我擔心的不是那些專來對付我的殺手，而是你那位天王會突然駕到長安。」

青鳳已被放在床上，江楓正替她寬衣解帶，但却被青鳳一把抓住了江楓的手，道：「我無法預計王嬤和李嬤會有些甚麼決定，畢竟她們是天王的心腹，也無法留下來幫助我，但我自

保的環境很好，單是找個人取代我的歌聲，就不太容易，那需要長時間的培養、訓練，不過，有一點你可以放心，我早已準備好自絕的決心，決不會使你蒙羞。」

江楓聽得又感動，又有些心疼，回報的方式，是輕輕推開了青鳳的手。

其實，青鳳姑娘早已經爲郎陶醉，那還有拒絕的氣力。

相聚的時間不多，但江楓修習的天狐神功厲害無比，征服女人的力量，是完全把身和心佔據。

青鳳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快樂，那種滿足的感受，更堅定了情甘效死的決心。

「爲甚麼你讓人如此的迷醉，」青鳳纖巧的玉指，輕撫着江楓光滑的後背，道：「會叫人興起了一夕情緣，死而無憾的感覺，江郎，去捕捉菱花吧！小丫頭又奸又刁，但却胸藏了無數的隱密。」

「我看得出來，」江楓道：「她雖然全力在表達出一種誠意，但却忍不住夾雜上幾句謊言，確是天生的奸刁胚子，這也是她被選上掌令的本錢，這種人，我不想再浪費精神去應酬她，必要時，出手殺了她就是。」

青鳳呆了一呆，道：「可是，殺了她，你就無法得到她胸中藏有的機密了。」

「我看，那已經不是很重要的事了，」江楓豪情風發的說：「內宮中第二代弟子，大概已經沒有人能鬥得過我們了，如果她們派出的專任殺手再落個全軍覆沒，大概第一代的首腦人手，就要出動了。」

「全軍覆沒？你好像已智珠在握，很有把握了，」青鳳道：「梅花能給你多大幫助？」

「沒有把她計算在內，」江楓笑道：「對付內宮專任殺手，全由我的人出手對抗。」

「你是說梅花和我都幫不上忙了？」青鳳道：「你能有多少人手？除了天馬堂之外，實在人手有限啊。」

「倒不是妳們幫不上忙，尤其是妳，具有的特異能力，是對付刺客的最佳人選，」江楓笑一笑，道：「但我不希望你們太早曝光，妳、梅花，以現在的身份，應該給我的幫助更大。」

「可是，我身陷險境啊，時常都有被迫失身的可能，」青鳳道：「難道你眞想我死麼？」

江楓沉吟了一會，道：「看看王嬤、李嬤的反應再說吧，她們如心存故主，對妳的支持，只是一時衝動，這裏就不用蹲下去了，乾脆跟我們一起，挑明了幹吧！」

「那豈不是把天王門逼過去，和內宮練手了？」青鳳道：「傷害太大了。」

江楓道：「這是無可奈何呀，妳一個人留在這裏，縱然能想到讓天王不能碰妳的辦法，但王嬤、李嬤隨時可以抓着妳向天王獻功，豈不是太危險了？」

青鳳淡淡一笑，道：「我不過是爲情憂心，希望能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但如眞的逼得我放手反抗，江郎，你的妻子絕不是好吃的果子，就算天王出手，百招之內，也無法傷得到我，兩個嬤嬤的滅絕神功雖然厲害，但以一對一，她們絕非是我敵手，兩個人也無法困得住我，天王門中只有兩隻鳳，一隻留在總堂，掌管文書令牌，一隻在長安賣唱歌壇，論文才，我也許要輸給藍鳳三分，但武功上的成就，却絕不輸給她，」忽然偎入江楓懷中，低聲道：「你的妻子應該是天王的二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只是她深藏不露，天王和兩位嬤嬤都不知道她眞正的成就，因爲她不願搶去藍鳳的風采，甘居藍鳳之下，所以，我們師姊妹才保持了相當的情意。」

「好傢伙，」江楓呆了一呆，道：「兩個小狐女的隱匿成就，整得我七葷八素，妳這隻小鳳凰，竟也是深藏密封，不露鋒芒，妳們心機沉深，我的日子就難過了。」

青鳳深深的親了江楓一下，道：「人家保存了十八九年的秘密，全都被騙了出來，我現在眞正是沒有秘密了，被你脫光身上的衣服，也被你挖去了心中所有的秘密。」

「那隻藍鳳掌理天王門中的文書、令牌，是天王門中重要的人物了？」

「怎麼？想雙鳳並收啊？」青鳳笑道：「行，我找機會給你引見，現在先告訴我，兩個小狐女是甚麼樣的人物？」

糟啊！言多必失，江楓苦笑一下，道：「應該是天狐夫人的弟子，她們已練得大有成就，却一點一滴的現露出來，前兩天，才算挖出了她們的底子，原來早已登堂入室，成就很高了，這一次就由她們爲主，對付行刺我的殺手。」

青鳳笑道：「狐媚迷人，床笫間婉轉承歡的工夫，必是賤妾難及了？」

「錯了，」江楓道：「她們隱居練功，和我見面不久，我們之間，仍然是清清白白的。」

青鳳微微一怔，道：「這就難得了，我能不能見見她們？我想知道，面對着你這樣的一個男人，她們如何能把自己控制得那麼好。」

「當然能，但要找個適當的機會。」江楓挺身坐起，道：「我該走了。」

青鳳抓起一件長袍，披在江楓身上，道：「最遲兩天內要告訴我避免天王近我之身的辦法，走，廚下早已備好熱水，我替你洗個澡去。」

＊　＊　＊

七寶和尚、段九、胡萍、胡元一排並坐在江楓臥室中的一張大草蓆上。

江楓進入臥室，四個人同時站起。

敢情四個人早已接到郭天同傳來的訊息，郭天同和胡元分別在室外警戒，現在正是郭天同當值的時刻。

「和尚見過了張姑娘，她希望盡快見你一面，」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衡量過眼下的情勢變化之後，我和尚擅自作主，把人手集中在你的住處旁側，以便於相互照顧。」

江楓暗忖：果然是思慮精密，防制機先。當下點頭一笑，道：「好極了，把兩側的邊間牆壁打通，合成一體。」

「這個和尚也和鄧總管談過，總管已經答允，天亮就要木工動手，我想兩個時辰之內，應該可以完工的。」

「一定要在午時之前完工，諸位也盡量找時間坐息一下，保持體能，」江楓道：「明日午後，可能會有行動，我去見張四姑，安排一下迎敵之策。」推開窗子，破空而去。

他說得很明顯，似是強敵已然壓境。

＊　＊　＊

張四姑已搬出了風雪小館，住處距離洛陽居只有兩條街。

不過掩護得很好，前面是一家百年老字號的四海糧行，是一幢一進五的大宅子，張四姑高價租下了四、五兩進，而且還允許糧行的部份存糧放在原處。

這裏的房子有些殘舊，但却非常寬大，住上三、二十口人也不會擁擠，而且也不會引人注目。

江楓按圖索驥，找入了四海糧行，但見一片黑漆，不禁心中動疑，暗道：「四姑如若在此，定會派人引路。」

但聞暗影中傳來張四姑的聲音，道：「你的泰山、泰水都在廳中候駕，兩個小美人瞪着四隻大眼睛看了半夜，不見你的影子。」

「我……」

「別給我解釋，想個理由告訴你那位老岳丈吧，」張四姑施展傳音之術，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他雖然已逐漸的開通，不過那股剛正之氣還未全消，我看，他早已等出了火氣，你想想怎麼說，才能消氣化火，進去吧！」

張四姑就站在廳門口處，推開木門。

廳中燈火輝煌，景物清明，歐陽昭、羅蘭、錢缺、秦八公都在等候。

雪、霜二女臉上已見笑意，江大哥來得雖然晚了，但仍然來了。

歐陽昭臉色如冰，如果江楓不是主帥的身份，也許他早已經起身吼叫了。

羅蘭的臉色也不怎麼好看，只不過不像歐陽昭那麼顯明罷了。

江楓回顧了緩步入座的張四姑一眼，緩緩說道：「內宮中已派出了六個專任殺手，今天午時左右便抵長安，他們狙殺的對象，是洛陽居中的副總管韓霸。」

「韓霸？」錢缺道：「那不就是你麼？」

「對，正是江某，就我得到的消息，這六大殺手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殺了我，所以，他們會不擇手段，不計身份。」

「他們是不是直接找上洛陽居去？」忍不住最先接口的，竟是歐陽昭，而且語聲平和，心中的怒氣，似是已被這個震動人心的消息冲走了大半。

「我如守在洛陽居中不出去，」江楓道：「他們當然會找上門去，只不過他們是以何種身份出現，那就無法預知了。」

「還有甚麼？」張四姑早已預計了對付殺手的計劃，所以這件事，已早在她預料之中。

「四季花婢雖是以梅花爲首，」江楓說：「但眞正掌理令諭的，却是夏婢菱花。」

「果然是很狡滑的複式佈置，首在誘敵，眞正的攻擊力量，却隱藏於腹、腰之中，」張四姑道：「還有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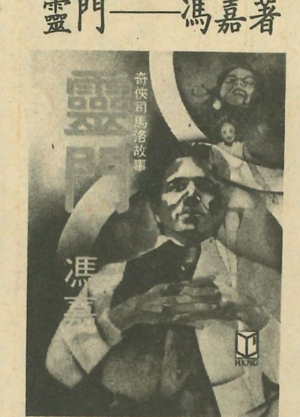
「還有更可怕的敵人，」江楓道：「雖不是計劃中的襲擊，但他突然的趕到長安，可能是全局發生變化，那就天王門的掌門、天王，會在三天內趕來長安。」

張四姑呆了一呆，道：「這就眞的不好玩了。」

（未完・廿五）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靈門——馮嘉著



一個邪教組織——靈門，專利用藥物，催眠術之類向"信徒"搾財。

邪教害人匪淺，瓦解它刻不容緩，且看奇俠司馬洛怎樣大顯身手……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上文提要：鬼影手傷在艾芙手中，耶律可兒郡主擺下的劍陣也被艾芙破了，她自己也不知如何破的，總覺暗中似有人相助，雖然破陣脫險，自己也昏迷了，醒來躺在禪房內，才知是老僧和宋匡解救的。韃子兵圍寺門，艾芙協助宋匡抗拒，老僧帶領二人突圍離去，三人各自分手。艾芙突然見到何爲受傷踉蹌而來，忙雙手將他擁抱……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何爲是否霍爾　一見便知眞假

艾芙是假裝不出來的姑娘，何爲再明白不過了。

哎喲！但防人之心不可無，他不敢再倒向她懷裡了，暗地裡借跌勢，一扭身往一傍倒去，若是被艾芙發覺，她若臉兒變色，他就可貼地射出，他已力貫左脚，微屈着腿。

那艾芙毫沒懷疑，搶上相扶，便扶住他的胳膊了。

「快別動彈。」艾芙說：「天色太暗了，這裡不能查看，走。」

「我們那去啊？」

「回去我那棧房，」艾芙說：「我扶着你，靠在我身上，摟着我。」

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但他警告自己，一個身受重傷的人，手兒臂兒，應該是軟弱無力的。

就這般，他半摟半抱，就這般，艾芙半扶半托，用肩背支撐着何爲的身子，嘿！不料這麼個大人，身子倒輕得很，一點也不重，快速地奔到墻下。

她的聰明才智那兒去了，被甚麼蒙蔽了？

她的聰明才智，只是想：如何把何爲負上那高的城墻，趕快扶他回客棧，爲他療傷，此外她腦裡心兒裡，再也容不下其他思念了。

她相度了一下那城墻高度，蹲下身來，道：「負在我背上，緊緊抱着我。」

她沒去奇怪他抱得摟得太緊了些，忙運一口丹田眞氣猛地一跺脚。

起！她騰身而起了，竟被她堪堪抓住城垛，纖纖玉指，竟如鐵鈎，緩氣再猛吸一口氣，再一騰身，上了墻頭，有生以來，她何曾似過這般用上了十二成眞力，一時間脚點地，腿兒一軟，幾乎連她背上的何爲也一同栽倒，慌忙坐了下來。

但她眼前剛那麼一發黑，耳鳴，火鳳凰就不愧是火鳳凰，猛吸一口氣，氣沉丹田，眼觀鼻，鼻觀心，那發軟的腿兒上立即有了力道，終於站得穩了，忙把呼吸調勻。

「走！」

「我們那去啊！」

「我告訴你了，去我那客棧，替你療傷。」

他傷得多重啊，額上的血不再流了，謝天謝地，但她看得到，當那火把的光亮照着他時她看到他是如何强忍着痛楚，走起路來又是那麼跌跌撞撞，他一定傷得很重，一個練了多年武功的人，如何會不明白，必是他身上那一處，也許多處斷了骨骼，可憐的何爲。

「不不！」

他爲何發急啊，她站起來，她試着站起身來，奇怪先前那麼輕的何爲，爲何忽然間沉重起來，她試了幾次，非但不能站起，而且，她的腿兒越來越軟弱，越更軟軟的，那勁道，她那腿上分明已恢復了的力道那裡去了，爲何漸漸地消失了！而且，怎麼會昏昏地！

她多渴望躺下來，渴望甜甜的、舒舒適適的睡眠，怎麼會、怎麼會呀！

一股疲疲的、痳痳的感覺，已從她脅下的穴道蔓延開來，蔓延遍全身。

啊，多舒適的睡眠，她是在夢鄉嗎？又是誰在夢囈。

那夢囈的聲音在說：「我不能……不能，怎可以，她是那麼聖潔，那麼純眞……我……不能……」

那夢囈，在說些甚麼啊？

終於，像是那夢囈也沉入了黑甜之鄉，一片黑黑甜甜的。

僅餘下的、殘存的一點點感覺是：像在搖籃裡。

不，不是被人抱起來，而是在搖籃裡。

＊　＊　＊

「她醒了！」一聲歡呼。

「她醒來了，爺爺！」又一聲歡呼，是同一個人。

是江虹，小妹子，是的，是江虹，她又怎會聽不出小妹子的聲音，當然分辨得出。

她想睜開眼來，但眼皮子好重、好重啊，一時間她睜不開來。

多甜的睡眠，多麼甜甜蜜蜜的睡眠。

「是該醒來的時候了！」一個蒼老的聲音。

爺爺，她的爺爺岷江漁隱，小妹子也隨她稱呼叫爺爺。她趕走了戀枕依衾的嬌慵，睜開眼來了，床邊坐的可不是她爺爺岷江漁隱，可愛的小妹子霍地撲了上來，叫道：「你可醒了。」

推開江虹，艾芙坐了起來。

「我怎會……這是……」

是客棧，原來她躺在客棧的床上，咦！艾芙說：「你怎麼啦？」

江虹怎麼啦，兩隻眼兒腫腫的、紅紅的。

「還說啊！」江虹一頭依在她懷裡，嘶着嘴兒說：「姐姐，妳一去兩日無音信，無影無踪，我和爺爺、瘋和尚、還有金叔叔和那吳桐君差點兒沒把這芙蓉城翻轉過來，那兒沒找到。」

「且慢！」艾芙睜大了眼睛，越更睜大了，說：「我又怎會躺在這床上！他……他呢？」

一切都回到心頭，全都記起來了，向四外探望，但除了江虹，就只有坐在她床頭的爺爺，欲問還止，終於問了。

「誰啊？他……他是誰啊？」江虹也隨她張望起來。

艾芙的臉兒紅了，記憶起更多，也更紅了，忙道：「沒甚麼，小妹子，爺爺快告訴我，我是怎麼躺在這床上的？」

岷江漁隱一直不轉眼地望着她，是在觀察她，却又鎖緊了眉頭，道：「芙兒，我問你，當我們發現你躺在這床上時，你沉睡不醒，像是被人點了穴，不不，但又不像，但又怎會沉睡不醒呢？除非那點了你睡穴的人，手法獨特到玄奇的地步，你仔細想想可知道是誰送你回來的？」

是誰送她回來的？她要是知道就好了，她被人點了睡穴，那怎麼可能呢？她記起來了，全記起了，她背負着何爲，騰身上到高達三丈的城墻，她只能鈎住那墻垛，她終於爬上去了，因而耗盡了全身眞力，一時陷入虛脫的狀態。

是的，她只有一個意念，趕快替何爲療傷，黑暗中，她未查看，也無法查看，只知道他遍體鱗傷，一定折斷了骨骼，額上血在淌，得趕快替他療傷，她必須趕快恢復功力，而她辦到了。

她是在叙述睡着前的情景，對她爺爺、對江虹叙述，但也在幫助自己回憶。

「我辦到了，我腿上有力能站得起來，可憐的何爲，在我背上，我一直背着他，甚至在我感到軟弱，眼前發黑，幾乎虛脫暈倒的時候……」

江虹霍地站了起來。

「何爲！你是說，姐姐，你是說在你幾乎暈倒的時候，你仍然背着他，他在你背上？」

「他受傷了呀！他傷得那麼重，連站也站不起來。」

岷江漁隱兩眼瞬也不瞬凝視着他孫女，道：「說下去。你終於恢復了功力，能站得起來，你是說那何爲在你背上，身邊別無他人？」

「是呀！」

艾芙感到一片茫然，別無他人，但爲何恢復了功力却又站不起來？竟會突然昏昏欲睡，終於睡着呢？

「是何爲！再不會是別人。」江虹兩眼發亮道：「你不是已能清楚記得，那城墻頭上，再無他人，姐姐，我早對你說過，這人古古怪怪，那三天中偏會三次相遇，咱們要去那裡，他總是已先在了。」

艾芙不悅道：「你胡說些甚麼？」

江虹爭辯道：「我沒胡說，只有他在你背上，只有他，除了他，誰能近姐姐的身。」

她轉過去對着岷江漁隱道：「爺爺，你們別以爲我甚麼都不懂，你們是武林正派，從不使卑劣下流伎倆，不懂的是你們，我在中原棧，下五門的門道我可聽得多了。」

岷江漁隱也點起頭來，說道：「這話也說得是，若你的穴道被點，絕瞞不過你，但除了點、拍、打、拂、壓亦可閉人穴道，內家功力深厚的，只要貼着你穴道的部位暗運眞力透入，亦可閉人穴道於不知不覺之間。」

「是了！一定就是這般！」江虹叫道：「就是這般他在妳的背上，當然抱

着你，摟住你，他……」

艾芙道：「你胡說，他一點兒武功也不會。」

她的臉兒紅透了，她一心只想救他，只想趕快爲他療傷，他不僅抱着她，摟住她，而且還怕他抱不牢，叫他摟緊她。除了救人，她心中別無雜念，他……他他的手，可不是在她身上游移，她以爲是他的手軟弱滑落，她不是一有所覺，立即提醒他抱緊、摟緊些，於是，他的手又向上滑移。

是的，他受傷了，爲她而傷，她志在救人，而且急在救人，但他是少年郎，她是個姑娘呀！

那時在危急也情急之下，她顧不得、想不到這些，但現下想來，回想起來，臉兒如何不熱辣辣的，燈光映着她紅紅的臉兒更嬌艷了。

艾芙忙道：「我且問你們，我怎會躺在這床上，啊，你們也不曉，我是問你們何時發現我躺在這床上？」

岷江漁隱道：「是上燈不久，尚未打初更。」

那麼，那麼，她長長舒了一口氣，那麼，即使她被人點了睡穴，她也是立即被人送回來的，她當然記得，聖燈寺的烈火映紅了天邊，天邊的晚霞仍未黯褪，她背負着何爲上了牆頭，那一彎新月也不過爬上樹梢頭。

她閉上了眼睛，再又長長地、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她明白，她的衣衫仍是完整的，也絲毫覺不出生理上有何異樣，女孩兒家自有敏感，她明白的，不用別人來提說。

岷江漁隱又何嘗會不關心，其實也早查看過了，只看她的衣裳雖然髒了破了，還沾上了不少血迹，但仍整整齊齊完好的穿在她身上，他也就放心了，却是他急於知道，江虹更急於要知道：艾芙這兩日去了那裡，怎會無音信。

「你，到底去了那裡啊？」

蓬的一聲響，房門霍地被人踢開來。當先是醉菩提，金眼鵰與吳桐君隨後，大踏步走了進來。

艾芙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瘋瘋癲癲的醉菩提，豈僅莊嚴寶相，簡直連短髮也豎立起來，鬚眉也戟張！啊呀！瘋癲和尚發起怒竟是如此怕人！

江虹只道瘋和尚要打艾芙，忙橫身一攔，叫道：「你敢！」

和尚却拖過一張櫈子在屋當中一坐，喝道：「滾起來，跪下了，趁早兒原原本本、一字也不許遺漏從實招來。」

江虹跺脚，道：「你敢對姐姐這麼兇，哎呀！爺爺，不許和尚這麼兇，姐姐剛剛才醒來。」

岷江漁隱面上已有了笑容，既見艾芙無恙，其他的已不重要了。道：「你兩位也請坐，和尚，休嚇壞了她，且聽她說來。」

艾芙拉過江虹坐在身邊，才知適才這三人其實都在屋外，已把所說的都聽了去，一抹羞紅又回到了臉上。

當下把那日和江虹失散後之事說了一遍，說到得傳音指點、破了八卦劍陣，和尚顯然也吃了一驚，岷江漁隱也面現驚疑。

和尚怒道：「你好大膽子，光天化日之下，就憑你那條鳳凰鞭兒，竟敢獨闖行宮，那霍爾王子進駐、再來了耶律可兒郡主，行館可就成了行宮，那戒備何等森嚴，你這娃娃有多點道行，可眞是膽大包天。」

岷江漁隱道：「可不奇了，這麼說來，該是地覆天翻了，怎生我們這麼多人竟打聽不出半點消息來。」

吳桐君道：「正因行館成了行宮，城西一帶，平民百姓皆斷絕了往來，韃子若不放出人來，嚴令封鎖消息，我們却也無從知曉。」

金眼鵰道：「這是韃子丟臉之事，艾姑娘一人一鞭，便已大鬧行宮，毀其庭院，連傷多人，尤其是鬼影手亦重傷在艾姑娘鞭下了，現今天下武林豪傑聚芙蓉城，這事要是傳開了去，韃子豈不滅盡了威風，故爾把消息嚴密封鎖了。」

和尚怒氣消減了，連連搖頭道：「胡鬧，眞是胡鬧，這可是我們一時疏忽了，萬萬想不到她竟敢去獨闖行宮，她非不知不論我們和韃子都在盡量克制，互相忍讓。」

艾芙噘了嘴兒，她怎敢說是爲查探那耶律可兒郡主是否與何爲有關連呢？饒是多大的英雄，誰能闖得過情關，勘得破情關。

她道：「和尚，你倒怨我，若不是你提起那天都上人，也不禁變臉變色，我怎會暗中去查探，不過想知道那耶律郡主是否眞是天都上人的先行。」

江虹叫道：「好哇，原來你這和尚不好，姐姐若有不測，你就是禍首罪魁。」

和尚不理她，對艾芙道：「那傳音指點你破那四姨八卦劍陣的又是何人？忒又怪了，先天八卦，道學淵深奧奇，這天都上人便是密宗尊者，豈會這先天道學？」

岷江漁隱道：「耶律郡主是天都上人的弟子，那四姨不過隨侍保衛，別有傳授，却有何奇，但是芙兒你又怎生失踪了兩日，消息全無。」

艾芙登時臉上紅透了，若不是醉菩提說鬼影手相讓，並非眞輸在她手中，她也不會必要再鬥鬥鬼影手了，而今不坦白可不行了。

當下把着了鬼影手的道兒及以後之事一說，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可就不僅吳桐君、金眼鵰和岷江漁隱大吃一驚了，便醉菩提也睜圓了雙怪眼。

近在城郊，荒涼古刹中，竟有這樣一位高僧，竟無一人知曉！

江虹却得意了，道：「姐姐，我可沒走眼，是不是，那宋匡果然是眞人不露相。」

金眼鵰也把頭連點，道：「那日在中原棧中一見，雖不明來歷，却已知是非常人了，可惜，匆匆一晤，未得盤桓。」

吳桐君道：「有關這位禪師來到聖燈古刹，其實不過半年前事，也曾聽聞人言，禪師只把殿前的僧舍和那樓閣稍加整理，並未見其禮佛參禪，那寺久已無香火，却也不見其化緣，不料竟是一位得道高僧。」

艾芙道：「老禪師武功通神，親見目睹，我却不以爲異，若我猜得不錯，天下之大，何處無名山聖地，他却偏在此時前來成都，必有所待，而且必不會去遠，我們和老禪師相見也必有期。」

醉菩提遊戲人間，似今日一般不瘋不癲，可眞是罕見，只見他緩緩轉過身來，目光落在艾芙身上就不瞬了，道：「女娃娃，你知錯麼？」

艾芙垂下了頭，那敢看和尚一眼。

和尚道：「你還敢心高氣傲，目空一切麼，那鬼影手最是難纏難惹，我已曾警告過你了，不避而遠之也罷了，竟還敢找上人家分個高低，說眞的，這鬼影手在江湖行走，手下還有些分寸，並非萬惡不赦之徒，和人對敵，人不勝他，他可也不會傷人性命，一旦落敗，必和你兩敗俱傷。之所以那日聽你一說，我就知他不是眞敗了。」

醉菩提再又說道：「說你聰明，亦明白小不忍則亂大謀之理，那韃子官被殺、庫被劫，竟也忍了，我可曾一再警告過你，休得惹事生非，你竟敢獨闖行宮，毀其庭、殺其人！更知那耶律郡主更不能惹的，你避之尚且不及，反倒找上門去！」

艾芙的頭垂得更低了，江虹叫道：「你不講理，是那韃子女找上咱們。」

醉菩提不理，繼續說道：「既知那老禪師有爲而來，必有所待，你竟連他的姓名法號也不問。」

艾芙委委屈屈，道：「我們被韃子兵騎困於外，霍爾的鷹犬攻於內，如何有暇詢問，只道宋匡必然再清楚不過，那知……」

她應該知道宋匡在城中無容身之地，還那知甚麼，羞羞愧愧的又把頭兒低。

岷江漁隱道：「芙兒所說，却也有些道理，老禪師來此必有所待，若我猜得不錯，那大巴山中的巴鼻老道必和他有淵源，稍後我等便知了。」

醉菩提竟然浩嘆一聲，在屋中踱了兩步，望了艾芙一眼，道：「還幸你們殺的人雖多了，却全是霍爾蓄養的武林敗類，並非韃子兵騎聽命於特穆爾，非霍爾王子統率，總算你有些分寸。」

那江虹早不耐煩了，叫道：「和尚，還以爲你有通天本領，能知過去未來，敢情吹大氣，我問你，到底知不知道把姐姐送回來的是甚麼人，我在猜，會不會……是那個宋匡？」

醉菩提道：「既已送回來了，又無損無傷，又何必問。」轉身對金眼鵰和吳桐君道：「說不得，你這老鵰兒要多留數日，現下是再不能別生事故了。吳桐君和官面上多有往來，有勞你傳話開去。」

吳桐君躬身道：「三聖大會，本就是體上天好生之德，消弭門派之見，息武林紛爭而召開，只有弭禍，豈會肇禍的。」

醉菩提點頭道：「不愧武林中無人不敬，尊你爲吳桐君了，但能如此，便是無量功德，大會期前，我實不便多露面，有勞各位了。」

岷江漁隱已站起身來，道：「走吧，常在人前露面，那你便是常人，而非聖了。古人設教，或假鬼神之說，雖是愚民，用心良苦，却令人倍敬。和尚，說不得也要多委屈你些日子，走吧，休被棧中人客知曉。」

江虹巴不得他們快走。

「不送不送。」關了房門，艾芙心中有愧又有羞，也再小兒女態。

這小妹子要做甚麼？走到艾芙床前，她是怎麼啦，小妹子不僅成了大姐姐，簡直是老氣橫秋的老姐姐。腰兒一挺，道：「好啦，趁早兒，一五一十，坦坦白白，說個明白。」

「我……坦白甚麼呀！」艾芙睜大了眼睛，哎呀！這人小鬼大的小妹子，有時實是聰明絕頂。

「我說，第一朝，除了你自己，只要稍稍仔細些，誰都看得出，你是個花朵兒一般的姑娘，不是小要飯的。那何爲……且慢，壓根兒我就不信他叫這個名兒，必是胡謅來哄咱們的，姑且就叫他何爲，唯有你這位下月殿的嫦娥，才相信他豪邁又爽朗，竟豪邁得和一個小要飯的道弟稱兒，一贈就是一袋金錠兒……」

「妳這丫頭，哎呀！」艾芙叫道：「跟了瘋和尚兩日，敢是也瘋啦！」

江虹道：「你臉紅，紅啦，嘖嘖，紅得可眞嬌艷啊，眞是我見猶愛，那麼，你認啦！承認你不過是自欺欺人，那句話兒是怎麼說的，對了，掩耳盜鈴。」

「我我……」艾芙期期艾艾，說：「你胡說，我承認了甚麼。」

「好，且來胡說第二朝，簾捲曲欄獨倚，江展暮雲無際，淚眼不曾晴……嗳喲！可眞是個風流又瀟洒又豪邁的多情公子。」

艾芙臉更紅，眼兒也瞪得更大了，也嗳喲一聲，道：「你也讀過……只不過你是個不懂事的小丫頭。」

江虹不睬她，繼續說道：「就有那麼巧，咱們到了望江樓，他就隔着竹叢吟哦，枇杷門巷發思古幽情，可不是更證明了一點：他風流更多情，之後，他裝得可眞像啊，眞像！薛濤井

畔驀驚艷，這脫可喜娘，罕曾見，靈魂兒飛上半天，呸！」是眞狠狠地呸了一口。

了不得！敢情她眞人小鬼大，連西廂記的淫詞也讀過！

江虹繼續說道：「然後是：仙姬下了塵寰，嫦娥來了月殿，不用說，有個人兒啊，被讚得飄飄然，仙姬不是降塵寰，而是飄上了九天，那嫦娥不是奔，也飄飄然，上了月殿，哼！」

哼！這人小鬼大的小江虹，怎麼突然又面色一沉！

「你被他迷着了，你爲情所迷，我可不迷，憑咱們脚下的功夫，竟能有人從我們眼皮子底下，眨眼間去得無影無踪麼？」

「再說第三朝，當眞無巧不成書，浣花溪又相逢，又已先在了，甚麼：若非瓊玉山頭見，瑤台月下逢，雲雨巫山想斷腸，倒眞……」

「呸！」艾芙的臉兒紅透了，可不是爲了羞，是眞惱了：「住嘴！」

「好好好！」江虹還是眞怕她惱，退一步，繼續說，不過轉換了話題：「你瞞不了我，你是存心的，存心丟掉我。」

「我沒有！」

「你有，」江虹不容她說下去，搶着說道：「怎生耶律郡主突然出現？爲誰而來，去的是不是那風流多情公子的方向，又怎生都失了踪，除了兩人共騎，躍馬過花溪，那會去得那麼快速？

「你是想查探耶律郡主是否天都上人的先行嗎？別打岔，你瞞不了我，你是恨不得要即刻查出，耶律可兒郡主是否爲他而來，你不承認也不行了，你口口聲聲告誡人，警告我，不許惹事生非，怎生你倒去惹大禍，毀行宮，殺韃子，是甚麼迷了你心竅？

「還要說嗎？便三歲孩兒也瞞不過的，你却一絲兒也不疑？他怎知你落在聖燈寺？他的命可眞大啊，打那麼高的城墻上跌下去，竟然沒跌死？毫無武功的文弱書生，竟然僅擦破了頭皮兒，是眞跌破了，還是抹點兒血在臉上，可就只有他才知道了，可也眞是怪事年年有，今晚特別多，芙蓉城，城長四十里，他甚麼地方不去跳，你走的是荒江、小路，他竟然迎個正着，好吧，就算，當眞是無巧不成書，火鳳凰跺跺脚兒，就能地覆天翻，誰能閉得了你的睡穴？我可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想想，想想那隻風流多情的手兒，在你身上游移……」

「不准說了！」

艾芙緊緊地閉上了眼睛，一樁樁，一件件，一幕幕，出現在她眼前，心兒亂如蔴，陣陣令她感到窒息，江虹傍觀者清，可不是樁樁可疑，件件都有破綻，但即使江虹的全眞、全可疑，但她心兒中，可一些兒也不惱，是亂亂地、但也甜甜的，也許更有三分兒喜。

「若眞如江虹所說，他眞有一身武功，顯然把她也瞞過了，那自也是極超絕的武功，那麼，他豈不是文武全才，他們，她和他，豈不是天造地設，一雙神仙眷。」

「你沒有話說了，是嗎？你還能說甚麼呢，你瞞得過他們，瞞得了你爺爺，甚至瞞得那殺千刀的和尚，可就是瞞不了我。」

「那麼，那麼，他又是，是誰呢？」

「他是誰，」江虹揚了揚眉兒，道：「我可猜着了八九，一定不會錯，嘉定城中乍相見，靈魂兒登時飛上了半天，自此之後，夢縈魂牽，他明白，任他如何獻殷勤，也打動不了你艾芙天仙鳳凰的芳心，其實你的一擧一動，全在他心兒上、眼兒裡，你起步，不知暗地裡，有多雙眼兒跟着你，他一呼百喏，更蓄養了那麼多鷹犬，又怎會不對你瞭如指掌，你走一步，只要一邁步，他先已知道你要去那裡了。隔墻豈僅有耳，窗外墻頭，說不定頭頂的瓦縫兒裡都有眼睛。」

嘿！火鳳凰跺跺脚兒，芙蓉城也會震顫的火鳳凰，竟然打了個震顫。

她，江虹爲何不往下說啊？她豈僅不再阻止了，而且要聽，巴不得她說下去。

她說下去了。江虹的眼兒，陡然間亮了，忽然一跺脚，才又說道：「啊呀！我可明白了，他！他爲何要假冒你的名兒，殺官劫庫，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快說？」

「我明白了！」江虹說：「他的眼睛也不離你左右，他自然也看得清清楚楚，於是他就……」

「你是說宋匡！」

「你已知道是他假冒火鳳凰，殺了官、劫了庫，大堂上，庫門上，都要留下一隻顫巍巍的火鳳凰，就是要令韃子和你作對，對立起來，迫你多殺些韃子，於是韃子和你就會勢成水火。」

「他眞是這樣嗎？但他沒有做到。」

「那是因爲他比宋匡更聰明，也許一開始已明白了宋匡的用心，故爾不上當。故爾，任火鳳凰殺了多少官，劫了多少庫，他也大事化小，不讓火頭燒燃起來，要知道，他大權在握。」

「霍爾，你是說那霍爾王子，你不會是說，那何爲即是霍爾王子吧？」艾芙怔怔楞住了。

「你自去想，自去分辨吧，於是，咱們剛入住這客棧，院外就被殺了三人，不許他再向你殷勤，他也自知再不能獻殷勤了，於是，搖身一變……」

「於是，他就變成了何爲，小妹子，你可就是這意思吧？」

江虹道：「是與不是，不會太久的，我們就會清楚，清清楚楚，你當然也會明白了，只是……只是，我還有些不解，不明白！你已着了他的道兒，被他迷惑，被他撒下天羅地網一般的情網，捕捉了你，而且，而且已落在他手中了，他不是百計千方要得到你嗎，却怎生……你已落在他手中了，他本可以擺佈你，你已無知覺，任由他擺佈的，却怎生，倒……倒……完完整整地把你送了回來。」

「別說了，求求你，小妹子。」艾芙央告道。酸酸甜甜，苦苦辣辣，不像是恨，亦不像是怒，都上心頭，都擠在心頭。

江虹遙望着窗外，夜空繁星點點，當眞是天上星多月不明，何況新月籠紗，一片稀薄如紗的浮雲，正從那月兒下飄過，她道：「莫非，他動了眞情，情到濃時，情更眞。」

「求求你，小妹子，別說了。」

她不會哭的火鳳凰，可流血、却不會流淚的，但怎生話聲帶哭？

江虹一翻身撲過來，摟住她，說：「誰又會傷害你呢？只要他還有一點人性，那麼一丁點兒，誰會傷害一個天仙鳳凰。」

江虹緊緊地摟着她，艾芙却如木雕泥塑，也凝眸望着夜空，那變幻的浮雲，令月兒更迷濛。

「你說，小妹子，會不會，會不會有一個武功極其高絕的人前來，突然前來閉了我的穴道。」

「你是說前來救了你？」江虹從她懷裡抬起頭來，說道：「但他又爲何要閉你的穴道？再說，他又怎樣閉你的穴道呢？你可是清醒的，任他身法如何快，你不見到人，但眼前的光影也會陡然一暗是不是？但却沒有呀！便是隔空打穴，我可能被打中了穴，亦會閉得不明不白，但你是火鳳凰呀，難道你聽不出那破空之聲，即使再輕微些。」

艾芙搖了搖頭，說：「小妹子，我師傅就能够，還有啞婆婆，還有，昨晚那替我們開路衝出重圍的老禪師，必也能够。」

「不，不可能。」江虹說：「當我們發現你躺在床上穴道被閉了時，醉菩提的禪功是何等修爲，武學何等高深，却竟也不能替你解開，是的，他能够替你打通任督二脈，把你閉住的穴道衝開，但你却非受內傷不可，因此也才發現，閉你穴道的手法並非中原武學，可能是密宗功夫，姐姐，你還有何疑問，還有甚麼不明白的。」

「那麼，他不會受傷，不是先閉我的穴道然後傷他自己，這樣我就不會知道，不會阻止！」

江虹陡然惱怒，把艾芙猛地一推，推倒在枕上，她竟然在關心那眞該殺千刀，千刀萬剮的賊。

江虹氣得直跺脚，直想哭，那該殺千千刀、萬萬剮的賊，他！他偷去了姐姐的心。

她眞想大哭一場。

「他是霍爾呀！」江虹叫道：「是咱們仇深似海的賊，令我們國破家亡，屠殺了萬萬千千同胞，又令更多同胞死溝渠，成餓殍，是不共戴天，該死的韃子呀！」

艾芙似從夢中醒來，霍地下了床，眉兒捎煞，那適才還蕩漾無限柔情的眼波，頓變成凌芒，見而生寒的凌芒，道：「小妹子，我必會還你個公道，我不是不信你說的，而是始終懷疑，何爲公子不是霍爾，若然那霍爾便是何爲，我還你的公道，便會是他的人頭。」

江虹反身又抱住了她，道：「你會的，姐姐，我相信你，你一定會的。」

艾芙的眼珠兒爲何打起轉來？也抱着江虹，道：「小妹子，我看得出，爲了躭憂我的安危，尋找我，你必已幾夜沒睡，哭過多少次了，瞧你的眼兒又紅又腫，可憐的小妹子，來吧，我也好倦，咱們睡吧，有話明兒再說。」

她把江虹抱上床，摟着在她懷裡，那無限悲憤，那激怒迅速地從她唇邊消逝了，那腫腫的，紅紅的眼睛，迅速的垂下來了。

甜甜的微笑終於在唇邊浮現出來，在艾芙懷裡，她睡着了，因爲她再也不擔心了。

艾芙輕輕地、輕輕地把她放在枕上，飄身下了床，那已然髒了綉了的衣衫在她身上，鳳凰鞭扣在她腰上。望了熟睡的江虹一眼，一口吹滅了燈。

她閃身出了房門，她的牙兒咬得緊了，她一定要弄清楚，要明白，何爲，那多情的何爲，一定不是該死的賊霍爾，一定！

深夜了，冷月淒淒，繁星點點，好像，好像她剛剛才把何爲負上墻頭，就是剛才的事，不仍是冷月淒淒，繁星點點依舊嗎！只不過現下她脚踏陰陽二瓦，不是在城牆頭上。

她不用尋路，只認準方向，奔向城西，奔向那霍爾的行宮。

走了假冒的火鳳凰，更又被宋匡和她殺死殺傷了那麼多鷹犬，那喪心病狂的江湖敗類，行宮必然戒備更森嚴了。

果然，夜已深了，城西民家只賸下點點疏落的燈火，行宮却仍燈火輝煌，牆垣亦被火炬照亮了，光天化日之下，她也能溜進行宮，未被覺察，何況這是夜晚。

她循着那日進入行宮之路，越牆而入，她知道那假山石後有暗樁，不禁冷笑無聲，似飛鳥掠空，反而從那山石處竄了過去。

一些兒風吹草動也沒有，但太湖石的假山側，出現了亮光，一隊五人的韃子女兵轉了出來，這一隊剛走過，左前面的樓閣後，又轉出一隊來，仍是五人，也高擧着三隻火把，也是女兵。

五行生尅，儘管是巡邏的女兵，亦暗藏五行生尅，可知這行宮中的戒

備不但加强了，而且負責指揮的人亦非等閒。

那園庭實是寬廣，艾芙只不過佇脚一會工夫，只見乍明還暗，或遠或近，同樣的五人巡邏隊，竟有十數起之多。不由她心下一驚，以明暗辨方位，這不是暗含九宮變化，分明就是奇門變陣。

且慢，那風、雨、雷、電四姨是八卦劍陣，巡邏小隊亦暗藏生尅五行，這園庭行宮之中，分明就是奇門九宮變陣，只要發現了敵踪，發現敵踪的小隊變位，顚倒五行，也立即變位中宮，奇門也立即變陣，將入侵之人困住，要想脫身，勢比登天還難。

艾芙暗叫了聲好險，萬幸今晚即時發現，只要行踪不敗露，九宮奇門就不會生變。那還敢大意？她自幼苦練的移形換位，此刻倒派上了用場，小心翼翼，驀然發現那日所毀的太湖石門，便在前面，竟已修復了。才知那是中宮所在，那日誤打誤闖，無意間竟撥了主宮，奇門不能生變，正因此故，那日才能安然脫困。

好險，一旦發現了，這奇門九宮可就難不倒她了，繞行而前，再又竄上那石門，不錯，生、休、杜、死、驚……八門方位立辨。

一時之間，兒時記憶又上心頭，這奇門九宮可不是她師傳南郭先生敎她的，而是啞婆婆在秦嶺山上，堆石頭給她玩耍，只要她進入石堆中，任她如何轉來竄去，就休想轉得出來，啞婆婆若然有事離去，却又怕她淘氣亂跑，就用石堆來困住她，非等啞婆婆回來帶領她，才能轉出石堆，直至她年紀大些，也聽話聽敎了，她也憑她自己的聰明，有了些領悟，再得啞婆婆指點，才辨認得那生休杜死八門來，不料今晚可派上了用場。

艾芙看得明白，心下好生驚奇，這霍爾王子門下豈僅是些酒囊飯袋，顯然另有奇人相助，不明白的是，怎會有奇人異士，竟會相助不共戴天的韃子。她不禁皺了眉頭，看來勁敵尚不止天都上人一個，分明連醉菩提亦不知曉，萬幸她即時發現了。

她沒有忘記今晚爲何而來，她一定要證實……不，她希望能證實，何爲絕不是霍爾。霍爾是霍爾，何爲就是何爲。

何來哭聲？夜風送來飲泣聲，循聲，掩到太湖石後。原來是一個年輕的侍女在飲泣，雖僅只有月色，亦可看得清楚，那侍女年不滿二十，面上有鞭痕，在淌血。旁邊有個侍女在對她勸慰，道：「別哭了，若被郡主聽到，你可又要受苦了。這兩日，郡主像吃了火藥樣的，霍爾王子失了踪，却拿我們來出氣，你又不是沒見到，別說我們了，那風雨雷電四姨，不也動輒被郡主責罵，可是以往何曾有過的事？」

那哭泣的侍女止住了哭聲，幽幽地、幽幽地一聲嘆息，道：「王子那會是失了踪，我說，躲開她是眞，誰不知道王子心中只有那個火鳳凰，再不要她了，郡主又如何，前日咱們都見到了，郡主拿甚麼和人家相比，比起人家鳳凰來，她不過是隻醜烏鴉。」

「你……」旁邊那侍女嚇得急往四外張望，道：「你可是找死了，若被那個饒舌的聽見，你可不想活了，這話也是說得的。」

那臉上有鞭痕的女侍顯已橫了心，道：「死了倒好，無端端捱打受罵，不是生不如死麼，難道我說的又不是眞話，再說她這個脾性，人家可是王子，可不容她刁惡蠻橫。」

「你錯了，」另一個侍女道：「王子不是躲避她，而是眞失了踪，你不見前頭的人急得團團轉麼，王子若有好歹，他們的身家性命也難保。城裡的大小官兒更嚇得魄散魂飛，都求神拜佛，眞希望如你所說的，不過是僅爲了躲避郡主，但大夥兒全都知道不是，咱們怕她是郡主，王子才不把她放在眼裡哩！」

「但郡主……」

「就單止瞞着郡主和她近身的人，否則郡主一旦得知，報上大都，會有多少人頭立即落地。誰又不要命，是以誰也不敢洩漏半句，你可千萬口緊一點，便咱們也要求神拜佛，希望王子平安無事。」

那艾芙楞住了，霍爾王子失了踪，啊！

陡然間，似有一股涼氣，從當頭灌下，難道江虹和她全猜對了，判斷全正確。

難道何爲眞就是霍爾那賊？

難道霍爾那賊眞就是何爲？

呔！既然何爲就是那賊霍爾，何爲也即是賊，賊即是何爲，爲何僅在霍爾名下才加上賊，她這是怎麼了，既然同是一人，何爲也即是該……該千千剮的賊，哎呀！那何爲賊可不是偷去了她的心，可才眞是萬確千眞的賊。

果然，她越想越覺江虹說得對，她當局者情迷，江虹却旁觀者清，看得清清楚楚，她……她聰明一世，竟情迷於一時，上了那該死霍爾的當。

一想到竟被那……賊霍爾輕薄，羞得臉兒通紅，爲何他不是何爲，爲何他是霍爾啊？恨得她幾乎要把銀牙兒咬碎了。

不錯，她猜得必然也不錯，就在……在着了那賊——無論是何爲，還是霍爾，或是同一人，可全是賊，賊何爲偷她的心，賊霍爾偷她的國。就在她着了那骯髒下流賊的道兒，閉了穴道的瞬間，有人適時趕到，把她送回了客棧，把那骯髒、下流、該死的賊擒了去。

爲何不是把他殺死了，爲何她只想到被擒，爲何？

就在那瞬間，脚邊啪的一聲輕响

，輕得只有她才能聽到。

艾芙一循聲、一抬頭，驀見左前方有黑影一晃，不錯，那黑影向她招了招手，隨即騰身上了左邊牆頭，再晃身已失去踪跡。

艾芙毫不遲疑，即刻追了過去，果然一路無阻，越牆而出，落地再看時，那黑影可不是在等待，一見她已追來，立即再轉身，如飛而去，去的是北面。

好大的霧氣，幾乎看不出兩丈外，不，當然是友非敵，否則先前那泥塊，就不能僅容她聽到。艾芙趕緊追趕，生怕慢一步就會失去那人的踪跡。

這人要引她去何處？既是友非敵，爲何不等候，她是誰了？

醉菩提，是，一定是瘋和尚，否則豈有她把輕身功夫盡量施展開來，竟然會追不上的，不錯，是和尚，她連和尚飄飛起來的破袖上的孔窿也看得見，那寸多兩寸長的短髮，奔跑起來，一起一伏，更是和尚的招牌。

追，她更放心追了，和尚不像和她耍笑，她去行宮，和尚也在行宮出現，是了，這必與霍爾……那賊失踪有關，呸！

她是惱怒自己，生自己的氣，怎麼一旦懷疑霍爾即是何爲，那賊字就難於出口了？

糟了，就在她這麼心下微惱時的瞬間，瘋和尚已失了踪跡！

不會的，艾芙停下步來，醉菩提既然巴巴兒的引她來此，不會就此失踪的，莫非……已到了地頭？

果然，濃厚的霧氣中，隱隱有燈光一閃。

是了，不爲情迷，她艾芙，又再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就在這瞬間，她已明白，地頭，到了，醉菩提引她來，却不現身相見，必有他不能露面之故，令她不解的是：竟然也有和尚顧忌的？

既然醉菩提也如此小心翼翼，她那敢大意，即使燈光尚在數丈外，她每邁出一步，也必提起丹田一口氣。

燈光在霧氣中，現出一圈燈暈，也越大越亮了。先現頹垣，隨現破屋，那必是曾毀於戰火，未加修復的莊院，燈光從破牆缺口中露出。

艾芙輕輕、輕輕地滑到窗下，夜風不適勁，但也陣陣在破窗下發出聲响來，是風把落葉堆積在窗下了，不趁風聲，必被屋中人發覺。

是的，屋中有人聽到聲音了，趁風聲再起，忙一滑步，閃在一邊，長起身來。

她不看猶可，才不過瞄了一眼，登時血脈也賁張起來，不，她半點兒情意也沒有，只有憤怒。

是何爲！

身上仍是血汚的破衣，但額上豈僅不淌血，血汚已抹去，何曾有半分傷痕，江虹眞說得不錯，那晚所見的血是爲博取她的同情，騙她抹上去的。她早該知道，早該發現的，那日他以絲絹幪面，可遮不去他那一雙眼睛，哎呀，霍爾那賊的眼睛，可不就是何爲的眼睛。

現刻她可明白，那日霍爾爲何幪面了，他不得不露面，却又怕艾芙認出他來。

好一個下流的……偷她心兒的淫賊，但罵不出口，她經已羞憤極了，拉鞭。

她的手在腰間停下了，醉菩提爲何那般謹愼？這賊，又跪在地上做甚麼？

那何爲……不，賊霍爾，長跪地上，面前是一面窗，竟掛着一塊布幔，布幔僅遮得住後面的人。

是的，布幔後有人，陣陣透窗的夜風，吹拂得布幔後的人頭髮飄揚起來，燈光中，顯現出來的髮已灰白。

是女人，是一個女人。

正因艾芙怔地一驚疑，好奇心強烈升起，那手也就停下了，想到那晚被他輕薄，竟還對他情深一往，如何不羞憤得切齒咬牙，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

但她却又實在太好奇了，强烈的好奇心，令她按捺下熊熊怒火，那布幔後又是甚麼人？是甚麼女人？這賊爲何跪她？這賊若不是對她畏懼萬分，爲何長跪不敢動彈？

江虹這小妹子可眞了不得，簡直猜測分析得一點兒也不差，就像親眼看見的一樣。猜不透、還不明白的只有一椿，就是被這賊閉了穴道後，他！這該萬剮千刀的賊，眞會那麼好心，就這樣……就這樣好心地送她回旅館嗎？他千方百計要得到她，而已然得到了她，她知覺如同已失，任由他擺佈以後。

她不敢想，却又那麼想知道，她一定要知道，哼！不怕他飛上天去，上天也追到凌霄殿，下水也要追他到水晶宮，不把他碎屍萬段，她那還有臉見得人？

忽聽布幔後的女人厲聲喝道：「跪好！」

那賊顯然已跪了好久好久了。且慢，她被閉了睡穴，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整整十二個時辰。只看那行宮中人人如臨末日，霍爾那賊失踪了顯然也已在一日以上，難道他就是在這裡也跪了一天一夜？看來眞像，只看那蠟燭下的一灘蠟油，可知已不曉得接換了多少隻，蠟燭在窗前案上，旁邊還放着不少隻，布幔後的女人，只要掀起一角，就可更換的。

眞不解，霍爾這賊，只是一人、至多二人之下，除此之外，還有甚麼人，是他害怕得跪地不敢動彈的，被布幔後那女人一喝，慌忙把塌下的腰，又直了起來，苦着臉，怪可憐的，呸！

她幾乎狠狠地啐了一口，若是何

為，若是以前的何為，不知他就是該死的賊霍爾，她眞會心痛死了，但他就是下流該死的賊霍爾呀，她怎倒可憐起他來？

那何為……呸！那賊霍爾，哭喪着臉，道：「我這兩條腿，要斷啦，從昨夜跪到天明，從天明到中午，從中午又跪到天黑，娘。你究竟要我跪多少時候，我已跪了一天一夜啦，娘，我可是你親骨肉呀。」

「娘。」

甚麼，布幔後是他娘？霍爾王子的娘不是大都皇宮中的皇后，另有一個娘，這可是奇之又奇了。

只聽布幔後那女人的聲音，仍是那麼冷，冷得像冰，說道：「斷了最好，免得我費事打斷，免得你再去害人，倒要看你斷了腿，還敢不敢、能不能再去害人！」

那話聲冷得連艾芙聽入耳也打了個冷顫，她為甚麼要躲在布幔後面？既是母子，有甚麼見不得的？

那霍爾聲音帶哭，說道：「娘，你怎麼不講理，我害了誰？值得娘生這麼大的氣，非要跪斷我的腿不可？」

那娘道：「那怕你害千個人、萬個人呢？惡有惡報，自有人來收拾你，不怕你沒報應，但那艾芙……你敢對她存心不良，敢傷害她一根毫毛，敢動一下歪念頭，我就……宰了你！」

「天啦！娘，」霍爾叫起屈來：「那艾芙姑娘是天仙、是鳳凰，我愛還來不及，怎敢傷害天仙鳳凰，我恨不得朝朝暮暮、地久天長、生生世世、把她供奉，恨不得多生出幾條命來愛她也來不及，愛還不夠，我倒會傷害她麼，若有人敢傷害她一根汗毛兒，不用娘出手，我先把他宰了，宰個千千萬萬刀。娘呀，你可寃苦了我。」

布幔後的聲音仍是那麼冷冷的，喝道：「住嘴，你休得甜言蜜語，朝朝暮暮，地久天長，你也配，哼！你早打入十八層地獄了，還有甚麼生生世世。」

他是何為，是何為呀，也許油腔滑調些兒，但可是甜甜的，聽來令她醉醉的，只有他口中，才有天仙鳳凰，他是何為呀，為何？為何何為偏又是霍爾賊，賊霍爾！天啊！

且慢，布幔後的女人一定認識她，她也該認識的，而且和她大有淵源，倒不像是霍爾的娘，更像是她的、她的娘，才會這樣愛她、護她，除了娘，還會有甚麼人這樣愛護她呢！

登時，她心中孺慕的親情油然而生，心酸酸的、眼兒熱熱的、恨不得撲上去，撲入那女人懷裡。

但她娘，她的親娘早死了呀，早和她的爹死在潼關，她爹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屍體無存，她娘死於城中，為國死難，那時她不過才三歲，就一直由她爺爺岷江漁隱撫養，何曾還有娘，甚至也從沒一個女人關心愛護她的，何曾有這樣一個女人呀！

啊！有的，那就只有啞婆婆，但她是個不能說話的啞婆婆呀，還有，那就有小江虹了，不過才相識不多日，倒眞和親妹子一樣，但她是小妹子呀，她有生以來，何曾識得第三個女人？

只聽那何為，啊！霍爾，聲調有些兒咽哽，說道：「娘呀，你可寃枉死我了，有甚麼能瞞得過你的，自那日在嘉定城中首先見，我那靈魂兒已登時飛上了半天。」

「住嘴！」布幔後的女人喝道：「就憑你這滑調油腔，沒半點兒尊重，就該打你下割舌地獄。」

那霍爾竟然肅容道：「娘，但我可不會打入說謊地獄，便是割了我的舌頭，可也阻止不了我的靈魂兒飛上半天。娘，打從那一刻起，我就對自己說道：我愛上她了，今世今生，我為她而生，死也為她而死。若不能愛她，得不到她，我可寧願死，因為不能愛她，生亦不如死。」

「你簡直是做夢，你是甚麼人？」布幔的女人聲調緩和了些，不那麼冷了，說道：「你是霍爾王子，是殺他父母的該死的韃子呀！她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怪呀，既是霍爾的娘，口中怎會說該死的韃子？難道她不是韃子女？

霍爾面上登時堆下痛苦的表情，那麼英俊的面貌竟也扭得歪曲了，說道：「娘，誰說我殺了她父母？她父母死難死節，為國捐軀，那時我和她也差不多大，不過大三五歲，怎能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

「但殺他父母的是韃子，而你是韃子的王子。」

「是啊，娘，」霍爾痛苦萬分地說：「就是為了這緣故，我痛苦極了，我好恨，恨我自己為何是霍爾王子，我立即嚴令下去，任何人等不准與她為敵，有敢傷害她一毫一髮的，誅其九族！」

「於是，你就一路之上處處獻殷勤。」

「娘，那不是殷勤，只是贖我的罪孽，不，我是說，代蒙古人贖罪。」

「也希望感動她，以為她被感動了，有朝一日，就會愛你，呸！你簡直是做夢。」

「娘啊，有甚麼能瞞得過娘的，若說我不希望不存這萬一之想，那就是騙人，該打入說謊地獄了，娘，但那艾芙姑娘眞是心如鐵石，豈僅感動不了她，反而召來痛恨。」

「故爾……」那布幔後的女人，聲調更柔和了些，說：「於是，你就搖身一變，成了何為？」

霍爾忽然面現得色，道：「娘，我可不是立即就贏得艾芙姑娘的芳心了麼？」

「呸！」不料那布幔後的女人大怒：「君子可欺以其方，她若不是那麼純潔，那麼敦厚，你如何能欺騙得了她，呸！還敢誇贏得了她的芳心，越是恁地，你越是該打、該死！天啊！我怎會生出你這個畜牲來。」

霍爾惶恐道：「娘啊，但我並不是欺騙她呀，娘，你說句公道話，那何為，是不是眞眞正正的我，是不是眞眞正正我的本來眞面目，我所說的，是不是眞而又眞的眞話，可曾有過半絲半毫的不敬？又可有半絲半毫的歪心邪念，娘，我若有半句謊言，不用娘動手，我先就不會饒恕自己，我先就親手宰了我自己。」

那布幔沒作聲，霍爾却一臉肅容，繼續說道：「娘，再說，艾芙姑娘冰雪聰明，我若情不眞、意不誠，不是情眞意眞，豈能瞞得過她，我之所以能掩藏身份，瞞過了她，這不就是我情眞意眞，她相信我心意皆誠。」

布幔後的聲音更溫和了，道：「無論如何，任你怎麼說，你仍然欺騙了她，你就該死。」

「娘啊！」霍爾痛苦之極的叫道：「我沒有欺騙她，我眞眞正正是何為呀，在她面前的何為，不就是我的眞面目，那時豈僅不是霍爾，而且痛恨霍爾，恨極了那個該死的霍爾，我又多希望，永永遠遠不再是霍爾，永永遠遠，那個霍爾王子永永遠遠從這世界上消逝了。」

「但你是能夠的，」布幔後的聲音說：「霍爾消逝了，世上只有一個何為，但你能夠，却做不到，因為你貪戀富貴，說不定，有朝一日，你就會南面稱尊，作起皇帝來，你捨不得那至尊富貴。」

「天啦，娘，你可寃枉死我了。」

霍爾痛苦的叫道：「娘啊！你為何不仔細想想，我身上流的，可有一半是漢人的血液，娘，我且問你，我為何請求父王派我來這西蜀，不就是為了尋訪娘，要追隨侍奉娘。我再問你，娘，是誰令這西蜀，更早平息了干戈，天下仍亂，仍處處烽烟，而西蜀却已人民樂業安居，免於死溝渠、成餓殍，免於生靈塗炭。

「明知天下大勢已成定局，妄想此時再作抗元復宋不智之舉，徒令兵連禍接，萬千無辜人民血流成渠，我豈不知那福王現在何處，豪傑之士聚於敘州，又是誰阻止特穆爾用兵西蜀？

「娘，這且不去說了，若然霍爾王子死了，失了踪，變成了何為，娘，你且想想那後果，父王不知內情，會不會血洗西川？娘，說這話，是太遠，單說目前，我已一日夜不回行宮，已不知亂成了甚麼樣兒，不見了霍爾王子，一旦傳入大都，先就不知有多少無辜的人人頭落地，那時，不用說，兵權統率又復到特穆爾手中，娘，你想想，想一想……」

布幔後沒了聲音，艾芙也如痴如呆，心亂如蔴，正因太亂，百感交集，思緒潮湧，反而腦子裡呈現了一片茫茫然似空白。

「娘啊，我也痛恨我是霍爾，我一再問：我為何偏是霍爾，現在你明白了吧，我為何改名何為，就是我一再傷心痛苦地問我自己，為何我會是霍爾，為何，何為……」

他的聲音帶哭，可不是在燭光下，他眼中淚光瑩瑩。

透窗的夜風中，燭光在搖曳，頹垣破屋，風凄凄，令人也倍感冷冷、清清、慘慘、戚戚。

「娘，」那霍爾抹去了眼中淚，哀哀說道：「我求你讓我走吧，再不回去，眞不知會鬧出多大的亂子來。」

「且慢，我再問你，」那布幔後的聲音又冷了，說：「你口口聲聲，說未存歹念，你却敢運用我傳授給你的混元一炁功，閉她穴道，是何存心、敢巧辯無邪念。」

艾芙心頭一震，無名火陡又生。

只聽那霍爾又叫起屈來，說道：「娘，你怎不想想，我是該死，騙她是從城牆上跌下，遍體鱗傷，我該死，她越是焦急關切，我也愈加羞愧、悔恨，娘，你且想一想，若是容她查看我的傷，查知我是騙她，那時，霍爾該死，何為豈不也是該萬死了。娘，我不能……我怎能失去她，我寧死……」

「所以你就閉她穴道！」

「我一時情急，怎能容她把我揹負去客棧呢，我別無選擇的了，只有趁她不覺，閉了她的穴道。」

「說！」布幔後聲音又冷厲了，道：「那你要抱她去那裡？」

「哎呀！娘，」霍爾氣極敗壞地叫道：「我不說，你也該明白的，我去的不是那客棧的方向麼，想想看，娘，你可是在去那客棧途中截住我的？娘啊，你怎會、怎麼能夠、把我、把你的兒子、看成那樣邪惡卑鄙。娘，怎能……怎能寃枉我對天仙鳳凰的艾姑娘，連這麼想一下，也是奇大的不可饒恕的侮辱呀！」

跪在那地上的，不是霍爾，是何為，眞眞正正的，是何為，也許艾芙不會承認，但從她心坎兒裡，她是原諒他了，原諒了他的欺騙。

不不，她沒有錯，錯的是江虹，雖然她是個最最可愛，最最聰明的小妹子。

布幔後傳出的聲音，不僅輕柔，而且有難掩的慈愛，說：「好吧，我暫且相信你，你起來吧。」

「多謝娘。」

也許是跪得太久了，是一天一夜了嗎？天啦，那是多長久，他起身，才艱難地抬起一隻脚來，竟不能保持那身體的平穩了，竟栽倒在地。

他坐在地上，把膝頭搓揉，急叫道：「娘！我求你，娘你慢走。」

那布幔後的女人站起身來了，而且已轉過身去，聞聲才又轉過身來。

但她雖然站起身，但又轉過身來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 段玉推測水龍會安排洪百年的家眷赴江奔喪，為了報復他當年有份參予血洗其家，決定要把他的家眷殺光，於是任命高峯為指揮，帶同白可染等出發，為了避過三船幫的搜索，高峯等躲在堆滿菜蔬的馬車，由路通及師懷玉領路，驅車出城，結果，終於讓他們遇上了載着洪百年家眷的大車，於是連忙以馬車阻攔其去路……



天才小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可飛・圖

道士胸懷慈悲　捨身化解乖戾

那種血腥場面至今歷歷在目。

白自大挺胸落下馬來，他的鐵槳拿在手上，冷沉的道：「娘的老皮，你們是段玉那臭婊子派來的。」

白可染火大了，他怒叱，回罵道：「段玉不是婊子，她是你姑奶奶，我的兒。」

於是，騎馬的人全下來了。

六個人也抄起手中傢伙，因為，雙方才對上就鬥罵，而且更表明了身份，這很明顯，接下去就是動刀子了。

白可染看看兩輛大車沒動靜，他放心的對高峯道：「老弟，一對一的局面。」

「勝算大嗎？」

「有把握把他們擺平。」

高峯看看雙方已在相互瞪眼，便走至中間，冷冷的指着白自在與白自大，道：「你們兩個那一位同我交手呀？」

白自在看看半幪面的高峯，叱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你幪個面巾裝着甚麼娃娃腔。」

高峯年紀不大，當然聲音不會粗，他嘿嘿的冷笑，道：「我是為你兄弟着想呀。」

白自大罵道：「放你娘的拐彎響屁，你會為老子們想他娘的甚麼。」

高峯道：「我當然是為你兄弟着想，怕我取下面巾會嚇死你們。」

白自在已哈哈狂笑，粗聲道：「娘的，在這三江地面上，白家的鐵槳就是招牌，那一路的英雄豪傑也得點頭讓三分，你算他娘的甚麼玩意。」

白自大也吼，道：「王八蛋，老子一槳砸爛你的狗頭。」

高峯反手取面巾，反正他已被三船幫的人認出來了，他又何必幪着面。

於是，他拉下了面巾，露出他的眞面目了。

白家兄弟不由得跳個面對肩，肩對面，形成趙救魏、魏救趙的形勢，因為他們二人心中最不願看到的人，這時候就站在他兄弟面前了。

高峯冷冷道：「久違了，二位。」

白自在怒吼，道：「娘的老皮，你還活着呀。」

高峯也冷笑，道：「我還活着，所以你們就不太平了。」

這時候那另外四個武師走近前，四個人一樣的鬼頭刀，其中一人是金魚眼，連着轉，他逼視着高峯，沉聲道：「白兄，我們主人被這人砍去了人頭，是嗎？」

白自在指着高峯吼道：「就是這小子，專門切人頭，他媽的，勾四當家就是死在他手裡的。」

高峯嘿嘿笑，道：「不只姓勾的，洪百年也是我幹掉的。」

他抬頭看看十丈外的兩輛大車，又提高了聲音，吼道：「前天夜裡洪百年在江陵城的後街小公館，他召來個

酒家女玩一玩，可巧被我遇上了，他就這樣的完蛋了。」

忽然，遠處的第一輛大車簾掀開了，只見一位花白老太太手上握着龍頭拐走下大車來。

「老太太來了。」

是的，這位老太太乃是洪百年的親老娘，別看年過古稀，走起路來挺硬朗。

老太太走到高峯面前，她上下打量高峯幾眼，沉聲如鴨叫，道：「百年上一回脖子上挨一刀，是你幹的？」

高峯笑笑，道：「就在這地方，只不過那時候我的火候還不到，被妳的百年逃掉了。」

老太太一頓手中龍頭拐，喝道：「你們退下。」

她的吼聲很有用，四個武師閃一邊。

白自在見洪老太要去對付高峯，忙走上前勸道：「老太太千萬息怒，這小子的刀法透着古怪呀。」

白自大也跟上一句道：「老太太，妳是壽婆年紀大，這種事情由我們擔綱吧。」

洪老太仰頭笑如夜梟，道：「老太婆今年七十七，打噴嚏的水聚一聚也能淹死這小子，我看他今年頂多十六七，他吃住我的一拐打？」

她用龍頭拐把白家兄弟往一邊推，大刺刺的要出手了。

白可染走近高峯，道：「小弟呀，你以為咱們出手不出手？」

高峯道：「你是軍師，你說說看。」

白可染道：「只要老太太找上你，我們一齊出手，大姐有交代，以敵人之道還治敵人之身，我們一個也不留。」

高峯心一緊，道：「大車上好像還有娃兒在。」

白可染道：「當年壩上雞犬不留，死得更慘。」

不料他的話被老太太聽到了。

老太太忿忿的道：「就知道當年之事不太妙，果然跑了個女娃叫段玉，也眞是的，百年不聽我的話，要組甚麼三船幫，自己漢江就是王，偏要去當甚麼三當家，還不是原來的那些船。」

白自在兄弟聞言，心裡也不以為然。

便在這時候，屠山哈哈的道：「老婆子，別再囉嗦了，為你兒子負下的血債玩命吧。」

老太太嗔目怒視屠山，沉聲道：「是債總要還，是仇一定報，江湖例律，人不白死，來吧，且讓我們把命交付上天，大家就在這荒山野林邊賭一賭彼此的造化吧。」

她的話十分豪壯，使高峯也為之動容不已。

* * *

老太太緩緩的逼向高峯。

高峯當然明白老太太也在要為她的兒子洪百年報仇了，他的右手按在短刀把上。

他實在不願意對這個大年紀的人下手，他甚至寧願去殺白氏兄弟。

他可以從白氏兄弟的面上發覺他們有一絲的喜悅。

是的，高峯只要不對付他兄弟，他們當然心裡高興。

屠山與白可染併肩去對付白氏兄弟了。

白可染大清早就把脖子上吊的布帶取下來了，他現在手上握着刀。

段大姐的手下殺手均是雙刃尖刀。

這種刀不長，很容易藏，這對於他們的行動是有關係的，因為他們總是把身份掩護得很好。

* * *

路通苗太平與師懷玉三人斜着面對洪家堡的四個武師，如果他們想一齊出手對付高峯一人，他們三人是不會坐視的。

拚殺的形勢就是這樣，原本是一對一的局面，如今來了老太太，情形就不一樣了。

老太太的動作很慢，但她的雙腳底下發出沙沙的聲音，高峯低頭看，不由得吃一驚。

他發覺這個老太太眞有本領，每走一步地上就現出一個坑。

他就沒有這本領，只不過高峯並不驚，他心中在想，等一會妳的人頭沒有了，我看你還能不能再一腳一個坑。

老太太的動作緩慢，但當她的龍頭拐杖忽然平舉過頂的時候，人也到了高峯面前，她的動作就好像刹那間刮起的一陣風。

太快了，快得幾乎與不動毫無分別，老太太的拐杖已泰山壓頂的狂壓至頂。

高峯雙肩左右晃，動作就像豹一樣的迴旋，行動中他舉短刀去擋那粗逾兒臂的龍頭拐。

「噹！」

高峯的短刀幾乎脫手飛掉。

刀掉了，他就沒轍了，所以他及時收刀，然後刀交左手，而拚命的甩着右臂，因為他的右臂被震得好像不是他的右臂了。

老太太並不因為高峯的甩臂而得意，她的拐杖力道渾厚，一般兵刃是不敢抗拒的，但高峯却以短刀相迎，而且……

老太太低頭看她的拐杖，她怔怔的摸着，面上也是一片茫然，因為她發覺拐杖上面好深的一個裂口。

那當然是高峯的刀削的，如果拐杖稍細，老太太的拐杖就斷了。

高峯的右臂很快的好了，他的第二個動作便是忙着看看自己的短刀，眞幸運，刀仍然完整無缺。

他笑了。

當然他笑得很開心。

老太太不開心，她怒哼，道：「再照上面，你這小子就笑不出來了。」

高峯不回答，但他心中早打定了主意。

他的主意便是，「再照上面，我才不同妳硬拚，我切下妳的人頭。」

「照打。」

老太太的身子是斜斜的旋過來的，她不再泰山壓頂了，她用了個野戰八方，準備一傢伙給高峯攔腰打。

高峯便在這時拔身而上兩丈高，當他的撲擊平展如飛豹般閃過敵人的時候，敵人的拐杖自他的足下掄了個空，而拐杖的餘力把老太太的身子往側猛然帶過三尺遠。

高峯的刀也正在這個方向旋過，帶起一縷血雨。

「啊！」

老太太抛拐之後，雙手托着自己的頭，她的模樣很嚇人，眼珠子幾乎全是白的了。

一邊，四個家將奔上來，有一個已扶住老太太。

情勢稍變，但轉眼之間反過來了，原本是六對六，突然來了老太太，却不料三兩下就幾乎被高峯把人頭切下來，於是，有個武師去照顧老太太，立刻變成五對六了。

只不過高峯不追殺，他站在一邊當指揮啦。

「你們一對，殺完了我們回去交差。」

這是高峯在下達命令，白可染與屠山二人已與白自在白自大二人幹上了。

師懷玉找了個黑漢武師，兩個人不答話，出手就不要命的狠幹起來了。

是的，這是一場免不了血腥的屠殺，還有必要再來一個通名報姓或套交情?省了吧。

路通找上個矮壯武師，就在他的破車邊殺起來了。

苗太平本來是找扶老太太退出的武師，但那武師已走，他便對那瘦如竹竿的漢子冷冷道：「來吧，我的兒，咱們兩個湊一對。」

「殺。」

鬼頭刀挾着無與倫比的銳風，斜斜的對準苗太平劈過來，苗太平立刻看出這人是黃山刀法——刀中套招。

他冷聲的：「厲害。」然後半旋出刀，他的雙刃尖刀只一搭上敵人的鬼頭刀，便立刻順勢滑向敵人手腕。

這種殺法有個好處，不論敵人變甚麼招，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果然，瘦漢的鬼頭刀猛一翻，刀背刀刃兩互換，反往苗太平的脅下切過來。

苗太平能開一片雜貨店，開雜貨店的人賺小錢，他動刀對殺也找便宜賺——當他發現敵人刀法一變疾切過來的時候，他的雙刃尖刀猛一攔，出左拳，「咚」的一聲搗在瘦漢的鼻樑上，打得瘦漢變了臉，鼻子青臉又腫，噴嚏一聲便見鮮血也流出來了。

別以爲苗太平賺了小錢，小錢賺得多了能致富，他這神來一拳之後，不等敵人稍歇，他又趁勢加一腿，又是「咚」的一聲，把瘦子踢得彎下了腰，因爲他這一腿正踢在瘦子的小肚上。

瘦漢忍痛又出刀，却不料苗太平並不追殺，他的雙刃尖刀猛一擲。

「啊……」

瘦漢的背上被尖刀插進去半尺深，他轉頭，咒罵：「你媽……的……」

苗太平不開口，當然也不回罵，同死人有甚麼好罵的。

他拔出自己的刀，已發現另一武師奔過來了。

那武師把老太太扶上車，轉身便發覺瘦漢倒地，他厲聲狂叫：「郭老二。」

原來那瘦子姓郭。

武師奔向苗太平狂吼如虎道：「我宰了你這畜牲。」

苗太平冷冷道：「你不夠資格。」

兩個人立刻狂殺起來。

「唔……」

白可染的腰上挨了一記，打得他橫着身子往外撞。

他與白自大對着殺，只因爲他的左臂不能轉動，只憑着右臂出刀，而且他的刀又是輕兵器，不敢同敵人硬拚硬撞，而白自大又孔武有力，就算屠山與白自在的拚殺，也只是個平手的局面。

白可染幾乎要岔氣，全身骨節好像要散了一般。

白自大的雙臂何止千斤力，他的第二招對着白可染的頭砸來了。

於是，高峯出動了。

他怎會叫白自大得逞?

他當然不會叫他的軍師白可染慘死。

他的身法又見精進，他的身形像隻脫了弦的飛箭一般平直的飛越過白自大的左側，便也撩起鮮血一溜。

當白自大的鐵槳「噹」的一聲落在地的時候，隨之而落的乃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當然是白自大的人頭。

高峯也及時的伸手架住白可染，他發覺白可染的面色眞難看，好像剛進閻王寶殿過堂剛出來一般。

「你救了我。」

「我怎會叫我的軍師死在這裡?」

「如果我不是傷了左臂，我相信我會殺了這傢伙的。」

「我當然相信你的武功，否則你也不敢獨自一人前去刺殺水龍了。」

「別提那件窩囊事了。」

便在這時候，林邊拚殺的白自在忽然狂吼着：「兄弟，兄弟……」

白自在才發現他兄弟白自大掉了頭，但他只衝出三丈遠，身後面一隻雙刃尖刀變飛刀，「嗆」的一聲插入他

的後背上。

白自在未回頭，因爲他知道自己在瘋狂奔向兄弟的時候，屠山出手打出雙刃尖刀，就像苗太平擲死瘦漢一樣的手法。

白自在仍然往前奔，他帶着入肉三寸的短刀奔到了兄弟白自大的身前。

他拾起兄弟的人頭，瘋了一般把人頭往白自大的頭上併湊着，鮮血已模糊，白自在狂叫：「兄弟，兄弟啊！」

他只叫了三聲半，因爲屠山站在他身後，屠山握住刀把用力送，尺半長的刀身全部送到白自在的肚子裡！

白自在最後吐出的一口氣，是當他回頭怒視着屠山的時候駡的：

「操……你……娘……」

殺戮是悲慘殘忍的，駡人只是吃大菜中的小菜而已！

屠山並不放在心上，他慢慢的拔出刀……

便在這時候，路通一聲厲吼：「我看你掙扎到幾時！」

「啊！」

與路通搏殺的壯奴，發出殺猪也似的一聲厲嘷！

他挨的一刀眞夠狠，路通的三尖兩刄刀從他的下頷處插入他的胸膛裡，那噴濺出來的鮮血，噴得路通剎那間變成個紅關公！

苗太平便在此時一刀切開敵人的肚皮，他連正眼也不看便奔往白可染！

他對高峯道：「指揮官，下一步就是那兩輛大車了！」

高峯抬頭看，趕大車的在調轉車頭了！

他沉聲對白可染道：「你歇着，我要大獲全勝！」

白可染道：「我無奈，我聽指揮……」

他連說話也覺得全身不自在……

* * *

高峯站起來了，他在咬牙！

他想着段大姐的話，壩上被殺得血流成河，鷄犬不留！

高峯的雙目露了光芒，嚇人的凶芒！

他左手一掄，厲聲道：「殺！」

他老弟凶性大發，轉頭往兩輛大車奔去！

他立刻眞的變成指揮官了，神氣起來了……

高峯覺得已變成個人物了！

一行人奔得快，轉眼之間已越過兩輛大車，攔住了車頭不能行馳……

兩個趕大車的臉也嚇白了，只因爲老太太的本事比洪堡主還大，老太太已經奄奄一息在車上了！趕車的當然不能再出手……沒有人想死得快。

高峯五人圍住車，他厲吼：「掀走車門簾，全部給我滾出車外來！」

殺人也需要情緒……他現在的樣子就是在培養情緒。

於是，車帘掀開了！

只見頭一輛車上坐着五個人，三個女的兩個十多歲左右的男女娃兒，他們正圍着流血的老太太掉眼淚……

第二輛大車上也是五個人，兩個女人的懷中有小娃，另一個是個半大不小的小男孩，瞪着眼睛不轉動！

高峯也狠了心，他狂吼：「都下來！」

男女老少下了車，打着哆嗦還哭着！

車上只有個老太太，早已昏了過去了！

連上兩個趕車的，一共是十二個！

高峯看看這些人，對屠山四人道：「屠兄，由誰操刀?」

屠山冷冷道：「這是天理昭昭，不能說我們太殘忍，小兄弟，我們一齊動手吧！」

路通也道：「對，殺完了，我們還得趕回去！」

師懷玉道：「殺了他們我們把他們的屍體堆上車，再由大車拉回頭，也算是功德一件！」

苗太平道：「我贊成！」

高峯手已舉，一場屠殺就要開始了……

* * *

「無量壽佛」！

這一聲來得很突然，高峯抬頭一看，山上面奔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道士！

屠山怔了一下，道：「這一定是武當山上下來的老道士，他們最多事！」

路通道：「我們照殺！」

便在這時候，那老道士邊奔邊叫：「等一等！」

眞快，轉眼之間那老道士已站在高峯的前面！

高峯仔細看這道士，背上還揹着一把劍。

「老道長，別往自己身上擱是非，江湖恩怨江湖了結，你只是個出家人！」

「出家人慈悲爲懷！」

「你的慈悲爲你帶來痲煩！」

「出家人等着入地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上分是非！」

高峯道：「你以爲我們都是嗜殺的人?」

老道士看看哭泣的娃兒，他怔怔的看着高峯，道：「這些人也該死?」

高峯道：「他們不該殺，但他們的主事者都該殺，是他們的主事者連累上他們了……」

老道士面色一緊，道：「他們好像是洪家堡的人?」

「不錯，我們就是要殺絕洪家堡的人！」

老道士道：「貧道武當住持，常在三湘走動，洪家堡好像是三船帮的人，未曾聞過他們有什麼大惡不赦之

事！」

屠山突然叱道：「那是你孤陋寡聞！」

老道士眸光一閃，道：「請指教，施主！」

屠山道：「老道長可聽聞二十多年前有人血洗壩上之事？」

老道士聞聲大吃一驚，他的鬚髮抖動，道：「壩上段洪嗎？」

「是的，段當家的一家死絕之事！」

老道士垂目，道：「段洪乃貧道方外之友，壩上被血洗之事直到第二年貧道才耳聞，我為段當家在武當誦經百日，貧道也只能做到這一點了！」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想不到循環報應竟然在二十多年後終到來，因果呀，報應呀，永遠是藕斷絲連的……」

屠山沉聲道：「老道士已知內情，你請吧！」

高峯也重重的道：「快走！」

不料老道士搖搖頭，道：「要想不再循環報應，貧道以為各位施主開一次恩，得饒人處且饒人……」

高峯怒道：「你頑固！」

老道士淡淡的道：「當年貧道為段施主誦經百日，便是要了却這種仇殺，不料……」

屠山叱道：「你如果見了壩上血流成河，鷄犬不留的情景，只怕你早就瘋狂了……」

老道士指着一堆哭泣的人，道：「至少他們沒有在壩上逞凶！」

高峯道：「這就叫禍及子孫，你走不走？」

老道士沉痛的道：「不能見死不救！」

高峯道：「你會唸經，等我們殺了這些人以後，你一樣的回去唸百日經文消消你的肝火！」

老道士並不惱，他淡淡的道：「已死的人貧道誦經超渡，活着的人，貧道盡力保護！」

早已捺不住的路通道：「怕是你保護不了了！」

老道士道：「那麼，各位施主就從貧道的身上踩過去出刀殺人吧！」

他掠在一堆人的前面！

他也拔劍，劍光閃動，耀亮日月，眞好劍！

高峯為了逼退老道士，他拔刀在手……

他的短刀更耀眼，却也令老道士大吃一驚！

「龍胆！」

老道士指着高峯手中短刀。

高峯叱道：「還龍心呢，什麼龍胆！」

老道士道：「小施主，你手中的刀名叫龍胆……」

高峯道：「我只管能殺人頭就好了，管它叫什麼名！」

老道士又驚，道：「原來江湖最近傳着，出了一位天才小刀專取人的頂上六陽魁首者，是你小施主了！」

「我不否認！」

老道士嘆道：「這刀終於發揮威力了！」

他很細心的看着高峯手中短刀，又道：「龍胆乃後世為此刀取的名字，戰國時代，燕太子丹派荊軻刺秦王，就是用的此刀，刀利，但荊軻帶去的勇士却胆小，迫不得已，荊軻以一介書生而動手，他失敗了，以後此刀就流落在江湖，直到五十年前，貧道見過一次，以後再也不曾見過此刀了！」

這時候他倒說起故事來了！

除了高峯，屠山四人已不耐煩了！

高峯得此刀是在一個屍體只有枯骨的背插着的，他被老道士的話引入了沉思之中！

屠山準備對老道士出手了！

高峯的面色一緊，道：「你們一邊守着，由我會一會這位老道長！」

老道士很注意高峯手中的短刀。

他自從高峯舉刀之後，便一直目不轉睛的看着，就好像高峯手中的短刀不是刀，而是一條人見人怕的毒蛇！

高峯忽然往老道士撲過去，那身法絕不是任何門派的身法。

老道士摸不透，便只有閃掠！

他皺起白眉不開口……

不料高峯用的是狠掠食，他在深山中就常比擬着狼掠食的姿態！

眞管用，當他身子看似落定時候，他的短刀却指向老道士的脖子切過去了！

老道士驚愕對手的這種奇怪撲擊，不得已便只有豎劍去擋！

「噹！」

沒有光焰，但老道士的長劍切斷了四寸半！

老道士雖然是斷了劍，但老道士也逃過斷頭一劫！

身形暴退，老道士拋劍在地，他走到那堆男女前面，徐徐的坐在地上……

他閉起了雙目……

這種動作令人不解！

高峯就覺得莫名其妙！

「你怎麼不打了？」

「一招之間斷了貧道之劍，江湖上實在少有，貧道有自知之明，我敗了！」

「敗了就走呀！」

「不，貧道寧死在此地！」

「他們與你何干？」

「他們是人，貧道為救人而死了，死也無憾！」

「如果我不殺你，而只殺他們……」

「不，你必須先殺貧道，小施主，你動刀吧！」

屠山又咆哮了，他厲吼道：「為什麼你不想想當年壩上的慘狀？」

老道士嘆口氣，道：「當年貧道沒有遇上，如果貧道在場，也與此一樣的會出手救人。」

屠山幾人怔住了。

路通對高峯道：「你是指揮官，怎麼說？」

高峯也沒主意，他很想問白可染，但白可染受傷在林子邊上大喘氣！

軍師不在，高峯不自在，他遇到傷腦筋的事情了！

他無法當機立斷。

不由自主的，大吼一聲道：「老道士，你走不走？」

老道士閉目而回答，道：「小施主，請在貧道身上踩過去吧，我不會怨恨你的！」

高峯心中當然不想出刀於婦女娃兒的身上……

他一百一千個不願意，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段大姐的命令叫他怎麼辦？

他不能眞的殺老道士，他那麼大的年紀了！

他也覺得江湖上實在充滿了各類的人物，有人怕死，也有人不怕死的。

眼前這個老道士就不怕死！

高峯重重的對屠山四人，道：「算了，算了，咱們回去吧！」

屠山楞然，道：「怎麼向段大姐交代？」

高峯忽大吼一聲，道：「回去！」

路通也叫道：「人還沒殺完呀，小老弟！」

「別叫我小老弟，我是你們的指揮官，你們要聽我的，是不是？」

連師懷玉與苗太平也楞住了！

「楞什麼，走啊，你們耳朵聾了？」

屠山道：「回去怎向大姐交代？」

高峯道：「大姐不高興，她可殺了我！」

他當先往前走去了！

屠山四個人如洩氣的皮球一樣，只得跟在高峯的身後走去！

不料，老道士却大聲的叫道：「小施主，送一樣東西你帶回去！」

高峯怒道：「不稀罕！」他繼續走！

老道士大叫，「也許對你小施主有用處！」

高峯站住了，因為他想不通老道士的話，他會有什麼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他站住，屠山四人也站住回頭看！

只見那道士已緩緩的走過來了！

高峯便也迎上前去，道：「我扛下了不殺他們的責任，你還要怎樣？」

老道士道：「我這裡有顆玉棋你收下！」

「一顆棋子？」

「是的，一顆棋子！」

高峯接在手上，只見上面刻着字！

他想唸出來棋子上的字，但他有幾個字似乎不認識。

不認識當然不能唸，唸錯了字是會惹人笑的！

這年頭有許多飽讀詩書的人最喜歡笑人沒學問，而且還把讀書少的人叫做白癡與文盲！

高峯也識幾個字，但有一半還是星兒教他的！

星兒就不會笑高峯沒知識，她愛高峯，所以高峯也把星兒當成自己的妻子一樣！

他本來就要同星兒結為夫婦的！

＊　＊　＊

高峯把那晶瑩剔透的棋子給屠山，道：「你看看這是什麼棋子？」

屠山接在手上仔細看看，他見棋上刻着一把刀，刀形很威猛，且在刀下刻着「棋逢敵手」四字！

「這刀好眼熟！」

「是『金刀』，段洪當年遨視江湖的刀！」

「不錯，很像！」屠山聳眉……

高峯問：「上面的字……」

「棋逢敵手！」

老道士撫鬚而笑，道：「這是段老施主特別找人刻的，因為我們在武當山上下了三日夜的棋，雙方沒有輸贏！」

高峯道：「你把這具有紀念的東西送我？」

老道士道：「如果那位指揮你們殺人的人是姓段，就以此棋相示，說是段老施主當年故友碰上了這件事，他為那些婦人娃兒求了人情，謝謝他，看在這一段交情上……」

他走近高峯，仔細看看，嘆口氣，又道：「小施主，你有魔星罩頂，怕是還有條血腥的！」

高峯道：「你怎麼知道？」

老道士道：「見的多了，便自會認出些什麼來了！」

屠山把棋子交在高峯手上，道：「這也許是個擋箭牌，段大姐會點頭的……」

高峯把棋子放入袋中，對老道士點點頭，道：「老道士，說一句心眼裡的老實話，那個王八蛋才願意對老弱婦女小娃兒動刀子，我是人不是狠呀！」

老道士重重的點着頭道：「你的面貌是忠厚的，小施主，我看得出來！」

老道士打躬回身，飄然而去！

他走的模樣像行雲流水一般瀟洒！

他去的方向是大山上，而不是向着那一堆剛才他救過的婦女小孩子，他不必再去了，因為他已為他們做了什麼，他還去忙什麼？

高峯這時候才肅然起敬，他想着當初救段大姐，自己就應該救了人便走的，偏又跟大姐回去！

如果那時候像老道長一樣飄然而

去，自己如今也許早已找個工作吃吃平安飯了！

* * *

路通見高峯怔住，他低聲的道：

「我親愛的指揮官，咱們怎麼辦？」

高峯道：「馬上回頭走，回去交差，我以後再也不當什麼指揮官了……」

* * *

匆匆的將白可染抬上大車，林中把馬找回，六個人一齊上了大車，菜也不要了！

白可染道：「咱們雖然沒有殺洪百年的家眷，但却也殺了『鐵槳震三江』白氏兄弟，還有那四名武師也是高手，咱們有收穫！」

高峯道：「收穫是有，但你却一而再的受傷，使我心裡不好過！」

白可染道：「娘的，眞指揮天才，只這句話，非大將之材的人物是說不出來的，憑這句話，我願意效死，挨一傢伙我沒話說。」

他的話出口，屠山師懷玉便哈哈的笑了！

路通與苗太平坐在一起，那路通道：「盡量歇着吧，說不定咱們進不了江陵城！」

高峯道：「爲什麼？」

路通道：「別忘了，咱們要給三船帮製造痛苦的事！」

白可染道：「難道叫咱們一齊去南方？」

路通不開口了！

他揮鞭打馬就走！

他也回頭去看，他聽得有人叫老奶奶，便知道洪家那些人在哭老太太了……

老太太的頭幾乎被切掉，是死是生不知道，但兩輛大車也動了！

兩輛車是往洪家堡轉回頭的，江陵他們不去了……

* * *

路通趕着大車走回頭，只不過他才走了一天整，半路上他遇見一個老漢走過來！

那老者不是別人，山中住的神偷草上飛站在路中間！

「吁！」

大車停下了，高峯似乎見過這老人！

屠山幾人已笑道：「雲龍呀，大姐是不是叫你送信來的？」

那人，不錯，正是「草上飛」雲龍，使高峯也記起來了，是他，大姐送信傳消息的人！

雲龍問道：「事情怎麼樣了？」

高峯道：「辦成一半。」

雲龍道：「怎麼說？」

高峯道：「我回去以後會對大姐說仔細的……」

雲龍道：「各位暫時別回去了，三船帮有兩艘大船啟航了，是下江南去運綢緞，他們二當家領的頭，十大水妖死兩個，餘下的人全去了！」

高峯道：「大姐叫我們如何去下手？」

雲龍道：「大姐交代，要你仍然指揮着前去攔截，能奪得兩大船的綢緞最好不過，否則叫你放火燒！」

高峯吃驚的道：「兩大船綢緞不少銀子，放火燒了多可惜！」

屠山道：「是的，兩大船綢緞的價碼超過十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

苗太平道：「數目越大，水龍也越痛心！」

雲龍一笑，道：「水龍一痛心，他就會上岸了！」

高峯道：「大姐爲什麼還要我當指揮？」

雲龍道：「大姐交代，若是你們中間有死了的，那就說明你的指揮不靈光，就換回指揮的，如果你們都健在，那証明你老弟是天才，所以我發覺你們都健在，而且有說又有笑，你只有再幹指揮了！」

高峯嘆口氣道：「天曉得，眞是天曉得！」

雲龍一笑，道：「去吧，各位，就坐着這輛大破車繞道八百里去岳陽，岳陽江邊有個酒樓，名字就叫『龍記大酒樓』大姐說那是咱們的人開設的！」

屠山道：「我怎麼不知道？」

雲龍道：「這件事也是朱掌櫃告訴我的，當年跟隨老當家的朱二仙，就是朱掌櫃堂弟，因爲奔喪回岳陽，老爺子爲了他需撫養老母，就叫他在湖邊開了一家大酒樓，這已經快三十年了，如今有了聯絡，也是朱掌櫃說的！」

高峯道：「我們在岳陽等三船帮的大船回來？」

雲龍道：「不錯，大姐就是這個意思！」

高峯道：「白老兄受了傷，我看他就別去了，少個人沒關係！」

不料他此言一出，白可染火大了！

「什麼話，想把我拉下呀，門都沒有！」

高峯道：「那是爲你好呀！」

「狗屁爲我好，我去定了！」

高峯道：「我是指揮！」

白可染道：「我抗命！」

高峯怔了一下，道：「抗命？什麼抗命？」

白可染幾乎想笑出來。

屠山幾人已經笑了。

雲龍道：「抗命就是不聽你指揮！」

高峯問雲龍，道：「有人抗命，我該怎麼辦？」

雲龍道：「陣前抗命是死罪！」

高峯看看白可染，道：「我如果指揮不力是不是也算抗大姐的命？」

雲龍道：「可以這麼說！」

高峯道：「也是死罪？」

雲龍道：「那要看大姐的決定了！」

他想了一下，自言自語的道：「白老兄抗我的命，我又不忍殺了他，可是我又不想抗大姐的命，怎麼辦？這該怎麼辦？」

白可染叱道：「好辦！」

高峯道：「我知道，只要叫你去就沒事了，是不是？」

白可染道：「你長進多了。」

高峯嘆口氣，道：「不叫你去，全是爲你的傷着想，你却堅持要去，爲朋友的已經仁至義盡了，總不能拿繩子把你拴回去，好吧，你仍然當我的狗頭軍師好了！」

雲龍笑笑道：「大姐也是要你向他們幾位多請敎，多問問，不懂的他們會告訴你……」

高峯心中不自在，這算什麼話，自己是指揮，還得向屠山幾人學習，豈有此理！

他心中有疙瘩，但屠山幾人笑哈哈，幾句話聽得他們心中舒服嘛。

這就是段大姐的手段高明，有統御人的本事。

於是，雲龍回頭走了。

路通把大車轉了個方向，大車繞道往南方緩緩馳去了。

* * *

大車雖然有些破，但只要兩匹馬壯就行了。

路通趕大車，六個人車上擠着坐，說說笑笑的還眞是不寂寞。

白可染的肚子裡似乎裝得不少「學問」，他說笑話。

別以爲他挨了鐵槳，坐上大車眞幫了他的忙，那大車「咕哩隆咚」顚得慌，可也幫他活了血，第二天他就好了一大半還拐個彎。

他傷不痛，話就多了，他說笑話：

從前有個一心想考中狀元的傢伙，連考三次均未中，這一年又快考試了，他忽然做了三個夢，他夢見在墻頭上種白菜。第二個夢，他夢見穿雨衣還撐着傘。第三個夢，他夢見自己同小姨子睡在一張大床上，中間還隔着一張厚棉被。

三個夢他想不通，但他知道老岳母會圓夢，便匆匆忙忙的去找岳母大人了。

事情眞不巧，老岳母出門去了，小姨子一人在家中，這位仁兄很失望，想回家，但小姨子問他：「什麼事情嘛，對我說。」

那位仁兄道：「我就要進京赴考了，昨夜做了三個奇怪的夢，想問問岳母是什麼意思。」

小姨子笑笑，道：「我也會圓夢，你就對我說一說。」

那位仁兄道：「我夢見在墻頭上種白菜。」

小姨子想了一下搖搖頭，道：「白中白中，你一定考不中，那有墻上種白菜呀。」

那位仁兄又道：「第二個夢我夢到穿着雨衣撐把傘。」

小姨子一想又搖頭，道：「這叫多此一舉，你完了。」

那位仁兄嘆口氣，他不說了。

小姨子問道：「你的第三個夢呢？」

那位仁兄面一紅，道：「我夢見同妳一張床，只不過中間隔着一張厚棉被。」

小姨子冷冷道：「別去會考了，這夢說得很明白，你休想。」

那位仁兄垂頭喪氣的走了，他眞的覺得自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只不過當他走到半路上，迎面碰上岳母娘。

「我的女婿，你上那兒呀。」

「我……完了……」

老岳母吃一驚，問道：「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情，你對本岳母仔細的說。」

那位仁兄先嘆氣，就把找岳母的事說出來。

老岳母哈哈笑道：「圓夢我在行，你說說，你做的是什麼夢？」

那位仁兄道：「第一個夢，我夢見在墻頭上種白菜。」

老岳母大喜，道：「好夢呀，我的金龜婿，這叫『高中』，你一定會高中的呀。」

那位仁兄的精神大振了，他忙又道：「第二個夢，我夢見穿着雨衣撐着傘。」

老岳母大喜，道：「好哇，好夢呀，這叫萬無一『濕』而又高舉，你一定得中頭名狀元了。」

那仁兄樂得幾乎叫親愛的岳母大人，又道：「只不過這第三個夢我不好意思說了。」

老岳母叱道：「傻小子，你快說，死的也能說成活。」

那仁兄面上稍見紅，道：「第三個夢我夢見……夢見……夢見同小姨子睡在一張床，只不過中間隔着一張厚棉被。」

老岳母聞言大笑，而且手舞足蹈的道：「好哇，好夢呀，我的金龜婿。」

那仁兄楞然，道：「這也是好夢？」

老岳母指頭戳在他的頂門上，笑嘻嘻的道：「小子呀，你翻身的日子到了，哈……」

* * *

破車上傳來一陣哄堂大笑。

只不過高峯只淡淡的一笑，道：「我想睡一覺。」

白可染道：「我的笑話不好聽？」

高峯道：「你的笑話很好聽，只不過我累了。」

白可染一聲大笑，道：「我知道了。」

高峯閉起眼睛，道：「你知道什麼？」

白可染道：「你老弟是想在夢中去翻身了，請問你那位姑娘是何人？不會是你小姨子吧？」

大伙又是一陣笑。

這一回高峯一點也不笑，因爲他正在想着幾個已爲他而死的姑娘。

星兒死得最慘，一屍二命呀！

月兒死得悲壯，比個男人還勇敢。

桃兒那美麗似天仙，與梅子一樣惹人憐。

高峯不笑，他一聲嘆，他心中好苦。

他只要想到幾位已死的姑娘，什麼笑話也引不起他的興致了。

他也想到仙子，他對於仙子的轉變有幾分不解，因爲仙子是勾上天的情婦，仙子却轉而投入他的懷抱。

不錯，女人的轉變是令人捉摸不定的，高峯永遠也不懂女人的心。

* * *

大車上還有唱山歌的。

師懷玉就會唱多首山歌，他很想大唱，但當他看到白可染、高峯與苗太平幾人閉上了眼睛，他不唱了。

他撕着乾糧在啃着。

* * *

又是一天過去了，大車不走江邊馳，大山繞着大道行，那岳陽就在洞庭湖東面，距離君山沒多遠，大船若想沿江回江陵，岳陽就是必經的地方。

天快黑的時候，只見隱隱一片水汪汪，一邊是個大市鎮，不錯，岳陽就快到了。

白可染這兩天多的車程，好像傷也好多了。

他抬頭看，忙對路通說：「別往大街馳，轉到江邊去。」

路通道：「去江邊？」

白可染道：「龍記大酒樓在江邊。」

路通點着頭，道：「對，龍記大酒樓是在江邊上，這是雲龍說的。」

於是，路通趕車到了一排排的柳樹下，遠遠的只見江邊好雄壯的一座三層圓頂八角高樓。

那正是天下聞名的岳陽樓。

岳陽樓高十五丈，石階台石通樓門，最上一層橫匾三字，寫的是「岳陽樓」，八角飛簷八扇門，均是紅丹漆的亮晶晶，那樓上刻寫着歷代詩人的佳作無數。

如今沒有詩人來，來了高峯幾個動刀的人。

高峯幾人並未上岳陽樓，他們到了一家半舊不新的大酒樓前面停住車。

路通抬頭看，果然招牌上寫着「龍記大酒樓」，初秋的天氣夜來悶熱，酒樓臨窗坐了不少喝酒看湖景的人。

有個半百之人走過來，他手中還拿了一根旱煙袋。

「我這兒只賣酒，各位，客棧在街頭。」

白可染笑笑道：「老兄，我們喝酒。」

老者看看車上六人，道：「那就把大車停遠點，別擋住我的門，阻了客人的去路。」

白可染笑笑，道：「老兄，向你提個人的名字，不知道你認不認識他？」

老者道：「這附近的人？」

白可染道：「我有個好友叫朱貴，他在江陵開了一家龍記客棧，他說他有個兄弟叫朱……朱……」

高峯接道：「叫朱二仙，朱掌櫃堂弟。」

半百老者一怔，道：「你們眞是我堂兄的好朋友？」

高峯道：「朱掌櫃也是我們段大姐的人。」

他此言一出，半百老者立刻換了一副面孔。

他的表情很熱情，道：「快，快，快，原來我的好兄弟們都來了。」

他又高聲叫：「出來兩個會走路說話的。」

果然應聲而跳出兩個伙計來。

朱二仙就是半百的老者，他伸手一個一個的把高峯幾人接下車，掌櫃這麼對來客客氣，伙計當然笑嘻嘻的更恭敬的提着各人的東西往門內拿。

白可染低聲對朱二仙道：「找間清靜地方我們住。」

朱二仙道：「後院有一間，你們去看看。」

一行進了「龍記酒樓」後院，左面兩間大廂房，房門口是長廊，有兩個伙計站兩邊侍候了。

白可染對朱二仙道：「先弄些吃的來吧，我們這兩天半，盡在路上啃乾糧。」

朱二仙立刻向兩個伙計吩咐備上一桌上好的酒菜，最主要的是洞庭肥蟹一大盆。

兩個伙計走開了，白可染這才低聲問朱二仙，道：「朱二仙，當年壩上的事你知道吧？」

朱二仙咬牙，道：「提起當年氣死人，老當家是厚道的人，姓水的還造他的反，他娘的！」

高峯道：「別提當年了，問你一件事。」

朱二仙道：「少俠請問。」

高峯道：「你在湖邊開酒店，可曾知道三船幫的動靜？」

朱二仙道：「有，三船幫有船在湖面，他們這兩天正在辦交割兩船值銀子的貨，交割完了就要開船回三江地界的江陵了。」

白可染道：「兩船綢緞？」

朱二仙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我們就是爲這兩船綢緞而來。」

朱二仙拍手笑道：「眞巧呀，原是兩船綢緞早來了兩天，今天在江邊才搬完，他們在我這兒訂了幾桌酒席，吃完了酒他們就開船了。」

這眞是個再好不過的好消息了。

（未完・十九）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止痕癢 藥王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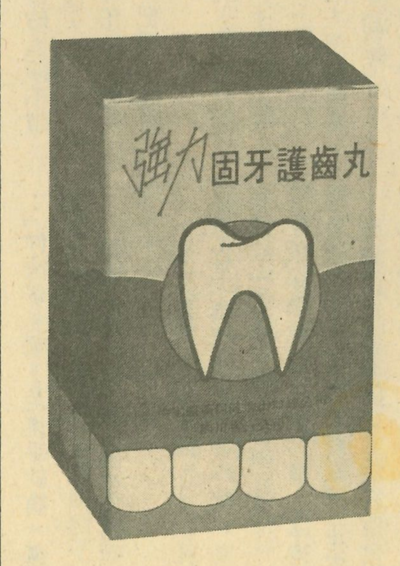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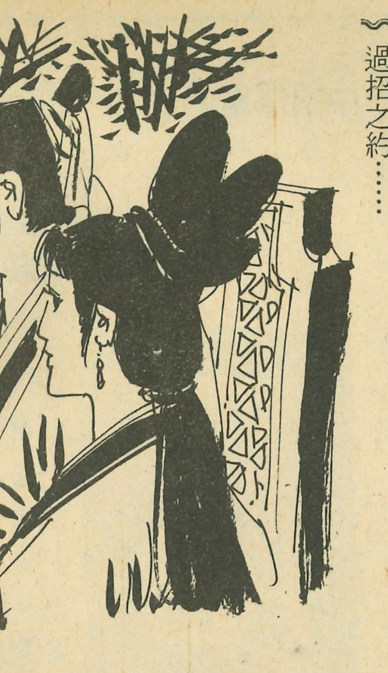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牙根出血膿腫
- 嘴嚼無力
- 牙週袋深
- 牙根鬆動
- 牙齒酸軟
- 牙肉鬆脫

上文提要：花無情在紅唇谷半年，盡得白帽書生夫婦眞傳，不過他因爲掛念公孫瑤仙及娘親，於是辭別兩位師父，在于小雅及一行隨從陪同下，繼續沿黃河找尋友人下落；來至許昌，因聽聞太原侯夫人是令狐飛蟬，遂往侯府求見，却遭侯府武士圍攻，于小雅認得對方是赤鱗幫人馬，於是回去，當夜，一名幪面老者率衆來至客棧，要花無情交出藏寶圖，花無情拒絕，老者於是立下徒手過招之約……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借詞窩藏要犯　惡漢登寺尋兇

花無情搖搖頭道：「你的人頭不值錢，要賭麼，請你換個賭注。」

蒙面老者大怒道：「姓花的，你太狂了，老夫如果沒有幾分把握，豈會前來找你！」

花無情道：「既然如此，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只要閣下划下道來，在下無不奉陪。」

蒙面老者道：「不，老夫還是要賭，你要老夫提出什麼賭注，請說。」

花無情道：「這個麼，無盡的財富、無敵的武功，賭注如是太輕，就顯得沒有誠意，所以……咳，這樣吧，要是你輸了，由侯爺的七夫人令狐飛蟬送十萬兩黃金的銀票，來客棧親手交給在下。」

蒙面老者怒哼一聲道：「你太過份了，姓花的，此等條件，老夫不能接受！」

花無情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請。」

語音甫落，他立即撮口發出一股短促的急嘯，四頭鷃鷲應聲飛起，分向前後屋面撲去。

蒙面老者適才說他有幾分把握，以花無情的機智，立即想到他必有伏兵。

最可能的伏兵是弓弩手，因而地面還沒有交手，花無情先讓鷃鷲清除可能的威脅。

鷃鷲從天而降，夜空忽然响起一片哀嚎之聲，花無情哈哈一陣狂笑道：「你輸了，閣下是束手就擒，還是要咱們費點手脚？」

蒙面老者大怒道：「老夫跟你拚了，上！」

他首先對上花無情，于小雅被兩名黑衣大漢纏着，雙婢四獸六鳥，各自找到一名白衣殺手狠拚起來。

殺聲震撼着這個都會，當得是聲震全城。在許昌，集體械鬥是罕見的，因爲此地藏龍卧虎，敢在這兒放野火的畢竟不多。

如今不僅有人械鬥，而且殺法兇狠無比，許昌是個有王法的所在，這樣自然要驚動官兵了。

花無情早就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他希望速戰速決。

其實紅唇谷的鎖喉刀法，斬妖伏魔無與倫比，一刀揮出，强敵斷喉，想不快點結束戰鬥也不行。

十幾名白衣殺手，幾乎在幾個照面之下就失去了生命，在紅唇谷來說，此等搏殺實在乏味以極。

比較緊張的是于小雅，她以一敵二，黑衣人的功力又高出白衣殺手很多，她的搏殺，應該是較爲吃力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她只輕鬆的揮出兩刀，兩名黑衣人就狂噴鮮血的仆倒下去。

她沒有用鎖喉刀法，使的是法輪門中的無雙絕學破折神刀，這是一種冠蓋天下的武功，無怪黑衣人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些前來夜襲的全軍盡墨，唯一留得命在的是蒙面老者，但一記煉魂手，花無情便已扣着他的腕脈，掌中吐出的暗勁，同時廢掉他的武功。

左手一帶，拂掉他的蒙面黑帕，然後嘿嘿一陣冷笑道：「我早知道你是侯府來的，何需如此藏頭露尾，說說看，閣下是那位高人，在侯府擔任什麼職務？」

黑衣老者長長一嘆道：「駱天資如果算作高人，怎會栽在後生晚輩的手裡？不過你濫殺侯府侍衛，可就惹了大禍了，不出片刻，必有大隊官兵前來緝捕你們，聽老夫的忠告，現在逃走還來得及。」

花無情道：「謝謝你的忠告，還有兩件事，我希望弄個明白。」

黑衣老者駱天資道：「什麼事？」

花無情道：「令狐飛蟬是怎樣當上七夫人的？侯府之中，還有沒有她的同伴？」

駱天資道：「老夫雖是侯府總管，有些事是無法經手，另有管道來處理的，七夫人的事就是一個証明！」一頓接道：「聽說有一個名叫心怡的丫頭，與七夫人同時落入侯爺手中，她要加反抗，並企圖行刺侯爺，因而送掉生命。」

花無情勃然大怒道：「好一個辛九階，本少爺跟他勢不兩立！你說，那些白衣人原是赤鱗幫的殺手，怎麼會在侯府的？」

駱天資道：「這個……咳，老夫說過，我只是經手某些事務，其他的就非我所知了。」

此時在屋面上飛翔的鷃鷲，忽然發出示警的鳴聲，神鵰道：「少谷主，敵騎將到，咱們是戰是走？」

花無情道：「江湖上有一個頗爲邪惡的組織赤鱗幫，那些被咱們放倒的白衣人就是該幫的殺手，他們竟然變作辛九階的侍衛，這豈不是駭人聽聞！」一頓接道：「赤鱗幫跟小雅師妹有殺父之仇，咱們也一再被他們迫害，如今我的女友成了辛九階的姬妾，婢女遭到殺戮，不管此人是否跟赤鱗幫有關，咱們都不能將他放過！」

狂龍道：「好，咱們去侯府。」

花無情道：「子規在此地指揮鷃鷲截擊官兵，其餘的跟我去侯府。」

于小雅道：「師兄，不管辛九階怎樣，他總是一個侯爺，此時天色將明，官兵將到，咱們不宜久留，還是暫時避讓一下。」

花無情略作沉吟道：「好吧，咱們出西門。」

西門外丘陵起伏，接近嵩山山區，是一個閃避靈活、進退均宜的地帶，花無情向這兒撤退，自然是對太原侯府有後續的行動了。

赤鱗幫對他們師兄妹迫害太多，他既然發現侯府藏有白衣殺手，怎肯輕易的放過。

再說，令狐飛蟬的受辱、心怡的壯烈犧牲，都是他不能罷休的。

* * *

距許昌四十餘里，緊靠穎河之旁，有一座香火不太旺盛的廟宇「黃龍寺」。

三進殿宇只有師徒三人及一個專司厨房的老僧，生活雖是清苦，他們却能甘之如飴。

這天是一個晴朗的清晨，小和尚沙靜剛剛拉開寺門，神色上竟然一呆。

敢情寺門之外，立着一對風光霽月、美若明珠般的少年男女，他們的身旁有兩名長相清秀的青衣女婢，身後是十名勁裝疾服、配着長刀的男女，還有四隻神駿的大鳥，更是引人矚目。

小和尚只是向來人打量一眼，身形一側，便向一旁走去，手中的掃帚緩緩揮動，低着頭掃起地來。

「師妹，妳看這位小師父。」

「一揮枝葉皆淨，却能微塵不揚，這位小師父的內力，已有極深的造詣。」

這兩位交談的師兄妹，自然是花無情與于小雅了，他們逃離許昌，準備寄身野寺，想不到在這黃龍寺中，竟然遇到世外奇人。

當然，他們指的世外奇人，自是本寺的方丈了，由徒知師，老和尚必然不凡。

雙拳一抱，花無情向小和尚施了一禮道：「見過小師父。」

小和尚道：「菩薩在裡面，要拜請進，如果要送香油錢，貧僧可以代表接受。」

花無情哈哈一笑道：「在下原是來送香油錢的，却不敢交給小師父。」

小和尚一怔道：「爲什麼？是怕貧僧私吞？」

花無情道：「我沒有這個意思，這話是你說的。」

小和尚一呆道：「施主當眞認爲貧僧會這樣？」

花無情笑笑道：「遊戲之言，請小師父不要見怪。」

他語音甫落，一股高達天宇、清脆而和平的聲音，飄進每一個人的耳鼓，道：「小徒無知，施主請到禪房待茶。」

花無情道：「晚輩遵命。」

小和尚道：「施主請隨貧僧去禪房，其餘的到右側齋堂，那兒有茶水供應。」

花無情只帶着于小雅，隨同小和尚來到禪房，見到一名面目清癯、鬚髮如霜的老僧，他身旁侍立着另一名小和尚，與領他們進來的沙靜，年齡似乎都在十五六歲之間。

花、于二人抱拳一禮道：「見過前輩。」

白髮老僧道：「兩位奔波終宵，只怕累了，快坐下來喝杯茶潤潤嗓子。」

花無情道：「多謝。」

他喝了一口茶，然後自我介紹道：「晚輩花無情，這位是敝師妹于小雅，請問前輩的法號怎麼稱呼？」白髮老僧道：「老衲緣渺，是本寺的住持，他們是小徒沙映、沙靜。」

語音一頓，接道：「施主是在城裡遇到麻煩了？說說看，老衲也許能夠幫助你。」

花無情道：「前輩是世外高人，晚輩的一切，自然難逃法眼，不過晚輩不想牽連無辜，禍延佛門。」

緣渺禪師微微一笑道：「施主不想牽連無辜，却已禍延佛門，魔環甘斐跟隨施主前來，只不過剛剛離開。」

花無情一怔道：「魔環甘斐？能夠跟隨晚輩不被發覺，此人倒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緣渺禪師道：「那也並不盡然，因為施主一行人數衆多，目標較大，他可以遠遠跟着，施主怎能發覺。」

花無情道：「這倒也是，請問前輩，這魔環甘斐是何許人物？」

緣渺禪師道：「此人出道約莫六七年，以心狠手辣聞名江湖，他於五年前獨闖泰山，將在封禪台論道的七大掌門及十四名各派弟子以魔環殺死……」

花無情道：「後來呢？」

緣渺禪師道：「後來他就銷聲匿跡，由武林中消失了，想不到他却光臨敝寺……」

花無情道：「看來他是隱身於太原侯府之中了，這辛九階位居侯爵，為什麼要招攬這般兇殘無比的江湖人物？」

緣渺禪師道：「施主並非本地之人，與辛侯爺很少有惹上江湖恩怨的可能，但依老衲猜忖，你們似乎結怨極深，老衲不解，施主能不能加以說明？」

花無情道：「晚輩與辛九階的確風馬無關，是近日來到許昌才結下樑子的。」

緣渺禪師道：「哦……」

花無情道：「晚輩與友人在陝縣被人迫入黃河，其中一名友人被辛九階害死，一人成了他第七名侍妾……」

緣渺禪師道：「此事是施主近日到達許昌之後才知道的？」

花無情道：「是的，晚輩曾到侯府求見七夫人，希望作一點瞭解，誰知竟被侯府侍衛圍攻，其中的白衣侍衛，正是將晚輩迫入黃河的赤鱗幫殺手。」

緣渺禪師喧聲佛號道：「看來他當眞墜入魔道，自甘墮落了。」

花無情微微一怔，暗忖：莫非這位生活清澀、苦修禪宗的世外高人，與那太原侯辛九階有些什麼關係？

他沒有隱藏自己的感情，雖然他沒有出聲詢問，在神色上，却將滿腔疑慮顯露了出來。

緣渺禪師是高僧，應該一目之下就瞭解花無情的心意，也許事不關己，他沒有注意，或是他事有礙難，不得不假裝呆痴。

不過他適才的表示，是有意幫助花無情的，前輩高人說出的話，怎能失信於晚輩。

因此，他咳了一聲道：「施主……」

花無情道：「前輩是有事指教了，請說。」

緣渺禪師道：「出家人獻身我佛，本不應涉足世事的，只是咱們相逢就是有緣，老衲想為施主排解這場紛爭……」

花無情長長一吁道：「晚輩衷心願意接受前輩的調解，但事實上，只怕有些困難。」

緣渺禪師道：「哦，施主能說出徵結所在麼？」

花無情道：「咱們被赤鱗幫一再迫害，起因於于師妹父女手中的一份藏寶圖，最後于伯父遭到殺害，晚輩與數名友人被迫入黃河，如今除了令狐飛蟬成為辛九階的侍妾，丫環心怡遭到毒手，晚輩的未婚妻子也生死未明，如是辛九階與赤鱗幫關係密切，咱們之間就仇恨如山了，前輩縱有菩薩心腸，只怕也難以化解這場仇怨。」

緣渺禪師輕輕一嘆道：「因果相循，老衲的確無力化解，不過施主只要住在黃龍寺，我佛有靈，必然會保佑施主的平安。」語音一頓，回頭對小和尚沙映道：「去為花施主一行準備住處及飲食，花施主請。」

花無情與于小雅謝過緣渺禪師，隨着沙映來到左側的一個獨立院落，其中一排客房，收拾得頗為整潔，是專供香客住宿的，起居間已擺上齋飯，雙婢等十二人全被請到這裡。

花無情道：「小窩，拿二百兩銀子給小師父作香油錢，這是咱們的一點心意，請小師父笑納。」

小和尚沙映雙掌合什道：「這是施主的功德，貧僧怎能拒收。」接過銀票，轉身自去。

花無情目送沙映的背影，緩緩一吁道：「各位，咱們用飯。」

他有一副疏懶的性格，天塌下來他也不會在乎。于小雅跟他相處的時間不算太長，却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如今他這緩緩一吁，在于小雅的內心，竟然引起一股前所未有的震動。

她是一個柔情似水的少女，由於屢遭不幸，性格上變得有些固執，也多愁善感起來了。

她記得她爹臨終之時，是將她交給花無情的，她的芳心之中，也就被他所充塞，找不出半絲空隙了。

這些，花無情毫無所覺，于小雅也沒有，一直到現在，當他那輕輕一吁之時，這星星之火，終於點燃而變為燎原之勢。

其實這只是于小雅內心的激盪，在外表，她還是像幽蘭一般的靜寂。

她用筷子挑了幾顆飯粒，緩緩放進櫻唇之內，目光瞧着飯碗，似乎不敢瞧看坐在對面的花師兄，口中却幽幽的叫了一聲道：「師兄……」

花無情唔了一聲。

「咱們是要對付辛侯爺了？」

「不，原先我只是想找七夫人查問未婚妻子公孫瑤仙的生死，現在麼，是辛九階不肯放過咱們。」

「因為他們發現了小妹？」

「不錯，無窮財富、無敵武功，是有着無比誘惑之力的。」

「可是咱們留在這兒……」

「這兒很安全，距離許昌也較近。」

「但……」

「這裡的住持是有道高僧，他與辛九階之間，可能有某些淵源，但涇渭自然分明，清濁不會同流，所以妳不必擔心。」

狂龍道：「少谷主，咱們何不直搗太原侯府，來個犁庭掃穴？」

花無情道：「上山擒虎，不如調虎離山。」

神鵰道：「如果將佛門變作戰場，似不相宜。」

花無情道：「當然不會，依我推斷，緣渺方丈既敢留下咱們，並說此地安全，辛九階必然不敢在這兒生事，他有顧忌，咱們就方便多了。」

于小雅道：「師兄，你猜緣渺禪師跟辛九階，可能有些什麼淵源？」

花無情道：「這就難說了，只有一點可以肯定，辛九階對緣渺禪師必然有些畏懼，否則咱們住在這黃龍寺中，就不會安全了。」

于小雅道：「師兄認為咱們在這裡，當眞安全麼？」

花無情道：「我相信緣渺禪師，其實，咱們求的是安身之處，一個能與辛九階一較長短的安身之處，咱們並不怕他，不是托庇於人，所以安全二字並不是咱們眞正追求的。」

于小雅道：「我明白了，不過，師兄，辛九階是侯爺，權高位重，還有一位王妃妹妹，小妹擔心，一旦惹動官府，咱們只怕鬥他們不過。」

花無情道：「師妹顧慮的是，所以咱們要見機而作，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于小雅道：「見機而作是如何作法，師兄是否已有腹案？」

花無情道：「有，第一，咱們暫時按兵不動，因為目前的狀況，是姓辛的損兵折將，而且他並未得到藏寶圖，着急的是他，咱們可以靜觀其變。」

于小雅道：「然後呢？」

花無情道：「他為了掌握咱們的行踪，多半會在寺廟的四週佈下暗樁，咱們以狙擊的手法，相機把他們除去，迫使辛九階跟咱們攤牌。」

這是花無情靜中有動的辦法，只是，如果沒有一個辛九階不敢侵犯的安身之地，他這項辦法，就難以施展了。

當然，黃龍寺包庇花無情，是辛九階無法容忍的，雖然他不願開罪緣渺禪師，却不甘心就此罷休。

這天辰時剛過，一頂紫色軟轎，在四匹健馬簇擁之下，來到黃龍寺。

轎中是一位珠環翠繞，一身紫衣的高貴夫人，由兩名紅衣女婢相伴，緩緩走進寺門，她身後跟着兩名黑衣老者，全都面蒙黑帕，瞧不出他們的長相。

他們上香之後，一名黑衣老者向小和尚沙靜道：「咱們夫人要見令師，請小師父代為通報一下。」

沙靜道：「家師正在閉關，此時不便見客。」

黑衣老者道：「當眞麼？小和尚，咱們有人晨間見過他，是幾時閉關的？」

沙靜道：「家師閉關與人無涉，施主何需多問。」

黑衣老者怒哼一聲道：「侯爺夫人要見，就算死了也要挖他出來，快去叫他！」

沙靜面色一沉道：「佛門乃清靜之地，施主怎能如此無理，莫非你不怕菩薩懲罰？」

黑衣老者右臂一伸，正待一掌拍出，侯爺夫人出聲阻止道：「慢點，遲大俠，一個小和尚罷了，何必跟他一般見識。」一頓接道：「小和尚，你還不知道令師願不願接見咱們，你何不進去問問。」

她語音甫落，一股清越的聲音忽然飄入殿中道：「沙靜，請辛夫人進來。」

沙靜道：「家師請辛夫人，其他的施主請在此地等候，辛夫人請。」

黑衣老者還待爭辯，侯爺夫人道：「你們就在這兒等着吧，小師父，咱們走。」

在禪房，她見到了本廟的住持，這位身份高貴的侯爺夫人，竟然對老和尚拜了下去。

「侄媳拜見師伯。」

「不敢當，快請坐。」

「多謝師伯。」

敢情太原侯辛九階是緣渺禪師的師侄，勿怪侯爺夫人李珍娥會如此容忍了。

只是老和尚對這位師侄夫婦似乎不大順眼，因而說話的語氣也顯得有些冷漠。

「妳不會是專為看老僧而來的，有什麼事，直接了當的說吧。」

「侄媳不敢隱瞞師伯，除了跟你老人家請安，還有一件小事相求。」

「嗯……」

「花無情等一夥是侄兒夫婦的仇家，近日更目無法紀，到侯府行兇，使侯府侍衛傷亡二十餘人……」

「他們的膽量的確不小。」

「咱們為了維護王法尊嚴，已經報官緝捕，如有反抗，就地格殺，窩藏者與犯人同罪。」

「唔，應該。」

「可是現在侄兒夫婦就爲難了。」

「眞的麼？當今之世，能夠讓辛侯爺夫婦爲難的，倒是不多。」

「師伯，血濃於水，胳膊不會往外彎的，你老人家就成全侄兒夫婦吧。」

「咳，珍娥，妳到底在說些什麼？怎麼扯去扯來，扯到老衲的身上來了？」

「師伯，那姓花的是住在黃龍寺裡，不會錯吧？如果讓官兵圍寺拿人，師伯就難脫關係了。」

「妳是在威脅老衲？」

「不敢，侄媳說的是實話，侯府傷亡數十人不能不報官，如若不是九階壓着，府衙早已派兵包圍黃龍寺了。」

「那敢情好，老衲正有些靜極思動，就此活動一下筋骨，倒也不錯。」

「師伯，你當眞要幫助外人？」

「誰說我要幫助外人了？寺廟是十方善地，任何人都可以前來借宿，老衲只是盡出家人的本份，希望你們不要多疑。」

「既然如此，侄媳就不再多說了，打擾師伯了，侄媳告退。」

這一段針鋒相對的談判，花無情不在場，當然不明白談判的內容及結果，不過由種種跡象顯示，對辛九階可能採用的手段，紅唇谷出來的這批小伙子，都已想好了對策。

＊　＊　＊

今夜沒有月色，天空浮雲舒捲，連星星也躲進雲層裡去了。

在混暗的夜色裡，黃龍寺像一頭睡獅，靜靜的躺在蒼翠翳天、林蔭覆地的叢莽之中，這座原本寧靜的古寺，此時竟充塞着凌人的殺機。

約莫三更向盡，八條人影由黃龍寺飄出，他們兩人一組，分四個方位撲向四週的叢林，沒有人知道他們在作些什麼，因爲整個大地還是一片沉寂。

次日午間，許昌知府吳文艮、游擊王海權，率領親兵三十名前來黃龍寺上香。

這一文一武是許昌城政治軍事的最高首腦，他們聯袂到這座香火不盛的廟宇上香，不只是罕見，應該是前所未有的。

爲了尊敬地方最高首長，住持緣渺禪師不得不親自接待，在禪房獻茶之後，游擊大人王海權咳了一聲道：「住持，昨晚黃龍寺發生强徒害人之事，你爲什麼不向官府稟告？」

緣渺禪師喧聲佛號道：「敝寺昨晚安靜得很，大人該不是聽了些道聽途說吧。」

王海權哼了一聲道：「侯府十六名侍衛，昨晚在黃龍寺被人廢去武功，如此重大之事，你敢說本大人是道聽途說？」

緣渺禪師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老衲及小徒二人很早便已閉門入睡，何曾見過侯府侍衛，再說，侯府侍衛武功必然不凡，人數又有十六名之多，老衲師徒可沒有一舉廢除他們武功的能耐。」

王海權道：「我沒有說行兇的是你們師徒，也沒有說是在廟裡行兇，你爲什麼要這麼緊張？」

緣渺禪師冷冷道：「你認爲老衲在緊張麼？十幾名狗腿子罷了，殺了又有何妨？」

王海權大怒道：「老和尚，本大人因爲你跟辛侯爺多少有點淵源，才對你諸多容忍，別認爲你有點武功，就敢藐視王法，本大人只要調來兩門紅衣大炮、數百桿火銃，就可以將兇寺及反賊夷爲平地，你信是不信？」

緣渺禪師雙目一闔倏睜，兩縷精芒逼人的眼神，冷靜的注視着這位游擊大人。

半晌，他才哈哈一陣大笑道：「老衲受皇上欽命住持本寺，你竟敢口出狂言，百般侮辱。你儘快調集大炮火銃吧，否則老衲只要一到京城，你王大人只怕就不會好過了。」

黃龍寺的老和尚曾受皇封、緣渺禪師與辛侯爺有點淵源，江湖上有這麼兩句傳說，但沒有人將這兩句話放在心上。

原因是緣渺禪師是世外高僧，從來不管江湖閒事，無論他的來頭如何驚人，都不會對任何人有所滯礙。

游擊大人王海權知道這兩句傳言，府台大人也知道，不過他們只是半信半疑。

半信，是老和尚與辛侯爺確有淵源，如今侯府跟黃龍寺的關係鬧僵，這點淵源就不能算數了。

半疑麼，自然是老和尚曾受皇封了。

一個曾受皇封的高僧，應該掛錫名山，接受供奉，黃龍寺雖爲古寺，但既非名寺，也不是靈山，那麼，緣渺住持只是一個普通的苦行老僧而已。

這是他們懷疑的理由，也是他們受辛侯爺之托，敢於前來黃龍寺的依據。

可是這點理由和依據，都缺乏有力的支撐，一旦老和尚出招，一記殺手鐧，他們就接不下來了。

如果老和尚當眞受過皇封、如果他當眞去京師面聖、想想看，這將是怎樣的一種後果？

「殺身隕首，抄斬滿門。」

這個賭注太重了，他們賭不起，拿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擲，他們沒有這份膽量。

於是吳知府躬身一禮道：「王大人心性急躁，言語上缺乏檢點，禪師是有道高僧，請看在菩薩的金面，不要跟他一般見識。」

緣渺禪師冷冷道：「大人言重了，老衲怎敢？」一頓接道：「適才王大人曾說要將本寺夷爲平地，本寺是皇上所賜，老衲實在擔待不起，請吳大人

派幾名差役護送小徒上京，老衲要將黃龍寺交還皇上。」

老禪師的語氣不溫不火，聽來平淡得很，但進入這雙許昌城的大員耳中，每一個字都像巨雷一般，震得他們心驚膽顫，汗水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中暴了出來。

當然，王海權的大人威風沒有了，連連打恭作揖道：「適才只是胡言亂語，下官該死，下官保證……」

緣渺禪師道：「你保證什麼？」

王海權道：「下官保證傾全力保護貴寺，不准它的一草一木受到損失。」

緣渺禪師道：「你們是有這個責任的，如若本寺當眞受到損傷，你們想推卸也不可能。」

吳、王二人齊聲道：「是，下官受教。」

緣渺禪師道：「花施主一行住進本寺，就該受到本寺的護持，如是有人傷害他們，就是跟老衲爲敵。」

王海權道：「如果他們離開了黃龍寺呢？」

緣渺禪師道：「三十里外，本寺就鞭長莫及了。」

吳、王二人躬身一禮道：「謹領法諭，下官告退。」

＊　＊　＊

花無情知道許昌知府及游擊曾帶親兵三十名前來上香，雖然事非尋常，他並未放在心上。

于小雅忍不住道：「師兄，這批官兵有點古怪，是不是沖着咱們來的？」

花無情道：「不必管他，是沖着咱們來的，咱們接着就是。」

他雖是沒有下令備戰，這些紅唇谷的高手，却已人人都在戒備，連四頭鶚鷲也在繞寺飛鳴，官兵如有異動，將招來沉重的一擊。

待官兵撤走之後，神鵰詢問道：「少谷主，好像官方在向住持施加壓力。」

花無情道：「應該是的，不過住持是世外高人，他們的壓力未必有效。」

神鵰道：「以後呢，咱們靜觀其變？」

花無情道：「不，咱們要爭取主動，掌握時機，必要時直搗侯府也在所不惜。」

于小雅道：「咱們的顧慮，是怕緣渺禪師因官方的壓力，不便再留咱們，我想在今晚以前，此事便有分曉。其實辛九階想獲得藏寶圖，必然會千方百計向咱們搶奪，咱們不急，他也會沉不住氣的。」

花無情道：「妳說的雖然有理，但咱們不便讓緣渺禪師爲難，就算他不在乎官方的壓力，曲意維護咱們，這也不是長久之計。」

于小雅道：「我知道師兄是不願託庇於人，你說怎麼辦，咱們都聽你的。」

花無情道：「師妹適才說過，緣渺禪師留不留咱們，今晚之前定有分曉，要是無法留下，咱們今晚三更就直闖侯府。」

于小雅道：「如是能夠留下呢？」

花無情道：「那就是咱們不急，他們沉不住氣了。」

于小雅道：「就算這樣，咱們也該有一個對策。」

花無情道：「那是當然，妳先說說，咱們不急，姓辛的急些什麼？」

于小雅道：「他怕咱們逃了，想獲得藏寶圖，豈不又要大費週章了。」

花無情道：「不錯，他怕咱們逃掉，却又不能在黃龍寺對付咱們，唯一的辦法，是封鎖這兒對外的通路，並駐守必要的人力，以便攔截。」

于小雅道：「咱們怎麼辦？」

花無情道：「姓辛的如果當眞這樣，那就再好不過了。」

神鵰插口道：「果然不錯，咱們一處一處的收拾他們，叫他們防不勝防，疲於奔命。」

花無情道：「先給他造成不斷的傷亡，再相機作致命的一擊，辛九階縱然是赤鱗幫主，他也會栽在咱們手裡……」

他語音未落，四獸之一的雲豹前來報告道：「稟少谷主，沙映小師父求見。」

花無情道：「快請。」

沙映進入起居間，單掌一立，打了一個問訊道：「出家人粗茶淡飯，招待不週，各位施主只怕不太習慣吧？」

花無情道：「好說，咱們打擾貴寺，已經十分不安，小師父千萬不要這麼客氣。」

沙映道：「這個……咳，貧僧有幾句話實在不方便出口，但又不能不說。」

花無情道：「小師父不必顧慮，有話請直說。」

沙映道：「敝寺所儲存的食物，咱們師徒四人原可維持半年，自從各位施主住進敝寺之後，就難以支持兩個月了……」

狂龍道：「這還不簡單，只要有銀子，城裡什麼都有。」

沙映微微一笑道：「是的，城裡什麼都有，只是，如果拿銀子也買不到東西呢？」

狂龍道：「會有這種事？」

花無情平靜的道：「小師父是要咱們離開了？好吧，咱們明早天一亮就走。」

沙映道：「施主不要誤會，貧僧不是來攆你們的。」一頓接道：「咱們的食物不能維持兩個月，所以希望各位施主於一個月之內離開，不情之請，各位施主多多原諒。」

花無情道：「咱們離開之後，貴寺就可以買到食用之物麼？」

沙映道：「應該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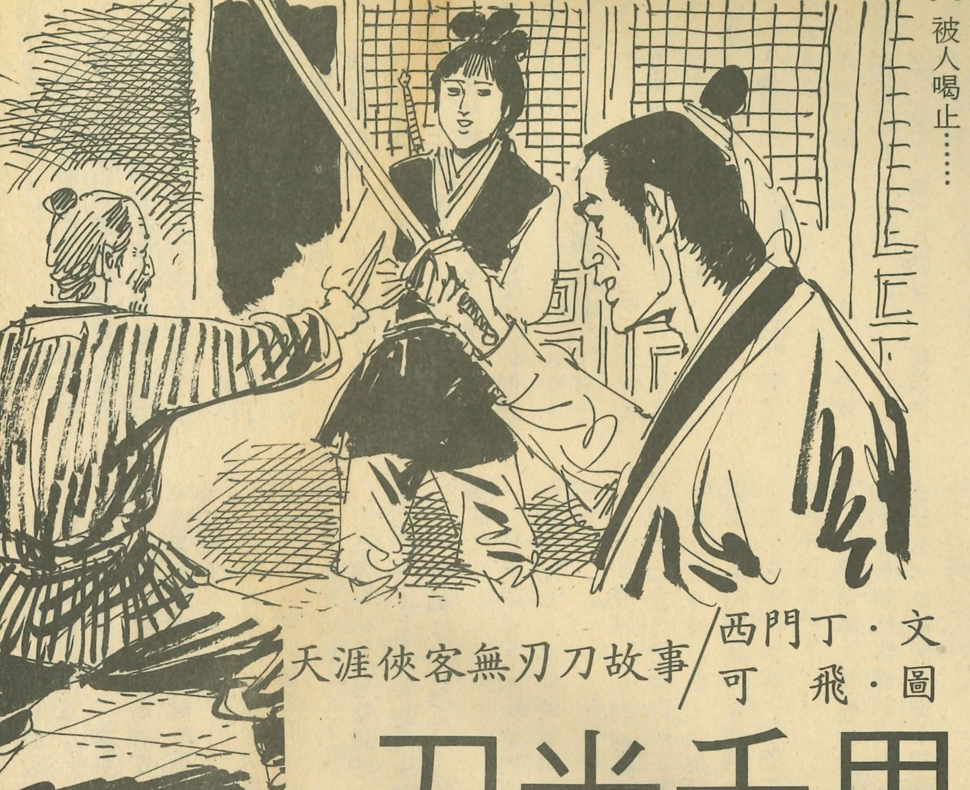
花無情道：「好吧，咱們一定在一個月之內離開貴寺。」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余顧南與方菱及馮若蘭逃離客棧後，投靠王凌飛，却在王府內遇上易了容的呂鳳先，深夜，余顧南又遇見呂維正，呂鳳先竟一反常態，欲殺余顧南，結果驚動王凌飛，呂氏父子離去，余顧南等亦恐連累王府，於是告辭，王凌飛力挽不成，只好安排他們入住其舊屬的客棧暫避，不久，余顧南等聽聞魯揚武率衆包圍王府，由於恐怕雙方起衝突，三人遂乘馬趕去，不料剛出門便被人喝止……

刀光千里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劍交鳴苦相鬥 魚與熊掌兩難捨

「天皇老子，咱們也管得着！小子，你再向前走幾步，咱們便不客氣了。」那漢子往後喚道：「弟兄們暗青子準備。」

余顧南道：「喂，你們可是王員外家裡的人？咱們可正要去找他，可別大水沖倒龍王廟！」

那大漢沉吟了一下，道：「原來如此，險些傷害了自己人，未知少俠如何稱呼？通了個名，咱們也好傳達。」

「在下余顧南，這兩位朋友是方菱及馮若蘭，煩請通報一下。」

「哎唷，原來就是正……你們三位。」那漢子幾乎說出正點子三字來，雖然及時改口，但余顧南聽在耳內，更加確定這些人便是興魔會的嘍囉，那漢子轉頭道：「你們速向老爺通知一下。」

余顧南道：「如今咱們去得否？」

「去得，去得。」那漢子自屋頂跳了下去，余顧南身子一偏，趁對方立足未穩，橫肱擊在其小腹上，那大漢叫了一聲，彎下腰去，方菱立即抽劍架在其頭上。

余顧南喝道：「快答我幾句話，你們可是興魔會的人？」

那漢子伊伊哦哦地，故意拖延時間，方菱道：「你再刁難，姑奶奶便一刀殺了你！」

屋頂上其他漢子紛紛跳下來，並且高聲呼道：「正點子出現了，快來！」余顧南向方菱打了一個眼色，抽刀斷殺，今日的他已非吳下阿蒙，只兩個照面，便劈翻了一個大漢，方菱殺了那大漢，也回身斷殺。馮若蘭早已抽出刀來，找人斷殺。

那四名漢子如何敵得住余顧南三人，眨眼間，已死剩一個，他捨命狂奔，邊跑邊呼叫，遠處已傳來腳步聲，余顧南故意高聲道：「不好，咱們速溜！」

當下三人轉身奔出小巷，向楊勇藏馬處跑去，後面呼喊聲越來越盛，幸好藏馬處就在附近，楊勇見他們到來，已將馬拉了出來，將馬韁交與他們，指點了路徑，便閃進黑暗中。

余顧南三人翻身上馬，向西急奔。馬蹄敲打在石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音，亦給了敵人啓示，是以未出城之前，仍不斷聽到呼喝聲。三人不敢怠慢，一口氣馳出城外，不見有追兵，方鬆一口氣。

馮若蘭擔憂地道：「咱們如今去何處？」

余顧南比她更加擔心。「不知興魔會會否因此而遷怒於王員外，是則咱們便弄巧反拙。」

方菱道：「枉你是男子漢，怎地如此婆媽？既然做了，便不要後悔。」她拍馬跑在前面，可是那三匹馬並非是甚麼良駒，馳了一陣，速度便逐漸慢下來。

余顧南道：「咱們向西走，若找不到家師和嚴敬重，便先到洛陽，再作

打算吧！」馮若蘭又憂又喜，憂的是心上人對自己似乎沒有情愛，喜的是此去西京，千里迢迢，可與心上人同轡而馳，亦人生一大快事。

三人馳了六七里路，天色便逐漸發白，極目望去，不見半個人影，便索性任由馬匹慢慢踱步向前。

如此再走了兩頓飯工夫，方見路上有人，余顧南左盼右顧，問道：「不知興魔會的分舵在何處？」

方菱「噗嗤」一笑。「你問小妹，小妹問誰？倒不如問問路人。」俄頃，行人走近，却都是些農夫，方菱道：「大哥，你眞要知道者，大可以在附近找找，王慕飛不是說，興魔會的分舵在郊外麼？」

馮若蘭忙道：「不可妄動，若齊大俠不在，只咱們三人，要闖虎穴，似乎力量稍爲單薄……而且他們知道咱們出城，遲早也會追上來！」

余顧南考慮了一陣，也希望早日送走馮若蘭，以免有意外，難向馮令坤夫婦交代。當下道：「咱們先去洛陽吧。」馮若蘭欣然，方菱却不大高興，可是回心一想又高興了，心想余顧南有鯤鵬之志，絕不會喜歡一個膽小如鼠的女子。

方菱忽然叫道：「我肚子餓了。」余顧南見胯下坐騎已累得不成樣子，便下馬歇息，順便把乾糧拿了出來。

馮若蘭道：「沒水我吃不下，你們吃吧！」

方菱爬上樹瞻望，忽然喜孜孜地跳了下來，道：「前面有一個賣茶水的小攤子，咱們到那裡才吃吧！」

三人重新上馬，至茶檔前，方菱問道：「老丈，你這茶怎賣？」

老漢頭也不抬地道：「這茶不賣。」

余顧南道：「咱們多給你錢就是，給咱們三杯吧！」

老漢抬頭道：「若是賣茶的，怎會把攤子擺在此處？這是咱家老爺做的善事，每天着老漢來此贈茶與過路人，小哥喝多少杯都可以，就是不能付錢！」

三人大喜跳下馬來，那老漢彎腰舀茶，余顧南眼尖，見他腰間露出尖刀刀柄，心頭一動，問道：「你家老爺是那一位？」

「我家老爺就是齊州大名鼎鼎的王凌飛員外。」

王凌飛被圍困了兩天兩夜，他在這時候，怎還會派人來贈茶？余顧南心知有異，忙向雙妹打眼色。

那老漢一手端着一碗茶，笑意盎然地道：「來，小哥、小姑娘，隨便甭客氣！每人喝十碗也不打緊！」話音未落，余顧南一翻腕，已將其一對手腕抓實！

老漢一驚，茶水都潑了出來，却力持鎮定，强笑道：「小哥，你不必急，慢慢來。」

「慢慢來，只怕咱們三個都要變作階下囚！」余顧南冷冷地道：「你腰上那柄刀，是要來攪茶汁的？」

老漢臉色一變再變，怪笑道：「小哥多疑了，那是老漢用來防身的！這路上不大安靖……」

方菱十分聰明，劈手奪下一碗茶，道：「老丈你若沒有歹意的，何不把這碗茶喝下去？」

「老漢不口渴……不喝！」

「你自己不喝，姑奶奶只好動手灌了！」

老漢鐵青着臉道：「不不……今早有人逼老漢在茶裡下……下藥，老漢人老氣衰……」

余顧南冷笑道：「恐怕未必！你人老氣衰，爲何會帶刀在腰？可是興魔會齊州分舵那姓羅的主使你的？」

老漢尚未答話，猛聽一道冷笑：「少俠年少有爲，何必與一個老人家過不去？」余顧南一抬頭，只見樹上跳下三位身穿綠衣的漢子來，手上都提着兵器。

老漢高叫道：「饒命饒命！老夫不理江湖事二十年，請你們放過我……」余顧南放了手，誰知那老漢居然翻腕，拔出尖刀來，一下子猛向方菱心窩扎下去！

方菱手上仍端着茶碗，來不及抽劍遮擋，不由發出一道驚呼。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道烏光過處，伴着一道錐心刺骨的慘嗥響起，老漢扶腕而退，只見他右掌連肉帶刀，一齊跌在塵埃中。

余顧南一振手中刀，將血珠甩掉，問道：「你們三位是綠衣教的人？」

爲首那人五十不到年紀，生得相貌堂堂，看了余顧南幾眼，脫口讚道：「好刀法！」

余顧南雙眼一瞪。「在下再問一遍，諸位可是綠衣教？」

那中年漢輕笑道：「好教少俠知道，綠衣教在十天前已經除名，綠袍老祖亦已加入敝會，是敝會的護法！」

「如此說來，三位是興魔會的了！快報上名來！」

中年漢冷冷地道：「錦衣豹石沖，無名小卒，當不如大名鼎鼎的齊雲高的高足良多！」

「廢話！嚴敬重在何處？」

石沖哈哈笑道：「石某來此，正是要引你們去見敝上，三位請。」

余顧南道：「如此有勞了，三位先請，咱們隨後跟着！」

另一名漢子冷笑道：「三位要咱們帶路，却有個條件：須先蒙住雙眼！」

余顧南亦冷笑道：「如此不如叫咱們束手就擒！」

石沖喝道：「如今已由不得你了！」他向同伴打了個眼色，三人撲前，展開攻擊。

余顧南喝了聲小心，方菱和馮若蘭甚是乖巧，倚着余顧南，揮動兵器輔助余顧南。余顧南刀法一展開，武功之高、威力之大，使得石沖三人暗

吃一驚，鬥了三四十回合，余顧南三人反而佔了上風，方菱道：「三位乃井底之蛙！嚴敬重更加令人失望，派三位飯桶便想請咱們？」

石沖三人正所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那還敢答話？可是方菱三人也高興不了多久，但見另一棵樹上又跳下四五名穿綠衣的人，這些人一出現，余顧南便知他們是苗人，換而言之，是綠衣教弟子。

那四五名綠衣教弟子手上都提彎刀，如狼似虎般衝了過來，只幾個照面，便將余顧南三人沖開，形勢逆轉，頓感險惡。

石沖哈哈笑道：「你們三個死到臨頭，尚敢口出狂言否？」余顧南輕嘯一聲，玄鐵寶刀倏地自下向上揚起，一招「龍躍於淵」過處，已將一名綠衣教弟子胸腹剖開！

石沖喝道：「鎮定一點！」與其兩名同伴緊密配合，將余顧南圍住。余顧南左右兩旁沒有方菱及馮若蘭阻礙，刀勢更能發揮，石沖三人仍難抑壓得住，包圍圈幾番幾被沖開，石沖也險險被殺，沒奈何，只好着一名綠衣教弟子過來助戰，形勢方稍穩定。

剩下來的三位綠衣教弟子，合鬥方菱和馮若蘭，亦正好旗鼓相當，有路人經過者，均紛紛走避，免受池魚之殃！

鬥得正酣處，突見一道黑影射進場內，揮劍絞殺，一名綠衣教弟子猝不及防，左胸中了一劍，仰天便倒！

方菱見來人蒙着臉，身材頎長，劍法十分高明，喜問道：「未知義士高姓大名！」

那蒙面漢一聲不吭，長劍過處，又將一名綠衣教弟子迫開，他左飛丈餘，一劍斜刺石沖的後背。石沖武功也了得，半轉身子，橫刀將劍擋開，可是余顧南卻不願放過良機，立即飛起一脚，將他踢開！

蒙面漢一個移形換位，又向另一名大漢迫去！那漢子心頭大悸，忙不迭後退，他這一退，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其他人也跟着退後。

石沖自地上爬了上來，狠狠地道：「誰敢破壞興魔會的好事，都沒有好下場！有種的便報上名來！」

蒙面人仗劍奔前，石沖吃驚地道：「走！」一行人拔足狂奔，余顧南等人亦追前，却爲蒙面人所阻：「窮寇莫追，此處不宜久留，三位且速離開！」

余顧南口吃似地道：「你……你是……」

蒙面人道：「令師也不在這附近，快走！」言畢，他自己也向另一個方向跑去，余顧南痴痴地望着其去向。

馮若蘭問道：「小余，你望什麼？你認識他麼？」

余顧南喃喃地道：「他分明就是呂鳳先！」

方菱叫了起來：「不是！呂鳳先本來要殺你，如今又怎會來救咱們？必是別人！」

余顧南肯定地道：「一定是他！他的身材、他的劍法、他的聲音，全像呂鳳先，不是他還有誰？」

連馮若蘭亦覺得奇怪。「方姑娘說得有理，那天他千方百計要殺你，爲何今天要救你？」

余顧南苦笑道：「我亦想不出是什麼原因，不過我越想，越肯定他是呂鳳先！」

方菱道：「此人倒有點古怪！也許他另有陰謀，大哥，你可得小心提防！」一頓又道：「嗯，既然令師不在附近，咱們還是趕快離開吧！」

當下三人重新上馬，望西進發，這次不敢大意，不斷往後望，生恐興魔會的人追上來。方菱見馬匹走得慢，氣道：「這三匹畜生當眞無用，趕緊賣掉，另購三匹良駒。」她說什麼，余顧南根本聽不進耳，心中不斷盤算着一件事：師父在何處？若去洛陽之後再來，只怕以後更難找到他；但回心一想又自坦然，齊雲高本就要他獨自去闖蕩江湖。

耳際忽聞馮若蘭驚呼道：「你們看，前頭塵頭揚起，說不定又是興魔會的人！」

余顧南道：「咱們先躲起來，再作道理！」三人把馬匹放至遠處，再匿在一塊大石後面。片刻間，已見前頭來了一隊人馬，全是紅衣紅褲。余顧南驚咦一聲：「這可能是紅衣教的人！」

方菱道：「且看清楚再說，誰知道紅衣教會否步綠衣教後塵，也投降了興魔會！」

再過兩盞茶工夫，人馬已至，清一色的紅衣女子，果然是紅衣教弟子，不料來至附近，爲首那位少婦突然舉手道：「拉韁，停！」

別看這些娘兒，馬上功夫也甚了得，數十匹馬兒一齊停了下來。少婦問道：「小英，你說的人呢？」

她背後一位年紀比她略輕的女子，左右看了幾眼，道：「奇怪……」

少婦性子頗急，厲聲道：「有就是有，無就是無，奇怪什麼的！你有否看錯！」

小英道：「啓稟堂主，屬下絕對沒有看錯，一共是三個人，一男兩女，是在這附近停下來的！」

少婦立即揮手道：「去二十個人，分開兩旁搜索！」

余顧南估計她們要找的是自己，又想若有誤會，此處一帶平坦，也逃不過，是故索性走了出來，抱拳問道：「未知諸位姐姐，可是要找咱們？」

少婦看了他幾眼，驚喜地道：「原來是余少俠！你們爲何會躲起來？」

余顧南赧然道：「咱們以爲諸位是興魔會的人……嗯，諸位姐姐怎會來此？貴教之主呢？啊，尚未請教姐姐貴姓芳名！」

少婦喜得眉開眼笑，道：「愚姐苗芳芳，忝爲紅衣教鳳堂堂主，敝上在後面，聽少俠說，似乎附近有興魔會的人，咱們正想找他們！」

余顧南急問：「苗堂主要找興魔會，所爲何事？」

苗芳芳不答反問：「少俠可曾聽人說，綠衣教已經加入興魔會？」余顧南點點頭，苗芳芳急再問：「是否確實？」余顧南方將今早發生過的事說了一遍，却隱瞞了蒙面人乃呂鳳先之身份一節。

苗芳芳輕嘆一口氣。「咱們終還是來遲了一步！」回頭又着手下去通知教主。

余顧南問：「在下愚昧，未悉堂主何出此言？」

「咱們全力追趕，乃希望綠衣教在未正式加入興魔會之前，與他們解決宿怨，如今他們已正式加入興魔會，那就得重新部署，免得送羊入虎口。」

方菱道：「這裡乃興魔會之勢力範圍，諸位如今便須小心，說不定他們早已知道你們來了！」話音剛落，忽聞後面的女孩，高呼教主駕到。

紅影翻動，香風暗送，馳出一輛特製的馬車，由兩馬拉動，後面那輛馬車十分輕巧，只有一張椅子，上加一頂羅傘。紅影一晃，自上跳下一位麗人來，少女打扮，但看樣子，已經三四十許人，其實已五十多歲。

余顧南上前行禮。「參見教主！」

來的果然是紅花仙子，她笑道：「想不到在此遇到少俠，令師呢？你與他不在一起？」

余顧南道：「晚輩與家師分散，正到處找他老人家，教主可知家師之去向？」

紅花仙子沉聲道：「令師追趕嚴敬重，他比咱們還早一步，難道少俠未找到他？」

余顧南搖搖頭，問道：「仙子可知家師是走旱路，還是水路否？」

紅花仙子聽他稱自己仙子，不以爲忤，反而嫣然一笑，道：「如本座未有記錯，他是走旱路，除非在中途有所改變。少俠，你過來一下，本座有話問你。」余顧南有點奇怪，依言走前，紅花仙子悄悄指着馮若蘭，問道：「這位姑娘是誰？在杭州城似未見過。」

余顧南落落大方地道：「她是西威鏢局馮總鏢頭的千金，以前我曾在她家住了好幾年，馮總鏢頭對在下算有恩惠。」

「是養育之恩？」

余顧南道：「也稱不上，因爲在下義舅原本乃西威鏢局之副總鏢頭。」

紅花仙子點點頭。「原來如此，那另一位姑娘呢？她在杭州數番與你在一道，又是什麼關係？」

「方姑娘……在下已認識她好幾年了。」余顧南臉上微紅，反問：「仙子因何問此？」

紅花仙子臉上的笑容倏地不見，正容地道：「本座見你是有爲青年，是以才勸你幾句，不管方姑娘好，還是馮姑娘好，你只能喜歡一個，你明白箇中原因麼？」

余顧南似患了口吃病似的道：「在下……不大明白……但在下也只喜歡一個……只是……只是有時候……咳咳，這種事，不全在乎我……自己喜歡的，一個便夠，自己不喜歡，即使有百數十人喜歡我，也只有煩惱，而無好處……仙子今日問此，在下實有點奇怪。」

紅花仙子聽了他此言，臉上露出欣喜之色，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已有這種煩惱！聽你這樣說，似乎有許多姑娘喜歡你……啊，來來，咱們到那邊說話去！」她指指遠處，自己率先走過去。

余顧南隨後而行，心中詫異之至，忖道：「她既然勸我只能喜歡一位，爲何知道有許多姑娘喜歡我，反而高與？到底苗人與咱們漢人性子不同！」

紅衣教弟子見她們教主把余顧南引到遠處去，亦甚是奇怪，只是限於尊卑，未敢詢問，紅花仙子將余顧南引至石後，伸手在石上拍了一下，道：「坐下來談吧！」

余顧南有點受寵若驚地道：「教主不坐，在下未敢放肆！」紅花教主一笑坐下，余顧南方在其身旁坐下，問道：「未知教主有何指教？」

紅花仙子問道：「你是不是比較喜歡方姑娘？」

余顧南紅着臉點頭，心中更是詫異，一顆心怦怦亂跳。只見紅花仙子笑問：「有好幾位姑娘喜歡你，你因不喜歡她們，是以甚是煩惱？」

余顧南頷首。「仙子有妙策教在下？」

紅花仙子苦澀地一笑，輕嘆道：「本座自顧不暇，又有何妙策教你？本座只是覺得……」忽爾又抿嘴一笑。「你一定覺得很奇怪……不知爲何，本座與你一見投緣，很想將心事告訴你。」

余顧南一怔，脫口問道：「教主有何煩惱？」

「與你一般，有許多我不喜歡的男人喜歡我……他們甚至因此而作生死鬥，萬一有什麼閃失，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你說我心裡好受麼？」

余顧南輕啊一聲，忍不住問道：「難道這許多男人之中，便無一個你喜歡的？」

這次紅花仙子沉吟了好一陣，方道：「其中有一個，本座稍覺滿意，但仍非心目中之對象。」

余顧南大着膽子問道：「難道至今仍然找不到一個合乎自己理想的？」

紅花仙子以一陣銀鈴似的笑聲，掩飾自己的窘態。「我如今都已老了，還有誰要？年紀較輕的時候，還不覺得怎樣，年紀越大，越想跟一位自己喜歡的男人在一起！你先不要笑我，

我相信男人女人都是一樣，只是咱們苗人，向來說話較無顧忌而已。」

余顧南暗自尋思：「莫非她暗戀師父？」

紅花仙子幽幽地笑道：「可惜到了如今，想找個稍爲滿意一點的男人也不容易。」

「仙子貌如天仙，怎會找不到合意的男人？」

紅花仙子嫣然一笑，道：「男人倒是不少，合意的男人即使有，人家也嫌我老了！」她頓了一頓，忽爾問道：「余少俠，本座向你打聽一件事，你若知道的，請你從實告知我！」

「若在下知道的，斷無隱瞞之理，只恐在下年輕識薄，走過的路又不多，仙子不知道的，在下也不可能知道。你若信得過在下的，但問無妨，在下知無不言！」

紅花仙子囁嚅地問道：「少俠可曾聽過苗凌漢的名頭？又有他的消息否？」

余顧南料不到她要問的是這個人，呆了一呆方道：「仙子問的，可是有毒王之稱的那位赤髮怪客苗凌漢？」

紅花仙子驚喜地問道：「你可知其下落？」

余顧南見其神情，料她與苗凌漢必有不淺之交情，不敢貿貿然答她，反問：「仙子與他是甚麼關係？」

紅花仙子緊張地抓住余顧南的手腕，急道：「你可是有他的消息？」

余顧南道：「在下的確知其下落，但仙子尚未告訴在下，你與他之關係。」

紅花仙子不大高興地道：「這與其下落有何關係？莫非他已另有女子？嗯，不不……你剛才已答應本座，知無不言，男子漢可不能反悔！」

余顧南只好道：「他已經死了，而且死了好幾年了。」

紅花仙子五指抓得更緊，連余顧南也覺得難受，耳際又聞她問：「你確實見到，還是聽來的？」

「是在下親自看見他與蕭九城決鬥，兩人同歸於盡，且是在下親自替他們埋葬的！」

紅花仙子粉臉雪白，結結巴巴地問道：「他們……他們死在何處？你又將他們埋在何處？」

「他們死在女眞完顏部的北山一個山腹中，除非有人帶路，否則你絕對找不到。」余顧南仍然忍不住問道：「仙子到底與他是甚麼關係？他就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對象？」

「只能說是比較理想而已，那時候，還不覺得如何，如今年紀大了，又覺得像他這樣的男人，其實也不錯，晚年若能與他厮守，亦無憾矣！」

余顧南道：「他擅於使毒，未必是甚麼正人君子，仙子不必太難過……」他自懷內摸出苗凌漢的遺物——百毒眞經來，又道：「這本眞經，在下用不着，仙子留作個紀念吧！」

紅花仙子默默地接着毒經，兩行清淚奪眶而出，嗚咽地問道：「他臨死之前，可曾提及我？」余顧南搖搖頭，紅花仙子又道：「他死了不打緊，却連蕭九城也……不，蕭九城理該被殺，苗凌漢是先認識我的，若非他橫插一脚，說不定咱們已經……已經結爲連理了。」

余顧南聽後，低聲問道：「莫非仙子就是珠瑪？」

紅花仙子「啊」地叫了一聲，猛拉余顧南的手臂，道：「一定是他告訴你的，你到底隱瞞了甚麼？」

余顧南苦笑道：「在下瞞你有何好處？只緣書上寫得明明白白，是以在下略知皮毛而已！」紅花仙子匆匆揭過看了一下，雙眼潤濕，余顧南不知如何安慰她，一時之間，一片沉寂。

艮久，紅花仙子方道：「我今日請少俠來此，正希望你莫重蹈我的覆轍。你喜歡誰，不妨直接向她表示，其他姑娘知道，只知沒趣，自不會再來纏你。」

余顧南聽她一席話，但覺心中煩惱少了許多，脫口道：「多謝仙子指導之功，在下感激不盡！」

紅花仙子笑道：「你若到苗疆，一定要去找本座……嗯，奇怪，剛才聽聞苗凌漢和蕭九城之死訊，難過欲死，此刻反而有解脫之感，只是心內多了一份歉疚。」

「其錯不在仙子，有何可歉？在下預祝仙子，不日便能找到一個如意郎君！」

紅花仙子格格笑道：「像我這個年紀，只求找個伴！嗯，咱們回去吧，免得她們久候！」當下兩人走回人叢中，紅花仙子又問：「三位欲去何方？」

余顧南沉吟道：「咱們本欲找尋家師，只因找不到，是以打算與方姑娘送馮姑娘回家。」

紅花仙子問道：「馮姑娘家居何處？」

馮若蘭答道：「晚輩家在西京洛陽。」

「此去洛陽太遠了吧？不如與咱們在此多勾留一兩天，說不定能找到齊雲高、信水君他們。」

方菱問道：「教主也要找嚴敬重？」

紅花仙子道：「敝教與綠衣教乃世仇，但當由本座接掌之後，便力誡弟子與綠衣教爭執，綠袍老祖亦來函要求雙方放棄成見及以前之恩怨，本座費了莫大的心力，方勸服門下弟子接受，誰知雙方不再厮殺幾年之後，綠衣教又再侵犯本教，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令人髮指，本座只好率精英向他復仇。」

苗芳芳趁她喘氣時接道：「誰知咱們到綠衣教總舵，不見一人，方知他們傾巢而出來杭州，是以又跟着趕來！本來咱們要將其總舵搗個粉碎，乃教主勸咱們的，其實教主……」

紅花仙子道：「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數十年來之厮殺，雙方已死了不少人，本座不希望每個人一加入敝教，便充滿仇恨！」

余顧南道：「然則教主率人來此，不是要報仇麼？」

紅花仙子輕嘆道：「樹欲靜而風不息，奈何！綠衣教弟子近三個月，一共强姦了敝教弟子三十多位，其中十多個事後不是自殺，便是被殺，此仇難消，不能不算賬，本座要綠袍老祖給我一個公道，否則不惜火併，再來個總算賬！」

「據在下所知，綠衣教已加入興魔會，他這個教名，亦可能已取消，貴教找他，嚴敬重豈肯坐視？目前該會勢力膨脹，憑咱們這百數十人，實難與之頑抗！」

紅花仙子道：「事在必行，猶如箭在弦上，不能不發。」忽然一名女弟子快馬急馳而來，紅花仙子臉色微微一變，急問：「何事慌慌張張？」

那女弟子道：「弟子發現遠處有一彪人馬，浩浩蕩蕩奔來，看人數料有二百人左右，自東而來。」

話音剛落，西邊的探子也來報稱，有三四十人奔殺過來，紅花仙子臉色一變，急下令：「必是興魔會的人，大家準備迎戰！」

苗芳芳道：「此處地勢開闊，易守難攻，不宜在此！」

余顧南道：「東邊有一座小樹林，總算有點憑藉！」當下衆人再度上馬，急馳三四里，果見有一座樹林，紅花仙子將人馬趕進樹林，着弓箭手佈陣，只見東西兩邊塵頭大起，作鉗形之勢，將樹林包圍起來，但見東邊爲首那人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余顧南一眼便認出他是呂鳳先！

呂鳳先行爲多變，令人難分忠奸，余顧南心頭詫異之至。紅花仙子在他耳邊道：「此人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余顧南只唔了一聲，兩彪人馬已至樹林，緊緊圍住。

紅花仙子喝問道：「來者何人，意欲何爲？」

呂鳳先長笑道：「教主年紀已不小，難道還要問？」

紅花仙子寒聲道：「既然閣下認爲自己的行爲，瞞不過在下眼睛，又何須戴着面具？」

呂鳳先沉聲道：「只因爲某家戴着面具，殺人會更加凶狠，稍候教主當知某家所言不虛！」

「如此，本座再請教閣下之姓名。」

呂鳳先雙眼透出殺機，怒道：「待教主臨死前，某家自會告訴你。如今諸位尚有一條活路：便是投降敝會！某家給你們考慮兩盞茶工夫，若敢拒抗，殺無赦！」說至最後那三個字時，令人毛骨悚然，料不到他往日一派大俠風範，發起狠來，比許多黑道高手還厲害幾分。

余顧南心中不斷問自己：「呂叔叔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怎會變成這樣？難道他以前的行爲全是造作？」

耳際猛聽紅花仙子厲聲道：「少廢話，有本事的，儘管放馬過來，紅衣教上下無一個是怕死的，休想咱們投降！綠袍老魔爲何不來？」

呂鳳先旁邊那位便是龍虎僧人，他怒吼一聲，罵道：「好個不識抬擧的婦人！你要找死，還不容易？兄弟們準備，今日務必將她們盡殲！」

話音剛落，石後樹上突然射下無數箭矢，興魔會之小嘍囉們冷不及防，有二三十位被射死射傷。呂鳳先高聲呼道：「不用怕，她們的箭矢不會很多，馬隊先衝進去！」

但見人馬翻動，馬嘶聲不絕於耳，有的跳下馬背，有的則使出鐙裡藏身的絕招，或匿在馬腹下，或貼身於馬腹側，分頭向樹林衝去。樹上箭矢再下，這次雖然射不到人，但射中馬匹，亦將人摔落地上。

紅衣教弟子因都是女的，體力較弱，因此紅衣仙子平素訓練她們合擊之術，而且紀律嚴明。弓箭手仍躲在樹上，挽弓待發！武功較强、體力較好的則躍下地，與興魔會之馬隊成員作殊死鬥！

馮若蘭和方菱亦跳落地，各尋對手厮殺，馮若蘭雖是名家之後，但她缺乏江湖經驗，不及自小即在江湖打滾的方菱艮多，只見她幾個照面，已乘馬隊成員陣脚未穩，殺了兩個，呼道：「姑奶奶這口氣已鱉了多時，今日即使戰死，也要找十幾人來墊背！」

呂鳳先和龍虎僧人見佔不到上風，又令第二隊人馬衝殺，却又爲箭矢所阻，即使有幾個衝進樹林內的，也被紅衣教弟子截住，頭一個回合，興魔會反而吃了虧。

但呂鳳先仗着人多，就像漁翁對着網中之魚般，龍虎僧人則緊張了，問道：「想不到這些賤人竟然會負隅抵抗，仁兄有何艮策？」

呂鳳先微笑道：「也不難，派些兄弟去找些乾柴枯枝來，即使她們箭矢再多，也得俯首就擒！」

龍虎僧人大喜。「對極，她們不跑出來，便得化爲灰燼！」當下派人去找尋易燃物品。

呂鳳先想了一下，道：「大師，在下進去瞧瞧，外面且由你押陣！」言畢不等龍虎僧人有何反應，便抽劍護住身前，火速射向樹林。

「颯颯颯」地一陣箭雨射至，只能稍阻呂鳳先的去勢，無一根箭矢能穿過其劍網！呂鳳先一進樹林，余顧南便自石後跳了出去。

呂鳳先立即一劍向他刺去，余顧南擧刀相迎，怒道：「呂叔叔，你爲人反覆，眞教人失望，今日若不退兵，便與你一刀兩斷，日後見面便是仇人！」

他話未說畢，呂鳳先已發出一陣

震耳的笑聲，笑聲一落，便道：「今日你們全部都得葬身於此！」

余顧南大喝道：「休說廢話，先過得少爺這一關，再發狂言未遲！」他手中之玄鐵寶刀，絕招源源不絕使出，當眞有拚命之意。

耳際忽聞到一個細如蚊吶，但字字清晰的聲音：「蠢子，呂某的做法，自有道理！你跟我拚甚麼命？還不想辦法溜掉！」余顧南認得是呂鳳先的聲音，不由自主地望了他幾眼，果見呂鳳先向自己打眼色，又聞他傳音道：「小余，不可露出馬脚！」

余顧南不會「傳音入密」之術，想了一陣，方高聲呼道：「今日反正逃不掉，咱們都跟他們拚了吧！殺一個便是一個，殺兩個便是一雙！」

呂鳳先又傳音：「賢侄莫亂來，你風華正茂，難道不想活下去？」

余顧南脫口道：「並非人人都怕死！」

呂鳳先冷哼一聲：「殺一百個人都不在乎，還在乎多殺一個麼？要死還不容易？脖子一伸，雙眼一閉，也就解決了！但對大局可有幫助？活下來，在適當之時候，尚有作爲！你是聰明人，難道連這個道理也不明白？」

余顧南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這是他的自白？他委身與魔會，是另有目的？是爲了刺探與魔會的內情？是爲了在適當之時，作爲內應？」想至此，不由動搖起來。

呂鳳先又傳音道：「稍後你見機行事，扣住我威脅龍虎僧人放你離開！但只能放你一人！」

余顧南立即低聲答道：「不，我要全部人跟我走！」

呂鳳先冷笑一聲：「眞是少不更事！嗯，你找機會抓住龍虎僧人吧！」恰在此時，方菱剛殺了一名與魔會的嘍囉，自旁殺過來，與余顧南夾攻呂鳳先。呂鳳先哈哈大笑：「你自己來送死，倒省得某家多費兩道手脚！」

龍虎僧人在林外，見林內的弟兄被紅衣教殺得七零八落，而呂鳳先在余顧南和方菱的合擊下，又未佔便宜，便揮劍衝了過來。

呂鳳先立即傳音對余顧南道：「快，此乃良機！」

與此同時，紅花仙子亦呼道：「賊禿，本座久候了！」

余顧南比她更快一步，虛晃一刀，棄了呂鳳先，改取龍虎僧人，喝道：「賊禿，待少爺來領教你幾招！」他玄鐵寶刀一挽，一招「龍躍於淵」，便將對方攔住，再一招，已將龍虎僧人前、左、右三方圍住。

龍虎僧人亦怒道：「小子，你屢次與咱們作對，貧僧早就想殺你洩恨！你送上門來，貧僧感激之至！」

余顧南見這和尚，由頭至尾都沒一絲出家人之味道，說話也刻薄起來：「賊禿，明年今日，少爺會帶一盤狗肉來拜祭你！」

龍虎僧人勃然大怒，袖掌齊揮，帶起强烈之罡風，但余顧南出招毫無阻滯，龍虎僧人甚是詫異：「怎地這小子膂力如此强蠻？」他那裡知道，論內力，余顧南絕不在其下，如今已進入「鐘鼎神功」之第三重，當年余顧南在狼山遇乃師，齊雲高亦不過如斯耳。

龍虎僧人之內功稍遜呂鳳先，只是他兼練外功，勢力甚猛，可惜遇到初生之犢的余顧南，全不顧其氣勢，寶刀砍、斬、揮、劈、剁，着着爭先，鬥了近百回合，已佔了上風。

呂鳳先在旁冷觀，亦吃了一驚：「怎地這小子的功力這麼高深？適才他對我曾留力？」可是紅花仙子再加上方菱，也使他非全神應付不可，未敢分神。

林外的與魔會嘍囉，見兩名主帥都落在下風，連忙跑到林後通知薛滿衣。薛滿衣素來凶殘，聞言即道：「若連這干女人都征服不了，咱們還怎能獨霸武林？請常香主來此主持，待薛某帶人衝殺進去。」

常存孝一至，薛滿衣便挑選了二十多名勇士，揮舞着兵刃，向樹林衝進去。樹上射下來的箭矢，只射倒了三名，餘下的二十一位，全部至安全境界。

負責守住陣脚的紅衣教弟子是苗芳芳，只聽她呼道：「姐妹們，咱們不能受辱，就算戰死，也得殺他們幾個墊底！」她身先士卒，自樹上躍下。

薛滿衣冷笑道：「賤人，瞧你青春年少，就此香銷玉殞，未免可惜，不如投降咱們，隨某享幾年福吧！」

苗芳芳罵道：「狗嘴長不出象牙！姑奶奶到青樓賣身，也不做你們這種豬狗不如的畜牲的生意！」

薛滿衣勃然大怒，罵道：「既然你們都愛做婊子，哼哼，今日你們若不濺血三尺，俺都可以成全你們，上！」他自己首先揮刀撲向苗芳芳。

苗芳芳使的亦是鋼刀，與一般女子不一樣，走的也是剛猛之路，與薛滿衣鬥得甚是激烈，不過她到底是女流之輩，氣力功力都稍遜，鬥了五六十回合，便漸漸落在下風，但仍悍不畏死，强攻如舊，如此一來，反使薛滿衣有所顧忌。

旁邊有另一位姓黎的香主名香的，見狀忙抽出短槍上前助戰。薛滿衣刀如游龍，喝道：「來兩個便死一雙！咦，你這娘兒，年紀更輕，薛某最喜愛少婦，兩位都做我妻妾吧，薛某保證無分彼此。」

黎香罵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你休想！」她短槍變化多端，與苗芳芳一剛一柔，配合得甚好，反將薛滿衣的氣燄壓了下去。

如此看來，與魔會的主將都陷於不利，不過林外人多，而紅衣教弓箭手的箭矢又漸疏，又分了一些弓箭手落地拒敵，是以衝進林內的人漸多，與魔會又似乎佔了上風。不過林中不

管戰情如何激烈，樹上仍然匿了十多名特級神射手，一有機會便發冷箭，使得與魔會的嘍囉，鬥得心驚膽跳！

但與魔會尚有一名大將在外面——天一散人，此人十分深沉，只在外面指揮，不肯露面，對他來說，紅衣教被殲，乃是遲早間之事耳，因爲林外尚有二百名弟兄，枕戈待命。

林內的紅衣教弟子死傷漸多，雖然與魔會亦丟下同樣數目的屍體，但一百多人，死了一些人，無影响其實力，另一方面，顯得形勢更加吃緊。

龍虎僧人與余顧南已鬥至白熱化階段，余顧南一心想生擒他，以便威脅他們放人，是故久久未能得手，龍虎僧人在衆手下面前，面對一名小伙子，未能取勝，亦覺面目無光，是以竭盡全力，但求贏得一招半招，以挽回面子。

兩人越鬥越激烈，刀風、掌風呼呼，把地上的沙石都捲了起來，旁人都不由自主地退開。余顧南越鬥，鬥志越昂，他近來刀法漸臻圓熟，恰好遇到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有機會再作磨練，心情興奮之至。

龍虎僧人心頭打鼓，忖道：「怎地這小子刀法越來越厲害？若不想個法子，今日恐怕討不到好處。」

余顧南突然一刀斜劈，直取龍虎僧人的左肩，這一刀去勢甚猛，帶起一片風聲。龍虎僧人不敢大意，連忙偏身一讓。不料，余顧南這一刀看似有去無回，實則仍然使了巧勁，但見他足尖一穩，刀勢突然一轉，改了個方向，斬了下去。

龍虎僧人大吃一驚，左掌急拍，阻其再進，身子再一偏，但聞「嗤」地一聲响，左袖已被割開，刀鋒過處，連帶左臂肌肉亦現出一道長長的血痕。

龍虎僧人虎吼一聲，猱身撲上，余顧南冷笑道：「賊禿，你如今知道少爺的厲害了吧？」他攻勢更盛，忽然發現龍虎僧人的袖管裂開之後，行動甚是不便，心頭一動，尋思破敵之計。

激戰中，只見龍虎僧人右掌急拍而至，他刀在外，來不及回防，只得滑步閃開，龍虎僧人正要他如此，左掌急搗而至。

這一拳力蘊千斤，勢能開碑裂石！好個余顧南臨危不懼，右手寶刀急劈下來，龍虎僧人那一拳若擊實，他自己一條手臂，也得分家。

龍虎僧人雖然凶悍，但自忖人多，大不了下令手下上前圍攻，余顧南乃甕中之鱉而已，犯不着冒險，是以在千鈞一髮之際，硬生生移步收拳讓開。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余顧南左手一抄，抓住其袖管，用力一拉，寶刀劃了半個弧圈飄下，已架在其脖子上，喝道：「別動！否則教你命喪於此！」

形勢急轉直落，龍虎僧人不由呆了一呆。余顧南十分乖巧，立即棄袖，扣住其左臂手腕，將其手臂扭在背後，寶刀仍不離其脖子，運氣喝道：「住手！」

林內敵我雙方聞說，均停下手來。余顧南道：「你們龍虎僧人的性命，控在我手中，還要不要他的命？」

方菱一見，連忙跑了過去，用劍抵在龍虎僧人的小腹上，道：「姑奶奶呼三聲，你們若不答話，姑奶奶便割開他的肚子看看！」

呂鳳先忙道：「且慢，有話好說。」

余顧南道：「在下要你們先退出林外。」

薛滿衣道：「小子，你別想得太美，咱們若不能全殲你們，回去也是死路一條！」

呂鳳先乾咳一聲：「一命換一命，這一點，某家倒還可以作主，余顧南，咱們可以放你離開，你放了龍虎僧人吧！」回頭又喝道：「讓一條路給他走。」

余顧南冷笑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咱們要全部離開，你們若還要留下他的生命的，便請退開五里。」

薛滿衣大笑道：「和尚栽在你手中，那是他學藝不精，咱們整日都在刀頭下舔血的，敗了便該認了，生死不放在心上！和尚，你說是不是？」

龍虎僧人似鬥敗公鷄，垂首道：「貧僧……咳咳，這些人也成不了什麼氣候，何況五里路也不遠，還可以追回來，難道他們還飛得上天？」

薛滿衣怪笑道：「和尚，你的意思，是希望咱們放走他們？」

龍虎僧人不吭一聲，方菱忙道：「和尚說得有理，五里路不遠，你們還可以追上咱們。」

薛滿衣喝道：「放屁！萬一追不上你們，又或者你們來了援兵，咱們回去，如何向幫主交代？呂兄認爲如何？」

呂鳳先沉吟道：「到底是一場兄弟，咱們索性讓他們佔點便宜吧！」抬頭又道：「余顧南，除了你之外，咱們還讓你挑一個，隨你離開，其他的就別想了。」

薛滿衣接口道：「小子別不識好歹！你們都進來吧，將他們緊緊圍住。」

紅花仙子邊指揮神箭手重新爬上樹去，邊道：「余少俠，你別管咱們，帶方姑娘一齊走吧，他日再替咱們報仇，紅衣教同樣感激。」

余顧南一轉頭，無意中觸及馮若蘭那對飽含淚水的眼睛，心弦倏地拉緊，緩緩地道：「余顧南絕非無情無義之人，咱們今日，只能共生死，豈會捨義偷生！」猛覺衣角一緊，却原來是方菱拉扯，乃低聲問道：「菱妹，你有何高見？」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岳維峻派珠兒引領谷飛雲往找東風，珠兒不肯透露目的地，只道朝北走，谷飛雲等三人只好讓珠兒帶路；一天路經鄭州，四人往酒家用膳，遇上當地惡霸段天發遭人行刺，行刺者兩師徒出手狠辣，却敵不過武功高強的段天發及其保鏢，正感不支，珠兒突從旁殺出，追問他們結怨原因，兩師徒趁機離去，段天發知珠兒等非尋常人，欲上前結識，却遭拒絕，段天發竟不怒反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嬌娃窮追索命　惡虎橫屍荒野

段天發道：「段某那就不送了。」

谷飛雲四人已經走下樓梯，他說的話，自然也沒聽到了。

路上，珠兒道：「我看這姓段的一定不是好人。」

荊月姑道：「那還用說。」

馮小珍道：「那我們方才應該幫青衣女子的。」

谷飛雲道：「那個穿土布大褂的老人武功極高，他只是纏住使鐵尺和鐵鍊的兩個漢子，並沒使出殺着來，好讓青衣女子親自動手，對付段天發而已。」

荊月姑偏頭問道：「大哥如何看出來的？」

谷飛雲笑道：「他除了封架對方尺鍊的攻勢，應攻不攻，不是志在纏鬥，還是甚麼？」

* * *

夜色已深，一座深廣的大宅院的花廳裡，依然燈燭輝煌，階前站着八名石頭人一樣的佩刀武士，不但腰幹挺得筆直，甚至連眼睛都沒霎一下。

這裡雖然不是龍潭，却是虎穴。

這是鄭州虎段天發的府第。

主人當然是段天發，客人則有三位，坐在首席上的是一個中年文士，身穿一件青紗長衫，個子不高，看去約莫四十出頭，生得淡眉細眼，膚色白淨，手中搖着一把竹骨紙扇，貌相斯文。

第二個是瘦小道人，年在六十以上，疏朗朗的黃眉、鼠目，頦下留有一把黃蒼蒼的山羊鬍子，頭上結了一個像羊角般的道髻，手持拂塵，身穿綉着太極圖的藍色道袍，他就是羊角道人。

第三個也是瘦小個子，已有四十五六歲，穿一件洗得快發白的藍布衫，生得獐頭鼠目，身旁茶几上放着一個朱紅小葯箱，則是毒手郎中秦大山。

主人段天發好像剛坐下，因為一名青衣使女剛替他泡了茶送上。

使女退下之後，中年文士已含笑問道：「段莊主進行得如何？」

他一口蘇州話說得軟軟的，和他的人一樣斯文。

段天發一臉歉疚之色，說道：「兄弟眞是抱歉，今晚酒樓上出了點事，以致這時候才回來，但東先生交辦的事，方才已蒙鄭州府五位縉紳全力支持，建造一座美侖美奐的通天宮，由他們出面，絕無問題。」

原來他在同慶樓宴客，那五個客人都是鄭州府的縉紳，目的是為了建一座美侖美奐的通天宮。

被稱為東先生的中年文士含笑道：「有段莊主出面，大家自然要賣你金面不可，將來本敎鄭州分壇壇主，也非段莊主莫屬。」

段天發連忙起立拱手道：「一切都要仰仗東先生栽培。」

東先生哈哈一笑道：「段莊主太客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强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强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 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號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氣了，試問鄭州府還有誰能比段莊主更適合更能當此大任的？」

羊角道人尖聲笑道：「這倒一點不錯，在鄭州府，別說黑白兩道，就連官方在內，段莊主一向說一不二，眞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這話聽得段天發心裡飄飄然，有着說不出的得意，他拿起茶盞，喝了一口，才道：「羊眞人別捧兄弟了，今晚在酒樓上，差點栽了觔斗。」

毒手郎中吃驚的道：「段莊主遇上了甚麼事兒？」

段天發已把東先生當作了最大的靠山，今晚在酒樓上發生的事，自然要和盤說出來，聽聽三人的意見，這就把酒樓上的情形，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東先生摺扇輕搖，兩道淡淡的眉毛微攢了下，說道：「段莊主怎麼會得罪樂師司徒曠？」

羊角道人聳然動容道：「會是樂師司徒曠的？」

東先生笑了笑道：「纏得住尺鍊雙煞的人，一般江湖上的人已是不多，但他只是有意纏住他們而已，並未出手還擊，因爲他從不殺人，看來他只是爲了讓他徒兒親手向段莊主報仇罷了，如若樂師眞要出手，只需一劍，就可取了尺鍊雙煞的性命。」

段天發聽得頭上不覺冒出汗來，怵然道：「那青衣女子……兄弟幾時和她結了怨，眞是一點也想不起來。」

東先生微笑道：「段莊主不用急，從今晚的情形看來，樂師決不會向段莊主出手，那青衣女子已和段莊主交過手，論武功，段莊主已足可自保，因此兄弟推斷，在一年之內，她不可能再來尋仇，至少她要有足夠的自信，可以取段莊主性命，才會再來，哈哈，她就算和段莊主有三江四海之仇，兄弟保証，她永遠也報不成了。」

段天發聽得眼睛發亮，興奮的道：「東先生說過，兄弟擔任了本教鄭州分壇壇主，教主會頒發『通天寶笈』上的武功？」

東先生含笑道：「擔任本教分壇壇主以前，教主就會頒發三招絕藝，否則如何能擔當大任？練成本教三招絕藝，樂師司徒曠又何足懼哉？」

段天發聽得連聲應「是」，心中已在眉飛色舞了。

毒手郎中道：「段莊主，你說那小女孩不過十二三歲，同桌還有三個年輕人……」

段天發還沒開口，東先生已經面含微笑，說道：「秦老哥，不用問了，兄弟可以答覆你，他們正是谷飛雲等四人。」

羊角道人嘿然道：「這姓谷的小子……」

東先生微笑着，擺了下手道：「那小女娃假冒南山老人之名，從兄弟手裡騙去兩個丫頭，兄弟非把她一起擒來去不可。」

一起擒回來，是說他志在谷飛雲，珠兒只不過附帶而已。

* * *

鄭州出西門，一直到鐵爐，足有十來里光景，除了一條官道，兩邊都是空曠荒野。

這時晨曦初升，野草上還綴滿了珍珠般的露水，城門也剛開不久，進城和出城的車馬行旅，絡繹不絕。

谷飛雲等四人四騎，剛出得城來，就聽到後面響起一陣急驟的蹄鈴之聲，一匹駿馬疾馳而來，超過四人坐騎，忽然勒住馬頭，馬上人是一個青衣漢子，一下翻身下馬，朝谷飛雲四人拱拱手道：「四位之中，不知那一位是谷飛雲谷大俠？」

谷飛雲勒住馬頭，說道：「在下就是。」

青衣漢子慌忙從懷中取出一張大紅名帖，雙手呈上，說道：「敝上聽說谷大俠已出西門，特命小的趕來，敝上立時就到，替谷大俠四位餞行，這是敝上的名帖。」

谷飛雲伸手接過，只見大紅名帖上印着「段天發」三個大字，下面一個「拜」字，則是臨時寫上去的。

剛看到段天發的名字，一陣急驟而雜沓的蹄聲由遠而近，由城門中馳出八九匹馬來，當前的一騎馬上，坐的正是鄭州虎段天發。

他一出城門，老遠就看到谷飛雲等四人，不覺一抖繮繩，趕了上來，在馬上拱拱手，欣然含笑道：「谷少俠請了，昨晚夜色已深，不好驚擾，今天一早趕去客店，谷少俠四位已經出城而來，兄弟急忙趕來，總算趕上谷少俠了。」

谷飛雲在馬上還了一禮，說道：「段大爺趕來，不知有何見教？」

段天發呵呵一笑道：「兄弟一向對江湖同道，路過鄭州，惟恐失之交臂，谷少俠大名，又是兄弟久仰之人，經過鄭州，不讓兄弟稍盡地主之誼，兄弟還能在江湖上立足嗎？」

谷飛雲道：「段大爺言重，在下……」

段天發不待他說下去，接着抱拳道：「兄弟匆匆趕來，只是爲了向谷少俠四位聊表敬意，務請谷少俠四位賞臉。」

這時他後面的馬匹已經陸續趕來，共有十四五騎之多，紛紛下馬，就在城門外左首一片草地上，擺好一張桌子、五把椅子，接着就有人擺起杯筷，有些人從提來的食盒中取出菜盤，不過頃刻之間，已經擺好一席酒筵，牙筷銀盞，二十幾盤色香味俱佳的菜餚。

段天發翻身下馬，仰首道：「水酒粗餚，不成敬意，谷少俠四位請來喝杯水酒，再走不遲。」

谷飛雲看他似是出於一番誠意，不好太拒人於千里之外，這就頷首道：「二弟、三弟、小妹，段大爺如此客

氣，咱們却之不恭，下去吧。」

說完，就跨下馬去，荊月姑、馮小珍、珠兒三人同時一躍下馬。

谷飛雲才朝段天發拱拱手道：「段大爺折節下交，如此客氣，在下兄弟眞是擔當不起。」

「哈哈！」段天發大笑着道：「谷少俠是當代少年英雄，再說這些客氣話，豈不就見外了？」

他目光忽然轉向荊月姑等三人，又道：「谷少俠還沒給兄弟引見呢！」

谷飛雲淡淡一笑道：「他們是我義弟荊飛明、馮自珍，她是小妹妹珠兒。」

荊月姑、馮小珍含笑點頭爲禮。

段天發心中暗暗哼道：「果然是兩個小妞！」

他右手一伸，立即有一名莊丁送上一杯酒來，他舉起酒杯，說道：「兄弟敬以水酒，先敬谷少俠四位，請坐。」

一口把酒喝乾。

谷飛雲道：「段大爺盛意，在下兄弟敬領了，在下兄弟急於趕路，謝了。」

伸手從桌上取過一杯酒，一飲而盡。

段天發看着他道：「谷少俠四位還是請稍坐片刻，用些酒菜再走。」

谷飛雲道：「段大爺是否還有甚麼話要說？」

段天發笑了笑道：「谷少俠果然是聰明人，因爲谷少俠有三位朋友，也要趕來替谷少俠餞行，谷少俠如果不等他們，他們來了，豈不失望得很？」

谷飛雲心知鄭州虎此來，必有目的，聞言不覺笑道：「段大爺這麼說，在下兄弟看來只好稍候了。」

說着，果然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他坐下來後，荊月姑三人自然也只好跟着坐下。

段天發大笑一聲道：「谷少俠果然爽快，來，兄弟再敬你一杯。」

舉杯一口喝乾，谷飛雲當然也乾了一杯。

一名莊丁立時給兩人杯中斟了酒。

谷飛雲舉杯道：「在下敬段大爺。」

兩人又乾了一杯。荊月姑看得暗暗焦急，段天發說有三個人要來，這時還沒趕來，他藉口敬大哥，分明不懷好意，大哥怎麼又回他了？這樣下去，大哥非被灌醉不可。

「哈哈！」段天發大笑道：「兄弟沒想到，谷少俠喝酒如此豪爽，來，兄弟再敬你。」

谷飛雲又和他乾了一杯，臉色已紅，爽朗的道：「好酒，這種酒除了段大爺這裡，外面很少喝得到，乾杯。」

荊月姑心裡暗暗叫糟，聽大哥說話的口氣，分明已經醉了，這是甚麼酒，竟有如此厲害？

段天發大笑道：「了不起，谷少俠對酒居然也在行得很，兄弟這罈酒，乃是眞正三蒸，而且已經窖藏十年，不是好朋友，是決不會拿出來的，谷少俠眞乃兄弟酒中知己，佩服，佩服，來，咱們再乾一杯。」

兩人眞的又乾了一杯。

荊月姑忍不住了，輕聲道：「大哥，我們還要趕路呢，你喝得已經差不多了。」

谷飛雲大笑道：「不要緊，愚兄還沒有醉。」一面回頭朝段天發道：「段大爺說的三位朋友，大概就是那三位了？」

城門口，正有三個人飄然行來，那正是一襲青衫、手持摺扇的中年文士東先生；黃髮椎髻、黃眉稀疏的羊角道人，和左手緊捧着朱漆藥箱的毒手郎中秦大山。

段天發忙道：「正是這三位。」

谷飛雲瞇着醉眼，笑道：「只怕段大爺弄錯了，這三位之中，只有羊角眞人才是在下的好朋友，這位秦大郎中，在下只有過一面之緣，而且交談也不會超過十句話，至於這位朋友，在下好像從未見過。」

其實他不但見過他，而且還看過他和羊角道人、毒手郎中交手的情形，三人中，此人才是眞正可怕的高手！

段天發剛哦了一聲，還來不及開口，東先生已經搶上一步，作了個長揖，含笑道：「兄弟東無忌，對谷少俠英名，久仰得很。」

谷飛雲冷冷的道：「谷某初走江湖，那有甚麼英名，東先生過獎了。」

東無忌碰了一個軟釘子，但他毫不在意，依然笑吟吟的朝珠兒招呼道：「小姑娘，咱們又見面了。」

珠兒板着臉，皺皺鼻子，哼道：「又見面了，你待怎樣？」

東無忌沒去理她，轉臉朝谷飛雲含笑道：「谷少俠，段莊主趕出城來，在這裡替四位餞行，兄弟有幸識荊，正好借花獻佛，敬谷少俠一杯。」

口中說着，一面朝那執壺的莊丁招了下手。

那莊丁立即斟了一杯酒送上。

東無忌舉杯道：「兄弟先乾爲敬。」一口把酒喝乾。

荊月姑暗暗扯了一下谷飛雲的衣袖，悄聲道：「大哥，你不能再喝了。」

「沒關係。」谷飛雲也舉起酒杯，一口乾了。

羊角道人陰沉一笑，拿起酒杯，說道：「谷少俠，貧道也敬你一杯。」

乾了一杯。

馮小珍霍然站起身道：「我大哥已經喝得不少，你們這樣成了車輪戰，太不公平了，這一杯，我代大哥喝好了。」正待舉杯。

「三弟，你坐下。」谷飛雲伸手掩住了她的手，一面說道：「這點酒力，愚兄還不在乎。」

一面伸手取起杯子，一飲而盡，然後把酒杯朝執壺莊丁晃了下。

執壺莊丁慌忙過來替他斟滿了酒。

谷飛雲擧杯朝毒手郎中秦大山道：「秦大郎中，咱們總要喝的，在下先敬你好了，同時也要當面謝謝你那『迷仙散』的解藥。」

說完，又一飲而盡。

毒手郎中口中沉嘿一聲，但還是和他對乾了一杯。

谷飛雲才目光一凝，盯着段天發，抱拳道：「段大爺盛情，谷某兄弟謝了。諸位趕出城來，替谷某餞行來的，究竟有何見教，現在可以直說了。」

「谷少俠，這是誤會。」東無忌說着一口軟軟的蘇州話，手中輕搖摺扇，慢條斯理的續道：「段莊主對谷少俠完全是惺惺相惜，並無惡意，兄弟趕來，也只是想和谷少俠交個朋友而已。」

谷飛雲道：「既然如此，在下兄弟就少陪了，告辭。」

話聲一落，四人正待離去。

東無忌「嗒」的一聲，摺扇一攏，連搖了兩搖，說道：「谷少俠且慢。」

谷飛雲住足問道：「閣下還有甚麼事？」

東無忌用摺扇一指珠兒，說道：「兄弟有話想問問這位小姑娘。」

珠兒冷聲道：「你要問甚麼？」

東無忌手搖摺扇，含笑道：「東某平生最不喜歡說謊的人，小姑娘，妳是谷少俠的小妹子，要救妳二位姐姐，也不妨直說，妳却以奉酒仙之命，來欺壓東某，這是東某最不高興的事。」

珠兒道：「你不高興又怎樣？」

東無忌斯文的笑了笑道：「所以今天東某就要把妳拏下，等酒仙來了，証明妳確是奉他差遣，在下立時可把你釋放。」

珠兒皺皺鼻子，嗤的笑道：「你要把我拿下？」

東無忌凝視着她，笑道：「怎麼？東某可是拏妳不下嗎？」

谷飛雲一抬手道：「東先生明明是衝着谷某來的，何用借題發揮，找小妹子的痲煩？」

珠兒也用手一攔，搶着道：「谷大哥，他明明衝着我來的，你不用管。」

一面朝東無忌招招手道：「你要把我拏下，來呀，我倒要看你拏得下拏不下？」

東無忌大笑道：「好！」

身形疾進，右手摺扇已經交到左手，右手閃電朝珠兒左手抓去，這一下奇快無比，人影一晃而至，五指就已抓落，宛如吹起一陣微風，令人目不暇接。

珠兒也不是省油的燈，在他身形閃近之時，立時側身右閃，右手輕靈的拍出一掌，擊向東無忌右肩。

東無忌沒想到珠兒身手竟有這般俐落，自己一抓落空，她還能乘機反擊，口中朗笑一聲，倏地轉身，右手翻起，橫向珠兒右腕脈門抓來。

珠兒右手及時一縮，左手如刀，橫切東無忌右肘關節。

東無忌一個輕旋，落到珠兒身後，左手五指連彈，幾縷指風，一齊洒落。

珠兒迅即身形一撲，避過指風，雙手撐地，身子倒翻過來，雙脚猛向東無忌胸口蹬去。

這一着倒是出乎東無忌意外，大笑一聲，向後疾退了三步，點頭道：「好，好，江湖上還沒有人接下東某三招的，小姑娘身手果然不凡。」

珠兒也已一下站起，和他對面而立，一手掠掠鬢髮，咭的笑道：「江湖上也沒有人和我走出三招的，你也不錯呀！」

東無忌右手衣袖突然在身前揮起，大笑道：「妳在東某面前使詐，豈不浪費妳的暗器？」

原來珠兒手掠鬢髮之際，暗中打出三支細如牛毛的飛針，已被東無忌衣袖拂落。

「才不呢！」珠兒只說了三個字，左手揮處，突然打出一大蓬紫色飛針，目光之下，看去宛如一蓬紫烟，洒洒飄飛。

「會是紫雲針？」東無忌悚然一驚，這下不敢擧袖揮出，急忙吸了口氣，身形像流水般往後疾退。

珠兒雙足一點，身如箭射，凌空撲去，人還未到，雙手疾發，十道指風，箭一般錯落飛擊而下。

谷飛雲本來一直擔心珠兒不是東無忌的對手，看到這裡，才發覺珠兒年紀雖小，一身武功居然不在東無忌之下，心中也暗暗驚異不止。

荊月姑、馮小珍更是看得羡慕不已。

不止是他們，連自詡是一派宗師的羊角道人和毒手郎中也目射異光，心中暗自猜測：「這小女孩會是甚麼來歷？」

就在大家目光都注意到珠兒和東無忌兩人身上之時，突聽一聲清叱：「姓段的惡賊，拿命來！」

凌空飛起一道青影，挾着一張鐵琵琶，有如泰山壓頂一般，朝鄭州虎段天發當頭砸落。

這人正是在同慶樓上向段天發尋仇的賣唱女子！她身法之快，幾乎聲到人到，鐵琵琶強勁的風聲，距段天發頭頂只不過數尺。

這一下來得突兀，段天發猛吃一驚，急切之間，一個仆步，硬把身子往右讓出，身形再起，手中已多了一柄四尺長精鋼鑄製的虎爪，口中怒喝一聲：「婆賊娘，昨天容妳逃走，今天還敢前來送死！」

二十年前，他練的原是外門兵器點穴鐝，後來「鄭州虎」三個字樹立了

威名，才特地打造了這柄虎爪，以符合他鄭州虎的身份。

這柄虎爪具有點穴鐝和虎尾鞭兩者之長。

近年來，他有尺鍊雙煞當貼身保鏢，已很少使用兵刃，像在同慶樓上，他根本就沒有把虎爪帶去。

但有了同慶樓一次經驗，使他以爲在鄭州沒有人敢動他一根汗毛的觀念，亮起了紅燈，所以今天出門就帶了隨身兵器。

尺鍊雙煞原本和段天發寸步不離的，他們就站在段天發的身後，就在青衣女子發動之際，兩人突覺一道勁力從橫裡直撞過來，逼得兩人不得不後退一步，他們還不知道這道勁風是從那裡來的！

就在他們後退一步之際，青衣女子已經隨着清吆，凌空撲向段天發，同時兩人也發現剛才自己兩人站立之處，這時已經多了一個手提一把二胡身穿土褂的老頭，含笑看着自己兩人。

這人正是酒樓上動過手的賣唱老者！

呼延贊怒聲道：「老小子，原來是你！」

呼延弼喝道：「今天別再讓他跑了！」

土布大褂老者笑道：「老朽爲甚麼要跑……」

話聲未落，尺鍊雙煞一柄鐵尺、一條鐵鍊已經出手如電，到了他身前尺許光景。

土褂老者不慌不忙擧起二胡，向左一架，再向右一架，看來他動作並不快，但正好一下砸上鐵尺，再一下砸上鐵鍊，三件兵刃激撞之下，發出兩聲金鐵交鳴，三個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土褂老者微笑道：「二位縱然作惡多端，但老朽一生從未殺過一人，自然不會殺二位的了，不過今天老朽也不會讓你們去幫段天發的。」

呼延贊厲笑道：「你不殺人，咱們兄弟却會殺人的！」

隨聲疾欺而上，鐵尺驟然一緊，揮起縱橫交織的一片尺影，記記都是殺着。

呼延弼和他老哥心意相通，一個疾欺而上，一個自然也跟着欺了上去，接口道：「沒錯，咱們送佛上西天，就算你是樂師，咱們一樣會讓你超生極樂世界。」

他雙手緊握鐵鍊，朝土褂老者頭頸套去。

土褂老者嘿然道：「你們兇心未改，老朽眞要讓你們看些厲害不可！」

右手抬處，嘶的一聲，從二胡中抽出一柄細長軟劍。

呼延贊大笑道：「你老哥一琴一劍，咱們兄弟早已領教過了，也不見得如何厲害。」

呼延弼接口道：「豈止不見得厲害，連想和咱們兄弟打個平手，也未必……」

就在他說話聲中，突然響起兩聲「嗒」「嗒」輕响，土褂老者的細長軟劍，已和尺鍊雙煞的尺鍊有了接觸。

他們昨晚曾和土褂老者打出百招以外，尺鍊和對方軟劍也不知接觸過幾十次之多，是以誰也並不在意。

那知這回「嗒」聲入耳，兩人頓感手中兵刃忽然輕了好些，急忙低頭看去，呼延贊的鐵尺還好，只被削斷了三寸長一截。

呼延弼則糟了，他那本來有六尺長的一條鐵鍊，因爲這一招「金剛箍頸」，是雙手各執一頭，朝前套向敵人頭頸，却被土褂老者細長軟劍齊中削斷，變成雙手各執一條三尺長的斷鍊。

要知尺鍊雙煞以尺鍊成名，這一尺一鍊，自是百鍊精鋼鑄製而成，因爲鑄製特別，還是江湖上最著名的鑄劍師百里冶親手製成的傑作，就算是江湖上幾把有名的刀劍，也未必砍得斷它。

（砍是用力砍下，削是像削甘蔗一般，用力較輕，兩者大不相同，但尺鍊雙煞的尺鍊，是被人家削斷的，還不是砍斷的。）

尺鍊雙煞不禁怔得一怔，呼延弼大喝一聲：「老賊，你竟敢削斷老子的鐵鍊，老子非把你腦袋切下來不可！」

雙手揮動兩條斷鍊，頓足飛撲過去。

呼延贊已知憑自己兄弟，只怕不是樂師司徒曠的對手，但自己多年成名兵器被他削斷，心頭同樣怒氣難消，眼看兄弟飛身撲去，也掄尺急撲而上。

這兩人急怒交併，撲來之勢，宛如兩頭黑豹，威力之盛，確實不可輕視。

土褂老者軟劍早已收起，只是身形輕輕一偏，就讓了開去，他好像沒把尺鍊雙煞的攻勢放在眼裡，但手中二胡也沒有使展殺着，隨手揮來揮去，就足以把兩人的攻勢化解無遺。

青衣女子一具鐵琵琶，和鄭州虎段天發的一柄虎爪起了激戰。

段天發這柄虎爪雖是外門兵器，但夾雜着不少少林武功，使來極爲霸道。

青衣女子一張鐵琵琶更是外門兵器，而且十分沉重，她以雙手使出，招式怪異，也極爲霸道。

一個女孩子使這樣沉重的兵器，也是江湖上極少見的，這正是樂師門下與衆不同之處。

現在，雙方交手只不過三招，青衣女子似乎已察覺段天發臂力甚強，自己不宜和他硬拚，因此忽然捨了和他正面對敵，人像走馬燈一般，圍着段天發遊走搶攻。

但這樣也只不過搶攻了三招，突然從她鐵琵琶中飛射出一支細如髮絲

，肉眼一時之間幾乎看不清楚的鋼絲，飛旋捲出，一下纏住段天發的項頸，青衣女子遊走的身法突然加快，繞了一匝，撮口發出一聲清脆的鳥啼之聲，身形朝上拔起。

正在和尺鍊雙煞纏鬥的土褂老者聽到鳥啼聲，忽然雙足一頓，身如大鵬展翅，橫飛而來，十分準確的探手抓住青衣女子的玉手，劃空飛去。

段天發怔立當場，直等土褂老者凌空飛來，攜着青衣女子的手劃空飛逝，尺鍊雙煞雙雙趕來，聞聲問道：「莊主你沒事吧？」

段天發突然身子搖了兩搖，往後倒去，一顆頭忽然脫離項頸，骨碌碌的滾出去一丈以外！

這一段事情，正好發生在珠兒和東無忌兩人交手的中間，而且也很快結束，段天發被殺，珠兒和東無忌還沒結束。

珠兒徒手和他打了十幾招，覺得自己漸漸縛手縛腳起來，她為人機伶，心知徒手必無法取勝，立即刷的一聲從身邊亮出一柄銀色短劍，劍法展開，一片銀光揮洒而出。

東無忌今天真是陰溝裡翻船，三十年來，他一直目空四海，認為當今武林，很少有人能在他手下走得出三招的，沒想到如今，連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也能和他打出十幾招，自己只不過稍稍佔了一點上風而已。

現在眼看珠兒亮出劍來，雖然只是一柄尺八短劍，但她使出來的劍法，宛如朵朵飛雲，無可捉摸，更看不出她劍法路數，心頭更是暗暗駭異不止，急忙取出摺扇，以守為攻，和她耗下去，俟機而動。

但外人却絲毫看不出來，只見珠兒的短劍指東劃西，劃到那裡，就有一片銀光。東無忌摺扇開闔，身形飛動，帶起他一襲青衫衣角飛動，姿態極為瀟洒。

這一輪劍扇交鋒，差不多打了三十幾招，東無忌突然大笑一聲，身形一閃，欺入銀光之中，一把扣住了珠兒的執劍手腕。

珠兒驟覺脈門一麻，銀色短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哈哈！」東無忌大笑一聲道：「小姑娘，妳不是落到我手裡了嗎？」

珠兒一張小臉，脹得比蘋果還紅，右手用力掙扎，依然掙不脫東無忌的三個指頭。

谷飛雲一直釘住着兩人的戰況，甚至連段天發被青衣女子用鋼絲切斷頭頸，都沒去注意！

因為他發現珠兒招式雖奇，但對敵經驗不足，內力比人家差得多，時間稍久，決非東無忌的對手。

自己也決不能大意，因為稍一疏忽，珠兒就可能會有危險。這回珠兒右手脈腕被東無忌扣住，他事前竟然一無所覺，直等聽到東無忌的笑聲，才發現不對，心頭一急，雙足在地上連蹤，立即飛起一蓬數十顆石子，朝東無忌身上大穴激射過去。

師父孤峯上人的「蹤石打穴」萬無一失，但射到東無忌身上，竟然洒洒如雨，從他青衫上滑落，洒滿一地，一處穴道也沒有打中！

谷飛雲救人心切，就在石子激射出去的同時，人也隨着飛撲而起。

但你快，人家也不慢，東無忌沒待谷飛雲撲到，早已帶着珠兒往後疾退出去數尺來遠，口中含笑道：「谷少俠怎麼忘了投鼠忌器？你難道真的不理會小妹子在東某手中嗎？」

谷飛雲撲去的人，只好硬行刹住，這時荊月姑和馮小珍也雙雙飛出，和谷飛雲站在一起。

谷飛雲嗔目喝道：「姓東的，你待怎的？」

「也沒甚麼……」東無忌底下的話，還沒說出，突聽耳邊響起一個蒼老聲音嘿然道：「好小子，這小女娃你莫招惹她，就是你老不死的師父來了，也會叫你立即放手。」

東無忌方自一怔，心想：「這人以千里傳音說話，不知是誰？」

心念方動，只聽蒼老聲音又道：「你是不是想問我老人家是誰？你方才不是說要我老人家來了，你立可放手嗎？其實我老人家早已在城頭上坐了好一回了，你不信，聞聞我老人家酒氣，就可證明了。」

話聲入耳，陡覺一道濃重的酒氣，宛如一道飛虹，凌空直向身前撞來，力道之強，重逾千鈞！

東無忌心頭猛吃一驚，正待後退，差幸這道視之無形的酒氣撞到身前不過一尺光景，就停住了。

從城頭到自己立身之處，少說也有三五十丈距離，此人好像只是隨便呵呵口氣，讓自己聞聞他的酒氣，這人功力之高，幾乎還在師父之上！

「是酒仙！」東無忌心頭暗暗一凜，但臉上絲毫不露，一面含笑說道：「其實兄弟只是為了試試小姑娘的身手而已！」

三指一鬆，立即放開了珠兒的手腕。

珠兒被他扣住脈門，全身力氣一點也使不出來，心頭正在焦急，東無忌這一放手，她還是用左手搓着手腕，恨恨的道：「姓東的，我不會認輸的，總有一天，我也會扣着你脈腕，要你磕頭認輸。」

東無忌面含微笑，說道：「小姑娘何用認真？妳真的生氣了？」

珠兒哼了一聲，拾起短劍，回身朝谷飛雲三人走來。

谷飛雲做夢也沒想到，東無忌居然會放了珠兒，一時之間測不透對方用心，急忙問道：「小妹子，妳沒事吧？」

珠兒搖搖頭道：「沒甚麼。」

谷飛雲道：「那就好，咱們走吧！」

四人騎上馬匹，疾馳而去。

羊角道人眼睜睜的看着四匹馬遠去，不禁疑惑的道：「東先生怎麼輕易放過他們了？」

東無忌神色凝重，壓低聲音道：「咱們回去再說。」

* * *

荊月姑在馬上回過頭來，朝谷飛雲問道：「谷大哥，姓東的怎麼會輕易放了小妹子呢？」

谷飛雲道：「我也正感奇怪，他拿住小妹子，似乎志在逼我就範，忽然會放了小妹子，實在令人猜測不透。」

馮小珍哼道：「他可能知道不是大哥的對手，才見好就收，自找台階罷了！」

谷飛雲笑道：「三弟，妳怎麼看不出來，愚兄真要和他動手，只怕連他三五招都接不下來，尤其他一身內功極高，差不多已練成護身真氣一類功夫，愚兄踢出去的石子打穴，一向從未失過手，但打到他身上就全部滑落，可見他一襲青衫上，都佈滿了真氣，愚兄如何是他對手？」

荊月姑道：「這麼說，他忽然放開小妹子，更是有原因的了！」

珠兒氣鼓鼓的道：「他是練成了甚麼鬼功夫，有兩次我手指明明點中了他的穴道，就像觸到氣泡上，一下滑了開去，哼，總有一天，我會破了他的！」

她年紀雖小，但被人家拿住脈腕，却還是第一次，因此心頭好生怒惱，日後東無忌果然被她破去護身真氣，此是後話。

* * *

西山別墅，在少室西麓，是登封首富張百忍的別業。

少室西麓整片山坡，都用青石圍牆圍了起來，圍牆足有三丈來高，遠遠望去，氣勢幾乎不下登封縣城。

西山別墅除了正屋，各處林木之間，依照地形，還蓋了不少亭台樓閣，經由許多依靠財勢的清客文人，以最雅緻的字面命名，諸如雨香軒、聽泉閣等等，你只要聽了這些名字，就有優游林泉的清思！

二更已過，夜色漸深，淙淙流泉，晝夜不息的聽泉閣，南首兩扇花格子窗還敞開着，輕風微微，室內燭光熒熒，一張紫檀小圓桌上，放着一盤花生、一壺美酒！

現在桌上已經剝了一大堆花生殼，一壺美酒，差不多也只剩下小半壺了。喝酒的人，也已有五六分酒意！

這人最多三十五六，生得白淨無鬚，穿一件青綢長衫，看去還是相當瀟洒，他對面還放着一個酒杯，但並沒有人，這一情形，自然是在等人了。

等人，本是一件最無聊的事，所以他一面等人，一面自斟自酌的喝着。

這一杯，至少已經是第十五六杯。他慢慢的剝着花生，慢慢的喝着酒，至少已經喝了快有一個更次。

他剝花生的手，修長整潔，姿態也很優美，喝酒也很斯文，由此可見，他是一個修養很好的人。

現在他剛舉起杯子，慢慢就唇，還沒有喝，就目光一抬，趕緊把杯子放下，人也一下站了起來，神色恭敬的叫了聲：「大師兄！」

微風輕颯，隔着小圓桌，他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一個手搖摺扇的青衫中年人！

「二師弟，你等得很久了？」

來人一口吳儂軟語，臉上含着微笑，正是東無忌。

二師弟依然恭聲道：「沒多久。」

東無忌笑道：「你一直是喝慢酒的，桌上剝了這一大堆花生殼，我想最少也有一個更次了吧？坐，坐，咱們是師兄弟，不必如此拘束。」

說完，先已坐下。

二師弟應了一聲「是」，手捧酒壺，給大師兄斟了一杯酒，才行坐下。

東無忌舉杯一飲而盡，說道：「好酒，這是柳林鎮的西鳳酒！」

二師弟又站起身給他斟滿一杯，才道：「王家老舖原庄十五年陳的西鳳酒，小弟特地派人去柳林鎮運來的。」

東無忌剝着花生，一邊嚼，一邊問道：「二師弟的事情辦妥了嗎？」

二師弟道：「差不多了。」

東無忌點點頭道：「如此就好，三師弟呢？你知不知道他的情形？」

二師弟道：「三師弟前幾天來過，他那邊也差不多了。」

東無忌頷首道：「師父要你兩人前來，就是說這兩件事對他老人家非常重要，整個武林，只要這兩處擺平了，其他就不足道也。」

二師弟又應了聲「是」。

東無忌問道：「五師妹呢？」

二師弟道：「她知道大師兄要來，親自做了幾式菜，要等大師兄到了才送來，現在該快上來了。」

東無忌大笑道：「唔，愚兄好久沒嚐五師妹的手藝了，二師弟，你真是有福氣。」

只聽一個嬌脆的聲音接口道：「二師兄只要有花生就行了。」

一個身穿藕絲衫子的窈窕人影，已從門口姍姍走入，她身後緊跟着兩個青衣使女，手提食盒，一起走入。

東無忌大笑道：「哈哈，五師妹，愚兄一來，讓妳忙了。」

五師妹一直走到東無忌面前，才襝衽道：「小妹見過大師兄。」

兩名青衣使女也跟着襝衽道：「小婢見過大公子。」

接着就迅速的過去收拾桌子，然後從食盒中取出四盤精緻佳餚，放到桌上，排好杯筷。

東無忌目光一注，含笑道：「五師妹，真辛苦妳了，半夜三更，還準備得如此豐盛。」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章加利用血手印掌傷了金雷，自己也中了金雷的劍傷，只不過是兩個小血洞，並無生命危險，知道他手下留情，自己反將他擊至有生命危險，金七郎將他帶至破廟收藏，回山請三位師叔趕來救治……章加利之女章玉漪愛慕金雷的高尚人格，願以身相許，並用特效葯救治，金雷寧死拒絕她所求，章加利尋女而至，金七郎帶引三劍客亦趕至，雙方見面，無名火起……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奇遇老魔星　治癒血手印

江老頭捲起袖子道：「不給這種狂夫一點顏色看，我心中的氣實在難平！」

柳老頭搖手道：「慢來，慢來，既然和他碰面了，那有不交代清楚的，咱們和他談完了條件，自然會給他吃點苦頭。」

章加利聞言之後，心肺當眞差一點被他們氣炸，吼道：「動手吧！」

柳老頭冷靜的道：「咱們的條件尚沒有談完。」

章加利道：「沒什麼好談的。」

柳老頭冷冷地道：「我們三劍客來此只有一個目的，定要救助中原後起之秀金雷，你如果不把他交出來，咱們這場架就不打……」

章加利冷笑道：「我不怕你們不動手。」

酒瘋子嘿地笑道：「老夫就有辦法不理你……」

章加利怒聲道：「懦夫！你們這三個老不死的蠢材，又想使出當年那種要賴的勾當了，呸，我今天可不再上當！」

江老頭道：「你最不要臉！」

章加利瞪眼道：「光罵有甚麼用，動手呀！」

柳老頭冷笑道：「先將金雷交出來！」

章加利怒聲道：「被我殺了！」

酒瘋子顫聲道：「你……」

江老頭慘叫道：「呃！」

這其中只有柳老頭最冷靜了，他搖頭道：「不會，不會！」

章加利道：「你怎麼知道不會！」

柳老頭淡笑道：「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這會是眞的麼？」

章加利哼地一聲道：「我埋了呢！」

柳老頭冷然的道：「憑章加利會是那般好心腸麼？這在西域恐怕聽都沒有聽過，所以你這美麗的謊話，又被拆穿了！」

章加利冷冷地道：「我不和你廢話！」

江老頭道：「我們只要金雷！」

章加利深長的吐口氣，道：「咱們都是集了許多年的仇恨，我這次來中原，一方面是尋找你們，看看你們是死是活，一方面是要中原羣雄共尊西域為王，所以……」

酒瘋子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章加利得意的道：「這件事，在我是輕而易舉……」

江老頭吼道：「沒人聽你自吹自唱……」

章加利一擺手道：「那就動手，我這個人向來是很乾脆，只要你們憑眞才實學的擊敗了我，不但把金雷交給你們，而且還……」

火龍女急聲道：「爹！」

章加利像是突然記起甚麼似的，急忙收口不語。

酒瘋子身子一躍，道：「好，就憑你這老小子一句話，我酒瘋子便先領教你那點道行，看看你這幾年到底有多少進步！」

他這個人終日與酒為伍，是醉是醒，連他自己亦不清楚，今日酒癮已過，揮袖便預備動手。

他咯地一聲道：「接招！」

那個「招」字的尾音未絕，一道白泉倏忽之間吐了出來，滿空都是灰濛濛的酒氣，照着章加利的身子直直的噴了過去。

這一招，任誰都沒有想到，章加利還眞被攻個驟不及防，神情一楞，差點不知道怎樣來應付。

酒瘋子人怪，招式也怪。

章加利挫腰一擰，道：「好。」

那飄忽的身形略略一提，突然並指為掌，照着那激射而來的酒箭一拂，一股無形的勁道吐了出去。

但見那股酒匹練，突然彷佛被甚麼東西托在空中一樣，不散亦不落，如冰柱似的停留在空中。

酒瘋子大笑道：「好，你也不壞！」

他右掌朝那停在空中的酒柱橫空一切，登時將那酒柱擊得粉碎，化着一蓬酒雨，四散逸去。

章加利身子一滑，右足飛快的照着酒瘋子小腹踢過去，這一足，看似輕描淡寫，不着絲毫力氣，但是却有股沛然的勁道，掃了過去。

酒瘋子神情隨着一變，道：「想不到連『化足之勁』都練會了！」

章加利深沉的笑道：「你還眞識貨……」

酒瘋子可非省油之燈，他一發現情形不對，身子倏忽竄了起來，斜斜的一移，堪堪避了過去。

隨着雙掌運勁推了出去。

那一推之力當眞重逾千斤，力可貫石。

章加利身子陡地一退，道：「停！」

酒瘋子收回雙掌，道：「你可是怕了？」

章加利冷笑道：「如果怕，我也不叫停了。」

酒瘋子冷冷地道：「那為甚麼咱們不打了？」

章加利道：「咱們在西域動手的情形，你們可還記得……」

酒瘋子面上一紅，道：「那麼久了，誰還記得！」

章加利道：「當年你們三個老不死的和我動手，是三個一齊上，尚且不是我的敵手，如今你一個人更不行了！」

酒瘋子哈哈一笑道：「我們三個一齊上，你恐怕活不到現在了！」

章加利冷冷地道：「恐怕你們三個齊上，都不堪一擊！」

江老頭怒罵道：「好呀，你這老小子才他媽的活了幾天，便這樣大言不慚，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了，呸，呸，我姓江的就先揍你一頓！」

只見他身子滴溜溜的直轉，轉得像兒時玩的陀螺一樣，愈轉愈快，快得使章加利只看到一道影子，根本分不出是眞是幻。

章加利道：「地螺轉……」

他的身子一曲，在地上一蹦一跳，每當江老頭的身子轉到他身邊時候，突然伸爪抓出去。

指風若刃，尖銳淩厲。

江老頭却在每上一圈時，便大叫一聲，一隻手掌神秘幻奇的，自那旋轉的人影中遞了出來，迅快至極的抓向章加利。

「砰——」

突聞砰地一聲大響，但見兩個人的手掌在電光石火般的一瞬間，拍在一起，那聲大響，便是這樣傳出來的。

一陣天旋地轉的震顫。

江老頭慘叫一聲道：「好。」

他嘴角上溢濡着一絲血痕，右掌在刹那之間，腫得像個剛剛蒸好的饅頭，急得喘了幾口氣，面色一片蒼白。

章加利胸前起伏不定，身子倒退了數步，臉上那一絲得意的笑容，在一刹那全部消逝了。

他乾笑一聲道：「好！」

這是眞心之言，他未來中原之前，斷斷沒有想到三劍客的功力會進境如此之速，憑姓江的居然硬硬的接了他的掌，而只不過是略略受了一點傷，由這種情形判斷，他曉得自己今日決非他們三個人敵手，如果他們不是以一對一，而是以三敵一的話，那情形已可想像到了。

酒瘋子急聲道：「老江，沒事吧？」

江老頭搖搖頭道：「尚可再戰！」

酒瘋子長長吐了口氣，道：「那就好！」

章加利瞪眼道：「咱們後會有期！」

說着，領着火龍女轉身往外行去。

酒瘋子怒聲道：「勝負未分，就想離開！」

章加利道：「機會還多得很！」

酒瘋子道：「金雷呢？」

章加利笑道：「我並沒敗，為何要把金雷交給你們？」

酒瘋子厲聲道：「你不交代明白，就休想離開。」

章加利哈哈大笑道：「何必要逼我呢，等會兒你便明白了。」

酒瘋子一怔道：「明白甚麼？」

章加利斜睨了江老頭一眼，道：「你的江大哥呀！」

他身子一移，旋身飄了出去，僅有一縷衫影尚在搖晃。

酒瘋子躍身大叫道：「回來！」

柳老頭一聲長嘆道：「酒瘋子，咱

們快點助江老頭。」

就在這刹那，江老頭的臉色已由紅變白，由白變黃，黃得像一張金紙，那種轉變，當眞使人不相信他會是活人。

頓時，酒瘋子一墜身子，撲了下來，一手抵住江老頭背後大穴，滿面凝重的一吐氣，一股灼熱的氣勁，自他掌心之中傳出。

「嗯——」

江老頭的嘴角裡發出一聲輕哼，牙關緊緊閉着，而柳老頭却在這一瞬間，揮舞着雙手，不停的在江老頭身上敲擊，每敲一下，那江老頭的神色便好轉一下。

沒有一刻，那江老頭的呼吸已漸均勻。

「嘿！」

空中倏然落下一人，霍然是那章加利。

柳老頭雙手一停，沉聲道：「你又來幹甚麼？」

章加利笑道：「看看我心中多年的疑團。」

酒瘋子滿頭大汗，怒道：「甚麼疑團？」

章加利道：「怪不得你們三個老不死的在西域能逃過一死呢，原來已懂得『血手印』，如何解救，這倒是頗出我的意外……」

酒瘋子冷冷地道：「『血手印』下依然還有活人……」

章加利冷笑道：「那倒不見得，如果我不給你們機會，使你們根本沒有解救的機會，那時你們還能救得江老頭麼？」

酒瘋子一呆，道：「這……」

柳老頭一笑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該死的永遠活不了，該活的怎麼也死不了，你的絕招，依然發生不了甚麼作用！」

章加利哼一聲道：「我不相信！」

酒瘋子變色道：「你還想趕盡殺絕！」

章加利冷冷地道：「這也很可能呀！」

酒瘋子大笑道：「好呀，咱們便再鬥鬥這位西域凶人！」

身形一晃，滿臉殺機的緩緩逼了過去。

章加利冷然的道：「你想死，也不需要這麼急，咱們後會有期，還怕沒機會再動手，酒瘋子，說實話，我倒眞想和你們交個朋友！」

酒瘋子冷冷地道：「咱們高攀不上……」

章加利冷笑道：「那恕我日後不客氣了……」

跺脚一躍，身子像一道風飄了出去。

柳老頭長嘆了口氣，道：「果然沒再打起來！」

酒瘋子怔道：「你怎麼知道？」

柳老搖頭道：「他本身亦受了重傷，已沒力量動手了，否則，他會這麼輕易的走，唉，他的確是個可怕的人物。」

酒瘋子默然了，在他眼中幻化着一幕西域往事……

＊　＊　＊

跑，跑，跑……一路跑下去。

沿着那細碎的石子路，沿着那密密的山林，一個蓬頭散髮的影子，像是瘋狂般的沿路奔跑着。

他週身像火一樣的燃燒着，血液在沸騰着……

然而，他的理智迷迷糊糊的不知身在何處？也不知自己原來的面目。

「飢渴」像火樣的纏繞着他，他的肚子裡火辣辣的……

他瘋狂的奔跑着，跑向何方？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只知道那種刺心椎骨的痛苦，逼得他不能自已。

只聽他嘴裡不停的叫着：「章加利，殺死你！章加利，殺死你！」

他的雙目依舊清朗如星，不過略略增加了一層紅絲，雙唇雖然抿得緊緊的，不過視線不太明顯罷了。

金雷，金雷，你的名字是金雷。

他那混淆的腦海靈光一閃，有若飄落的葉子，一晃而過，立時把自己是誰記將起來，可是這只不過是一刹那的事，過了又不復記憶。

眼前一片怪林崖石，他只覺眼前幻景叢生，彷彿有一道大湖在那半空之中。

他狂熱的道：「我要喝水……」

奔了過去，耳聞傳來陣陣風聲……

他此刻不辨方向，朝那斷崖邊直奔去。

身子一個踉蹌，倏地摔落斷崖之下。

「呃！」

他似乎受了極大的驚嚇，一聲長呃，刹那間劃破了空中，空山寂林，這聲大叫，立時響遍了整個空間。

「誰？」

只聽一聲大喝傳了過來，頓時，一個清瘦的黑衣老人領着七八個手持兵刃的漢子，向斷崖各處奔了出來。

那老人朝四處一瞥，道：「誰敢跨進斷魂崖……」

一個漢子道：「沒有人影！」

那老人一揮，道：「搜搜看，門主派我們永遠守着斷魂崖，只要那老鬼一日不死，我們就要永遠守在這裡，萬一有人和那老鬼聯絡上，百毒門的事，便會很快的傳遍江湖……」

四下人影晃動，却沒見半個人影。

那老人立時傳令道：「咱們立刻飛鴿傳信，告訴門主這裡的情形，我相信剛才確是有人摸進這裡，必要時，咱們還要下這斷魂崖去搜索一番！」

「是！」

刹那間，這羣神秘高手又隱身在山林之中。

谷風陣陣，百鳥吱吱的唱着小調，金雷的身子似乎是轉動了一下，耳邊也聞見陣陣怪異之聲。

他緩緩的啓開雙目，朝四週看了一眼，只見這裡青草如茵，軟綿如床，百花綻放，紅綠相襯，幽幽香味，撲鼻送來，精神不禁一振。

「吱！」

他的身子被一隻手一推，金雷嚇了一跳，急忙移目一望，只見四五隻金毛猴子正學他那個樣子並排躺在地上，見他醒來，俱搖手舞爪，彷佛相當高興的樣子。

金雷苦澀的道：「是你們救了我……」

這些金毛猴子像是懂得他的意思，便高興的吱吱大叫，繞着他蹦蹦跳，歡愉不已。

金雷掙扎着坐起來，道：「我……」

那隻像是首領樣的大猴子，急得朝他直搖手，但見牠吱吱一陣叫，那幾隻猴子立刻抓着他的手足，抬着他朝森林之中行去。

金雷道：「你們要把我抬到那裡去？」

那隻大猴子朝前面指了指，咧着大嘴直笑。

沿路上，金雷只見這地方是個神秘而幽靜的，山谷怪石嵯峨，細水淙淙，使他精神更加清爽。

金雷道：「我要喝水……」

那長毛猴子吱吱地一聲，身子像斷線的風箏一樣，直直的穿林而去，不多時，牠又轉了回來。

手上，捧着一串金黃的長形菓子，金雷從沒有見過這種粗長的金色菓子，好奇地接在手中，張口咬了過去。

那猴子吱的一聲長叫，一把從金雷手中奪回那長菓，輕輕的剝去菓皮，遞給了金雷。

咬了一口，金雷只覺香甜可口，味美甘鮮，他覺得這種怪東西非常鮮美，再加上腹中飢腸轆轆，登時連連吃了好幾個。

那數隻山中大猴抬着他，在山谷走了半天，突然在一個黑黝黝的山洞口停了下來，將金雷輕輕一放，幾隻猴子便在洞口吱吱大叫，像是在數說着這路上所發生的事情。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洞中倏忽之間響起一連串叮叮咚咚的鐵擊之聲，金雷聞聲一楞，雙目凜然的望着洞中，忖道：「這是甚麼聲音？」

雖然他的雙目能夜中視物，可是那黑洞中古怪得很，縱是窮極目力，也看不清那洞裡到底是甚麼？

突然，洞中響起一聲大叫，道：「喂，小子，進來！」

金雷楞楞忖道：「這裡面有人！」

他高聲道：「你是叫我？」

洞中的聲音立時響了起來，道：「當然是叫你，這裡難道還有第三個人……」

金雷苦澀的道：「我……」

那洞中之人立刻道：「怪不得，你原來受了重傷……」

金雷神情一駭，道：「你怎麼知道？」

那個洞中怪人哈哈大笑道：「我由你的聲音中，已聽出你身上確是受了重傷，不過我很奇怪，你身上的傷，好像不是普通傷……」

金雷沒有想到這個人這麼厲害，不但能聽出他身上負了重傷，還可以由聲音分辨出受傷的輕重和種類，那麼，這個尚未謀面的人豈非太厲害了。

他急忙道：「不錯，在下……」

洞中人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

金雷道：「前輩明察！」

那人長笑一聲道：「你可以進來了！」

金雷道：「多謝前輩！」

他的身子尚未移動，突覺洞中傳來一股無形的大力，竟將他的身子半空吸了起來，像是騰雲駕霧般的直往黑洞之中飛去。

「哈哈——」

金雷身邊傳來一聲大笑，只見自己斜斜躺在一個滿面虬髯的怪人懷中，那人身上奇臭無比，雙目有若銅鈴般大，在那洞中，放滿了許多不知名的怪花怪草，一盆盆的放在洞壁四處，與這老人那身髒像極不協調。

金雷忙道：「前輩！」

那怪人道：「你姓甚麼？」

金雷道：「晚輩姓金，叫金雷！」

那怪人道：「你怎麼會找到我這裡？」

金雷一時答不上來，道：「我……」

那怪人一按金雷的脈搏，鼻子裡哼了一聲道：「這點小手法也想難倒我……」

金雷一怔，道：「前輩，這是甚麼意思？」

那怪人道：「有人想拿這點小手法來考我，那他可大錯特錯了，我萬毒之尊，可不在乎這點小玩意！」

金雷全身一顫，道：「前輩，你是……」

那怪人道：「萬毒之尊便是老夫……」

金雷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碰上橫行江湖，百年前的黑道魔星萬毒天尊，傳說百毒門便是此人一手所創，一身毒技，傾天下無人能敵，自己和百毒門有着血海深仇，今日落在此人手中，萬無倖免之理。

他揚聲道：「原來是百毒門鼻祖……」

那怪人一瞪眼道：「甚麼百毒門……」

金雷一楞道：「前輩莫不是時下江

湖的百毒門……」

那怪人變色道：「好呀，那畜牲竟連萬毒門的名字也改了！」

金雷那知道昔年以毒技名重天下的毒門叫萬毒門，是故見那怪人這樣一說，登時怔在地上。

他急忙道：「江湖上只有百毒門，可沒有萬毒門！」

那怪人道：「這正是讓我生氣的地方！」

他氣得一跺脚，脚下立刻傳來一遍叮叮咚咚之聲。

他詫異的道：「前輩，你……」

那怪人道：「這是我最傷心的事。」

金雷道：「如果是件傷心的事便不要說。」

那怪人目中神光一閃，道：「你倒頗懂事故。」

金雷苦澀的道：「天下之人，誰沒有傷心之事，誰沒有斷腸之痛，我是個飽受過那種痛苦的人，在這方面特別敏感。」

那怪人問道：「你這毛孩子，有甚麼傷心事？」

金雷道：「傷心之事，不足為外人道，的確使人斷腸掛肚。」

那怪人呆呆道：「說的頗是動聽！」

金雷道：「的確是令人斷腸！」

那怪人道：「我倒是願聽聽！」

金雷長嘆一聲道：「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多談徒勞無益。」

那怪人頷首道：「不錯，過去的談來更加傷情。」

金雷默然片刻：「我有仇！」

怪人好奇的道：「仇家是誰？」

金雷恨聲道：「與你有關係！」

「哈哈！」那怪人聞言陡然長聲大笑，笑得洞中迴盪起無數的回音，震得金雷耳中嗡嗡直鳴。」

那怪人笑聲一斂，道：「你眞有意思，小子，咱倆素不相識，年歲也差那麼一大截，怨自何來？仇自何來？如果你不說明白，我可不依你！」

金雷雙目赤紅，道：「我說的都是實情。」

那怪人道：「我亦沒說笑呀！」

金雷道：「我的仇家是百毒門！」

那怪人道：「甚麼百毒門，該是萬毒門！」

金雷莫可奈何的道：「好吧！就算萬毒門。」

那怪人笑道：「萬毒門怎麼會和你結仇？」

金雷道：「家父不空禪師為一出家僧人，苦修佛禪，結果只為了一柄劍，被萬毒門的凶手殺死……」

怪人雙目精光一閃，道：「甚麼劍，能值得萬毒門趕盡殺絕？」

金雷緩緩的道：「碧血無情劍！」

「嘿」那怪人道：「碧血劍！」他繼續道：「想不到這柄劍又出現江湖。」

金雷一楞道：「前輩知道這柄劍？」

那怪人笑道：「簡直太熟了！」

金雷道：「這柄劍已不知害死多少人了！」

怪人道：「寶劍雖利，毒不在劍！」

金雷道：「這是甚麼意思？」

怪人深吸口氣，道：「最毒莫如人，這話你懂吧！」

金雷點點頭，表示已解其中之意。

那怪人語意深長的，又道：「所以說劍的本身並不毒，毒的是人，在利害衝突的時候，人類忘記了友愛，而逞私利，各施出最毒最狠的手段，去殘害別人，而寶劍便成了害人的工具！」

金雷哦了一聲道：「我懂了！」

那怪人道：「以往我根本不曉得甚麼是善，甚麼是惡，只憑個人喜怒，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所以江湖上都叫我毒魔之星，自從我長年被關在這裡後，我終於想通了一切。」

金雷問道：「你怎麼會被關在這裡？」

那怪人道：「一羣小人的陷害！」

金雷恨聲道：「一定都是些萬惡之徒！」

那怪人大笑道：「不錯，都是些萬惡之徒！」

金雷道：「以前輩這一身功力，他們要把你終年關在這裡，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這其中……」

「哼！」那怪人哼了一聲，道：「憑他們那點本領，要想把我關在這裡，哼！」

金雷道：「他們施了手段？」

怪人雙目一瞪，道：「不錯，低劣的手段。」

金雷道：「以前輩這種身負絕技之人，諒這個洞也無法困住你，我眞不知道前輩何以會心甘情願的守在這裡？」

關懷之情，刹那間溢於言表。

怪人似乎沉默了一刻，目中凶光愈來愈烈，眼珠子愈來愈紅，他氣得在空中重重擊出了一拳，像是在發洩積壓胸中多年悶氣一樣。

他長嘆道：「這要命的鎖鍊整整鎖了我五十年。」

金雷驚得差點跳將起來，道：「甚麼？五十年……」

那怪人道：「你不信！」

金雷道：「人在這麼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關了五十年，而身體依然健壯如昔，那麼這個人如不是身體特佳的人，也必是個絕頂智慧之人！」

「嘿嘿！」怪人笑笑道：「說的對！」

金雷道：「前輩你再想想是否五十年，也許你記錯了？」

他這種猜測並非不合情理，試想一個不見天日的人，他的生活習慣定是與衆不同，而非常人所能忍受，腦

中記憶亦定混淆不清，記錯年代本是件平常的事。

怪人大聲道：「不會錯，每過一天，我都刻下一道記號，不信，你可看看石壁上的記號，算起來整整是五十年零八個月……」

金雷朝洞壁一望，果見壁上宛如刀剜一般，刻着一條條的痕記，那痕記之多，簡直不可枚數。

他嘆了口氣道：「五十年之久，當眞是個長日子……」

古時有結繩記事，漏沙為時，想不到今日世上尚有一個怪人，以刻記為日。他困在洞中，數十個寒暑，這段日子，當眞是不好過。

怪人道：「這五十年，我可嚐盡了苦頭，一直不見天日。」

金雷想了一下道：「你五十年來都足不出洞？就有些不合道理了。」

怪人怔道：「為甚麼？」

金雷道：「因為洗手入廁總要方便，難不成你在這洞中就地大小便，我看這個洞中相當乾淨，顯然是天天清掃，前輩，你說……」

怪人擧起脚鐐，道：「你看這是甚麼做的！」

原來那脚鐐拴在洞底大石之下，長度有限，怪人若沒除去腿上之物，每日僅能在洞中踱步活動，他要想離開洞中當眞是難如登天。

金雷一手抓着脚鐐長鍊，入手冰涼，軟硬適度，敲在地上鏗鏘有聲，卻非金鐵所鑄，該鍊之怪，當眞是不易看見。

他楞楞的道：「這是甚麼做的！」

怪人道：「千年蛟筋！」

金雷一駭，道：「蛟為絕種之物，世人僅聞其名，未見其形，今日前輩脚下之鐐，竟是千年蛟筋，當眞是神話了！」

怪人笑道：「小友眞會尋開心！」

金雷道：「此鍊可斷否？」

怪人痛苦的道：「若能弄斷我早就弄斷了，在這五十年當中，甚麼方法我都試過，不管我用甚麼方法，始終沒辦法弄斷它，也就因此我整整被關了五十年。」

金雷搖頭道：「我不信弄不斷它。」

怪人苦澀的道：「你可試試！」

金雷道：「正要一試！」

他霍地抽出那柄名刃——碧血劍，一蓬藍濛濛的劍華，刹那間充滿了洞中，照得甚麼都看得見。

怪人目光陡然一亮，道：「甚麼劍！」

金雷道：「上碧下血！」

怪人哈哈大笑道：「眞沒想到，在我有生之年，還能再見這柄劍！」

金雷道：「前輩，可知這柄劍是否能斷去你脚上千年蛟筋！」

怪人道：「很難說！」

他滿面凝重之色，面上一點笑意都沒有。

金雷一運氣，道：「我要動手了，你請準備！」

怪人一搖手，道：「不要動！」

金雷一楞道：「為甚麼？」

怪人愴然的道：「剛剛我初見這柄劍的時候，心中存了無限的希望，可是……可是……現在我突然覺得，不要去動它，這樣我心中始終還存有一絲希望，以這一線希望，還有活下去的勇氣，萬一像以往一樣的使我失望，我眞不知道能否經得起這種打擊……」

這是肺腑之言，人有時完全活在一片希望中，當那一縷希望眞正絕滅之時，生命亦會乾涸而死。

金雷莊重的道：「碧血劍無利不往！」

怪人道：「我知道，碧血劍之利，天下之最！」

金雷道：「前輩既然知道，何不容我一試！」

怪人道：「我心中有個預兆！」

金雷問道：「甚麼預兆？」

怪人道：「我覺得碧血劍無法斷了它！」

金雷笑道：「你太多慮了！」

怪人道：「我說的是實情！」

金雷道：「不管前輩怎麼想，我非試一次不可，以碧血劍之利，我相信一定會弄斷這根千年蛟筋……」

怪人道：「好吧，咱們各憑運氣碰一碰！」

他索性閉起眼睛，雙脚分開，讓那千年蛟鍊打成一直線，那樣子，看得金雷心中一沉，此刻連他都覺得沒有絲毫把握，萬一這一劍徒勞無功，那時這老人的打擊當眞是筆墨難叙。

金雷沉聲道：「斷！」

那個「斷」字甫自嘴中洩了出來，碧血劍已在空中一閃，颯地冷風一拂，一劍朝那脚鐐劈了下去。

「叮！」

長劍落處，泥沙飛揚，而那根千年蛟筋有若彈簧般的又彈了回來。

長劍依舊，蛟筋也是完好無損。

怪人痛苦的呃了一聲，目中居然閃爍着一絲淚影，但他是個剛强之士，强忍着不使眼淚掉下來。

他悲涼的笑道：「碧血劍，確是柄好劍，只是，只是……」

聲音好不凄涼，底下的話再也說不出來，那音調滿含嗚咽的淚水，使人傷情難過。

金雷長嘆道：「我們還有別的方法！」

他剛才全憑好奇心理所產生的一股精神支持，此刻，一旦自己所依恃的東西(希望)消逝掉，隱藏在身上的重傷，立刻無情的發作了。

金雷面上蒼白，顫道：「我，我……」

那怪人一按他的脈搏，驚道：「我差點誤了你的生命！」

他迅快的將指點了金雷身上的兩

處穴道，解開金雷衫扣，雖然是在這麼黑的洞中進行檢查，可是這怪人雙目若紫電般的，每一傷處都逃不過他的眼去。

他一摸金雷身上的傷痕，自言自語，道：「甚麼傷，這麼厲害！」

金雷雖然身子無法動彈，自這怪人點了他身上兩處不知名的穴道後，精神却較剛才振奮多了，他略略閉了下眼睛，朝怪人輕輕嘆了口氣。

怪人道：「你知道身上是受了甚麼傷？」

金雷道：「是一種掌傷。」

那怪人嗯了一聲道：「甚麼掌，這麼厲害！」

金雷道：「血手印。」

那怪人哼了一聲道：「好呀，西域的『血手印』，居然敢在中原出現。」

金雷道：「前輩，你見過這樣的掌法？」

那怪人搖搖頭道：「我雖然沒見過，却亦聽過，這種掌法厲害處，使人中掌後，便全身無力，身上燙燒如火，不管你具有何等功力，難以超過七天活命。」

金雷痛苦的道：「我已過了兩天！」

怪人淡淡道：「沒關係，憑我的醫術，自信還能應付。」

他說得滿有把握，臉上浮現出一片凝重之色，將那襤褸的衫袖捲了起來，凝重的道：「金雷。」

金雷道：「前輩有何吩咐？」

怪人道：「有句話，我必須告訴你。」

金雷道：「前輩請說。」

怪人道：「當我給你施術時，你身上一定痛苦難當，因爲我必須以陰陽之火，驅除你身上的毒傷，那時，你一定身受兩種力道的衝擊，而忍不住要大吼大叫。」

金雷道：「我不會！」

怪人道：「這正是我希望的，因爲你一叫，身上的眞力便會一洩，那時，不但會前功盡棄，還會……」

金雷一凜道：「前輩，施這種武功，一定耗損眞元。」

怪人道：「不錯，至少要損失我十年功力。」

金雷一呆道：「這……」

怪人一怔道：「怎麼？」

金雷道：「前輩，有句話我必須要說。」

怪人道：「甚麼事？」

金雷道：「我身上的傷，既然這麼難治，你最好不要再動手了，不要管我個人之事，而使前輩減少十年的功力。」

怪人嘿地一聲道：「這是甚麼話，我化十年的苦修，救活一個人的生命，對我來說，比甚麼都有意義，孩子，恕我這樣稱呼你，因爲我自己沒有一個兒子，看了你，我把你當成像是我自己的孩子！」

金雷非常感動的道：「前輩，我……」

怪人道：「我們必須馬上動手！」

金雷脫口道：「乾爹！」

怪人一楞道：「你叫我甚麼？」

金雷道：「我叫你乾爹……」

他覺得這個老人，一生中都在坎坷的生命中渡過，晚年幾乎困死在這凄涼的洞中，如今他渴望自己能有個兒子，自己目前無父無母，能拜了怪人爲義父，何嘗不是件很美的事，一時孺子之情，油然而生，口中不覺的叫了出來。

怪人目中淚光一閃，道：「你眞的叫我乾爹……」

金雷道：「難道你不要我？」

怪人急忙搖手道：「不，不，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他在激動之下，眼淚迸激而落，顆顆淚珠掉在金雷的身上，緊緊的摟着金雷在臉上摩撫。

金雷雙目一垂，分享這老人的快樂。

怪人激動的心情慢慢平靜下來，道：「孩子，咱們要治傷了。」

金雷道：「乾爹，有沒有別的法子？」

怪人搖頭道：「沒有。」

他朝洞外突然高聲的吹了兩聲口哨，道：「你們給我守着洞口，不准任何東西進來。」

「吱吱——」只聽洞外，一陣吱吱之聲，數十隻金毛猴子排成隊形，將那洞口封得紋風不透，縱是一隻螞蟻要想偷偷溜進洞中，都沒那麼容易。

金雷不解的道：「乾爹，這是幹甚麼？」

怪人道：「在運功療傷這段過程中，最忌有東西擾亂心神，縱是一條虫，一條蛇，都會使運功者前功盡棄，我怕山中有野獸闖進來，所以事先招呼他們一聲。」

金雷詫異的道：「他們眞是這麼聽話？」

怪人笑道：「大凡獸類雖然生性凶狠，然感情却最純，只要你不傷害他們，他們決不會侵犯你，這些猴子跟我多年交情，有時他們族中弟子受了傷或得了病，都請我給他們治療，所以，他們對我是百依百順，時常來陪我玩，或送些菓子食物。」

金雷嘆道：「獸且有情，況吾人乎。」

怪人道：「這正是我所感嘆的！」

他將金雷扶正，坐在地上，自己盤膝坐在金雷身後，兩手輕輕的搓揉了一會，掌心奇熱無比，刹那間，他舒伸出右掌，一掌按在金雷身後的穴道上。

金雷突覺奇熱難當，額上汗珠顆顆滾落，那種痛苦，使他眞想張口大叫，但這老人的警語，始終在耳際繚繞不去，他只好强自忍着。

怪人道：「注意，要心神一意，不可心存雜念！」

金雷收斂心神，忖道：「他功力之深，舉世當無高出其右，一般頂尖高手運功時，決不敢輕易開口，而他不但在運功時，能開口說話，連功力都不受絲毫影響，可見……」

忖念未逝，陡覺那股熱力愈來愈大，湧進穴道中彷彿是沸騰的滚水，燙得他心焦難熬，差點暈過去。

怪人怪聲道：「水火交溶後，汝傷當可痊癒。」

那左掌迅快又貼在金雷背後的另一大穴，這兩個大脈絡，乃是人身上任、督二脈，金雷陡感一冷，一股涼勁直衝體內，涼得像是天山絕頂的千年寒冰。

一冷一熱，其苦自是難捱，難過無比。

這一老一少各盡全力，在這黑黝黝的山洞中展開了各人功力，以無比的眞勁來袪除身上的重傷。

殊不知此刻外面已發生了不算小的事情。

* * *

洞外那羣大猴子像是身臨大敵般的守着洞中，他們雖然不會言語，但從那神態上，可知這羣人類的朋友，已盡了人事。

突然，遠遠傳來吱地一聲大叫，這羣大毛猴彷彿是被甚麼東西戳了一下，全都楞了一楞，然後數十隻眼睛全朝那山頂上瞄去。

一個大猴子朝前一指道：「吱，吱——」

遠遠的山頂上突然浮現出五六個人影，雖然山是綠的，那幾個人的影子依然還是被發現了。

這五六道人影，身子有若飄在空中的浮絮，奇快無比的，朝着這裡直奔而來，他們頗是熟悉這裡的地形，毫不困難的奔了過來。

那隻爲首的大猴子像是看出這些人的來意不善，身子一竄，飛躍在一棵大樹上，連着叫着：「吱！吱！」

兩聲長叫過後，自那密密的山林中突然奔出七八隻大馬猴，個個手裡拿着兩塊尖尖的石頭，呼嘯一聲，對準奔來的人影擲了過去。

「嘿！」

只聽一個漢子高聲道：「小心，有石頭。」

這些猴子手法怪異，頗似受過武技訓練一樣，手法之準，當眞是匪夷所思，竟然讓牠們打倒兩個漢子。

有人一聲大吼道：「媽的，老子不宰了你們這羣畜牲才怪。」

這漢子惱怒起來，也自地上拾起石頭擲了過去，他這一來，可將爲首的那個人嚇住了，急忙道：「鄭敖，使不得。」

鄭敖怒聲道：「袁大炮，有何不可？」

那姓袁的在這羣人當中，像是頗有地位，聞言雙眉皺了皺，朝那幾隻猴子一指，低聲道：「與猴子對敵，最忌擲石子，牠們智慧不開，見人幹甚麼，牠們便學甚麼，你這一擲，牠們還以爲好玩呢，那時，牠們興趣更來了，便會愈擲愈有勁！」

鄭敖頗不信的道：「管他媽的，憑我們……哼……」

袁大炮道：「你要不信……」

話未說完，陡見山林中黑壓壓的奔出數百隻怪猴子，牠們果然有如袁大炮所言，各自奔躍着學着鄭敖的樣子，朝他們擲過去。

這羣猴子少說也有三四百隻，每隻擲一塊石頭，也有數百塊石頭，牠們在吱吱叫聲中，拋擲石頭，可將袁大炮和鄭熬等給嚇慘了，紛紛躍身尋找地方躲藏。

鄭敖頭上被石頭敲了一下，痛得他怒吼道：「媽的，簡直碰上鬼了。」

袁大炮低聲道：「咱們必須想辦法！」

鄭敖道：「跟這種畜牲打交道，有何辦法可想！」

此時一個漢子，道：「袁隊長，小的倒有一法。」

袁大炮道：「韋光，你有何法？」

韋光道：「小的有一年跟家祖遠去苗疆，亦是遇上一羣毛猴，當時我們被作弄得不亦樂乎，簡直是非被困死當地不可，家祖在無可奈何之下，命我們裝死……」

鄭敖一楞道：「裝死！」

韋光道：「不錯，我們躺在地上不動，牠們亦依樣的躺着不動，家祖一見這個情形，立時想到一計，便抓起我來朝外拋去，那些猴子一見我們拋入空中，覺得好玩，立時羣起效尤，可是我們拋在空中極有分寸，牠們智力不開，用勁太大，登時摔死好幾個，而這羣猴子爭相拋擲，互不相讓，頓時自己跟自己的同類打將起來。」

鄭敖拍手道：「這倒是可以一試。」

韋光道：「試固然可試，惟要伺機溜走！」

袁大炮道：「只要咱們能混到那洞口，便知道那老鬼死了沒有。」

鄭敖一怔道：「咱們不是來看看有沒有人混進這片禁地嗎？」

袁大炮笑道：「你懂甚麼？門主要我們監視這老鬼，直到死爲止。各位，被派來查看還有沒有人溜進這裡，實際是探聽一下那老鬼有沒有死！」

鄭敖哦了一聲道：「我懂了。」

韋光道：「袁隊長，咱們是否玩拋人之戲。」

袁大炮道：「我們共八個人，可以分作四對，拋擲手法要各盡技巧，使這羣猴子以爲用盡了力道，然後咱們趁機溜到洞口，切記，不可胡亂造次。」

刹那間，他們這八個人毒門弟子各盡所能的分作四對拋了起來。

（未完・廿一）

高級滋補强壯劑

花旗參蜂乳精

選用美國野山花旗參、純正蜂乳
以最新科研成果精製而成膠囊劑。
男女老少均可常服，係保健强壯上佳妙品。

早晚一粒，精神奕奕！

花旗參蜂乳精 12粒裝
ROYAL JELLY & U.S.A. GINSENG CAPSULES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經銷：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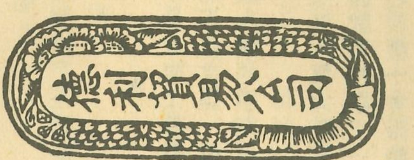
電話：5-754032，5-748413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
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
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
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
，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
，希鑒別右列印章，以免受騙。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利貿易公司 啓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産，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别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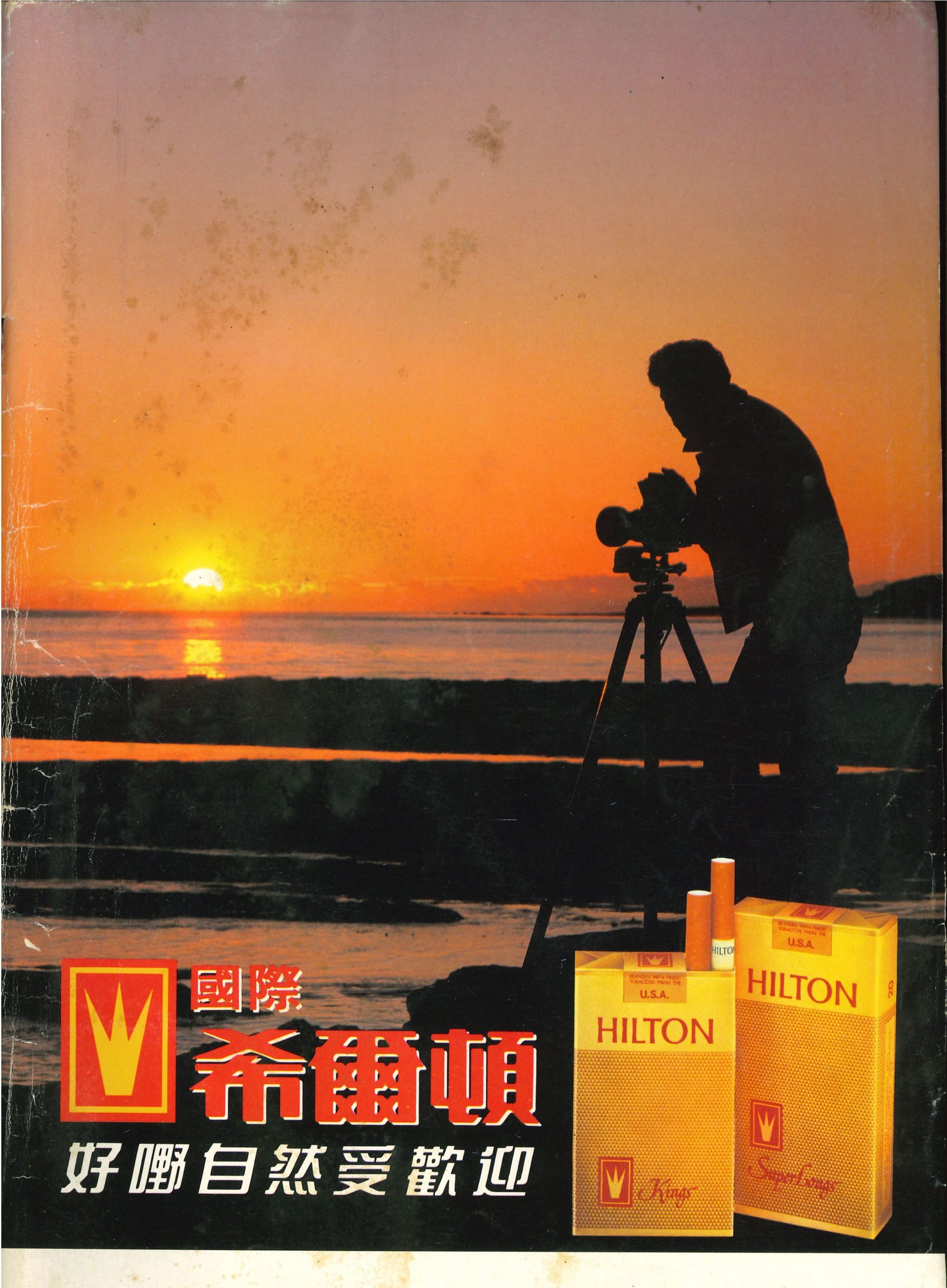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